

B2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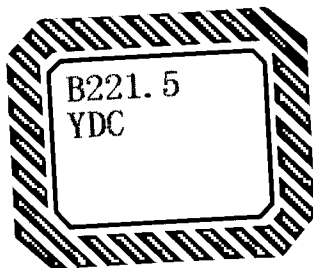
YDC

易经

揭秘

周易的另一种新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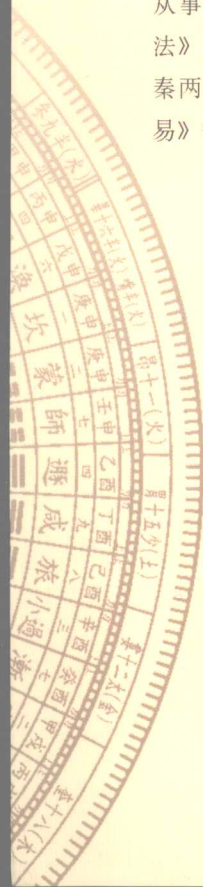
杨德存 著



团结出版社



杨德存，男，1950年出生，北京市人。1968年下乡插队，1979年返城，并参加工作。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专业，后从事机关文字工作。著有《易经原是太公兵法》（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现潜心研究先秦两汉文化，对《史记》、《汉书》、《周易》等古文献有独到的心得和见解。



责任编辑：宋庆光
封面设计：阳洪燕

自序

本想写一部探讨八字算命文化的书,但是当追寻占卜起源的时候,发现了《易经》与阴阳理论本身根本没有直接联系。《易经》成书于公元前 1066 年前后,是西周王朝奠基人和缔造者姬昌所著,而阴阳理论直到汉初《淮南子》一书问世才基本完整地形成。易经的成书年代与阴阳理论的形成竟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差?带着这个疑问开始查阅相关的资料,在先秦的典籍中寻找有关《易经》的踪迹。先秦的历史原本在教科书中是学过的,但是为了弄清上述疑点只好仔细阅读《史记》与《汉书》中有关的篇章,但是疑点不但没消除反而越来越多,以致开始对姬昌其人和《易经》有了新的思考。

首先围绕姬昌其人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了《史记》和先秦典籍中关于所谓“太公”的扑朔迷离的身世。按照直接理解史记的看法,齐太公姜子牙事周不过十年有余,虽有大功贵不过周公旦,其封地于齐(与天齐,今山东东北大部分),享天子礼,乐,与“周礼”已不相符,而司马迁将齐太公世家排在姬昌两位兄长之后周公之前,如无特别背景这样的排序有违封建之尊卑。

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提到了一部名是为《太公兵法》的书,这部书在后世的所有典籍中均不见踪影,这位太公何许人?除了一部神话的《封神榜》小说,后世很少有人问津,司马迁会杜撰出那么一本书吗?如果有这部书,它怎么后来又没了踪影?

按一般说法,《易经》是一部占卜用的卦书,毫无疑问姬昌就是一位长于算卦的先生,但绝称不上算卦的祖师。姬昌之前占卜活动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如称姬昌为祖师必然会招来非议,然而后人对姬昌却奉为“圣人”,西周王朝如此,即便是刻意贬周的汉代亦如此,其“圣”在何处?因为会算卦?为什么不先为自己算算,别去姜里受那么多年的思乡之苦啊!

圣人之“圣”绝不在于会算卦,《系辞·上传》第四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下传第一



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圣人之“圣”应在于此。

经过反复的考证后，最终抛弃了繁杂的八卦阴阳占卜理论，按照古文（甲骨文和金文）的字意破解《易经》的奥秘，相信这是正确的思路。凭心讲，直到书稿完成的今天，自己的信心也不是那么足。虽然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已经认定《易经》与阴阳理论没有关系，虽然已经认定《易经》本质是哲学、是历史，但是仍然信心不足。这种信心不足当然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要面对那么多的易学专家，思绪实在杂乱，怎么能想象得出这样的思路就正确呢？这至少是一个长达两千年的情结。其实不单单是我底气不足。国内的许多出版社的底气同样不足，但是退一步想，既然有了这样的思路为什么不拿出来让大家发表看法？为此应特别感谢团结出版社的支持。

《易经》，无论它是古代占卜典籍，还是人类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或称为政治军事著作，它都不失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它身上体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当上古的初民面对威力强大的宇宙自然现象，既不知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选择占卜当然是决疑的捷径，就是今天谁又能说人类已经把宇宙空间的秘密全部探索清楚了？谁又能说，人可以完全不受命运的安排？占卜文化自然有它产生的渊源。但是被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它原本的确就不是源于占卜，而是在人类文明处于启蒙时期，占卜文化盛行时结出的满含唯物主义理念的硕果，其中的哲学理念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姬昌的唯物主义理念的产生和最终能达到一定的高度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实践，取之于实践。姬昌的祖先弃因种田“有功于天下”，被舜封为后稷，至祖父古公因受戎狄部族的攻击，带领族民迁至今陕西岐山一带开垦荒地，创建了以农桑为主业的姬氏部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姬氏部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加之古公“积德行义”，族民对古公都很爱戴，这对少年姬昌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古公重视生产实践，主张积德行义的长者风度是姬昌后来形成的，由“仁”而至“爱”，重视实践成果的唯物主义理念

的根源。

“仁”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是仁慈、仁义的意思，而在甲骨文中，它的本意应是人与人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应是对社会认知与思想领域的巨大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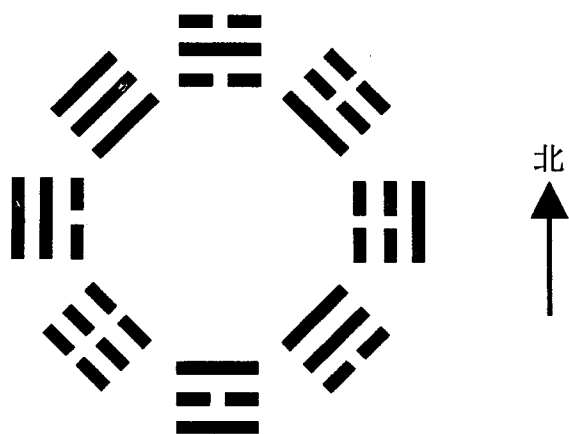
我们不能否认阴阳理论对于哲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更要科学求实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和思考事物。对《易经》的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承认它是哲学是历史，另一方面陷在八卦的占卜理论中不能自拔，就像有一位学者批评的“公理婆理是非难分”“不近考古自断生路”“思维僵化不讲学理”“关门研学自我陶醉”“主观臆断妄说盛行”，这位学者的言辞固然有些过激，但是的确点中了当前易学研究的死穴。重视考古成果，用唯物史观的科学辩证法才是解开《易经》之谜的金钥匙。本书就是试图以全新的思考方法对《易经》进行的探索，是否合乎情理尚须学界批评指正，文中肯定有不少错误和遗漏恭请各界学者指教。

作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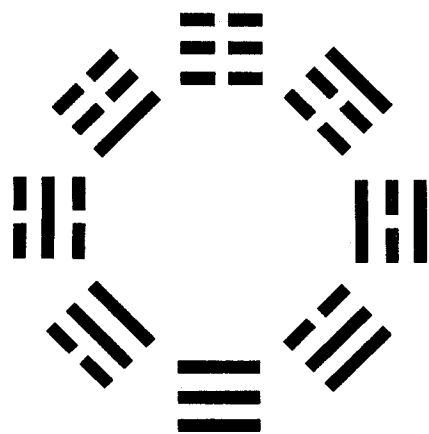
2006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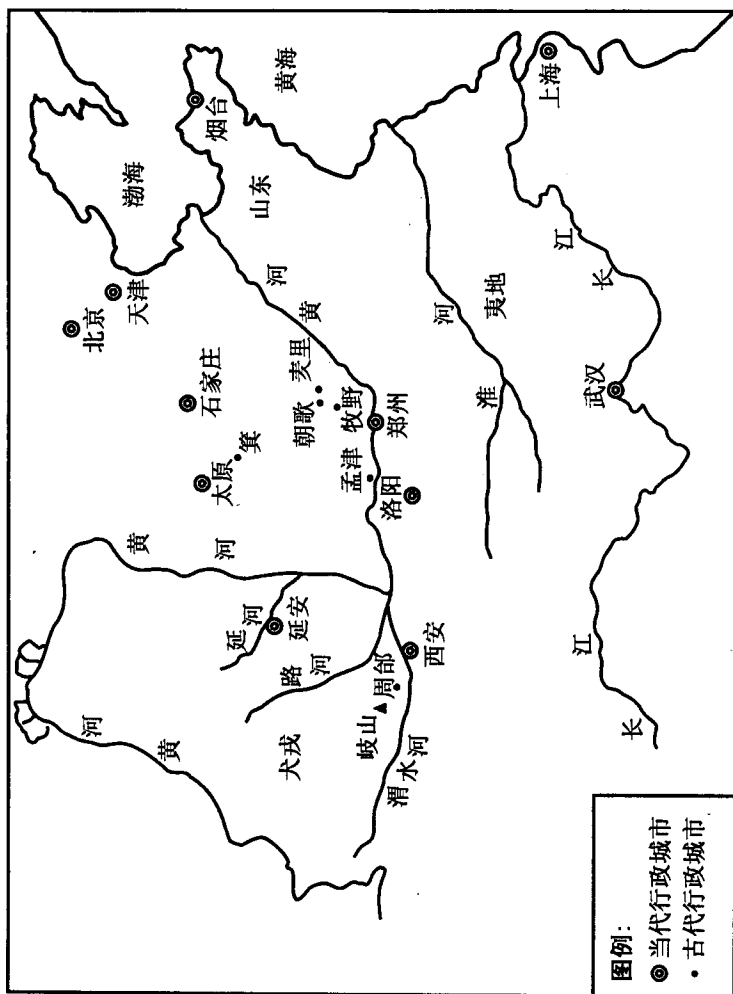
附图



图一 文王后天八卦图



图二 伏羲先天八卦图



图三 商代行政简图

目 录

《周易》的历史演变过程	1
《易经》六十四卦释译	78
朝歌羑里章十四篇(含乾卦)	79
“十年勿用”章二十六篇	100
南征十二篇	100
北征十四篇	116
克殷章(牧野大战章)十二篇	133
“三年有赏于大国章十二篇”(行政章)	150
易经用字详解	165
A	165
B	165
C	167
D	169
E	172
F	173
G	176
H	179
J	182
K	186
L	189
M	191
N	194
P	194
Q	196
R	200
S	200
T	206
W	207

X	209
Y	213
Z	220
诗经·王风	225
黍离	225
君子于役	225
君子阳阳	226
扬杨之水	226
中谷有蓷	226
兔爰	226
葛藟	227
采葛	227
大车	227
丘中有麻	227
参考资料	228
附：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	229
《周易·系辞》	241

《周易》的历史演变过程

《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历来被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地位之尊贵名声之显赫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能与之相比。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晚年喜“易”并作《易传》，为传承《易经》这部以“仁”为主线，充满唯物主义哲学理念，并含纳政治、军事、行政等各个方面的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留下了一个两千多年的《易经》情结，《易经》之梦。在秦汉准确地说是汉代留下的《史记》《汉书》《左传》《说文》等重要古籍中对《易经》都有涉及，足见其影响之大，根基之深，被奉为“大道之源”并非徒有虚名。

但是《易经》的身份却被称作是一部卜筮之书，俗称“卦书”。这多少与它的尊贵地位有些不太相符。占卜是偶然与必然的概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为至尊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不能体现其价值，只能算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对社会的影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成果的突破逐渐减弱。

多有学者认为《易经》的内容涵盖的是哲学、政治、军事、自然科学等多类学科集一身的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著作，余敦康教授在《易学今昔》中对《周易》的本质做了如下的论述“……卜筮不过是他死的躯壳，哲学才是他的本质，……《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其蕴涵的科学思维不仅对古代的科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学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贵史料，特别是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变革，……”（《易学今夕》05.6 第一版）余教授对《周易》，准确地说是对《易经》本质的论述，代表的是易学界，学者的普遍的看法，是金玉之论。

但是《易经》的占卜与它的身份总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不相符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在史书中查看它的来历的时候，发现有关《易经》与《易传》的记述疑点颇多相互矛盾，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疑点和矛盾进行论证进而解开《易经》之谜。





一、《易经》与“八卦”的阴阳理论学说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周易》的卜筮理论是西汉专制的封建皇权为打造“受命于天”的神话，精心为《易经》设计的外套，其目的是掩盖《易经》中“以民为本，以仁为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和。

认识《易经》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八卦”。只有对“八卦”的生成过程及其内涵做深入的解剖才能正确地给《易经》定位，才能揭开《易经》的第一层神秘面纱。

“八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为伏羲氏始作，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学理念的文化遗产。《易传·系辞下传》第二章对八卦的起源做了简要的介绍“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上古的初民作八卦伊始就不是空穴来潮，是通过观察宇宙，观察人的生存环境，对天象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闪电、雷鸣、风、雨，人和人的生存环境，地上能看到的各种事物进行总结归纳的结果，并用八个符号（也可以称为汉字最早的初文）来表示其含义，它的名称即是符号也是所指事物，三位一体并无其他附加的表述文字。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的是“八卦”最初的功能是卜筮。方法是，用“草棍”卜筮出天意“用以决疑”。这和今天在体育比赛中采用“抽签分组，掷币猜先”没有区别，是偶然与必然的结果，没有复杂的理论支持，体现的完全是“天意”。

但是，在《史记》中并没有关于运用八卦占卜的记录，只是在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善“八推”。在先秦典籍中也没有明确运用《易经》占卜的记述。“八卦”与“八推”有没有关系在学术方面目前没有论述，也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但是按照文字演化规律的推断，这两个字肯定是有联系，将在后面详细的论述。

用八卦的环形排列表示方向和方位，是我们祖先的一大发明。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地圖。

系辞下传第五章“万物出乎震，东方也。离者也……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系辞的作者虽然将乾、坤、坎、震、离、兑、艮、巽与八卦的



卜筮功能混为一谈,但是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方位概念,即我们所见到的文王八卦方位图,也被称为后天八卦图(见图一)。

现在我们先看看这八个字在殷周时期的含义是什么:

“震”:上边的“雨”在甲骨文时代(以下同)的本意是“雷”,雷在上古时期的初民心中与闪电一样有神圣地位,古人认为雷是神的差官专对人间不平的事发出警告,对做坏事的恶人发出警告,辰是危害农田的地下害虫(见“震”字详解,以下同)。帛书本作“辰”。

“艮”的本意是“阴险的人”。

“巽”的本意是归顺或顺服。帛书本作“筭”。

“兑”的本意是人开口高兴地笑。帛书本作“夺”。

“乾”乾的符号代表天,“乾”字的本意是太阳快落山时对天祈祷,乞求上天保佑。帛书本作“健”。

“坤”与申同,本意指的是天上的闪电。闪电在上古时期是被看作上神的化身,所以坤同神,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帛书本作“川”。

“坎”指的是北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且人烟稀少。帛书本作“習”。

“离”的本意是用网去捕捉猎物,所以引申为狩猎的场所。帛书本作“羅”。

文王八卦中“乾”“坤”“兑”的方位正好在周族邑国西岐(今陕西省岐山县方圆地区),用兑表示周族邑国族民生活快乐,而且有上天上神的护佑。而殷都朝歌在震(今河南省淇县、安阳地区),会受到上天对他的惩罚(参见商殷黄河中下游部落活动简图)。如果把文王八卦图看作一张殷周时期的简易地图《易传·系辞下传》第十一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就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其中的秘密。

文王的后天八卦图与被称之为伏羲八卦的先天八卦图(见图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伏羲八卦图据说是宋人所作,八卦的阴阳理论在图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表示天和“至阳”“至尊”的符号及表示地和“至柔”“至贵”的符号分布于图的上下尊位(习惯上也看成南、北方位),是目前公认的“先天八卦”的顺序,而原始的八卦排列顺序在目前已经



出土的十五万片记有殷商文化的甲骨中并无见证。

文王的后天八卦图，是文王姬昌在被纣王拘囚在羑里时“重演”而作，如果用阴阳相对的理论去解释“后天八卦”，矛盾显而易见，其与八卦最基本的阴阳理论无法对号。

关于阴阳理论，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 827 年周宣王时，卿士号文公“因籍田之礼”向宣王进谏时涉及了阴阳概念。号文公用“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解释春天的土地松动是因阳气上升所致，因阴阳二气的运动导致震雷的发生。这与上古时期解释自然界发生的雷电现象已有质的区别。但是此时的阴阳概念尚不具备阴阳统摄万物的哲学概念。

阴阳理论的确立又经过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约六百多年，于公元前 139 年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在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完成的《淮南子》一书中才确立了一套基本完善的理论。《易经》的成书年代是“殷之末世周兴之初”的公元前 1066 年前后，早于此九百多年，因此《易经》中的八卦符号不含阴阳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判断，八卦的符号只有计数和指示方位的功能。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易经》六十四卦和《易传》的部分篇章。其中乾卦之“乾”做“键”，坤卦之“坤”作“川”，川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本意是“河”，这与坤卦中所述事件，渡过黄河进行“牧野大战”正相吻合。有学者认为“坤”作“川”这是篆隶文字转抄中的笔误，其实帛书本与通行本有多处文字不同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笔误。

《帛书易经》六十四卦，分八宫排列，每宫八卦，按八卦相重的原则排列。八宫之顺序为：键宫、根宫、习赣宫、辰宫、川宫、夺宫、罗宫、筭宫。每宫上卦不变，下卦从本宫卦列首开始，以下的次序为：键、川、根、夺、习赣、罗、辰、筭。这样的排列说明易经的早期的确是按照方位排序的。

《易经》中没有阴阳理论，它的八卦符号指的又是方位，那么所谓的乾、坤、坎、震、离、兑、艮、巽，以及由八个符号复合衍生出的，其他的五十六个卦名，又都是什么含义呢？

按上面的推理，所谓的卦名当然是《易经》所述内容的一部分。这些文字原本就不是卦名。《易传·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告



诉后人的正是其中之玄机。

最后引用王先胜先生在中国先秦史网站发表的当代《中国易学之反思》一文中所举例当代学者对《易经》中所谓的阴阳之认识作为本节的结束：

钱穆说：“《周易》之上下经，本不言阴阳，十传始言阴阳”（《〈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

李镜池说：“易以道阴阳，当是在阴阳说流行之时即战国中晚期之间为易学家所采用的……春秋时的易筮，还没有以阴阳来说解的”（《周易探源·易传思想的历史发展》）。

庞朴先生说：“若说八卦的原始，它与阴阳本是无涉的……”

二、传本《易传》是西汉封建皇权与儒学、道家妥协的结果，是儒学者为保护《易经》这部唯物主义的综合巨著精心“炮制”的“绝世经典”。自身不能“自圆其说”为后人留下了解《易》的钥匙。

认识《易经》离不开与其捆在一起的《易传》。

我们现在见到的《易传》其编撰的年代应是西汉中后期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2年）时期定稿的，共有10篇，含文言传、彖辞上传、下传；象辞上传、下传；系辞上传、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又称十翼，比《易经》的成书大约晚九百年。秦汉时把解释“经典”的文章称为“传”，所以《易传》是权威的解《易》之作。

《易传》把《易经》推到了“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尊位，是认识《易经》揭开“易道”之谜的钥匙，因此对《易传》进行认真的解读是认识《易经》的第一步，也是进一步撩开《易经》神秘面纱的重要一步。

学术界对《易传》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最后的成书年代是战国后期，但是根据近代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帛书易经的再现这一看法应从新思考。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支持下，为消除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主要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文化，在秦兼并六国后对国家体制和政治的影响，准确地说，主要是与秦始皇的“天命”思想的冲突，于是以“师古还是师今”为借口对先秦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清算，这就是史称的“焚书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这次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书均焚毁，除博士官外；民间私藏的《诗》、《书》、‘百家语’限期送官烧毁，有敢于再传播《诗》《书》内容的杀头，以古非今的诛九族，官吏知情不报的同罪；可以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的书。”

有了《史记》这样的记载因此就得出了结论：《易经》是卜筮之书不在焚毁之列，但是这一结论与《易传·系辞》相违。

系辞下传在篇末三次重复了，“《易》之为《书》也”很明白地告诉读《易》的人，《易经》是《书》而不是所谓的卜筮典籍。秦汉时期把记述“先王之言”的书称为《书》，如记述三皇五帝至西周时期历史和帝王言行的《尚书》，汉以后记述汉朝历史的书称为《汉书》，与今语中的“书”所指范畴不同。春秋至秦汉其间因文章多写在竹简与木简上所以“简”或“篇籍”是今语“书”的概念。

如果按《易传·系辞》的说法《易经》在秦始皇焚书之时已被列入禁书之列。有《汉书·艺文志》为证，“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段记载中《易经》与《春秋》《诗经》作为先秦的重要典籍在焚书之列，没有疑问。而且对焚书的目的做了定性。并把从汉初开始收集天下篇籍的工作，经汉武帝期间的再次失散直至汉成帝指派陈农再次主持征收天下遗书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之久的过程，原委进行了简述。

陈农的这次征收遗书得到了“《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如果《易经》不在焚书之列何必再次列入征书之列呢？

这里还提到了汉武帝发布了藏书的政策，设立了写书的专职部门，并将写成的《书》深藏于“秘府”。为什么“皆充秘府”的最终结果却是“书颇散亡”呢？给后人留下一个疑问。

《汉书·艺文志》还提到了《易传》的一个周氏版本，但是只有二篇，而不是多篇。这说明了《易传》最早的版本是秦以前成书的



并被列入焚书之列。只是“彼《易传》不是此《易传》”而已。

《汉书·艺文志》对《易》还做了如下的记述：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天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段对《易》的记述与开篇开对《易》的记述似乎矛盾，但经过分析却不矛盾。“凡”是指重新编撰和汇总。重新编撰的《易》是由施、孟、梁丘三家和《彖》《象》《系辞》等“十翼”十家组合而成，这个“易”已是《易经》与《易传》的合成本，即被称为《周易》的文本，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大体一致，只是在篇幅的数量上稍有差别。现本为二百三十一篇是因后人重新编修的结果（以小章节计算）。

对这段记述还存在一个理解上的问题，“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此处断为句号）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省略了‘今’字）。”经过这样的段句，不但消除了《易经》是否在焚书之列的争议，与《易经》和《易传》相关的扑朔迷离的种种谜团也变得清晰了。

《易经》是由周文王姬昌原作。说卦传第一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易传》作为周王室的藏本在王室和社会上层流传。这就是“字王孙也”的来历。在现存的文本中存有摘录的片段。周公应对易经的传承做过贡献但无史料记载，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根据对长沙马王堆帛书与通行本的对照破译后发现，系辞中存有周公撰写的文字，后面将有详细论述。

春秋时孔子作《易传》对《易经》进行了注释。但是在现存的文本中假托“子曰”相关的文字有真有假。根据是，现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孔子信“天命”但并没有关于孔子对占卜和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具体论述，而儒学的精髓在于哲学、伦理与道德。

当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初步认定，是汉成帝时期对《易经》和《易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使之成为卜筮之书后得以“传者不



绝”的。系辞下传第六章有较详细的记述,将在易传系辞简介一节中详细介绍。

从考古发现和破译的内容看,对《易经》的改造是:

(1)按照汉初方兴未艾的道教八卦阴阳理论对原有的文本进行了剪辑并重新排序,改八宫为上经下经,对有忌讳的地方进行了文字处理,保留了原文格式和原本的基本面目。

(2)绝大多数的原文未进行甲骨文、金文、古文在字义上对秦篆及隶化后汉隶书的译释,只是直接在文字转换中更替,但对少数忌讳字做了甲骨文,金文对篆隶的更译,使原文的字意、文意似懂非懂神秘难懂。未见过原本,不懂先秦文字的人已无法读懂其意,使其从此披上神秘面纱以适应八卦卜筮的需要。

《易经》原本的内容,应比现流传下来的内容丰富许多,比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本的《易》其卦序与今本不同,有《易》学者认为这是易学流派不同的原因,虽然笔者尚无缘见到这部“帛书”但是它应是《易经》中一个相对较早的版本,与流派不会有多少关系。易经的作者姬昌虽然在名分上是臣,但它却是周王朝实际上的奠基人和缔造者,名望之高无人可及,被誉为圣人、圣臣,武王克殷后封于齐地(今山东省东北部,“与天齐”,见太公与文王姬昌考),死后谥文王享帝王之尊,其所撰写的文章称作“易”(赐)因而字字珠玑,在流传中被讹传误抄的可能性不大。

这部具有原味上古文学特色的综合巨著,其中保存的珍贵史料,和指导周王朝建国的政策和哲学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古文化逐渐丢失,他的真实面貌也就越隐越深。如果没有当代考古科技的科研成果,尤其是近一百年来甲骨文的发现,重新打开《易经》已不大可能。

对《易传》的改造应该说绞尽了编撰者的脑汁。

今天读到的《易传》有对《易经》的高度评价,有对其内容的理性认识。但是这些精要都淹没在了专为卜筮设计的理论中,读解时的直接感受就是,逻辑混乱矛盾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尽显卜筮文化之玄秘。

其实这正是斧凿的痕迹,也是为了达到最难达到的目的,精心设计的结果。《系辞·下传》第十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



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圣人之道四：学习文学的人送给你的是文章，想做好事情的人送给你的是知识，但要灵活应用，对治理国家的君子送给他的是“道”，对卜筮的人，送给他的是占卜。为此《汉书》将《易经》含糊其辞地记入儒家经典后，在占卜五行的书目中以《周易》的书名记入占卜类书目，由此可见《易经》被改造的初期是以“双行线”的形式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中流传，《易》与《周易》实际已是两本性质上不甚相同的书，而“周易”容纳“易”。《史记》并没有使用“周易”的书名，所以“周易”这一名称原于西汉末至东汉初期。

对《易传》进行的改造是，将古版的《易传》进行文字对译后，割取其精华然后用大量的让人费解的卜筮理论进行覆盖，这就是为什么《易传》中有诸多前后逻辑不相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原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系辞》传，共约六千七百余字，较通行本为多。其中无“大衍之数”章，但包括通行本《说卦》的前三节，有两千余字为今本《系辞》所无。没有《彖》、《象》、《文言》，但卷后抄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繆和》、《昭力》诸篇，为通行本所没有，为我们研究《易传》提供了新思路的依据。为我们读它的时候不受那些繁杂的卜筮理论的干扰，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下面摘释数节抛砖引玉。

《系辞·上传》第一章：“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易经有易经的智慧，明白了易经中的智慧就如同有了助手。有了易经中的智慧就像人有了父母，有了易经中智慧就能够建功立业。人有父母才能长大成人，才有发展前途，能够建功立业才能发展壮大，事业发展并能长久是因为有了贤人的品德，事业发展壮大是贤人要做的事业。

《系辞》把《易经》容纳的智慧比喻成如同父母的教诲，教人具备贤人之品德，成就贤人之事业，这样的比喻决不是对所谓的“周易八卦”这种卜筮之术的推崇。

《系辞·上传》第四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



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易》中的学问能够与天地比美，因为它讲述的道理宽广而深远，条理清晰，是天道与地道。仰头观察天文，俯下身观察环境，这是它智慧的来源，是使人能悟明深奥道理的原因。……（说《易》中的智慧）与天地相似，没有违反常理。它的智慧能遍及所有的事物，用其中的“道”能使国家治理的美好，这不是对它过高的评价。心术不正，行旁门左道则不会收到功效。乐天而知道自己德行的人，才不会有忧患。安定国家之道，在于施民以“仁”，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

这段话把《易经》的实质内容讲得就比较清楚了，是安邦定国之策，而且是由“仁”而得“爱”。心术不正，旁门左道，无德行者学之不爽。

系辞下传第一章“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爻象的变化是它的实质，卜筮吉凶只是见到的外表；用其建树功业在于它的变化，圣人（姬昌）贤德的品行“仁爱”的思想，藏在“卦辞”之中。天地之道的大德，在于民生。有德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在于能行权。怎样才能保住权位呢？在于普施“仁”于民。怎样才能聚集人气呢？在于富民。治理和引导人民创造财富是正道，用法律约束老百姓错误的行为，是最大的善举，主持正义是应做的事。

这段话除了把《易经》的实质与其表象的不统一性讲得很明白，并把“仁”的概念补述的具体而丰满。

《易经》经过改造以后，由皇帝牵头进行了大规模的卜筮活动，《汉书·五行志》对这一活动的初始用了十余万言进行了记述，可谓声势浩大。这与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史记》对《易经》的记载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段借其父老太史公寄予的希望，希望继周公、孔子之后有一个能像周公、孔子那样著书立说传承介绍“明世”的人，注解《易传》，整理《春秋》，并从根本上对《诗》《书》《礼》《乐》进行甄别。司马迁将这件事非常动情地记下：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我怎么敢不去做这件事呢！可见其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但是在现存的《史记》中并没有关于《易经》《易传》《诗经》《春秋》等先秦重要典籍的篇章。

《史记·天官书》记述的内容主要有天文、天象和阴阳五行理论，对“天人感应”也有记述，但是没有提到《易经》。《汉书·五行志》与其内容极相似，但是对《易》的“阴阳五行”的卜筮活动却大书特书。与此相反《史记·儒林列传》对《易》作为儒学的经典，对它的传承却留下了如下记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汉武帝登基6年，公元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成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两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从这段记述中可得知杨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六人在汉武帝继位的初期，因精通《易》先后入仕为官食俸，甚至当上了太子门大夫，担当教育太子的重任。但是《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易》的卜筮功能的文字并未提到上述六人的“易道”，反而记述的是与其同时期的董仲舒、刘向为主的以“阴阳五行”论“天人感应”的学说。大量对《易》的卜筮功能的记述，都是宣帝至成帝时期也就是西汉王朝进入衰败时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京房、刘歆等运用《易》进行占卜的记述。因此《易经》是经过汉武至汉成帝的改造才具有的卜筮功能没有太多的疑问。正像《易传·系辞》说的“《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易经》作为记述先王之事的《书》，最原始的内容是它的实质。六爻相杂在里面，是应时的东西。

《汉书·五行志》对《易》的占卜功能有大量的记述，但是《汉书·艺文志》却对《易》留下了如下文字：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并没有将《易》列入兵书的清单，但在兵书一



节结束语中引用《易》的原文(与帛书系辞基本相同,传本系辞为: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应是最明确地将《易》划归兵书的文字。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没有留下对《易经》和与其相关的春秋时期“诸子”著作的论述,这应与汉武帝后来喜神鬼,崇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术有关系,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学者多言无鬼神”的话,可以想见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思想意识上的距离。

《史记》的面世是在武帝刘彻死后五十余年即汉成帝“征天下之书”时才得以面世,这时正是成帝改造《易经》的时期,一些文稿丢失也是可能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但是《史记》在留侯世家中讲的年轻时期的张良在圯上尊老的故事,却可能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草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黄石”,赠书老人假托黄石化身,其用意在于崇尚黄色,黄色是西周王朝的国色,而《易经》中有多处写到崇尚黄色;坤挂第二,“黄裳,元吉。”这里写的是参加牧野大战的军队的军士着装黄色军服,战士作战英勇奖励的亦是黄色的巾、服装等。遁卦第三十三、“执之用黄牛之革,……”这里写的是使用黄牛皮绳子捆上那个曾阴谋陷害文王的主犯,这里强调黄色牛皮,强调的是“绳之以国法”。革卦第四十九、“巩用黄牛之革。”这句话写的是,南征时跟随部队行动的女人生小孩的时候,要用黄色的牛皮搭建产房,以表示尊贵和受到保护。

突出黄色的记述还有数处,不一一列举。

“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十三年在西周建国初期是重要的时间概念，史载姬昌在被营救回国之后首先进行的是十年左右征讨“诸侯”的战争。

《尚书·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师渡孟津作泰誓”。

颐卦第二十七“十年勿用，无攸利。”

即济卦第六十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未济卦第六十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虽然十与三的释义甲骨文与汉隶书不同，但《史记》的这样记述应不是巧合而是假托《太公兵法》道出《易经》的真容。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於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於易，为大於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的为张良作“世家”的理由，“图难於易”之“易”《说文》的解释是：蜥易堰蜒守宫也，象形，秘（左示右必）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说文的解释来源于《史记》刘彻与大臣东方朔的字谜游戏，原本是戏言，大概是因为皇帝的认可，东汉的许慎将其收入《说文》，巧合的是正可以证实“易”在东汉时期尚来演变成“难易”之易。

三、太公寻踪与文王简考

太公是谁？在反映武王克殷的神话小说《封神榜》中有一位谪熟兵法的人叫姜太公是文王闻其“大贤”在渭水河边迎请的军师，后为武王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千古奇功，战事结束后姜太公亦称姜子牙为追悼在战争中死去的将士“拜坛封神”留下千古美谈。司马迁是一个在学术上很认真负责的史学家他决不会凭空杜撰出《太公兵法》这么一本子虚乌有的书，《太公兵法》在汉朝时定有传本，但是在所有的先秦和汉代典籍中却找不到一点有关此书的记录，何也？太公何许人也？

姜太公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还是有生活原型？答案肯定是后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述的就是这位盖世奇功的传奇人物。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

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豸非虎非黑；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闾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第一小节说的是太公本姓姜氏，而周族的始祖姓姜《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史记》周本纪亦清楚地记述了姬昌的祖母，古公之妻（应不是正妻）太姜生少子季历，之子是姬昌。《诗经·大雅》绵：“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文王陟厥生。”可见姜氏与周族的密切关系。这是太公身世的疑点之一。

第二第三小节记述了两个不同的太公的经历对于一个对西周王朝做出过重大贡献，享天子礼乐的人物本不应有不确定传说。这是疑点之二。

《史记》中关于齐太公世家的疑点三：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疆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赈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这是齐太公世家对师渡孟津和牧野大战的记述，“先卜龟兆，不吉……唯太公疆之劝武王，于是武王遂行。毫无疑问，是姜太公不相信占卜的结果坚持出师并一战而胜。”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这是周本纪对师渡孟津和牧野大战的记述，文中记述的是“乃遵文王（之命）遂率……”。两段文字一对照疑点即出。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这是周本纪对“九年”第一次出师的记述，按前文的记述此时文王已去世而此时武王乃自称太子于“礼”已不相符，而“礼”是帝王之家至高的准则，孔子对礼曾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因此只有一条可以解释那就是文王并未去世，而是根据国事的需要“假死”，然后从其祖母改姜姓称太公。下面对此结论引证。

《史记》共有世家三十篇排在第一位的是吴太伯世家，记述的是文王姬昌的两位长兄事，然后是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述的是姜太公事，周公世家排在第三。按齐（姜）太公的身份虽然功大，如不是周族要员其贵不过周公，按“礼”决不能排在周公之前，司马迁是精通历史的学者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而在齐太公世家的结束语中司马迁使用了这样的话：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两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在这段结束语中称齐太公为圣人，在周王朝只有文王姬昌一人被后人誉为圣人而无第二人，齐太公即文王除此不会有第二个圣人。而《荀子·臣道篇》“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亦称太公为“圣”。

《尚书·君牙篇》王若曰：“呜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乱四方。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训，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牙篇记述的是公元前 976 年左右周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说的一段话，大约距武王克殷 70 年左右。君牙（姜子牙）为乃祖乃父。“世笃忠贞……纪于太常”句，指的是史称西伯时期的早期政绩。“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指的是开创西周王朝的基业。“亦惟先正之臣”，指的是其子姬发称武王后退居臣子位。“克左右乱四方”，指的是征讨四方诸侯的十年战争，“乱”应按金文释意。“涉于春冰”指的是师渡孟津。“今命尔予翼……民乃宁”，指的晚年治理齐国的政绩。“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丕”应按金文释意，本意是“在上面却隐姓埋名”（见易经用字详解“不”，后文的“咸”亦如此）“丕”《说文》释为“大”。《史记》齐太公世家“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句中的“异”字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释意指的是“戴着面具的人”与此正相呼应。而开篇的大司徒并非指的是官名亦应从甲骨文、金文的释意，本意应是“跟着（君牙）制定的路线走”。

《尚书》记述的本是先王之事，而以姜子牙作为主要记述对象，姜子牙如不是文王怎么会合乎“礼”。

为什么在史记、尚书中会出现用甲骨文和金文的释义才能辨明其本意的现象呢？这应从《史记》等一些先秦著作的定稿年代考证。

根据汉书的记载，西汉初年整理先秦著作始于汉文帝，景帝、武帝期间是一个小高潮，汉成帝时最终完成，整个过程跨越了约 150 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汉字由古文转变为汉隶书的时期，这种转变不单单是字形上的转变，字的释义和造字法则亦有重大改变，建立了一套以“六书”为原则的造字方法，又经过了 100 年由东汉许慎著《说文》加以规范，整个过程 250 年左右，因此许慎称六书之法为古法，但是六书的造字原则实际上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籀文造字法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法则即转注、假借、谐声。

甲骨文、金文和古文虽然在字的笔画上变化很大，但最基本的造字原则是象形、指事和会意而没有转注、假借、谐声属汉字之前的文字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字符（今称偏旁部首）为表意单元一个字就是一个小的语言单位，如甲骨文“孚”表示用手去抓人引申后指被抓住的俘虏；“疾”从暗处射箭；“阴”高屋建瓴、高瞻远瞩



(见易经用字详解)。汉字在加入了转注、假借、谐声的造字方法之后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改字符为表意单元一字就是一个语言单位为，一字一意，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这个体系，这一造字体系源于汉朝，因此称为汉字。

汉字的这次文字改革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西汉前期整理的《尚书》《诗经》《左传》《春秋》《荀子》等很重要的先秦典籍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字不用金文、古文的释意就无法解出原意，这是汉字改革过程中古字与汉字同时并用的必然痕迹，因篇幅关系恕不举例。

《易经》中孚〔復〕篇记述的是师渡孟津前庆贺的场面：“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羸〕之。东方欲晓，雄鸡三唱。鹤在高台，志在云端。其子应声，乃续华章。武有美女，武有美酒。同心协力，共赢共享”。这段文字直述了姬昌父子大战前对未来的憧憬和必胜的信念。《系辞·上传》第八章对“鸣鹤在阴”句留下了孔子的注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姬昌亲自指挥了武王克殷的整个战役在《易经》中记述的不但清楚，文采也异常华美，实为千古佳句。最后应提醒的是，如果没有帛书的出土，很难判断出这是在军事指挥中心庆贺的场景，“孚”与“復”在表意上实在相差太大。

文王姬昌一生著述颇丰，实是儒学思想的启蒙大师，《汉书·艺文志》将其著作列入道家书目排在《伊尹》之后列第二位，《太公》237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遗憾的是，这些书没有一本传世，除艺文志的书目以外，也没有任何一部历史文献记述。

四、《易传·系辞》简介

《系辞》是《易传》中最重要的篇章。说其重要，是因为其对《易经》这部千古奇书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历来被易学者格外重视。

又因为历史文化断层的原因,各学派对其中保存的文化信息在理解上有不少出入,因此公理婆理常常各持一词。但有一个共识是一致的,《系辞》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实用学的角度对《易经》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人们了解《易经》最权威的著作。

经过对《系辞》的研究,该篇文字之所以称为“系辞”,是因为其文由多篇秦汉之前及汉代的解《易》之作连在一起组合而成,按古人的习惯叫法曰:“系”。

《系辞》有许多版本,但都大同小异,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系辞》的出土才打破了这一格局,人们才发现,原来古本系辞与传本有那么多不同。帛书系辞的出土为我们研究系辞,认识易经提供了新思路,为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这部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集于一身的重要古籍提供了新方法,

传本《系辞》分为上传、下传计二十四章计 5700 余字。

《帛书系辞》现存约 3350 余字比传本系辞少,不分上下传,也不分章节。其文章结构、语序与传本系辞对比,四分之一左右的句式和顺序除个别地方多一字或少一字外完全相同,但缺少传本系辞上传的第九章,及下传的第六章至第十一章的内容,而传本多出的上传第九章的文字(见附周易·系辞)主要是,有关天地极数与八卦(“乾”“坤”)的关系,其立意是附和传本的乾坤,天地、阴阳之说目的是为占卜文化服务。系辞下传多出的第六至第十一章的内容确是极重要的文字。

下传第六章说的是什么呢?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孔夫子说:把‘乾’‘坤’二字给《易》作门户是怎么回事呢?‘乾’代表阳,坤代表阴。阴阳相辅相成,那么刚柔的概念也就具体了,可将天地连在一起了,人就可以领受到天上神灵给的恩惠了。这是以此为名,滑稽不伦不类像个什么东西。给《易经》披上蓑衣这世道就安定了吗?”

文章译到这,自己也觉得很好笑,赞叹古人精妙绝伦的比喻: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

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这《易》是彰显前人的治国方略，用这些经验观察和判断未来。其道理藏在其中，打开大门才能看清，办法是要把其中文字的字意解释清楚，这样就可以了。至于他的名称没多大关系，其中内容才是重要的。其年代久远，用的是古文。讲的内容都其中，讲的都是管理国家的事，但隐藏在里面。用两种形式给老百姓，看看能丢掉什么得到什么。”

上面这段译文中的“子曰”可以确定是假托孔子的话。因为在现有的文献资料及考古发现的数量众多的文物中，尤其是先秦时代的铭文中并没有“乾”字。没有这个字，孔夫子怎么用？

“其辞文”译作“用的是古文”。汉代将古字称为“文”汉字称为“字”。这个概念至今天我们还用，如我们常将“古文”称作“文言文”。衰：草雨衣。世：三十年。意：安定。此解均出自《说文》。

第七章则以最简练的文字向后人介绍了《易经》中一些篇章的主旨所在，读者可以参照本书《易经》译文部分去体会。

第八、九、十章则主要介绍了《易经》作为记述先王之事的《书》（书），对后人的重要性，和怎样才能得到其中的智慧。当然为了兼顾阴阳占卜，所以也有针对占卜的文字。

第八章第一段：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易经》作为记述先王之事的“书”不能疏远他。虽然世道总在变迁，但这些变化都超越不了治理国家。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总在流动变化，谁上谁下并无规律可循，使用钢叉长矛（武力）要听从命令，不能乱来，要根据环境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办。……

《周礼·冬官》将周代社会人员结构归纳为六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所以原文“周流六虚”指的是社会的各行各业，“周”在甲骨文中指的是种田。

第九、十章在引言中已做过介绍，这里就从简了。

第十一章的说的内容比较明了，介绍的是《易经》的写作年代、历史背景，相信多数人都能看明白这点，但是这里还是有必要再译



一下他的内容使之更加明了。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易经》的出现是给行权者的财富。《易》说的是殷朝末世，周朝兴旺之初的那件事。领导周国致富的文王与纣王的那个时代的事。因此《易经》中讲的话高屋建瓴道理深远。站得高看得远执行公务时就能把事情摆平，就能得到称颂。要是将《易》的实质领会颠倒了，执行公务的时候就会头脑发胀，就会产生歪主意。《易》其中的道理宏大而宽广包罗万象，可运用到各个领域，可看清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其要点是看你怎么做，这就是《易经》中的“道”。

本章“《易》之兴也其当。”的“当”字《说文·田部》的解释是：“當，田相值也，从田，尚声。”从字面上看“当”是相当等值的概念。但当我们进一步深究问题就出来了，就像本篇第八节举例的“春”字一样，《说文》在注释中使用了“值”字，并没有收入“值”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可能：一、“值”在这里是个古字的用法。二、“值”与“直”是通字，谷衍奎先生编著的《汉字源流字典》就将此二字认定为一个字。《说文·乚部》：直，正见也。表示正眼看，正视前方。这里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田和树林。因此对《说文》“当”字正确认定应是“非常富有”。从字源上看“当(當)”与“富”属同一字源，在古字中凡是“宀”代表的都是房子，“宀”代表低矮的房子，房顶上加一点表示房子高大，而当房顶上插上三根翅的时候表示的就是官府豪宅了，再加上田地、树林肯定非常富有。“当”字在现代汉语作大富或巨富解也留下了他的痕迹：商业领域里有一行曰“当铺”专门收购贵重物品，这样的店铺非巨富何以“当”啊！这说的可不是笑话，中国的文字源头就是通过这样的法则表意的。第十章“文不当，吉凶生焉。”留给读者求解。

“其辞危”之“危”字，《说文·厂部》：危，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樑（原字：左木右吕）也。秦谓之桷，齐谓之危。原来这个“危”字在古代指的是人在高处，或指宫殿的栋梁。

当把这几章文字大致读明白之后，基本上就可看清楚了，《帛书系辞》为什么没有这几章内容。



据专家考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包括《帛书系辞》,抄写年代是西汉初期的孝文帝时期,此时《易经》还没披上“蓑衣”,先秦的文字还在使用。

孝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历史上屈指可数被后人称赞的圣贤明君之一。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打败了陈豨叛军,平定了代地(大约今山西),刘恒被立为代王。吕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后,吕氏家族失势,在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的阴谋策动下诛灭了吕后的势力,并迎立了刘恒为皇帝,孝文帝刘恒继位于公元前179年,此时西汉建国才27年。国家刚从连年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中走出不久,百业萧条,人民呼唤安定。孝文帝接受并采纳了大臣们的意见,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方面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桑生产,政治采用怀柔政策,容纳不同政见,法律上废除了秦以来的酷刑,外交上缓和与北方匈奴的关系。经过了文帝与景帝两代近四十年的治理出现了农桑百业快速发展,百姓生活安定,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史称的“文景之治”。但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景之治是在“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的政策下实现的,而在董仲书的笔下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是什么样呢?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董仲书将所谓文景之治的社会状况形容为朽木粪墙,政不通,令不止,西汉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此点将在“董仲舒与灌水儒学”一节分析。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孝文帝“至德至盛,谦让未成”,是很少能见到的“仁”。请注意“至德至盛,谦让未成”不用古字释意就释不通。

据史料记载整理先秦时期的古籍就是从孝文帝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一时期汉字体系还没有确立,因此这一时期包括以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整理的先秦古籍，包括以后的《史记》《汉书》在内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其中都夹杂着非用古字的释意就看不明白文章的准确的达意，致使直到今天史学界对先秦和西汉史的解读存在着误读误解的地方。

下面这段文字是《史记·汉高祖本纪》的一段文字，和抄录的一段通行，已被人习惯了，认可的译文。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貰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讎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其译文为：

高祖这个人，高鼻子，一副龙的容貌，一脸漂亮的胡须，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他仁厚爱人，喜欢施舍，心胸豁达。他平素具有干大事业的气度，不干平常人家生产劳作的事。到了成年以后，他试着去做官，当了泗水亭这个地方的亭长，对官署中的官吏，没有不加捉弄的。他喜欢喝酒，好女色。常常到王媪、武负那里去赊酒喝，喝醉了躺倒就睡，武负、王媪看到他身上常有龙出现，觉得这个人很奇怪。高祖每次去买酒，留在店中畅饮，买酒的人就会增加，售出去的酒达到平常的几倍。等到看见了有龙出现的怪现象，到了年终，这两家就把记账的简札折断，不再向高祖讨账。

但是如果按《说文解字》的字义译就可能译出如下的内容：

“高祖，身材高大有一双鹰眼，一脸胡须神态桀骜不驯。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能平等待人喜欢接受别人的赠与，喜欢结帮搭伙。有口才会说话周围总能聚集一帮人，闹事伤了人就在山谷里躲起来，官府拿着公文去捉拿，但在家看不见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直到被抓去当壮丁，凭着能说会道又能使弋戈，加上身高体大当上了泗水亭长。他领着人办官差时无所不为，因女人和酒常有伤害。借官府的名义随意抓人，但跟踪王姓的妇人时却大献殷勤。协带武器有恃无恐地赊酒喝，喝酒的时候低着眼睛看人，凭着手上的武器赖账。王姓的妇人见其拿着上面的公文随意加罪于人，都掩面逃掉。高祖为此会酤酒豪饮，能饮平时数倍，然后看见



掩面的就抓,让她们干农活,歌舞,罚款后才能回家,官府的命令丢掉不问。”

在举例之前原想只点评一两个字,证实一下汉代留下的历史文献中夹杂着只能用古字的译法才能译出原文正确的表意,着实没想到译出来的文字让人大吃一惊,真的后悔选了这段,这哪是心目当中的英雄,正经一个市井无赖加贪官酷吏的形象。这司马迁好大胆竟敢如此实话实说难道就不害怕高祖那个重孙子治他的罪,让他断子绝孙?真的言中了,司马迁不但受了宫刑,他的生命也变得牛马不如。被治罪的理由并不是诽谤皇祖,而是因为他在汉武帝刘彻面前为将军李陵说了一句希望皇帝能宽容臣子罪行的一句话而已。

治司马迁的罪只是手段,不喜欢他的文章才是实情。

这场文字官司经过旷日持久的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又是失败者。让他寝食难安,处心积虑想革去的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辉煌文化,两千年后重新回到了久别的中华大地。殷墟甲骨文的发现,马王堆出土的十余万言帛书,为今人研究祖先的文化成就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佐证,这可能刘彻生前没料到。正所谓“善,去而难去;恶,掩而难掩”。

这场官司,司马迁败了,败得一败涂地,但是他又是胜利者,他用生命呵护的爱子《史记》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史记》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千秋永在。

最后对高祖本记的那小段译文还要补充几句:原文中的“龙”、“常”、“试”“爱”等字是按古字释义的。

《史记》的成书的年代汉字的改革才刚起步,因此史记原稿应古字占绝大多数,但史记写成后并没问世,直到汉武帝死后五十余年才由司马迁的亲属献给了汉成帝,经朝廷整理后才问世的,因此在文字上做了处理是完全可能的。另据《汉书·五行志》有记载,占卜术士京房对龙字的解释是叛逆,因此汉成帝及以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古字用法的字仍在文章中有夹杂。

“常”字《说文》的释义是:女人的裙子。这一解从来就没被接受过,所以参照“尚”、“当”的古字释义解。

“试”字《说文》的释义是:用也。“岁”字;木星也。均与“常”



字同类。

“髡”、“爰”、“狎”三字《说文》未收。其余均参照《说文》的释义译释。

上面举的《高祖本纪》中的例子虽然入情人理但仍无佐证，下面再举《孔子世家》中能找到佐证的例子。

许多读者都知道百里奚的故事：

晋献公灭虞，俘虏了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后，将他们作为穆姬的陪嫁带到秦国。有人告诉秦穆公，百里奚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喜出望外急忙去请。可是百里奚因不愿忍受奴隶的生活，已经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人捉去了。秦穆公决定用重金赎回百里奚，又怕楚人不给。于是派使者到楚，说：媵奴百里奚逃到贵国，请允许我方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楚国一看此人如此不值钱，也就答应了秦的要求。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刑具，并拜为大夫。在百里奚的辅佐下，秦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秦穆公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以齐景公向孔子问政的形式回顾了这个故事：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適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孟子以为‘不然’之言也。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身举五羖”指的就是举荐用五张羊皮或五只羊以贸易形式从楚国换回百里奚的故事。“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古字用法，《说文》对“羖”字的注释为：夏羊牡。其释意艰涩，今人已无法准确领会。

为《易经》披上占卜这件蓑衣可不是小工程。从现有的资料分析这件蓑衣前后编织了将近一百年。

五、《帛书系辞》前半部保存有周公所撰的文字及孔子与其弟子等学者的文字

传本《系辞》与《帛书系辞》和《易经》与《帛书易经》一样，文字

上有多处不同。不同的字所占比例大约是 1/5,有些字在引言、注释等篇已经做了介绍,本节则站在系辞的角度进行归纳一下其中的规律。

将传本《系辞》与《帛书系辞》不同的字进行归纳,这些字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读音相同或相近,其中 90% 以上的字都具备这一特征,如:“乾键”、“坤川”、“庭甸”、“通同”、“善言”、“密闭”“配肥”等。

二、字形相近,如:“尊奠”、“聚最”、“形刑”、“钩枸”、“情请”、“大六”、“爻肴”等。

三、字的结构更简化,在汉字分化中已演变成了表意完全不同的字,如:“位立”、“故古”、“谓、胃、涓”、“枢区”、“苟句”、“恭共”、“慢曼”等。

对于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有些易学家认为是流派不同造成的。不客气地说,是站在算卦的角度上,主观上希望占卜易学变得更神秘,更复杂,有点一相情愿。关于两个版本的来历本书已说了不少,我想大家更关注的是两个版本内容共同与不同之处,下面选择几段《帛书系辞》运用古字表意法则撰写译文,参照对传本的理解作比较。因史无前例,所以文中错误难免,主要的目的是提供解读的方法。

《帛书系辞》第一章

【天莫地庠,键川定矣。庠高已陈,贵贱立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最。】

白话译文:

上天酿造了美酒,大地为辛勤劳动的人提供了好的住所。掌舵的人要聚集财力,通过大河(渭河、黄河)走出去才能达到目的。辛勤劳动的人要过上好日子,就要把荒淫腐败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通过种田获取财富,通过(自己的)武装保卫财富是目的。刑罚(法律)的眼睛要看准罪犯的行踪,要像收获庄稼一样双手齐出全力以赴,作为国家的领导人要颁布命令:准备好捕猎的网、刀、尖矛、木棍,到山坡上用斧砍树枝制成箭备用,把男女老少聚在旗帜下一起行动,日出的时候去割掉他们的耳朵。

注:陈字的金文为头戴高冠的罪人形在高楼旁行走。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马，在地成刑，变化见矣。】

白话译文：

大人和孩子赖以生存的耕牛藏都藏不住，被野兽杀掉瓜分了。人们祈求上天，可坏的事还是越来越多，这是祈祷的人们想要的结果吗？上天挥着戈发怒，大地上却挥着戈使用牢笼和酷刑。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把棍棒收起来，教化他们去做事情。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鼗甸。（润之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注：此十二字原简无。】

白话译文：

是因上面的情况。才拿起刚刀，长矛、木棍走上征途的。拿起武器，到大帐集中，按易经上说的话去荡平我们眼睛看到的不平。手持武器带着战鼓出发，把缶敲得山响，去拘管那些罪犯。

注：《史记·留侯世家》结尾处赞张良：“留侯倜傥……辨推八难”笔者疑“八难”即指易经八宫，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八卦。

【键道成男，川道成女。键知大始，川作成物。键以易□，川以閒能。】

白话译文：

键卦是指导人们通过武装盟约和平保卫耕田，川卦是指导人们通过武装盟约和平获取女人（殷商时期视女人为财富）。键卦说出的是行动的原因，川卦是通过武力盟约和平保卫我们的财富。键卦上说的要告知所有人（大人孩子），按照川卦说的去做，军营中有肉吃，从军去争当英雄。

此章后面尚有五十八字，因脱字较多故略。

上面这几段文字译完之后，心情实在激动，这段文字哪是在解易经？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作战动员令，是一篇针对荒淫腐败，贪官污吏的讨伐檄文。谁能有此气魄？谁能有此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哪一位能够在三千年前就有与今人相差无几的政治智商？我忽然想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的话。”宋代朱熹亦曾指出：“《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周易本义》”胸中豁然一亮，这段文字非周公谁又可当之，非周公莫属，果真是这样，真是件天大的幸事，沉睡了两千年的奇葩，今

天终于重绽。

人们虔诚地祈祷，心地最圣洁，就像太阳和月亮。但是这种圣洁常被利用，被骗子利用。所谓的“智者”就是利用民众的虔诚与愚昧制造出神话，并在神话的教化下使民众更加愚昧。古埃及的民众在法老的指点下，会毫无条件地去奉献，去献出生命，古代中国情况也大概如此。把民众对神的崇敬，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变成掌握在手的权力，进而将自己打扮成神在人间的化身，这是神权治世的法宝。而上面这段文字就打破了神权治世的法宝。难怪被百姓尊为“圣”。

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为人民提供了衣食，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劳动者不应去供养那些罪犯，那些骗子。这些道理今天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但是在三千年前神权主宰一切的时候，这一观点所具有的革命性和震撼力，已是对建设更进步，更科学，更符合民众愿望，构建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巨大贡献。

曾记毛泽东的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真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帛书系辞》第八章

【圣人具以见天下之业，而□疑者其刑容。以马其物义，是故胃之马。】

白话译文：

圣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天下苍生，和世道的前景，而拿起武器的人才能得到施用刑罚的权力。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有怒气或动武都是因为生存和吃饭。

【圣人具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同以行其揆，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胃之教。】

白话译文：

圣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天下苍生，施用刑法盯住那些贪官酷吏。看到老百姓收获自己的劳动果食，能坦然地平安地行路，这是圣人要达到的目的。将制定的法律交给下面的人去执行，并以最快的速度让老百姓知道，就像给树整枝一样，（告诉他们）依靠祈祷生活会照样苦难。为填饱肚子应该怎样去做。

【言天下之至业，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业而不乳。知之而



句言，义之而句动矣，义以成其变化。】

白话译文：

话说天下要达到的发展前景，是看不见称颂心上的那座纣的殿，话说天下要达到的前景是看不见战争和屈辱的女人。说出的话要见行动而不是谎言，有美味的食品可以去打仗，但大家的眼睛盯着的却是刑法惩罚犯罪的人。打仗的目的是和平让百姓安居乐业行动自由。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之。”子曰：君子居其室，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乎，其近者乎。出言而不善，则十里之外回之□乎。其近者乎，言出乎，身加于民，行发乎，近见乎远，言行君子之区几，区几之发，营辰之斗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白话译文：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之。”（此句出于同人卦）孔夫子说：要当好头儿必须让人聚在自己的帐下，说的话讲的道理，主张要符合民众的利益，无论老少，千万民众就会跟着你走，拿起武器跟着你干。说的话讲的道理，主张没有民众的利益，即使少数民众跟着走最后也不再听指挥。拿起武器跟着你干，是因为的主张，如果肚子里有鬼胎欺骗民众，在街道上就会有人向你放箭，民众都会这么做。拿起武器跟你走的也会最终离开。如果当头儿的言行受到众人的防范攻击，在队伍里像个害虫。当头儿们的主张如果像斧头劈向老百姓，刑律的眼睛也在盯着这样的暴行，这就是天地啊！

注：“里”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近，说文释“附”也。附，小土山也。

【“同人先号咷而后哭。”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居。或谋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译文：

“同人先号咷而后哭。”（此句出于同人卦）孔夫子说：当头儿的要有先见之明，武装保卫国家要出征四方，武装保卫国家要管理好自己的地盘。武装保卫国家要讲策略，武装保卫国家要宣传鼓动，平等待人，众人齐心协力就如同将山坡上砍回来的树枝捆到一起，

比金子宝贵。众人齐心协力众口一词，当头的办事就顺利，营门上如同锦上添花。

注：臭字的本意应是主人和犬那样亲密。

【“籍用白茅，无咎。”子曰：句足者，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白茅之为述也，薄用也。而可重也，慎此述也。以往，其毋所失之。】

译文：

“籍用白茅，无咎。”（此句出于大过卦）孔夫子说：不直接使用腿脚的力气，这样种地要称赞啊！使用耒耕田用茅割草干起活来还那么费力吗？这是通过观察才做到的呀！做官的要吃粮食，茅草用于喂牲畜并让他们干活，往田里灌水庄稼就长得茂盛。要称赞干活的人，才能看到人畜那么卖力地干啊。男女老少都那么做，就不会用斧头去劈门户去偷，去干丢人的事了。

【“劳谦（原字为 彡部）君子有冬，吉”子曰：劳而不代，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成□，言共也。谦也者至，共以存其立者也。】

白话译文：

“劳谦（原字为 彡部）君子有冬，吉”（此句出于谦卦）孔夫子说：只是犒劳表扬而不提升，干了活看不见得到的报酬，光吃饭不干活的行为就来了。要向男女老少宣传号召让所有干活的人，听得着看得见这些约定，说好的约定共同遵守，共同收获，干事的人就都来了。无论老少都伸出双手并理解这么做，这样才是要达到的目的。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立，□而无民，贤人在其下，□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白话译文：

“亢龙有悔”（此句出于乾卦）孔夫子说：种田的挨打而离开田地，□而无民。靠劳动获取财富的人，像草木一样离不开地皮，□立而无辅，每日为了百姓奔走用刑律盯着犯罪，因而才受到了那个贵妇人的（看管）啊。

【“不出户牖，无咎”子曰：乳之所生，言语以为阶。君不闭则，失臣，臣不闭则，失身，凡事不闭则害盈，是以君子慎而弗出也。】



白话译文：

“不出户牖，无咎”（此句出于节卦）。孔夫子说：那些被制伏归顺的人走出来拿着斧头闹事，都是以老百姓的要求为保护外衣。当头儿的看不见暗中的帮派分裂活动，臣服的人就走掉了，做臣子的看不见暗中的帮派分裂活动，就放走了心怀鬼胎的人。敌我交战的时候，看不见暗中的帮派分裂活动，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伤亡。所以当头的为老百姓办事，要善于观察，防止这类事情发生。

【子曰：为《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之事也者，小人之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慢暴谋，盗思夺之。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挠也。】

白话译文：

孔夫子说：文王《易经》上说出的话是因为人要吃饭啊？易经上说的背着钱遵照祖训去做该做的事，是让没有生计的人要去做的事。当头儿要指导他们这么去做。有了饭碗又能吃饱就会有上进的思想了。上面看到的想做的事，下面的人都会出手去做，这时让他们去制伏那些敌人，上面制定方针，下面去实施这是谋略。有饱饭吃要干更大的事，人都有进取心。易经上说：“遵照祖训去做该做的事，去抓入室的强盗”是在烧制自己的饭碗啊！

以上将《帛书易传》的第一章和第八章粗粗地翻译成了白话，应该说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包括本书翻译的易经六十四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水平有限。二是目前我们对古代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字的辨认和释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辨认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这就需要更多的专家，更多的国学爱好者投入到这一领域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打开中古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宝库。本书只是抛砖引玉。

其实，从无论是《易经》还是《系辞》所记述的内容看，对于今人来讲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几乎所有的智谋对今人来讲也许还算“小儿科”。反映出来的思想大不了可称之为普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范例。但是别小看这点，正是这点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先民为争取有尊严的生存权，为争取法制社会，早在三千年前就向奴隶帝制发动了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易经所体现出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毫无疑问具有革命性，甚至可以

说其核心主张“仁”的思想,直到今天都有极大的积极性。

六、《易经》是西周初期珍贵的历史档案

《易经》是西周初期珍贵的历史档案,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姬昌在殷周交替的将近二十年中,为指导周族邑国的经济发展,并目睹殷纣的荒淫残暴统治后,辅佐武王姬发,指挥牧野大战,陆续写成的集历史、政治、行政、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于一身的,最早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巨著。姬昌本人不信占卜。

有一些学者认为,《易经》成书伊始就是卜筮之书,理由是“殷周之际人们每事必占卜,因此《易经》在周时很深入普及,渐渐地许多人不经占卜直接引用易经中的话支持他们论点”。其实,这样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在《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明确记载利用易经卜筮的事例一件也没有,“不经占卜而直接引用”非但不能证实《易经》是卜筮之书,相反,倒能证明《易经》原本不是卜筮之书。

例如,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在他的著作中就多处引用了易经的原文。

《易经》的写作年份,大约是公元前1063年至1046年二十余年之间(根据商务印书馆2005版《古代汉语字典》推定)。记述的是文王姬昌被陷害拘囚在羑里期间,和被释放归国后经过十年的准备至公元前1046年发动牧野大战最终推翻殷纣,建立了由奴隶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西周王朝的创业过程。

《易经》经过分割和重新排序后现存有六十四篇(即六十四卦),其中正文的字数总计为4172字,主要记述的是大约二十余年期间内发生的三件大事和对这些事件采取的策略。

《易经》在乾、屯、蒙、艮、豫、贲、观、噬嗑、剥、无妄、临、随、恒、未济共十四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姬昌在朝歌朝觐纣时被北方诸侯崇侯虎谗言陷害后经刑讯、接受纣的寇婚媾,到“贲”篇被软禁在羑里的场面,在这一时期姬昌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看清了纣王的荒淫和其帮凶“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的暴行后下定决心推翻其暴政的思想变化过程,《易经》的记述与《诗经·王风》黍离、君子于役描述的内容可互为印证,但更翔实具体曲折。





小畜、大过、离、益、萃、明夷和咸、解、师、谦、需、讼、等二十六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牧野大战前十年，进行的征伐南方诸侯和少数民族诸侯国、北方和东北方各诸侯国采用的战略战术与政策和在那里建立政权的经过，其中有向地方部族征收钱粮的记述。

蛊、震、颐、坤、中孚、泰、否、同人、渐、大有、大壮、归妹计十二篇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记述的是“牧野大战”前后的决策经过和筹备战争物资，在三千年前的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千里转运的经过。在牧野会盟诸侯的历史事件，与《尚书·泰誓·牧誓》等篇记述的一致且更翔实生动具体。渐，记述的是处决妲己并在纣的宫殿祭祀周族祖先的历史事件与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本纪“太公牵牲”一致。

《易经》以上面三个历史事件为主线，记述内容中含纳了政治、军事、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等内容，故《易传·系辞》用“广大备悉”来赞誉。

姬昌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仁”上，对内鼓励族民劳作并建立了多劳多得有劳即得的机制，家庭通过劳动已可获得私有财产。教育族民，家庭和睦，邻里和睦，而且将族民的安定、富足、和睦与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在一起作为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家人卦第三十七“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富家，大，吉。”（译释见正文）“仁”的政策还体现在对待战俘的政策，“孚兑”对在战争中抓到的大量战俘并不采用商代奴役的方式，而是通过融入西周部族的政策让战俘参加劳动并获得劳动果实后有“开心的笑容”，在参加劳作中使其思想转化，由“庶民”再获得族民的资格融入西周的部族社会。并告诫各级行政官员：“孚于剥，有厉。”对战俘残酷地压迫盘剥，会给政治和军事带来不利。

西周时期的妇女已有比商殷的妇女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女族民已经能够参与部分男族民的工作如参与农业劳动与制陶，部分能力女性还参与军事行动，参与管理男战俘的工作，“有孚威如，终吉”。对于女性战俘的待遇比男性更优越，凡与周族军官，士兵生育后代的立即由庶民转为族民，“巩用黄牛之革”。

在军事方面记录了大量的军事活动；有利用大雾天气向敌人



进攻的战术,有燃放烟雾用于疑兵,围攻城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术,甚至还有运用“恐吓”最原始的心理战术等等。

坤卦第二记述的“牧野大战”前的决策“履霜,坚冰至。”与《尚书》记载的“武王师渡孟津”的季节“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利用隆冬黄河封冻,挥师渡河完全吻合。请读者注意,这里的“戊午”并不是后来使用的“天干”,“地支”,其表意是:“人扛着作战的戈拿着劳动工具”。

在自然科学方面,三千年前已经知道给产妇喝鱼汤下奶的生活常识“包有鱼”。繁重的体力劳动,激烈运动可以造成孕妇流产等。像这样的在生活实践中得来的科学的结论,再用于指导生活实践是《易经》成书的主旨亦是后人对其推崇的主要原因。

姬昌崇尚实践不相信占卜。在《易经》中有三处关于占卜的记述,屯卦第三,六三爻:舍,往吝。记述的是经过占卜前往(朝歌)会有高兴的事。而实际上后来在朝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很凶险。颐卦第二十七,初九爻: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颐卦篇记述的是征讨四方诸侯取得胜利后,即将拉年牧野大战之前的愉快的心情,此时的姬昌冷静地告诫“通过占卜断定战争的结果不好。”姬昌指的这次占卜(占龟)应该是司马迁在齐太公世家中记述的牧野大战前师渡孟津的占卜。还有贲卦第二十二、初九爻:舍车而徒。说的是商周时期的习俗,无论因私、因公出行前必进行占卜的习俗。

《易经》不愧为上古时期的科学百科全书。

古人把姬昌称为圣人是对姬昌的赞誉也是对唯物主义科学的赞誉。古人把姬昌称为圣人加以崇拜,还说明了人们对唯物主义科学的渴望和信服,远高于对占卜活动的信任度。

七、没有当今考古科学的成就《易经》中所记载的珍贵史料将继续被掩盖

认识《易经》和《易传》用历史唯物的思想方法,着眼其历史背景才能真正拿到金钥匙,打开《易经》这部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宝库。

世界上没有哪一事物不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当今没有哪一项尖端科学不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的产物,自然科学如此,社会



科学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当今社会的高度文明,自然科学的高度进步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的祖先不但在上古时期就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认识赖以生存的环境,创造了“八卦”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哲学理念的,认识事物的“工具”,而且在实践中对它的功能加以完善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科技发展的条件下运用它的科学理念服务于社会实践。而《易经》的成书的过程和其指导实践的过程,更证明了远在数千年前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已经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动力。

《易经》中闪亮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为社会的发展,由奴隶氏族社会向平民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过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为稍后一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基础,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思想体系之一的“儒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吾从周”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起点。

但是在经历九百余年的实践后,《易经》的唯物主义思想最终被封建的“上神论”取而代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滞后于社会科学,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就会乘虚而入,借题发挥,其结果是必然的也是沉痛的。唯物主义没有强大的自然科学作后盾,同样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从历史的角度再次证实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精辟而伟大。

社会又经过两千年的轮回,如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乃至宇宙空间技术等等的科技成果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已经没有任何学说能够取代它的科学性,作为充满唯物主义智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被推崇为群经之首的综合巨著《易经》,必然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显现其真容,而当今的科技发展和文明,现代的考古科学成果为重新打开《易经》提供了物质基础。

《易传·系辞上传》第十一章“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易经》的成书目的是用于指导实践,建功立业取得政权,为的是天下的(百姓)都能从中受益,这些谁能超过文王姬昌



呢？窥探《易经》，精深的道理被绳索捆住而隐在其中，从隐藏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探明其中的深奥，可以判断天下事的好与坏。成就天下大事的勤奋而不知疲倦的宝物，哪一件能超过灌木丛中的老龟呢？（老龟）原本是上天造就的“神物”，文王姬昌将法则（制）于（甲骨）之上，阐述天地间事物变化的规律，然后再照着去做……

系辞的这段话除了再次重复了《易经》是“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的安邦定国之策外，他提供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易经》最早是刻制在龟甲骨上的，也就是说《易经》的原版使用的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19世纪末才被世人发现并认识的殷商时期的文字，在所有的史书中都没有它的踪迹。试想如果今天仍未发现甲骨文我们当如何理解“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可以肯定，无法正确理解。

从现有的史料看，汉字的形成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大阶段：一是史前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字不多只在少量陶器上有发现，不能形成体系只能算是文字的雏形。第二阶段就是殷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包括“古文”），其使用的年限应至少不低于1300百年（商殷中期——约公元前210年）。第三阶段是秦篆，由秦末李斯创制，又被称为小篆，字体秀丽但书写不便很快就被秦汉隶所替经汉代改造后形成的汉字，即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体系。

但是从汉字释意的角度划分，各阶段虽有传承关系但确属两个体系：殷周秦代的甲骨文、金文、古文为一个体系，汉以后至今为一个体系。换一句话解释就是，秦以前的文字与汉以后的汉字在字的表意，造字法则上有很大差别，因此《汉书》称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用先秦文字书写的“篇籍”称为“古文”。《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是共王坏孔子宅从夹壁墙中得到的书，这些书毫无疑问是因秦焚书而藏入夹壁墙中的，至发现只七十余年，这些文字已称作古文，可见汉字在字义上已与先秦的文字有了差别。只是汉初的学者对先秦文化并不陌生，司马迁、主父偃、董仲舒、孔安国等大部分学者均通晓古文，而正是这一时期，汉字体系尚未成熟的时期整理编撰了许多重要先秦著作。



甲骨文自 1899 年被发现以后，一百多年来经几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认定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体系，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构与后代汉语言的文字是一致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字使用上转注、假借已有使用。对甲骨文做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说基本正确，但是对甲骨文中是否有形声、转注、假借三种造字法则应予商榷，如甲骨文具备了上述六种造字法则，汉书中记述的汉武帝时期发现的先秦“典籍”就不应被称为“古字”。由此可见，《汉书》成书的东汉时期所使用的文字体系已是较成熟期的汉字体系，与“古文”体系的文字有了质的区别。

今天我们从一些常用字的演变可以领会文字的演变脉络，人文和社会的变化，如“母”字，早期甲骨文为“跪人”形，西周以后的金文已演变成直立的女性形象，这说明妇女的地位在西周已有很大的提高。“父”字在甲骨文中的表意是“斧”本意指的是兵器或刑器，《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在本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易经》蛊卦第十八，“干父之蛊（箇）……”记述的是纣王用斧头砍杀比干王子后又施以蛊刑的文字，父字在汉字演变过程中成了家长的代名词是否与西汉的皇权贬周而崇殷纣有关？

甲骨文、金文与汉以后的文字最大差别是表意范围不同，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组合字上。汉以后，汉字一般是一字一音一意，只有极少数的字是两个以上的读音和特有的含义如：“溼”表示的是“海里”，读作“海里”シ是义符表示“海”，里是音符兼表意。这种汉字的表意形式在当代汉语中已基本不使用，但是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这种表意形式却是组合文字够成表意的主要法则在太公寻踪与文王简考一节中已经提到，下面再举数例：

交：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身被蓑衣的站立人形（也可以看作带着斗笠的人形。见郊、校详解），由于看上去两腿交叉，在秦汉以后为交叉的交。但根据《易经》中使用的语言环境“交”的本意指的是“值勤的军士”，右边与耳部（邑）组合为“郊”需卦第五“需于郊，……”这三个字说的是：雷雨天气，军士要在城邑四周站岗巡逻。现代汉语“郊”延伸为专指城市的郊区。交字的左边与木组合为“校”本意为手持木棍（军棍）的军士，噬嗑挂第二十一“履校灭

趾，……”译成今语是：与背着婆的女人去上街，手持军棍的军士瞪起双眼不让走动。“校”在秦汉以后成为武官的官阶名称如“校尉”等一直沿用至今，学校是近代的新名词按照传统学校的本名是“学堂”或“学馆”。

亘：(读 xuan 宣)甲骨文中间的“曰”是回旋的水流形上下横表示的是河岸，本意是流量很大的河，左边与木组合为“桓”的表意是“用木棍(树木)在河岸边加固护栏(用于军事)。”屯卦第三“盘桓，……”译成今语是：用船搬运石块和大木加固河道的防卫。亘左边与心组合为“恒”则表意为“当心察看河道”，需卦第五“需于郊，利用恒。”译成今语是：雷雨天气军士要站岗当心察看河道，这样去作(对防务)有利。

上面只举了两个例子，在甲骨文中绝大多数组合字的表意都是通过上述法则表意的，因此当判定《易经》是未经过甲骨文、金文对秦篆和汉隶对译以后，《易经》真容大部分就浮现出来了。

但是在破译《易经》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有些字的字意在由甲骨文、金文对秦篆和汉隶的转换中发生了字意转移或是正好相反的转化，对此忽然想起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并非虚构。对于这一部分字破译的方法是：

一、多次出现的同一字，寻求其释意一致并在每一处语言环境下都符合逻辑。这样的解读证明是正确的，基本达到贴切原意。

二、对于各别出现频率不高，但其表意又关系到全篇逻辑的占据文章“句眼”的字，则经多方考证对传统释义以纠正，下面举例数字：

乾、朝：乾在易经中共计使用了五次，“朝”出现在讼卦第六“终，朝三褫之。”，乾与朝在字形上是有联系的字，正确地解释“朝”的本意是打开“乾”字的关键，经反复论证朝字在殷周的甲骨文时期的本意是“日落草中，月已升起”指的是一天将近结束，指的是“黄昏”。乾字的本意则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祈祷”。

牝：“牝”在坤卦第二和离卦第三十中各使用了一次，牝字解释为雌的主要根据应是因《尚书·周书·牧誓》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句，殊不知，这正是汉成帝时期为将《易经》打入卜筮之书专门定制的一把大锁，坤卦第二记述的是“牧野大战”出兵前的誓



师和出兵后的战略方针。因此“利牝马之贞”说的是杀牲誓师犒赏三军的仪式，马的本意是“怒”，所以《易传·系辞上传》第五章有“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的提示，揭示“乾（键）”“坤（川）”的因果关系。牝字的右边“匕”在甲骨文中有两个来源，一个与女性有关系，另外一个表意取食工具后引化为匕首的匕和羹匙的匙，与杀牲的刀具和取食有关，所以牝根据文章逻辑释为“杀牲”。牝字在离卦第三十中的卦辞“亨，畜牝牛”表述的意思是：杀牛用于为衣食的祭祀。

方：方在坤卦第二、既济卦第六十三、未济卦第六十四中使用了三次“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经反复考证认定“方”是旗的初文，本意指的是旗帜的“旗”。方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与上古时期的物质条件有关，“方”应是部落的头领集聚部族成员时，用长杆挂上飘带发出的信号，后来物质条件丰富了，出现了绸布，才出现了三角形、四方形的旗帜用于集体行动的标志。方字的本意一直用到秦末汉初，在秦篆中造了旗字以后，方字的本意演变成了表示形状和方向的方，《易传·系辞上传》开篇就对方字作了诠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作为旗帜的表意很清楚。

我：我字见于蒙卦第四“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颐卦第二十七“观我朵颐，凶。”鼎卦第五十“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中孚卦第六十一“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在甲骨文、金文、古文时期是“武”的本字，而武的本意是“止武”持戈走动防止发生武力冲突。“我”在先秦著作中的本意在《荀子》王制篇中有“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王制篇中的我字的使用本意就是“武”，而《说文》对我的释义却是“施身自谓也”，这说明了汉文帝武帝时期不少文字的释意仍宗于古文，直到东汉时《说文》的问世汉字体系才基本确立。与上述四字情况类似的字有不少，如：大、小、无、雨、尾、泰等等，请见“易经用字详解”。



八、《周礼》一书是由西周古文文献与东汉以后的科技著作合编而成,所谓“三易”应是法规政策与占卜无涉,“春秋”一词的本意是:礼仪、民众劳作与法治。

大凡研究易经的都知道有“三易”之说,曰:连山、归藏、周易,虽对所谓“三易”说法各不同但最权威的就是《周礼·春官》有关三易的记载:

“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周礼》共计六章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记第六。

天官冢宰第一:主官称为“大宰”,“惟王建宫以揅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疾。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其职权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务总理和中组部。

地官司徒第二:主官称为“大司徒”,“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疾。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抚邦国。”其职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和国土资源部。

春官宗伯第三:主官称为“大宗伯”其职权范围主管礼宾、祭祀等事物,督办王室所用礼器、生活物资等项大约相当于清王朝的内务府。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大卜就是该部辖下主管造办玉器(礼器)、瓦陶器事务、水务、王室狩猎等事务的官。

夏官司马第四:主官称为“大司马”、“佐王平邦国”大约相当今天的国防部长,是武官的首脑。

秋官司寇第五:主官称为“大司寇”,“以佐王刑”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

冬官考工记第六: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飭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飭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



之，谓之妇功。主要记述的是社会行业的分工和行规等内容，涵括了上至王公、士大夫及各行手工业、商人、农夫，和主要是家庭妇女参与的桑丝业。

《周礼》六万余字，其内容相当翔实，是研究西周社会重要的文字资料，但是多少年来学界对它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甚至在大学的教科书中也很少论及，对《周礼》的研究应是学界的一个盲点。下面从研究易学的角度提出几点浅见。

《周礼》的成文年代应是西周王朝在以姬昌倡导的以“以仁致爱”的主政的指导思想下经过两三百年来对社会的改造后，原有的以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完全解体，社会进入了以新兴的私有土地拥有者和科学技术给生产力带来更多财富的行业专业人士为社会主体的所谓的“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氏族分化出来的不再受氏族体制约束的“人民阶层”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社会分工日趋明确，出现了以行业、专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士大夫阶层和百工、商业阶层，而农业、桑织的小农经济已排在其后，这与西周初期以氏族为主体的完全农业社会有了很大的区别，区域性的经济优势已经出现，“郑之刀，宋之斤（斧），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妣胡之筥，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面对社会结构出现质的转变，西周王朝中央政府适时地在行政体制上推出新的举措，推出不同于氏族社会的施政纲领，在法律上承认士大夫、百工等“人民阶层”，制定出了相应的政策并设官管理。《周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西周中央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国家体制）政府组织和法律等多项功能的施政大纲。《周礼》的颁布宣告了史称“春秋”的划时代的历史纪元的开始。

《周礼》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反映西周时期的国家体制、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面貌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周礼》原书早已失传。有学者考证《周礼》一书原名《周官》是西汉文帝之子献王以重金购得的先秦旧籍，古文《周官》后来献给了朝廷，直到百年之后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校书编目”才被《七略》录入，能得见此书的人为极少数（首相网·易经探讨）。《汉书·艺文志》并没录入《周礼》，在礼书类一栏中录入有《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



士。《周官传》四篇。这大概是判断《周礼》来源的根据,如果上述判断正确,《周礼》将是由《周官》等古文典籍译编而成的,由于文中使用了《周易》一词,所以其成书年代应是《汉书》成书之后。因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典籍将《易》称为《周易》。即使《汉书》对《易》与《周易》两个书名的使用也有严格的区分,在占卜类书籍中使用《周易》作为书名,而在儒学类和兵书类书目中凡引用《易经》或系辞原文时,均使用“易曰”的字样,这是《周礼》成文的年代特征。

按照一般常理,《周礼》这样重要的典籍对整理古籍的工作来说,应是重点整理的对象,而刘向、刘歆父子在长达数十年的整理工作中,对它的整理并未彻底完成,或曰已经完成,后人又重新编撰并改换了书名,我们今天看到的《周礼》确有重新编撰的痕迹。

一是前后写作格式不同,二是前后文字释义不同。冬官一节的大部分文字成文年代晚,其间隔最长可能达数百年,有些文字的使用明显带有汉代的特征。

前后写作格式不同:天官、地官及春夏秋冬各节是典型的行政(法律)公文格式内容是西周王朝中央政府机构的编制和职能,行文格式化,其成文至少应在史称春秋时期,从其文字的释义看按照古文释意的字较多,因此其由古文译成汉字的年代亦较早应属西汉前期、中期整理的文字,但“周易”二字是重编时所改。而冬官一节主要记述的是“民间百工”实属科技类书目,带有论文和技术专著的属性,当是至少由两篇成书于不同时期的文字组成,下面就这一结论简述。

一、天、地、春、夏、秋各节都使用了“大”字,冬官一节亦使用了“大”但前后释意不同,前者表意为“劳作、做、行动”等应按甲骨文或金文释意是动词(见易经用字详解),如春官:“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眡高作龟。大祭祀,则眡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而冬官一节之“大”字用法是:“是故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



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纆，天子以巡守。”其意表述的是汉字大小之抽象概念。

春、夏、秋各节之“春夏秋”三字应按甲骨文或金文释义，而冬官一节之春夏秋冬四字除篇首冬官之“冬”外，其语言环境均为汉字释义。

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樞祀司中、司命、觐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礼，以吊礼哀祸灾，以赙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覲，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覲曰视。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脰膾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鹩，工商执鸡。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宿眡涤濯，莅玉鬯，省牲饔，奉玉齎，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御。



大宾客，则摄而载果。朝觐、会同，则为上相。大丧亦如之。王哭诸侯亦如之。王命诸侯，则候。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五大封，则先告后土，乃颁祀于邦国、都家、乡邑。”

大伯宗的职权范围主管礼宾、祭祀等事物，督办王室所用礼器、生活物资等项是保证王室日常行政的后勤部门，因为每天都要从事繁琐的礼仪、祭祀和造办生产王室行政、生活所需的财力、物资，所以春官之“春”本意并非春季之春。

春，《说文》无此字。《说文·艸部》“萑，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屯声，昌纯切。”“萑”的准确读音是“屯”后讹为春季的春。说文的注解使用了春字，但是《说文》并没有收入春字。《说文·人部》“僦”，富也，从人，春声，尺允切。读音为“春”。从读音，从字形上分析，“僦”当是“春”的本字，后简化为春季春。从造字原则分析，“僦”释为“富”，是按照古字的造字原则作的释义，而且这一释意在东汉之前是公认的。“僦”从人，从日（表示每天），从三，表示多，从大，表示劳作、行动（见易经用字详解“大”），因此春官之“春”的本意是：通过群体劳动获得财富。

夏官司马第四：“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仆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

大司马大约相当今天的国防部长，是武官的首脑。“夏”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象形字：是一个手持斧钺威武的武士形象，《说文》对夏的释义为“中国之人也”，说明在东汉时“夏”指的仍是特定的人而非夏季之夏。夏的本意是武官或武士。

秋官司寇第五：“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

易经揭秘
周易从经到传的疑案是非

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指事字，从父（斧）王法，从罪人（也有从辛刀的），从爿（墙）拘囚处罚的地方（见剥卦、巽卦之“床”），从刀，行刑（有辛刀的字无刀），《说文》“秋，禾谷熟也。”古意为：执法行刑。封建社会的老话“秋后问斩”实源于此。

而冬官一节对春夏秋冬四字的用法是：

“凡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析漚。冬析干则易，春液角则合，夏治筋则不烦，秋合三材则合，寒奠体则张不流，冰析漚则审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

这里春夏秋冬四字已是《说文》成书后相当一段时期，夏字的字意演变后才成文的，其成文年代至少应在东汉中期之后，此时人们对《易》与《周易》的概念已逐渐淡薄，前者被淡忘，后者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崇已成流行的称谓。

春、夏、秋、冬四字有古字释义与汉字释义之别，在其他字中亦有此现象，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略。

《周礼》涉及《易经》的部分主要在春官一节：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觴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廖。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光。凡卜事，眇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

上面这段文字记述的是大卜这个官职的职权范围和具体掌“三易”的官员“筮人”怎样操作“三易”，下面只就关键之字与文章的一般逻辑进行探讨。

从《周礼》记述的官阶等级分析，等级最高的是“卿”，又称“上

大夫”。以下依次是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大卜这个职务设下大夫二人。卜师，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从等级上看，大卜是中等偏上、负责具体办事的部门，有两大任务，“大”就是负责生产筹措王室和行政所需的部分物资，有玉器作、陶瓦器作和管理水资源等机构主要以组织人民阶层的劳动者劳作，队伍庞大“百有二十乘千有二百”达十余万人之巨，管理这样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没有约束不行，因此要依靠“易”之法，由上面“赐予”法律和政策管理这支队伍。“连山”因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不能妄猜，“归藏”应是一部刑法典，殷和西周初期有臧刑，《易经》师卦“出师以律，否，臧，凶（见译文解）”。而“周易”是重编《周礼》时所改，先秦时期直至东汉初年，无论是《易经》还是《易传》都统称“易”，东汉以后作为卦书，始见于《汉书》的占卜类书籍目录。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应是文王姬昌在被囚羑里期间创造的文体，层次清楚，简单扼要，非常适合在甲骨上尽可能地刻制文字，它的文章结构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行政公文极为相似。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掌龟”由卜师具体负责。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光。”。“方”是收集龟壳，“功”是初加工制作成龟板，“弓光”应指的是磨制上光最后一道工序，姬昌本人虽不信占卜，但对“天意”很敬畏，这应是始终保留每逢大事“占龟”问天意这种礼仪的根源。即使今天，自然科学已高度发展，人们在大型社会活动时，行敬天礼仪体现的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

龟板的用途不单是占卜，“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眡高作龟。大祭祀，则眡高命龟。凡小事，莅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凡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立君、封建，用龟板记录备案，祭祀活动将祭辞记在龟板上，只有迁徙和军队出征用龟板占卜。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这段文字记述的是筮人是干什么的，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将“筮”与“巫”这两个字的本意搞清楚。

《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袂（音：xiu），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音：han，手持戈呐喊），初作巫。《说文》对巫释义是明确的，上古时用兵或国家有大行动先作“巫”，巫本身原是一种所谓“人神相通”的仪式，既严肃又隆重，后来科学不断进步人们不再相信这样的仪式，也就自生自灭了。今天在文化落后地区民间仍有这样的活动俗称“跳大神”。

《说文》筮：易卦用蓍也，从竹，古文巫字。从对筮的释义看，汉字之前的古文时期巫与筮本是同一字，筮字加竹字头按照古文释意，“竹”应表示的是竹林或草坪，指的是在开阔的场地作巫。巫是名词，而筮是动词，上古时与用八卦占卜并没关系，不然就不会用“易卦”和“古文”这两个词加以区别。

这里再顺便提一下《说文》对“易”和“易卦”在释义时使用的区别。

说文在释字义时，多次使用了“易曰”的字样。如“告”，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传本作“初筮告”）。与今意不同，“告”是上古时的一种刑具。

这里使用“易曰”，而不用“易卦曰”或“易卦”与，《汉书》一样在表述不同的主体时有区别。

当我们弄清了筮与巫的本意后，“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这句话的意思不用注释基本上就能理解了。

九、西汉帝制与董仲舒的灌水儒学是改造易经的历史背景

1. 汉代的帝制之争

本书开始的只是一点想法，到今天能完成全书的写作，心里经受的是反复的兴奋、困惑、再兴奋、再困惑。兴奋是由于每当要证实一个疑问的时候，都能比较顺利地文献中查找到依据。

当最初怀疑是汉代对《易经》进行了改造时，再读《史记》和《汉书》时就从其中读出了破绽，并且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刚好就能提供佐证。



当最初感觉到文王姬昌有可能与姜太公就是同一个人时,在《尚书·君牙》中就查到了姜太公作为周王族要员的证据和《史记》中模糊难解的文字。

当断定《易经》的原版一定是甲骨文时,易传系辞(包括文言传)部分内容,一下就读出了滋味。

当初认为汉初的易学家并不是算卦先生,结果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不但查到了《易经》这部书的传承简历,还查出了扬何、孟但、主父偃等因精通《易》而入仕为官的文字。尤其主父偃,班固在《汉书》中还为其写了传。这个家庭贫困而本人好学,曾学习过纵横术、易、春秋、百家言的饱学之士,在庭对中慷慨激昂:“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衷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中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主父偃有算卦的本事。

由此种种,断定《易经》原本就不是一本算卦之书的结论就越来越清晰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困惑。

汉皇帝为什么要将《易经》变成算卦的工具?

这一疑问虽然在引言中定了性,但仍然感到很单薄,几乎都是骨头而肉很少。因此很有必要再议论一下,再说上几句。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皇”“帝”“圣”“王”四个字是中国古代社会称呼最高领袖的专用字,但各字表意却不相同,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皇”,甲骨文的字形是祭台上的灯火,这大概是因为火的使用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众多的好处,是光明与温暖的使者,因此我们的祖先对火顶礼膜拜。上古时期伏羲、神农、轩辕由于对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而被先民顶礼膜拜尊为“皇”。

“帝”,甲骨文的字形像扎结的人形,为众人崇拜的偶像,与皇不同,帝是上天上神的化身,已带有迷信、宗教的特征。

“圣”,甲骨文的字形是竖起大耳朵在神主面前倾听的样子,表示说话的人,话说的有道理有分量、能服人,听从者众。

“王”,甲骨文的字形是个大斧头,表示的是执法、王法。

在现代汉语中,常将“帝王”二字连在一起,泛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但“帝”与“王”在内涵上却有本质上的差别。



西周王朝改殷商的“帝制”为“王治(封建法治),”并制定了《周礼》,约束包括王公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以期达到建设一个官府执法有依据、百姓依靠劳动得以生存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应该说西周的“王治”比起商代“帝制”进步了一大块。但是进步归进步,从帝制那里继承下来的世袭制度没有从根子上与帝制决裂,这就为后来的帝制复辟留下堂皇的法理依据。当秦嬴政扫平六国之后,认为自己“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非“皇帝”不能表其功德。并自称“始皇帝”,还要一世二世地传下去的时候,这一法理依据被利用到了极致。

但是他的基业在其死后不到三年就被人民推翻了,被推翻的直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倒行逆施,武断灭绝文化,因此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二是残酷奴役民众,视民众如草芥,民心丧尽,其政权基础已在遍野干柴之上。以致区区数百囚徒振臂一呼,万里江山顿时烽火燎原。

在反抗秦暴政的数支武装中,刘邦最终成了赢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继秦后又一个封建帝国。刘邦布衣出身最终能登临大宝之位,按常理应为后人留下不少传奇故事,然无论民间还是正史对刘邦这个人物都有微词,更有甚者,不少骚人墨客对刘邦大加鞭挞,应说这一现象并非空穴来风完全捏造。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述的身为楚王的韩信谒见高祖刘邦,而被刘邦施计束手就擒时的哀鸣。韩信很冤,他从没有想过要造反,只不过功劳大而已,但是却因此而丢了性命。其实,刘邦不只是对韩信手黑,他对每一个跟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都手黑。萧何被刘邦赞为“功人”,其余均为“功狗”的第一功臣,只是向刘邦建议,将弃置的上林苑荒地以优惠政策让老百姓耕种,而被刘邦下了大狱,其理由竟是因为刘邦听说“李斯相秦始皇的时候,凡是做了受到百姓赞扬的事功劳都归皇上,有不好都揽在自己名下。今天萧相国主张多给老百姓好处,是向老百姓献媚,所以要治萧何的罪”。这理由确实有点堂皇,就是今天听起来似乎仍有几分道理。

按照其父刘太公的评语,刘邦就是一个无赖。老子怎么会去打下一片江山,当了皇帝的儿子有这样的评价呢?还是用一个现



代词文明,说的就是“代沟”现象吧。

刘邦是楚国人,他的出生地是楚国与齐鲁交界的沛县,大约位置在今山东微山湖地区,其父刘老太公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种田人。齐楚两国是周王朝的强国,周王朝传统的法律制度,文化背景在这两个封国中始终有很强的根基,民风尤为淳朴勤劳。先秦著名思想家孔子、孟子、屈原、荀子等均出自齐楚地区。但是刘邦壮年时期正值秦并六国,秦初的社会动乱,酷吏横行,民不聊生,对国民的价值观念无不产生巨大的影响。秦王嬴政对楚怀王的欺诈,对各诸侯国胡萝卜加大棒的背信弃义,对这个身强力壮却不务正业,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喝酒不付钱的混混儿,有多大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大丈夫当如此”这是他对秦始皇的赞美。难怪刘邦称帝没几个月,忠厚老实的刘老太公就弃世而去了。刘老太公直到咽气大概也忘不了他这个后来以孝治天下的儿子,在国宴上款款他的场景吧。凭这点,刘邦也算亘古未有的千古一帝了。

刘邦的崛起应主要得益于其岳父吕公,《史记·高祖本记》对刘邦的这次相亲描述如下: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写了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就是刘邦的岳父吕公。他是个什么人?后来又怎么样了?《史记》中没作详细交代。但是从这段文字中仍能看出此人身份决非一般,先秦时期称为“公”的人,均为贵族社会中德高望重的顶尖人物,如姜太公、周公,诸侯中的霸主齐桓公、刘邦之父等,“公”是爵位而不是今语中泛指的年长者。



从吕公交往的社会层次和讲究的排场看,也非一般人物。沛令按照现在的级别应在县地级以上,按秦制其顶头上司就是中央政府。而吕公以“避仇”逃避官府缉拿之身,受到沛令如此隆重的接待,其地位之高,名望之重可见一斑。从吕公观人断事的思维逻辑和目标,亦可看出其见识非一般老人可比。沛令想娶他的女儿被他拒绝了,反而将女儿许配给了沛令手下的一名小吏,按常理已是不可思议。吕公看中了刘邦哪儿呢?刘邦身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霸气。那股桀骜不驯的霸气正是乱世英雄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位吕公要将刘邦扶植成一位出人头地的英雄。那这位吕公应是谁呢?

按照秦汉的年谱估算,这位神秘的吕公应是始皇帝的仲父,大名鼎鼎的吕不韦。

读者也许会问,《史记·吕不韦列传》明明记载着吕不韦看到秦王嬴政赐给他的书信“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之后“恐诛,乃饮酖而死”。这吕不韦不是自杀身亡了吗?哪有这种可能?

这就属汉朝廷在改编史记后留下的又一处文字游戏了。如果按照《说文》“酖”:乐酒也。“死”:澌也,人所离也得释意翻译,准确的释意应是,“吕不韦看完书信后摆上酒宴并在酒宴上安排了歌舞伴酒,在酒宴上吕不韦泪如雨下,此后便离开了自己的封国”。

按照秦王嬴政的旨意他应该的去处是长信侯嫪毐的门人所发配的地方蜀地。吕不韦没有去蜀,吕不韦列传的结尾处有司马迁的小结:

太史公曰: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斩年官。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在司马迁的小结中点出了吕不韦的去处是“绌”字。

《说文》:绌:绌也。绌:大赤也。赤:南方之色也。无论“绌”字套用何解都是文不对题。其实这个“绌”字应按古字解,是带着能带走的财物出走了。而“赤”字的古意是:因脚下有火而出逃。因此,才引出了“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再听到关于“吕”的



传闻，正是这位吕先生啊！

唐人司马贞在点校《史记》时留下的索隐赞语说：

不韦钓奇，委质子楚。华阳立嗣，邯郸献女。及封河南，乃号仲父，徙蜀惩谤，悬金作语。筹策既成，富贵斯取。

索隐在赞语中将吕不韦被罢黜流放的原因归咎于“徙蜀惩谤，悬金作语”。是因为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所致，应该说索隐的批语更理性，更准确地点出了吕氏被罢黜流放的要害。

“索隐”按照字面的理解就是揭示“被隐藏起来的内容”。

《吕氏春秋》的时代是战国末年公元前 221 年前后，秦王嬴政欲实现其统一六国的前夜。时任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投奔到吕氏门下的各国门客、学子历经十数年集体编纂而成的，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是融合儒、道、墨、法、兵众家之长，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等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实践典故的鸿篇巨著。其目的在于集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秦国的统治制定一个治国方略的蓝本。司马迁对《吕氏春秋》评价极高，并用姬昌“演”《易经》，不韦著《吕览》的故事激励自己写《史记》的决心。

对吕不韦的苦心，那位野心勃勃的秦王嬴政并不买账。其不买账的主要原因是吕不韦“师前贤以德制法”的治国路线与其在特定环境下逐步生成的“唯我独尊天命神授”的帝王思想的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嫪毐事件的发生全面爆发了。按秦律吕氏本应连坐斩首并夷三族，但在众卿的求情下嬴政从轻发落了吕不韦，只是贬出朝廷回到河南封国，然，尤其不能令他容忍的是吕不韦被罢黜后只一年“诸侯宾客使者相望於道”请吕氏出山。为了防止朝政生变，嬴政不顾群臣反对，丝毫不念其对秦国的功绩，将其仲父吕不韦流放到蜀地。

吕不韦不是饮毒酒而死，又没去蜀地，他去哪儿了？

由于吕不韦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他在战国后期已经受到各国学子，尤其是齐国儒学派学子的敬重。因此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潜往齐国避难应是首选，何况当年门客当中齐国学子不少。而由河南封国去山东齐国，沛县地区是必经之路，因此沛令隆重接待的这位“吕公”除吕不韦的地位，没有第二个人够级别，也没有第



二个人具备这等威望。

刘邦娶吕雉时至少已是第二任老婆了，此前已有了长子刘肥，即后来的齐王。吕雉如无特殊背景，桀骜不驯的刘邦岂肯将太子位封给吕雉之子，即孝惠帝？

刘邦如果不是受到有特别背景的“吕氏”的鼎力扶植，萧何等人怎么就会屈尊去追随一个喝酒不付钱，做事打讹语，从心里就看不上的人呢？

从吕雉设计杀韩信，诛彭越，协助刘邦定天下的能力亦可看出其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非小门小户的女性所具有的素质和政治头脑。

吕公在刘邦称汉王之后被封为临泗侯，薨于高祖四年（前202年）吕后称制时被追尊为吕宣王。此事记在《汉书·外戚传》中。而索隐注的“筹策既成，富贵斯取”指的应是吕不韦的最终归宿。

当然断定“吕公”就是吕不韦尚缺乏足够的佐证。甚至对研究秦汉史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西汉建国初期，刘邦与吕后在建国体制和治国方略上不尽相同，以吕雉为中心的一个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就连刘邦自己也是承认这个现实，当吕后用张良计保住了孝惠帝太子位的时候只好叹道“其翼已成”。

《史记·吕太后本纪》对吕雉的记述实在是不怎么样，说她残忍刻毒、凶狠暴戾、是个女野心家。但是细心的读者应注意到在《高后本纪》的结尾处有司马迁的评语和索隐的评语：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穡，衣食滋殖。

司马迁在评语中对吕太后的人品没有任何指责，而对她执政的时期更是大加赞扬。“没有实行强制的政策，整个社会却生机盎然，国泰民安。刑具都入了仓库，是因为很少有犯罪的人，老百姓辛勤地种田过上了不缺衣食的日子。”

索隐的评语是：

高祖犹微，吕氏作妃。及正轩掖，潜用福威。志怀安忍，性挟猜疑。置鸩齐悼，残毙戚姬。孝惠崩殒，其哭不悲。诸吕用事，天



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祸盈斯验，苍狗为蓍。

索隐的评价除了对吕太后的人品进行了褒贬之外，最主要的是对吕太后执政时的分封，尤其暗指对诸吕的分封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这里面包含着古字用法的字句如：“其哭不悲。……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等等，其真正表达的意思还需要当今学者认真审识，本文只是从文章整体逻辑提出看法，如：司马迁的评语为什么对吕雉执政时期只褒扬而无丝毫指责呢？这并不符合司马迁的性格。

对于司马迁的人格和人品的评价，最权威可信的当为《汉书·司马迁传》：

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的编著者班固抬出西汉中后期两位最有影响的学者，来评价司马迁其人其文，分量之重应不容置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真实的吕雉当是一位有相当政治头脑，敢作敢为的女政治家，但是人性的弱点在她的身上也是暴露无遗的。尤其是在处理戚姬与其争宠并谋太子位的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其性狭报复的一面。这里为什么不用“凶狠”二字呢？因为汉初刘邦、吕雉当政时期律法方面还完全照搬秦律，对谋逆等重犯施以“肉刑”的法律还没废除，而在吕雉的眼中戚姬三番五次谋划废太子的事件与谋逆无二，施以“肉刑”是按律严惩，这其中虽有性情方面的因素，但其行为确是合法的。“肉刑”在文帝执政时即被废除，此事在《孝文帝本纪》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已经是经过西汉、东汉数十年的修改，历经几代朝廷审核过的文本，为维护皇权，对于原本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增减应在情理之中。下面引用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一下《史记》与《汉书》问世的前后过程：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



《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班固的父亲班彪（3—54 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就在班固着手编撰不久，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有人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于是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其兄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内容，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但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撰写国史当然由国家指定的机构，个人写的东西至多也只能算作野史。司马迁是史官因此他所撰写的《史记》应属正史之列。但是他写的东西并未被汉朝皇权完全认同，这也是司马迁与汉武帝刘彻，之间在如何看待历史的观点不同的结果。而班固在续写汉书时基本上秉承了司马迁的史学观，其代表的亦应是东汉初年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意识，其源头应是自西汉建国之初，在皇权内部及朝野之间反映出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结果。

是“宗秦”建立一个封建帝制的国体，还是“宗周”建立一个封建王权即封建法制的国体。是汉军打败项羽之后在汉军领导集团内显现出的主要矛盾。

《史记》中的记述是：刘邦在打败项羽后，在诸异姓王和群臣的忽悠下才诚惶诚恐地称帝的，其实这是美化。刘邦在做老百姓的时候就很霸道，甚至霸道的连亲爹都不放过，《高祖本纪》开篇就很清楚地记述了他崇拜的偶像是始皇帝，现在他赢了当然要实现他的理想，所以“宗秦”像始皇帝国那样，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其称帝的十二年中通过战争剪除了几乎所有在他称帝时封建的异姓王，而他自己也在连年的征战中丢了性命，异姓王中只有湖南王吴芮幸存。而吕雉称制后立即结束了战乱，老百



姓才真正过上了远离战乱的太平日子，这一功绩实际上吕雉有份。

刘邦称帝后刘氏子弟都封国为王，而没有吕氏的名望和吕氏家族的才力人力的支持，大字不识的刘邦是否能成就帝业还是个问号，刘邦称帝后吕氏却不能封王，这在当时以封建为荣的社会背景下，吕雉一点怨言没有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在刘邦面前只能“潜用福威，志怀安忍”。刘邦死后吕雉才凭借着太后的尊位封诸吕为王。吕氏封王毫无疑问地背离了刘邦的宗秦路线，其实质是复辟周制，建立一个封建法制社会。而这种呼声在整个西汉近二百年至王莽篡汉，东汉末期高举“苍天以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由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尤以王莽时期达到了顶峰。

如果简单地将吕雉复辟周制的失败原因，归咎于其固有的人性弱点，那么王莽的全面复辟就应被看成一场政治闹剧。王莽本人虽崇拜儒学确不知儒学之精髓，一朝权力在手便滥用杀戮，暴露出了其“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的本质，暴露出了假仁爱真篡位的伪君子的面目。

一代国画宗师齐白石先生曾对他的学生说：似我者死，学我者生。什么叫“似我”呢？似我指的就是在形态上追求相似而没领会艺术之真谛。白石先生还说：众人皆似我，英也掇我心。白石先生说的“英”指的就是一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赞扬苦禅先生对艺术真谛精妙深刻的理解，取到了“真经”。

在这里白石先生以其对艺术内涵精深的体会批评了不求甚解善做表面文章的学风，赞扬了求实开拓、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

其实在社会学领域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现代社会学、哲学将只学皮毛不领会真谛，只能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践，称之为“形而上学”，称之为“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

纵观两汉的历史，在建立一个政令统一的帝国，和将“天下”中华大国建设成一个多民族共存，不同意识形态共存的和谐社会，即所谓“宗周”的治国方略而言，西汉皇权自然更热衷于集权专制。皇权认为“兴灭国继绝世”将中华大国通过封建分割成若干个政令不一封国，整个国家极易分裂回到战乱的社会，而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才是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正是因为西汉皇权紧紧



地抓住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并及时确立了当时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儒学”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取舍改造,才最终在这场关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大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西汉帝制模式维系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帝制封建社会。直到1911年由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将封建帝制送进坟墓。但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并且已经上升为世界人类文化的瑰宝。

2. 董仲舒其人与灌水儒学

我们今天谈儒学,无论是教科书还是专家学者、老百姓大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但是,这一结论并不完整,从现有的秦汉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学的最早创始人是周文王姬昌,姬昌确立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仁”和“爱”,后经周公和孔子的完善和补充,儒学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延伸、发展和完备。因此《汉书·艺文志》说: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经》作为儒学的经典之作,不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能够得到认定。在《汉书》、《后汉书》的儒林列传中都与《尚书》、《诗》(诗经)、《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并列,并被列为五经之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易经》中折射出来的思想,是构筑周王朝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石。而且这一意识形态在秦兼并六国之后仍很强劲,秦始皇武断地焚书妄图灭绝以儒学为代表的先秦文化,结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覆灭。

汉兴,自吕雉始,以“无为”治世,西汉社会才进入了真正意义的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再经文景二帝的“与民休息”至武帝刘彻初期的半个多世纪,西汉的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就其整体而言,仍是“朽木粪墙”(董仲舒传),困扰皇权的一个主要问题。皇权与儒家学说在某些方面的冲突始终无法解决。“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皇帝需要借助儒家的思想体系治理国家,使经济得以发展,使社会安定祥和。另一方面,对儒学中的无神论、反帝制,要求在法律面前上下平等,“刑上大夫”乃至“刑上帝王”的法制原则,



帝制完全不能接受。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儒家学说给皇权带来的困惑：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从史记这段记述看至少汉景帝对商汤和周武王的做法有所顾忌。

在这场关于商汤与周武王的革命，是否合法的辩论中，儒学派与黄老派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从伦理的角度看上去，双方的论据论点似乎也是平分秋色。如果在今天，此命题不用辩论答案也是清楚的，但是对皇帝来说，黄生的观点更能让皇帝接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挤公共汽车的笑话，当时城市上班族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一种。因此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共汽车的拥挤情况，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了，能把乘车人挤成“柿饼”。车下的人拼命地往车上挤，但是一旦蹬上车门下的踏板心态就变了，再也不希望车下的人往上挤了。后来这个素材被相声艺术家编成了一段相声叫“变心板”，用来讽刺那些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之人。

两个故事异曲同工，只有儒生显得那么辛苦。

一边是安定社会的需要，一边是对威胁皇权的担心，何去何从汉初始终没有定论。致使汉武帝刘彻继位初期“是以夙夜不皇康宁”，他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续汉统巩固皇权，年轻的汉武帝采取了举贤良文学之士措施，前后数百人应征，而仲舒以贤良对策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赏识。



董仲舒生于西汉初年，广川人（今河北冀县一带），少年时学习《春秋》，曾办过私学。汉景帝时征为博士，由于景帝好黄老术“不任儒”，董仲舒仕途平平。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凭着其多年官场目睹，深知皇权所忌儒学之痛处，因此他以灾异感应学说为基点套入阴阳学说，阐述了汉兴以来在政体上显现出来的种种弊端，然后站在儒学的角度上推崇了孔子的学说。对这样的新论，年轻的汉武帝从没见过，因此“览其对而异焉”读了之后感到很惊奇。

其实，不单是汉武帝没见过，所有的人都没见过。《汉书·五行志》记载“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是用阴阳理论解释《春秋》的开天辟地第一人。

《五行志》的记述证实了先秦儒学包括《易经》在内，原本就不包含阴阳理论的判断。不过怎么说董仲舒也算是一个思想大家。

《汉书·董仲舒》传写得很长，留下了他与汉武帝之间的三个册对，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这对后人较全面地了解其人其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武帝刘彻给他的第一个册对说：“朕初登位，‘传之亡穷’接手的是个烂摊子，‘而施之罔极’很想将国家治理好，为了国家大事睡不着觉。希望你们这些有学问的大夫们给我出出主意。”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有“文景之治”的遗产为什么还睡不着觉？

“听说三皇五帝时上下和谐，百王同心治理国家，天下歌舞升平。到了桀纣王道怎么丢失了呢？”

“最近五百年读书的士子想效先王之法治理天下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成功，原因在哪啊？古人说天下事总是重复，大乱之后才有大治，是那么回事吗？想效仿先古圣人却不知该从哪点下手，尧舜禹受上天之命的秘诀是什么？眼下灾难的原因在哪？”

“人的寿命长短性情好坏通过了解能看出来，蜡烛的灯火往哪面偏，要看风的方向。治理国家是不是应该像蜡烛那样啊？少用刑罚能让犯罪的人改邪归正，百姓和乐吗？改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让天下人感受到皇帝的恩泽呢？”

“朕要让五谷丰收，德润四海，连草木都会跟着沾光。上承天意，祭祀鬼神，让鬼神共享这样的好处。你是有学问的，知晓其中

的道理,要讲给朕听,要实话实说,有啥说啥。说什么朕会保密,不会责怪你,只要你尽心尽力,说错了的不会给你宣扬,你说的话只朕一人知道。”

董仲舒接到武帝的册对之后诚惶诚恐,很认真地解答提问,其大意是:

臣谨案《春秋》之中看历史发生过的事,都是上天与人之间的过从,实在太可怕。“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这是上天的仁爱,如果知过不改,再警告,如果还不改,最终的结果就是亡国。

行治国大道虽有上天的垂怜和扶助,也在于人的努力,努力学习能增长见识,能辨明真理,努力行道,日复一日必能见到成效。《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均为古字用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谓的道,就像制瓦罐,要啥什么样儿有啥样,仁、义、礼、乐都在其中。故圣王死后,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年。都是礼,乐教化之功啊。教化之功深入到每一个百姓心中,就会转化成道德风尚,进而改变社会风气,这就是上古虞氏荒政,而没有亡国的原因,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在齐国听《韶》乐的原因。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跟着圣人指点的方向走,而不是圣人的道能改变每一个人。”所以治理乱世使之复兴在于怎么施法,这件事上天也管不了,实施的政策荒谬,违反了常理必然招致失败亡国。周幽王、厉王时不是没有道,而实施的不是圣人之道。

臣听说大凡王者都是“天命神授”。如果天下百姓同心归顺,奉王者为父母。上天就会呈献祥瑞的兆头。当年周武王师渡孟津有白鱼跳到船上,这就是上天呈献的瑞兆。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说的是积善累德得到的回报。如果失去了“道”,就不能服人,结果是诸侯之间争夺土地,强迫老百姓去打仗,这是荒废德教而重刑罚造成的。如果再乱用刑罚,则就会有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失调,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草动。”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上行下效,就像制瓦罐,做方则方做



圆则圆。就像铸器，什么模子出什么器物。

王道的源头，其在于行动。指导行动的是王道，王道是指导老百姓怎么创造财富。

但是王者要有所作为，还要求助于天。天道之大道理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需要德教而少用刑罚。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不能治理好国家，但是取消刑罚也不行，不重刑罚，就要兴教办学。

因此董仲舒建议朝廷办太学，培养朝廷所需要的人才。

结尾董仲舒还严厉批评了汉兴以来的社会状况。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且告诫武帝刘彻，再这样下去，政权有被推翻的危险。

册对时，董仲舒已出仕为官多年，深谙西汉皇权痛处，因此在这个册对中并没有像其他儒生那样引用“周道”阐述国家兴亡的道理，而是将上古的尧舜治国之道抬出来，并给汉武帝刘彻戴上了一个效仿尧舜“替天行道”的高帽，使年轻志大的汉武帝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上古时期的天道，与“周”即儒学的天道有很大区别。

远古时期，人类由于对宇宙和地球上各种自然现象认识有限，当自然现象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人类束手无策，于是就出现了对上天崇拜。这是“天人相通”的最初形式，设祭拜天的权力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大约六千多年前，炎帝和黄帝征服了弱小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为了加强政治权威，进行了宗教垄断革命。禁止民间“天人相通”的祭祀活动，收崇拜上天的权力归统治者专有。由此统治者演化成了上天的代言人而接受族民的崇拜，这就是“帝”的最初概念。公元前22世纪的尧舜时代，以尧为首领的中原华夏部族又征服了长江流域荆楚一带宗教形式不同的部族，为实

现和巩固宗教的统一,对“天人相通”进行了理论上的丰满和形式上的规范,并对这一权力进一步实施了绝对垄断,“天道”由此而生。

姬昌创立的儒家学说与西周王朝的建立,是对“天道”进行的又一次重大革命。

与上古的天道不同,儒学塑造了“仁”、“爱”的概念,“仁”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平等,《周礼》“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老百姓与管理他们的人是平等的。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概念。“爱”则是王者依法施政教化百姓,百姓依法赋税。“仁爱”规范了社会政治秩序的同时,明确了官与民的“给”、“予”关系,并以此基础构建了封建法制社会的等级秩序。

与上古的天道不同,儒学重塑了“天子”的概念,将“帝”归还于上天,而以“王”执法者的身份代之。其区别在于“王”是“替天行道”的使者,而非上天在人间的化身。

原则上讲,董仲舒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拾出上古“天道”,已经违背了儒学最基本的教义。但是这种“违背”正符合西汉皇权希望构筑的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

董仲舒对维护皇权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将儒学的“仁”、“爱”概念转化成了今语所言的“仁爱”与上古的天道嫁接在一起,从而达到了,即突出了皇权在社会结构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规劝汉武帝改变文景朝的“黄老刑名”的苛政。

有学者认为黄老术就是“无为之治”是错误的。孝文帝乘诛灭诸吕的政变登基后,一改吕氏政策“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董仲舒深谙此理,所以能把准皇脉。

为了突出皇权在社会结构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和规范皇权行为,董仲舒在他的儒学理论中,摒弃了姬昌创立儒学的圣人地位,大力提倡儒学优秀的继承人孔子的学说,这为西汉皇权自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

西周政权是通过武力推翻了殷纣荒淫无道实现的。因此,在由此而创立的儒家学说中要对此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易传系辞“天奠地庥……庥高已陈”的来历。虽然西汉皇权的政权也



是通过武力获取的，但是为了维护“帝制”始终对儒学的这一立论忌讳尤深。

在传本易传的《文言传·坤文言》中对姬昌发动的牧野大战留下了如下评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坤文言》的作者虽然为姬昌发动牧野大战的行为做了辩解，但是由于将牧野大战这一正义行动与“臣弑君”联系在了一起，然后又将“臣弑君”与“子弑父”在逻辑形式相同，而实质上有本质区别的概念相提并论，在源头上给儒学的立论基础蒙上了一层灰尘。明显地是为西汉皇权拦腰切断儒学的根脉，摒弃姬昌，树立孔子找到了借口。

我们常说时代造就英雄，其实，时代同样打造符合时代的思想。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如果谁还梦想着当皇帝，那么全社会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患有精神疾病，即使他没有精神疾病也必定会被社会所抛弃。

当今时代的人脑子里想的应大都是怎样努力地去创造财富让人生价值更加丰富多彩、让家庭生活更美满幸福。如果在抗战时期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发达，如何去发国难财这个人肯定离当汉奸就不远了。

因此，思想活动是时代的副加产品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同一系统的理论，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与当今“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奔小康，在侧重点上有不同，这是时代的要求。

儒学的理论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经历数个朝代，多位先贤的集体智慧才形成的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科学与社会伦理于一身的综合性、“高大全”式的社会科学体系。姬昌与孔子的时代背景不同，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

姬昌面对的是如何结束殷纣政权荒淫腐败的奴隶制统，让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获得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孔子则面对的是由于社会经过体制变革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地区性不平衡和王朝中央政府的衰落所引起的封国之间的战争不断。而孔子政



治上的核心主张是“克己复礼”，并希望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儒家礼教修复“礼崩乐坏”面临崩溃的社会秩序。

捧出姬昌，有前车之鉴，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御史大夫赵绌及郎中令王臧因此血迹未干，董仲舒看得很明白。捧出孔子或许刘彻还能接受。

董仲舒很博学。他不但懂儒学而且精通阴阳理论，他将阴阳的理论作为哲学概念应用到社会学中，应是对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利用阴阳理论大谈天人感应，灾异之变就很难说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学者多不信鬼神”的话，说明了多数学者对这套学说已有了定论。关于董仲舒《史记》中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只有一个董仲舒与主父偃的故事记在《儒林列传中》。班固将此事亦记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辽东高庙的高园殿发火灾，是建元六年（前 133 年）的事，朝廷早就派过主管官中大夫中废处理过此事，当时董仲舒还未册封。但董仲舒受宠多年之后为了献媚于刘彻所好，在家中又用阴阳之法推论了高庙失火的信息征兆，主父偃去看望董仲舒私下看见了这篇文字，觉得这件事正好是整董仲舒机会，于是偷拿了这篇文字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找来了所有儒生议论这件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写的，认为这篇文字是造谣惑众，应当抓起来治死罪。汉武帝后来下诏书赦免了董仲舒，此后董仲舒再也不敢推测灾异征兆了。《汉书》的原文如下：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这个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几个遐想空间。

一、主父偃是元光元年汉武帝登基的第七年因精通《易》被拜为食禄两千担的大夫，他为什么要在汉武帝那攻击董仲舒的占卜活动？按照今人的理解主父偃不是也搞占卜吗？



二、一个占卜就能定死罪吗？占卜是合法行为还是非法？

三、董仲舒在第一次册对时就用了阴阳灾异之变的学说游说汉武帝，这件事以后为什么就再也不敢了呢？

第一个问题应是：儒学本身根本就不包含阴阳占卜，董仲舒以儒入仕为官，在言官主父偃的眼中犯了儒家大忌，有辱儒学斯文。主父偃的行为实际上是卫“道”的行为。

第二个问题：占卜活动属内廷事务，是皇帝的私事，外廷官员不能涉及，如有涉及即是重罪。

第三个问题：可以看出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的特殊关系。说董仲舒再也不敢了，实际上是他的占卜活动完全转入地下了，可见即便是汉武帝也不敢贸然破坏朝廷惯例。《汉书·五行志》记有董仲舒利用阴阳占卜理论解释灾异征兆的条目有百条之多，这其中对《春秋》的借题发挥，也有西汉本朝的。董仲舒预测灾异之变的言论均被内廷记录在案。

由于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的治国之道与几乎所有同僚相左，其官名不很好。

《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为人廉直。”班固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董仲舒清廉耿直，做官能如此，难能可贵。还能有比这样的官上让领导放心下为群伦楷模的好官吗？

其实用今语的概念解读“廉直”二字是错误的。

《说文·广部》廉：仄也。“仄”原字为广部，但广部下无此字。广部有“仄”字，释意为“侧倾也”本意为“歪”，指的是普通人。此字换成“广”部，按照汉代的造字原则指的就是居住高屋的人。也就是指为官做人“歪”。

为了证明董仲舒人品有问题，《汉书·董仲舒传》接下来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公孙弘的学识不如董仲舒，因为公孙弘做事谨慎几十年如一日，所以位至三公是当朝宰相。于是董仲舒常跟在公孙弘屁股后面阿谀奉承。公孙弘很烦他，就想整他一下。正好朝廷为监视封国，需向胶西国委派一个相（相当于行政一把手），于是就向汉武帝推荐了董仲舒。

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哥哥一向骄纵，许多朝廷大员都被他整得

丢盔卸甲。这次听说第一大儒来了于是盛情接待。董仲舒见这阵势心里很害怕。在朝里公孙弘不夸他，在胶西王这又怕挨整，于是称病回家了。

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关系密切，汉武帝对董仲舒也另眼看待。即使董仲舒下岗后汉武帝有事都会派一个叫张汤到董府听取意见，董仲舒实际上成了汉武帝的幕后军师。

这个张汤何许人也？《史记·酷吏列传》有张汤的简历：

张汤的父亲景帝期间任长安丞，有一天其父出门让他看管祭祀和占卜的那个房子，其父回来后发现祭台上的肉被老鼠盗走了。于是大怒，痛打了张汤。这张汤也算知过必改，他把老鼠洞挖开抓住老鼠，并找回了老鼠吃剩下的肉，并写了一份状纸，一并送到衙门状造老鼠。其父见他的状子写得不错，以后就让他专门供职为狱吏写判决书。

以后张汤结交了一个卿士叫周阳侯，后来周阳侯在朝廷里当了官，就推荐了张汤去看守茂陵，任茂陵尉。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先宠陈皇后，有一次去平阳侯府，平阳公主设宴，在酒宴上武帝看上了卫子夫并将卫子夫带回后宫，陈皇后大为嫉妒并做巫蛊。时任丞相的武安侯向汉武帝谏言应平息后宫之乱，武安侯推荐了张汤办这件事。

张汤办这件事时杀了陈皇后的亲属三百余人“楚服梟首于市”（陈氏为楚国人）。

汉武帝认为张汤办事得力就提升张汤为中大夫，相当于皇宫的总管，并与另外一个叫赵禹的酷吏共同制定刑律。从此，张汤与赵禹相互勾结狼狽为奸大治冤狱，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

“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汤。百姓不安其生而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汤。

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张汤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上至公卿官吏，下至普通百姓的愤恨，已经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汉武帝却屈尊亲至张府探视，为张汤助威。以后朝中凡对张汤不满的官吏均被张汤下狱整死，汉武帝装不知道。

丞相青翟与张汤素无来往，汉武帝对张汤说，听说青翟有一处园子很不错，张汤会意，就在上朝的时候说，丞相愿意把园子献给皇上，我没有所以我就免了。青翟很不情愿地将园子交出去了，以后对张汤就有了戒备。

由于张汤行恶太多，他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很害怕，怕跟着这么干下去没好结果，就到青翟那揭发张汤罪恶。青翟当即抓捕了张汤的得力助手田信一帮人，并获取了有力的口供。事实面前，汉武帝刘彻没办法只好召张汤问这件事。问张汤是不是将想要园子的事跟别人说了，结果张汤矢口否认，汉武帝认为张汤狡诈就让赵禹送信给他。那封信说：“君真不知分，你杀了多少人，搞了多少冤狱这都有状纸写得清清楚楚。都说是我指使你干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张汤知道刘彻这次不会放过他，最终自杀了。张汤死前已位列三公，官至廷尉。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张汤常为董府的座上客，董仲舒的官名能好几何？

但是如果将“廉直”释读成“人品歪”，下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中的“举茂材孝廉”简称为“举孝廉”应怎么解读呢？

《汉书·武帝纪》载有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刘彻的一个诏书其结尾处写道：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该段文字中的“孝”与“廉”很明显，指的是品质完全相反的两类人，“察”是指察觉并查处之意。

《汉书》还有数处使用了“廉”字：《酷吏传》记载，酷吏郅都“为人公廉”；酷吏赵禹“人皆称其廉平”。在汉代这“廉”应是贬义词。

因此“自武帝初立”句的正确表意应是：“汉武帝登基之初，魏其侯和武安侯先后任丞相开始提倡儒学。自董仲舒对册之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让各州郡推举身材高大又孝顺父母的年轻人。这些歪主意，都出自董仲舒。”在这段文字中甚至将董仲舒排出了儒学之外，为了让读者全面品味班固笔下的董仲舒，



现将《董仲舒传》的结尾呈上：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这段话的大意是：刘向说，董仲舒的才能可比夏朝的伊尹，周朝姜太公，春秋的管仲，晏婴都不如董。刘向的儿子却说，比起管，晏他连边都不沾，就别提比尹伊、姜太公了。

刘向的后代都认可刘歆的说法。

此段文字中，刘向为汉成帝时的校书官，精阴阳五行灾异之变的预测，《五行志》中记有其大量的预测实录。刘歆是王莽时博士，参与了王莽复辟，王莽暴露杀戮本性之后，刘歆不再助莽。

渐是假借字同“斩”，这里指的是董仲舒腰斩儒学去文王姬昌，推崇孔氏。而将斩字加上水部是否表达的意思是灌水，不得而知。

3. 汉武帝让“污浊”登上正统为西汉帝国的衰败留下伏笔

在许多学者笔下提到汉武帝一般的结论是“雄才大略”，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军事上“内攘四夷外服匈奴”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

但是实际上则不然。

虽然《史记》的《孝武本纪》，《汉书》的《孝武帝纪》都没有对刘彻直接指责的文字，但是我们通过司马迁和班固对刘彻执政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记述，仍会得出刘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刘彻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两位史学家是通过记事或大臣们的奏章描述的，请看汉宣帝时光禄大夫夏侯胜对是否给刘彻立庙的奏章：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夏侯胜在历数了刘彻的“政绩”之后结论为：刘彻对老百姓缺了德行，不该给他立庙。敢说真话的夏侯胜为求正论连命都不要了。

汉宣帝虽然在先朝旧臣的压力下将夏侯胜下狱，但并没因诽谤先帝治他死罪。这大半是由于汉宣帝是刘彻大兴监狱幸存下来的戾太子之孙，是在民间长大的皇帝，亲历过民间疾苦的缘故。四年以后汉宣帝大赦，夏侯胜出狱被任为谏大夫，后迁为太子少傅。并“因胜忠直”朝廷每有大议都先听一听夏侯胜的意见。

军事战略上的缺陷，使“内攘四夷外服匈奴”的光环大失色彩，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外夷不但没有被征服，反而由于内乱最后结局是军事统帅李广利投降对手，征服战无果而终。而长年战争造成的国力衰微，致使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人民竟自相食的惨状，延续了多年而难填此忿。

究其造成“国衰民穷”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他发动的“外服匈奴”的有限战争。刘彻荒诞的装神弄鬼，外仁内暴才是造成国力衰微的根源。

刘彻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又是一位能力超群的帝王坯子。16岁登基时就接受了社会舆论的意见“去刑任儒”，但是没有几天“好治刑名”的窦太后就将儒官赵绾、王藏二人杀了，原因是建议年轻的汉武帝在长安城南建造一座宫殿效仿周武王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贺。握有实权的窦太后认为有违“祖训”，于是就大开杀戒，以此教育刘彻。而这一时期正是刘彻人生走向成熟阶段。此阶段的刘彻面对朝廷上下不同的声音，内心深处极为矛盾，在给董仲舒的册对中“是以夙夜不皇康宁”，应是此时心绪的真实写照。

董仲舒的册对有两点与刘彻的心灵产生了共鸣，应是刘彻执政生涯中寻到的第一个知音。

一、董仲舒不像正统儒生那样搬出文景二帝深恶痛绝的“霸道”，而是抬出了在社会舆论中没有争议的尧舜。行尧舜之德即符合帝制，又使“民能仁、寿，天下大治”何乐而不为呢？

二、用阴阳灾异之变说解释当时的社会矛盾，推卸了执政者的责任，与刘彻崇信鬼神如出一辙，长期以来两种声音在心灵中所产生的困扰在这里找到了支撑。



有此两点刘彻格外看重董仲舒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阴阳灾异之变说，说白了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算卦”。司马迁在《史记》中专有一篇《日者列传》记述了这一行业。

《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日者列传》只叙楚人司马季主与宋忠、贾谊的对话，未涉及齐、秦、赵、诸国的为日者，与自序所言相差许多。唐人司马贞指出：“《汉书》记载：‘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所失的十篇是：《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将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傅靳》列传等篇（《史记索隐》）。我们今天看到的《日者列传》据说为许氏后补，梗概如下：

司马季主是楚国人。他在长安东市卜卦。

宋忠此时任中大夫，贾谊任博士，一天二人外出洗沐，贾谊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做官，就必在卜者、医师行列。现在，我已见识过三公九卿及朝中士大夫的学识了，我们去看看卜者的风采如何？”于是同车到了长安市区看见一个叫司马季主的坐卜筮馆中，三四个弟子正在听他讲解，日月运转，阴阳吉凶的本源。于是两位大夫施礼入座，静听司马季主侃大山。

宋忠、贾谊听了之后亦觉得十分惊异，就很恭敬地说：“我看先生的容貌，听先生的谈吐，不是俗人。如此有学问为什么地位如此低微，做这如此污浊职业呢？”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两位大夫好像是有道术的，怎么说这种浅薄的话呢？贤者什么样？高尚的人在哪儿？凭什么将占卜视为污浊？”

于是二人说：“高官厚禄，是世人公认的高尚，贤能的人都要走这条路。如今先生所处地位低微是因为你们所言不实，所行不验，所取不当，所以说是污浊的。卜筮者是世人所鄙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用夸大怪诞之辞，迎合人们的心意；虚抬人们的禄命，取悦人心；编造灾祸，恐吓事主；假借鬼神，以骗尽钱财；贪求酬谢，以利于自身。这都是可耻的行径，所以说是低微污浊。”

司马季主说：大凡贤者居官，都遵循正直之道，以正言规劝君王。称誉不图回报，憎恶不怕怨恨，只要于国于民有利。自己不胜任



的事情不做,不该拿的俸禄不取;对心术不正的人,其虽位显也不溜须;看到行为不轨的人,其虽位尊也不恭维,富贵不喜,贫穷不悲。

你们所说的贤者,都让人感到羞愧:低声下气,过分谦恭;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排斥君子,骗取尊崇美誉,享受公家俸禄;歪曲君主法令,掠夺农民财富。依仗权势,追逐私利,逆行横暴,和强盗没区别。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压制贤者,自夸其功,虚报政绩,大吃大喝,到处游乐,犬马声色,无所不有。不顾父母亲人死活,专做犯法害民勾当。这是强盗不拿弓,杀人不用刀,不敬父母,犯上做乱的一伙人。凭什么认为是贤能呢?

盗贼不能禁,蛮夷不能服,奸邪不能止,浪费公家钱粮,弄的国不宁民不安。

有才学不做是不忠;没才学居位受禄是盗官窃位,使贤人无所作为,都由此所致。

卜者占卜,效法天地,取象四时,顺应仁义,分辨筮策,判定卦象,旋转栳盘,占卜作卦,然后言明天地间的厉害,人事吉凶。先王定国,必占龟策,然后才敢代天治理百姓,卜筮有什么不对的呢?

卜筮者讲究礼仪,使鬼神享用祭品,让忠臣奉侍国君,教孝子供养双亲,为慈父抚育孩子,这是在宏扬道德。

问卜花上十几百钱,病人或许因而痊愈,死人或许能超生,祸患或许得免除,做事或许有成功,这种功德难道只值那么点钱吗!老子说:大德者并不以有德自居。卜筮者给人好处多回报少,老子所说同卜者所做有什么不同吗?

太阳到了中午必定向西,月亮满圆必定亏缺。先王的圣道,忽存忽亡。而二位大夫要求卜筮者实话实说,不令人疑惑吗?

你们见过辩士吧?他们长篇大论取悦人主,讲话托称先王,引论必述上古;夸饰先王,述说成败,多讲虚夸,为的是表现效忠。不这样做行吗?卜筮者,是解答人们的疑问,教化百姓的愚昧。那些愚昧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使他们聪明呢?

宋忠和贾谊若有所失,于是起身告辞,一路神情惆怅。宋忠慨叹地说:“品德越高越安稳,权势越大越危险。”卜者乱说照样吃饭;替君王谋策如果不周密,就无立身之地啊!天地无边,万物兴盛,我和你哪里值得讽刺卜者呢!



过了不久，宋忠出使匈奴，无功而返被判罪。贾谊做梁怀王的太傅，怀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引咎绝食而亡。这都是追求荣华富贵而断绝性命的事例啊。

纵观许氏续补的《日者列传》，看上去前后矛盾。

其本意是在揭露占卜是虚伪行骗？还是赞扬日者的“有礼有德”？给后人留下了理性判断的余地。应该说“其时也难，其意也远”也算为司马迁还上了一段心愿。但也有读者认为这是赞扬算命先生“有礼有德，不求宠荣”的高尚品格。此论实不足为取。

当我们读罢《日者列传》之后，还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在汉武帝之前阴阳占卜属民间小技，被视为社会污浊，不能登大雅之堂。主父偃弹劾董仲舒实际上是正义的卫道行为，而刘彻视董仲舒为知己，岂肯依律惩办？

其实刘彻不单单看重的是董仲舒的阴阳理学，他更看重的是这位老先生向他献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之策。懂阴阳理学者成群，献此策者唯董仲舒一人。正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点拨，刘彻结束了儒家学说给他带来的沉重包袱，由来已久的思想冲突，于是在“退而结网”的既定目标下推出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措施。其“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的实质是彻底拒绝了呼声极高的，要求施仁政重农业改善人民生存条件的要求。而任用酷吏致力于清剿“异己”，加强帝制专政的“结网捉鱼”逐步铺开。继张汤之后又重用酷吏杜周，而杜周比张汤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杜周原是地方上的一个捕吏，是张汤提拔起来的得力干将。因处理积案果断凶狠，杀人多，而上奏文书又很得体，受到汉武帝刘彻的器重破格任为中丞。张汤败后不久就当上了廷尉，位列三公成了刘彻的左右手。

杜周办案全看武帝的脸色，武帝不满意的人他就陷害加罪，武帝不想治罪的，他就出头为其鸣冤。有人问杜周：你断案不按律条定罪只看皇帝的脸色，执法者该这么做的吗？杜周答曰：法律在哪呢？法律是前皇帝定的，现任皇帝的命令才算数，为什么要依律办案呢？

杜周当廷尉的时候，监狱里被羁押的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从未下过百人。如果被告不服就施酷刑屈打成招。其时监狱人满为



患，最多达至六七万人，廷吏达十余万人。

杜周早期与张汤为伍，是刘彻施政的主要帮凶，死于太始二年（前94年），一年后在刘彻的支持默许下“巫蛊冤案”又大起，长安城内血流成河，死者数万，戾太子出逃后投湖自尽，皇后自杀，受牵连的官员数百人，前丞相公孙贺、司马迁好友任安，孔子嫡传孔安国，女儿阳石公主等均死于巫蛊冤案。

五年后刘彻归西。刘彻16岁登基，活了71岁，在位54年。

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发点并非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达天下大治。而是将阴阳五行学说通过至高无上的皇权强制力糅进儒学，通过灌水制造烟雾蒙蔽世人，通过灌水切断儒学根脉强化帝制统治，通过灌水将所谓的“天命神授”具体化。

汉武帝刘彻崇信鬼神方士之言大造神话，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结尾处说：每一次祭拜天地鬼神，封禅天下名山我都跟在左右。在人寿宫设祭有专人守候谒听神鬼对话，皇帝听信了方士编造的神话后就逢人吹嘘，自古以来凡崇信鬼神的所有仪式都可以在他这里看到。文中记下的只有像碗中的豆那么一点点，像玉圭的数量那么少。这是我献给后人的礼物，多余的话没法说啊！

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蒙蔽世人的烟幕弹，因此受到了儒学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对此他毫不手软地任用酷吏进行镇压。而对趋附者则许与高官厚禄，治学风气由此大坏，运用阴阳灾异学说左右施政已是见怪不怪的事了。至元帝成帝（前48—公元1年）这种学术上的歪风达到了最高潮，五年以后王莽摄政西汉统治名存实亡。

由于皇权的大力推崇，在高官厚禄的诱使下，灌水儒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蔓延并理论化，于是催生了“京氏易学”的占卜算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直到今日仍被一部分人利用。

4. “易学宗师”行贿弄权遭弃市

《汉书》对“京氏易学”和其创建人京房有多处评论和记述，只要将其衔在一起，关于易经占卜理论的产生年代，京房其人有关脉络立刻就清晰起来了。

《汉书·儒林传》：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意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



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潜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此三位为京房的学生）。由是《易》有京氏之学。

京氏易学与各家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易经》原有卦序按照阴阳理论进行了重新编排，并按当时习惯以每篇的第一个字或词作为该卦的名称，以适应占卜的需要，当时对卦辞和所谓爻辞的解释仍处于古文与汉字之间。东汉刘秀政权建立之后为缓和社会矛盾在学术上做了许多让步，并官修了《说文解字》但《说文解字》关于古字的介绍只是应景而已，古字的渊源、读法、解意均未明确。最终切断了中华民族最厚重的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文化。随着古文化的丢失，《易经》作为一部唯一流传于世的古文原文，再经篡改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模样，成了千古奇书，不少学者甚至对其出身作者、写作年代都产生了怀疑。那么使用《易经》作为算卦工具的第一人是谁呢？

答曰：当然是京房。《汉书》有京房传，《五行志》中记有关于京房运用《易经》爻辞进行占卜的实录。而包括董仲舒，刘向在内的其他阴阳家均无此记录。董仲舒、刘向是歪解春秋，强迁附会进行胡编滥造的占卜，其欺骗性显而易见，所以早早就被世人识破并扔进了垃圾堆。京房则是通过阴阳五行与中古文学特有的八卦文体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理论，很有一定的趣味性、神秘性，所以流传至今仍有人在不停地探索，也算中国文化的一大奇景。

京房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今河南境内），最初跟一个叫焦延寿的人学习《易经》。焦延寿利用《易经》进行占卜，在梁王（封地在河南境内）手下是个低级的小官，官名不错，皇帝曾有诏书升迁他，由于当地挽留他放弃了升迁。

焦延寿曾说：京房必因占卜丧命。因为他运用《易经》六十四卦有规律的轮换，再配上气候变化解说灾异变化，这样太格式化（批注：太容易露馅）。

由于京房别出心裁的创新，于是混出了名气。汉元帝听说了之后很好奇。初元四年（前44年）通过举孝廉到了长安，成了元帝身边的一名郎官，相当于一个御用参谋，经常能陪着皇帝聊天，讲述阴阳变化之道。



永光、建昭年间(前43—33年)西部少数民族造反,那一年又正巧有日食出现,于是京房向元帝上疏,说这是上天的警示,灾祸还要发生。元帝觉得京房算得很准,就问他怎么办?京房说,应该在各级各地的政府中设置专职官员负责灾祸预测,这样可以提前使灾祸化解,并自告奋勇说他可以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具体负责这方面的事务。元帝听了京房的建议很赞同,就将此议交给朝臣们讨论,结果朝臣们一致认为会造成判断上的矛盾,不可行。但元帝仍不死心又将此议交给封疆大吏,朝廷派往各地的刺史讨论,结果仍认为此议不可行。

京房想当“教父”的愿望在中央和地方的反对声中实现不了,于是他迁怒于权臣石显。石显,沛县人与皇族同乡,因年少犯罪被处以腐刑后进宫做了一名内侍,宦官出身。时元帝身体不好懒于处理政事,因此常将朝政交与石显代办,石显由此权倾朝野。《汉书》将他列为佞臣记在《佞臣传》中。

石显时为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与尚书令(相当于丞相)五鹿充宗关系密切,两个人都学过《易经》,但与京房不是同一路数,每在一起议事看法总是相背。

京房即迁怒于石显就利用元帝请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动脑筋,他问元帝:周幽王和厉王为什么出现危机呢?用的是什么人啊?元帝说:君不明,用的是佞臣。于是京房借题发挥讲了齐桓公和秦二世的例子,又加上了阴阳五行天地之变化的大道理说:这些教训就在眼前啊!元帝说:你讲了半天我心里明白了,但所指的佞臣是谁呢?京房心虚也不敢直说,反问元帝:您最信任的是谁呢?是谁在朝堂替您发号施令啊?元帝听了之后说:我知道了。再没往下问。

过了没多久元帝让京房上报谁能够胜任、培养“灾祸预测”的专职官员,可试着搞一个试点。京房上书说,愿意当个刺史,并在这个地区作试点。但是石显和五鹿充宗却建议先搞一个郡。于是元帝就派了京房一个魏郡太守,年俸八百石。京房向元帝提出,不能接受当地的刺史领导,有事直接奏报皇帝,有权直接任用年俸一千石以下的官员。

对京房的这些要求元帝都同意了,他只能走马上任。但是京房已经预感到此次被放外任是因为多次排议石显和五鹿充宗有

关,内心非常恐惧。于是京房给元帝写了一个密奏,说:根据天象出现的异常,感到情况不妙,这是朝中上大夫一级的官员遮天蔽日之象。

密奏还没送出去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诏书说:你到了任上再奏报事情吧。京房接到诏书心里更加恐惧了,到了一个叫新丰的地方他再也忍耐不住这种恐惧了,违背旨意给元帝写了一个密奏说:臣去年六月占卜得《遁卦》,当时都认为不应验,我算的卦没有不应验的。此次路途中已看见了凶兆,看来凶多吉少。皇上仁慈待臣尤厚,臣现在虽然面临死亡,但臣还是要说,虽然臣的学生曾说,臣是小忠,不是大忠。当年秦国任用赵高已有先例,因赵高犯罪没受到应有的处罚所以才有后来的亡国,这是前车之鉴啊!臣这次出郡守,想为皇上效力恐怕要为此丢掉性命,万望皇上别让凶兆应验在臣身上。

奏章报上之后如石沉大海,于是京房又上一折,这次有了回音,但不是他所期望的回音而是将京房收捕关进了监狱。

按一般常理京房在元帝面前攻击佞臣石显虽有以卵击石之嫌,然凭他与元帝之近不至获罪,为什么在被放外任之后会胆战心惊心怀恐惧,知道自己会大祸临头呢?

“无欲则刚”说的是当人无私欲做起事来会理直气壮,即使错了也多会得到他人的原谅。“做贼心虚”指的是原本就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却在人前人五人六的装腔作势,掉地下一根针都会将他吓出一身汗。这样的人大都还伴着害怕半夜鬼上门的毛病。

“占卜易学”的开山祖师京房属于后者,请看《汉书·宣元六王传》之《宪王传》。

京房的岳父叫张博,是汉元帝的异母兄弟淮阳宪王的亲娘舅。宪王就国时母亲已经去世但岳母还在,于是奏请元帝希望恩准带上岳母及张博同去淮阳,此时张博却上书说愿替张家守祖坟不愿同往。由于有前面的经过,宪王给张博的赏赐比他人少。张博的弟弟就对张博说,宪王对走上层关系肯花钱。于是张博就上书说,愿意在京城为宪王疏通关系,宪王就给了张博五十斤黄金。

张博拿到黄金后很得意,四处宣扬“当今朝廷无贤臣,上天已有警示,现在灾祸四起,百姓都寄希望于宪王,希望宪王入朝主



政。”张博又给宪王上书说，已经为宪王回朝主政找好了人才，为此还拒绝了赵王的高薪聘请，拒绝了众多好处。

此时京房正得到汉元帝的宠幸，张博找到京房密谋此事。京房出了很多主意并占了《易》卦。于是张博复上书给宪王说，已经疏通好了，需要送礼给石显五百斤黄金。并说：“博已与大儒（指京房）为大王驱使，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京房）意而后奏之，上必大说。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公、邵公之名。为了能做成此事千万别舍不得花钱。”

宪王接报之后果真派人送了五百斤黄金。

京房被差遣出京之后石显就将此事汇报给了汉元帝。京房因参与行贿，密谋组阁，终致杀身之祸。在狱中他又拉出了御史大夫郑弘，结果郑弘被贬为庶民，京房、张博被削首弃市。京房死时仅四十一岁。

《汉书·眭两夏侯京房传》结尾对汉代的占卜历史及涉及的官吏做了简单回顾：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帝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帝、宣帝则眭孟、夏侯胜；元帝、成帝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帝、平帝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指下岗回家），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枢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其实更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人拿着不是当是。

系考现存先秦典籍及当今考古成就，上古帝王虽以占卜作为主要统治工具，但进入西周，自文王姬昌始已有不迷信占卜的记录。由于秦汉间尤其是汉代数百年间灭绝先秦文化的过程，先秦文化只存凤毛麟角。但从仅存的一点点先秦文化中我们仍能得出，占卜文化至汉初已基本淡出政治舞台的结论。春秋以后诸子百家的兴起，整个社会在社科领域已达到了相当科学的水平，尽管儒家孔孟荀子，法家商鞅韩非以及庄老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属不同流派，但不信鬼神为主要基调的科学思体系已基本形成并居全社会的主流。从《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中已不难看出，

占卜文化除“占龟”在王侯内廷有所保留外，战国至西汉初已经退居于民间游戏，被社会边缘化。而汉武帝刘彻重举这面过时的旗帜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据传为诸氏补作的《龟策列传》中对刘彻时期借尊儒大搞拜鬼求神、凡事占卜进行了描述：

“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刘邦称帝后，将秦太卜官收在宫中。当时天下刚刚稳定，战争还没有停止。孝惠皇帝在位时间短，吕后主政，孝文孝景一脉承袭，不用占卜。卜官虽然食俸听用父子相传，但其中的深妙，却已经失传了不少。到当今皇帝即位，广开贤能进身之路，提倡三教九流之学，只要通晓一种技能就可得到进身机会，技艺超众的就能得到录用，不限路数。几年之间占卜官员数量大增。此时正赶上北击匈奴，西攻大宛，南取百越。采用卜筮预测战事，以趋利避害。及猛将受命率兵冲锋疆场获胜，就言占卜谋划有功，赏赐能达至数千万钱。如丘子明等人财富暴增，大受宠幸，贵超满朝公卿。于是占卜者的巫蛊术亦大行其道用以进身。于是利用此术肆意迫害大开杀戮，因此而被灭家诛九族的，不计其数。文武百官惶惶不安，都说占龟还算灵验。后来认为说这样的话的人内怀奸心，也要被灭三族。

从上面的寥寥数语可见武朝一斑。

董仲舒毕竟是位大学者，知深浅，宁下岗也不去踩踏风口浪尖，有自知之明。同被称为“大儒”，京房留给了后人太多的遗憾。

《易经》六十四卦释译

说明：翻译根据《易经》每一篇(卦)所记述的内容，参照历史记载和文章反映出的内容的逻辑关系，重新进行了编排，分为朝歌羑里章、十年勿用章、克殷章、三年有赏于大国章四部分。所安排的顺序(含译文内容)不能认为完全正确。只是做了尽量按照逻辑进行编排的努力。为一目了然，仍按传本的“卦序”题写篇名。

一、释译采用的格式去掉了文中“八卦占卜”的成分，只保留作为指示方位的“八卦符号”并做简要提示。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体现《易经》本身的文学本质。所谓的卦辞实际上相当于全文的主题，六段爻辞为正文。

二、注释的文本以传本为主，马王堆帛书本与传本不同的字、句插到传本中，并用六角括号括出，同时注释，该字的释意附在传本的本字中不再单列，采用帛书本字意选为译文的不再另行说明。

三、易经正文所有单字在《易经用字详解》中按拼音字头均能查到。

朝歌姜里章十四篇(含乾卦)

屯卦第三



北(北伯侯崇侯虎方面)

东(朝歌方面)

简要提示:

本篇是姬昌在朝覲时,被谗言陷害后,在形势很艰难的情况下,与西岐方面联系的密信,文中约定“勿用有攸往”, (暗中通过水路的来往)因料到可能短时间内不能归国,故囑国内推出新的族长并加强安全防务。此时姬昌,虽看透了北方邑国(传为崇侯虎)的凶恶本质,但仍对紂的本质尚未认清,抱有希望,所以同意“往求婚媾”。

本卦提到了占卜,但是占卜的结果却一点不灵验。

屯①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律〕侯②。

初九 磐〔半〕桓〔遠〕③,利居④贞。利建侯。

六二 屯如,遭〔壇〕如⑤,乘马班〔烦〕如⑥。匪〔非〕⑦,寇婚媾〔閩厚〕⑧,女子贞不字⑨,十年乃字⑩。

六三 即鹿无〔毋〕虞〔華〕⑪,惟入〔人〕于林中⑫。君子几⑬不如。舍⑭,往吝〔受〕⑮。

六四 乘马班〔烦〕如,求⑯婚媾〔閩厚〕,往吉,无不利。

九五 屯其膏⑰,小⑱贞吉,大贞凶。

上六 乘马班〔烦〕如。泣血涟〔连〕如⑲。

注释:

①屯:发生的事情形势严峻。

②建:行船的撑篙人,借喻“掌握国家行政的人”;侯:氏族邑国的最高长官,古代的官爵,利建侯:推选氏族首领掌舵,继侯位。律:在街道上注意巡逻、捉拿可疑人(奸细)。

③磐:到山上去巡逻、巡视;〔半〕:分一半。桓:植树加固河岸。〔遠〕:出行很远。



- ④居：掌管一方军政，这里指掌管西岐邑国。与今语“割据”相近，但不是贬义。
- ⑤如：顺从；廋：把粮食运走。这里指把粮食进献给殷纣。〔壇〕：盛美酒的酒器。
- ⑥乘：骑；班：古时朝廷差吏使用的“玉符”，功能相当于调动军队的虎符。〔烦〕：发怒的脸。
- ⑦匪：用荆条编的筐或荆条排，用于做车篷、帐篷等用于盛物、藏人，殷、周早期只有贵妇出门用“匪”遮掩，军事上匪多用于作帐篷。帛书本作“非”，同匪。
- ⑧寇：入室的强盗。婚媾：婚姻、联姻。〔閼〕：害虫进门，喻不贤女人。〔厚〕：酒香不断，喻能喝酒。
- ⑨贞：推测；字：屋子里有孩子。全句：推测女子身后有（我们）不知道的孩子。
- ⑩十：长时间、长久；年：谷物成熟进行收获；乃：奶的初文，这里指老女人。
- ⑪即：吃，即鹿；吃鹿肉，这里是指吃掉姬昌和他的邑国，〔无〕：帛本作“毋”否定词；虞：同娱，无虞：没趣。〔华〕：果食丰满。
- ⑫惟：捆车篷的绳子。惟入林中：想把鹿捆住，鹿却跑进林中。
- ⑬几：仔细认真地守备。
- ⑭舍：占卜专用的场所，这里指占卜（预测）。
- ⑮吝：高兴、欢喜、喜于形色。
- ⑯求：裘的初文，裘皮衣，殷周时男人向女人求婚时的必备礼品。
- ⑰其：箕的本字，这里引申为收下或要的意思。膏：油脂，这里指由“寇婚媾”带来的好处。
- ⑱小：本意是“雨”古时下雨不出地穴干活或狩猎，所以引申为“不劳作”，后文中的“小人”：不劳作之人。
- ⑲泣：冒雨出行。涟：风雨兼程地赶路。

【译文】

艰难啊！仰头向天祈祷。（为）有利于今后，要暗中走水路联系，应马上推举出邑国的掌舵人。

一、到山上去巡视，（用）木桩加固河岸，这样有利于西岐政权的安定，推举新的邑国的掌舵人。

二、形势艰难，要顺从所嘱，要顺从地把一半粮食运送给（殷纣），（对）骑着马一脸怒气的官差要顺服。荆条帐（中的女人）是入室强盗，是进到家中的害虫，只会饮酒做乐。从那个女人的形象推测，有（我们）没见过的儿子，长久在这，待到谷物成熟（她）来收获。

(我们成了这个)老女人房中的儿子。

三、(那个坏人)想吃鹿肉却讨了没趣,鹿没被捆上反而逃进了树林。作为部落族长要仔细认真地加强卫戍,没有一帆风顺的事。经占卜(预测)前去(朝歌)会有高兴的事。

四、顺从骑马带着玉符一脸怒气的差吏,带上漂亮裘皮到(朝歌)联姻。求上天护佑吧,抗争没有收获。

五、(因)艰难要(他人)好处,不去劳作,(西岐邑国今后只有)乞求上天;(对)管理(干好)国家事务不好。

六、乘马带着玉符顺从差吏,顺从地,风雨兼程地赶路。

蒙卦第四



东北(北伯侯崇侯虎方面)

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姬昌在朝歌蒙冤后,受到刑讯的场面和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些思想活动。

蒙①亨,匪我求②,童蒙③。童蒙求我。初筮告〔吉〕(此句古本原为:僮牛之告。而无筮字)④,再三〔参〕渎〔桀〕⑤,渎则〔即〕⑥不告〔吉〕。利贞。

初六 发〔废〕蒙⑦利用刑人⑧。用说⑨,桎梏以〔已〕往⑩。吝〔闾〕

九二 包〔抱〕蒙⑪,吉。纳〔入〕妇⑫,吉。子克家⑬,勿用取⑭。

六三 女见金夫⑮,不有躬〔躬〕⑯,无攸利⑰。

六四 困蒙⑱,吝〔闾〕。

六五 童蒙,吉:

上九 击蒙不⑲,利为⑳寇,利御〔所〕㉑寇。

注释:

①蒙:本意:将东西覆盖,这里借意为“掩盖事实真相”简为“蒙冤”。

②我:武的本字,我求:通过武力胁迫婚姻。



- ③童：犯罪称为童，本意：罪犯。童蒙：罪犯（指诬陷姬昌的人）掩盖了事实真相。
- ④初：用刀割开衣服；筮：同巫古时人神相通的仪式；告：套牛的枷用在人身上，此句的早期汉本为“僮牛之告”（把好人当成罪犯套上牛枷）。
- ⑤再：把人捆上吊起来；三：多次；渎：泼水，并像货物一样（让在场的人）看。
- ⑥则：煮肉的鼎边放着刀。
- ⑦发：认罪；发蒙：承认了诬告内容是事实。
- ⑧刑：囚笼。
- ⑨说：同兑，本意：笑。
- ⑩桎：同亢，用于夹腿的刑具；梏：用于锁头和双手的刑具。以：生子的女人。
- ⑪包：怀孕的女人，这里比喻承认诬告，掩盖事实真相。
- ⑫纳：人进入房内；妇：女人在打扫房间。
- ⑬子：小孩，岁数小的晚辈；克：带着头盔的武士，青年将领。
- ⑭取：用手抓取耳朵。殷周时期，打仗时割下敌人的耳朵以表示杀敌的战功。
- ⑮金：黄金或黄铜类的金属；金夫：用金头饰将发高挽起来。古代的贵妇形象。
- ⑯躬：身的本意；怀孕的女人；躬：怀孕的女人弯着身子。〔躬〕：有身孕的女人在王宫中起居生活。
- ⑰攸：本意：走水路；这里指进出西岐的水路。无攸利：抗争，借口进入（吞并）。
- ⑱困：关上门用木棍把门顶住，引申意：围困。
- ⑲击：车轴进入轴套；这里引为设下的圈套。
- ⑳为：象。这里指干活的牲畜。
- ㉑御：皮鞭下跪着的人。〔所〕：用斧砍。

【译文】

（为）真相被掩盖的祭祀；荆枳帐篷中，那个罪人掩盖事实真相，通过武力胁迫婚姻。

罪人蒙蔽视听，用武力胁迫婚姻。（姬昌被）割开衣服袒胸露背地祈祷、发誓（但是还）被套上了牛枷，高高地吊起，多次泼水给（在场的）人看，往身上泼水给人看，并用刀和煮肉的鼎恐吓，不听信祈祷、发誓。

对于事情的推测：

一、承认诬陷的结果是被装进囚笼，做这件事（的人）喜笑颜开，（我）带上刑具被押走。（那个）生子的女人高兴。

二、掩盖了女人的身孕。祈祷，进到屋内对那个女人祈祷。年

朝歌关里章十四篇(含乾卦)

轻的武士站在门外，暗藏杀机。

三、看见的那个女人，用金头饰将头发高高地挽起来是个贵妇的样子，弓着身子不让人看出已有身孕，抗争，只能与人借口。

四、顶住诬陷，(才能)有高兴。

五、罪人诬陷要达到的目的是：

六、(让我)进入诬陷这个圈套，结果是给入室强盗做劳役的牲畜，结果是在入室强盗的皮鞭下，跪着求生。

艮卦第五十二



东北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内容应是与蒙卦同一场景，折射出的道理是失道寡助。

艮〔根〕其背〔北〕①，不获〔濩〕其身②。行其庭不见其人③，无咎。

初六 艮〔根〕其趾〔止〕④。无咎，利永贞。

六二 艮〔根〕其腓〔肥〕⑤。不拯〔登〕其随⑥，其心不快⑦。

九三 艮〔根〕其限⑧，列其夤〔肥〕⑨。厉，熏心⑩。

六四 艮〔根〕其躬〔躬〕，无，咎。

六五 艮〔根〕其辅〔股〕⑪，言有序⑫，悔亡⑬。

上九 敦艮〔根〕⑭，吉。

注释：

①艮：目光阴险，心术不正。〔根〕：用木棍击打心术不正的人或心术不正的人手持木棍；其：这里引申为“得到”；背：人心相背。

②获：下面仔细的观察；濩：满身是水的(姬昌)在下面仔细地察看。身：怀孕的女人。

③行：街道、甬道、十字路口；庭：人蹬台阶站在庭院(宫殿)的高处；人：这里是指同情姬昌的人。

④趾：走，这里指在场的人走散。



⑤腓：非是“飞”的本字，“飞”是顺飞，“非”是相反的方向，本意背道而驰。

〔月〕：对心术不正之人的贬义。

⑥拯：从坑里把人拉出来，这里引申为“帮助”；随：撕碎祭肉不再敬奉。

⑦心：通今意。快：心里像放的箭一样想飞出去。

⑧限：登在高处用阴险的眼睛看。

⑨列：在国家神器（鼎）前舞刀，后被引申为制造分裂。夤：在暗处取出箭，引申为“放暗箭”。

⑩薰：用火烘烤，上有草头；在草掩盖下的烘烤。熏心：炙手可热之心，引申为“利欲熏心”。

⑪辅：人驾车上路。

⑫言：此起彼伏的声音，嘈杂的声音。序：人都走了只剩下大房内的东西两侧的墙。

⑬亡：出走、逃跑。

⑭敦：拆毁殿堂，这里引申为“毁掉了威望”，殿堂：权力、尊严的象征。

【译文】

目光阴险，心术不正的人：心术不正得到的是人心相背，没有仔细的观察得到的是有身孕的女人。站在甬道那边高台阶上的人。没有见到有人拥护（他）。抗争就有冲突。

一、心术不正得到的是人们都走散了。抗争会发生冲突，（走）有利于长远的打算。

二、心术不正得到的是背道而驰、行尸走肉的骂名。没有帮助（他的人），得到的是不再敬奉（他），得到的是都想逃席而去。

三、心术不正得到的是站在高处只能用阴险的眼睛看着，在国家神器面前凶狠地舞刀要放暗箭。危险啊！这是掩盖下的利欲熏心。

四、心术不正得到的是怀有身孕的女人的抗争、冲突。

五、心术不正得到的是众人驾车离去，他的话音回响在空空的东西两墙之间，女人亦走掉了。

六、阴险心术不正毁掉了自己的威信、尊严。祈祷吧。

豫卦第十六



东
西南

简要提示：

帛书本“豫”作“餘”，古文的本意是，携带着粮食出走。本篇记述的是姬昌被诬陷后再次对西岐国内进行的策略调整。

豫①，利建侯，行师②。

初六 鸣豫〔餘〕③，凶。

六二 介〔疥〕于石④，不终日⑤，贞吉。

九三 盱〔𥇔〕豫〔餘〕⑥，悔；迟⑦，有悔。

六四 由豫〔餘〕⑧，大有得⑨；勿疑⑩，朋盍簪〔備甲〕⑪。

六五 贞疾⑫，恒不死⑬。

上六 冥豫〔餘〕⑭，成有〔或〕渝〔論〕⑮，无，咎。

注释：

- ①豫：大象的鼻子被梭子穿上，暗指姬昌在朝歌失去了自由，被别人牵着走。
- ②行：街道。师：军队驻扎。
- ③鸣：早晨鸡叫，这里表意为声张、张扬；鸟：鸡的本字，后文指妲己一类的女人。鸣豫：声张姬昌失去自由这件事。餘：把粮食运走（藏起来）。
- ④介：古代军士穿的铠甲；于：同竿古乐器，最早用于召集部族成员集合的信号。石：山崖的下面或山谷里。
- ⑤不终日：隐蔽起来，全天候不分白天和黑夜。
- ⑥盱：站在高处四下瞭望，这里指站岗瞭望。
- ⑦迟：两人以上结伴巡逻。
- ⑧由：竹编的容器；由豫：把豫这件事放进“竹筐”，即不要理会。
- ⑨大有得：参加劳作防御备战（的人）要给钱（得到好处）。
- ⑩疑：把人聚起来，发放武器。
- ⑪盍：把盆或罐子盖上。簪：女人的头饰。朋盍簪：把成串的钱放入罐中盖好上面像女人挽头发一样掩藏好。
- ⑫疾：腋下射来的箭，指暗中发动攻击。
- ⑬死：祭奠死去的人。

⑭冥：昏暗。

⑮渝：驾舟在河道上巡逻。

【译文】

就像大象被穿了鼻子得任人牵着走，马上推举出掌舵的族长，交通要道要有军队驻扎。

一、被人牵了鼻子的情况传出去后果不好。

二、带上铠甲集合人马到山谷里面（操练）日夜防范，为今后国家的前途祈祷吧。

三、在高处设岗瞭望，提防因“豫”出现的情况。两人在一班巡逻，这样有时间照顾家人。

四、把“豫”这件事先放下，参加防御备战（的人）要给他们钱让他们得到好处。秘密集合发放武器（准备抗击敌人）。成串的钱放入罐中盖好上面用草掩盖藏好。

五、邑国今后会受到暗中发动的攻击，要当心河道的安全，就不会有祭奠死者事。

六、被牵了鼻子以后，情况不明，只有用武装才能保卫和平，要有舟在河道上巡逻，抗争冲突（准备战争）。

贲卦第二十二



东北
南

简要提示：

该卦记述的是姬昌在朝歌娶女人后去拘囚地羑里的路上，百来里路冒雨走了一天，《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描述的就是姬昌对这件事的矛盾心情。卦名“贲”与帛书本卦名“𡗗”有细微差别，贲体现的是金钱，后者将女人（每）放在主要记述对象上。

贲〔𡗗〕①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 贲〔𡗗〕其趾，舍，车而徒②。

六二 贲〔𡗗〕其须③。

九三 贲〔繁〕如〔茹〕，濡如，永贞吉。

六四 贲〔繁〕如，皤〔蕃〕如，白马翰如，匪〔非〕，寇婚媾〔閼
詬〕④。

六五 贲〔繁〕于丘园，束帛〔白〕戔戔⑤，吝〔閼〕，终吉。

上九 白贲〔繁〕，无咎。

注释：

①贲：用花枝装饰的嫁妆，繁与贲同侧用于女人的描述。

②趾：走向。舍：房子，占卜的房子主要意思为“占卜”。

③须：愁眉苦脸。

④皤：同繁、繁。翰：走得很快，直到夕阳西下。詬：与女人说话聊天。

⑤〔白〕：米，粮食。戔：多名持戈的军士。

【译文】

（与）奢华的女人带着陪嫁，（在）下雨天气出行。

一、（与）奢华的女人和陪嫁出行，出行前进行了占卜，然后乘车出发。

二、奢华的女人和陪嫁是给我这个愁眉苦脸的老头子的。

三、（与）奢华的女人在一起得顺其自然，不再做事情，有利于今后的长远打算，向天祈祷吧。

四、奢华的女人头饰华丽而顺从，马驼着粮食走得很快，太阳快落山了一切顺利。与那个女人在路上一直交谈说话。

五、奢华的女人和陪嫁在竿的奏乐中到了被装饰一新的院落里，军士用戈把绸布和粮食码放整齐，一天过完了，总算有一丝笑容。

六、（面对）粮食、奢华的女人和陪嫁，要抗争。

观卦第二十



东南(羑里)

西南(西岐)

简要提示:

姬昌被拘囚到羑里之后,西岐方面群情激愤整军备马准备出战,姬昌经过观察,从大局出发将军队劝回,并提出了武力抗争的长远战略。

观①,盥而不荐[尊]②,有孚[復]颙若③。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闕]。

六二 闕[覲]④观,利女贞。

六三 观我生,进退⑤。

六四 观国之光⑥。利用宾于王。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六 观其生,君子无咎。

注释:

①观:察看。

②盥:在盆中洗手,洗浴。而:老人的胡须。荐:牲畜在草地上吃草。帛书本作“尊”:手举水(酒)杯。

③[復]:从地穴中走出到路上。颙:鬼头、鬼脸,指缢的看守。

④闕:从门缝看。帛书本作:[覲]从圭,从见,本意不详。

⑤我:武力征伐。生:生长,发生。进:同晋,箭入函,从走,会带着弩弓前进。
退:日落时返回。

⑥国:殷朝的中华大国。光:情景、情况。

【译文】

察看,洗脸的时候手举着杯子(察看),没有看到(外面)草地中有牲畜,有鬼头鬼脸的看守军士在路上走动,状况安定。

一、那个犯了罪的人在观察。(我用)不做事情和(他)抗争。君子(自己)(这么做)很高兴。

二、从门缝往房中看,那个女人得到很多好处。

三、通过察看和判断,用武力征伐还不行,把弓箭收起来,要趁日落返回西岐。

四、要观察(殷纣)的情况,这样的大国可成就帝王大业。

五、看武力征伐的前景,君子的(策略)应抗争。

六、看见(能)得到的前景,君子的(策略)要抗争。

噬嗑卦第二十一



南(朝歌之南一爻里)

东(朝歌)

噬嗑亨,利用狱。

初九 履[句]校灭趾[止]①,无咎。

六二 噬[筮]肤灭鼻②,无咎。

六三 噬腊肉,遇[愚]毒③,小[少]④吝,无咎。

九四 噬乾肺[瓊];得金矢,利艰[根]⑤贞,吉。

六五 噬乾肉,得黄金,[愚毒]⑥贞厉,无,咎。

上六 何[荷]校灭耳⑦,凶。

注释:

①履:背上竹篓与女人上街。校:持棍站岗的军士。灭:军士瞪起双眼举戈阻拦。止,脚,走动。

②噬:口说巫术。肤:人的面相。鼻:用鼻出气。

③遇:鬼头军士走动。帛书作:愚,鬼头军士的心情。毒:害人草。

④小:帛书作“少”,天上下雨地上有水沟。

⑤肺:带骨的鲜肉。帛书本作:从王,从豐(祭祀的礼器)。会:向王庭献上祭祀用品。艰:人牲。

⑥[愚毒]:有些传本无此二字。

⑦何:带着东西逃跑。[荷]:上从艸,慌不择路,窜入荒草地中逃跑。

【译文】

用巫术把真正的目的掩盖起来。收到让狗互相争吵的目的。

一、背上竹篓与女人上街,看守军士就会举戈阻拦,(就会发



生)抗争、冲突。

二、(做)巫术相面,看守军士就会举戈指着鼻子争吵、冲突。

三、巫术用晒过的肉干,鬼头的军士心里就惦记着,(这些人)是害人草。下雨的时候地上有一条一条的水沟,此时(此时什么都不做)真高兴。(这也是)抗争。

四、傍晚时,祭拜王庭用的鲜肉,得给看守钱,得用金子去换才能得到,(这些人)应当做人牲祭天。向天祈祷吧。

五、傍晚时作巫,祭拜上天用的精肉,得用黄金换,这样对今后总是磨难,(只有)抗争、冲突。

六、带上东西逃跑,看护的军士会瞪眼发火,举戈割掉耳朵。这样不好。

剥卦第二十三



东北

西南

剥,不利有攸往。

初六 剥床[臧]①以足,蔑②,贞凶。

六二 剥床[臧]以辨③,蔑,贞凶。

六三 剥之,无,咎。

六四 剥床[臧]以肤[膚]④,凶。

六五 贯鱼以[食]官人宠[寵]⑤,无,不利。

上九 碩[石]果不食⑥,君子得輿[車],小人剥庐⑦。

注释:

①剥:手持铲刀(挖洞)。床:墙。这里指拘囚的住所。臧:古之刑法,用矢刺瞎眼睛。

②以:生孩子的女人。足:走。蔑:暗中有持戈的军士看护、警戒。

③辨:分开。

④肤:脸色。

⑤贯:女人有钱。[食]:食品。宠:房间里没罪而被定罪的人。

⑥硕:人面对着眼前的事物发愁。[石]:山崖。

⑦舆：同车。庐：房子。

【译文】

挖墙洞逃跑，对（西岐和中原）往来没有好处。

一、挖墙洞会处以臧刑，那个女人会到那（朝歌）去。四周有持戈的军士看守警戒，不会有好的结果。

二、挖墙洞逃跑与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四周有持戈的军士看守警戒前途危险。

三、挖墙洞就会发生对抗，冲突。

四、挖墙洞那个女人的脸色就会很难看。

五、（这个）女人很有钱，有鱼、肉等吃的东西给房间中每一个人，为的是留住“龙”。争吵得不到好结果。

六、发愁的脸对着山崖上的果树看不见结的果实，君子给别人钱为有车坐，不作为的人下雨时铲自家的房屋。

无妄卦第二十五



西北

东

无妄〔孟〕①，元亨，利贞。其匪〔非〕。正，有眚〔省〕②，不利有攸往。

初九 无妄往，吉。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餘〕③。则④，利有攸往。

六三 无妄之灾〔兹〕⑤；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兹〕。

九四 可贞，无咎。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樂〕有喜⑥。

上九 无妄行，有眚〔省〕，无攸利。

注释：

①妄：女人逃走。帛书本作“孟”：女人生子。

②眚：眼前看到事情发生。〔省〕：眼前有风雨、水沟表示灾殃事。

③菑：荒草成灾的田。畲：长年坚持耕作的田。帛书本作：餘，本意：把口粮全





部运走。

④则：帛书本无此字。

⑤灾：水泛滥成灾，这是比喻。帛书本作“兹”：把纍好的丝缕顺挂起来。

⑥药：帛书本作“樂”与药字意相通：将系带系在有果食的树枝上。喜：敲鼓贺喜。

【译文】

抗争动粗(那个)女人就走了。仰头向天祈祷吧！想今后的事有利，就要保护好(那个女人)。(她)走了，眼前就会有一条条的水沟(灾殃)。对今后往来没有好处。

一、抗争那个女人走了，向天祈祷吧。

二、看不见耕田，看不见田里有收获，耕地荒芜，有一点粮食都会被运走，(这样的现状)有利于前往出兵攻击。

三、抗争那个女人走了就会有灾难，保卫国家就要拴住这头牛，街道上的(他)人得到了(这个女人)，邑国(西岐)就有灾难了。

四、认可的被称赞的是武力抗争、冲突。

五、与那个女人抗争，她就会出走就会有暗箭射来，要暗中送果食给她，为她敲鼓，为她喝彩。

六、与那个女人抗争，她就会出走眼前就会有灾难，抗争会(与人借口)入侵(西岐)。

随卦第十七



西
东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姬昌被拘囚时对国内武备的安排。

随[隋]①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 官有〔或〕渝〔渝〕，贞吉，出门交有功②。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③。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④，利居贞。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復〕，在道以〔已〕明，何咎⑤。

九五 孚〔復〕于嘉⑥，吉。

上六 拘〔拘〕系之，乃从维〔舊〕之，王用亨〔芳〕于西山⑦。

注释：

①隋：不再敬奉。

②官：兵营、驻扎的军队。渝：水上行舟。〔諭〕：从言表示命令、口令。功：建造工事。

③失：肩扛兵器行动。丈：手持棍指军士。

④求：婚姻之事。

⑤获：暗中观察。〔復〕：街道两侧的居穴。

⑥嘉：欢迎。

⑦拘：勾曲的语言，即“谗言”而被抓。〔芳〕：同方，古时用于聚人（民族集合）的旗帜，上有草头表示暗中集结。

【译文】

不再敬奉（纣），仰头向天祈祷，国家得到好前景。武力抗争，冲突。

一、军队要用武力保卫国家，带着命令在河道上巡逻，为了国家祈祷吧。门户要道站岗巡逻要修筑工事。

二、拴住儿子，就要扛起武器行动起来。

三、（想）让（我们）收起兵器，（就要）放掉儿子。不再敬奉，（但）送来的女人还要。可得到安定的发展国力的环境。

四、不再敬奉，被人暗中察觉到对以后不好。到居穴察看，月色下有人会带着孩子和东西走掉，（对这样的事）要管住。

五、每个人都有居住的地穴（会）受到欢迎，乞求上天吧。

六、因谗言被抓住，（只好）与那个女人在一起。王天下大业的旗帜在岐山。

临卦第十九



西南
西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西岐国内祭奠比干王子和传说中的姬昌之子伯夷考的场面，与《诗经·王风·葛藟》记述的内容吻合。

临〔林〕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①。

初九 咸临〔禁林〕②，贞吉。

九二 咸临〔禁林〕，吉，无，不利。

九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③，无咎。

九四 至临④，无咎。

九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上六 敦临⑤，吉，无咎。

注释：

①临：哭吊死者。八：分。月：肉。

②咸：持戈呐喊。禁：坟地。

③甘：口中有物。既：吃饱。忧：愁眉苦脸。

④至：折箭盟誓。

⑤敦：拆掉庙堂。

【译文】

哭吊死者，仰头向天祈祷，有利于今后国事。

到达后分肉，有凶信。

一、持戈呐喊，哭吊死者，为了今后的国事祈祷。

二、持戈呐喊，哭吊死者，向天祈祷。（现在）抗争没有成功把握（不利）。

三、口中含着物在哭吊死者。抗争，得到的是（人）走。吃饱饭后心中惆怅，抗争冲突。

四、到现场哭吊，会发生武力冲突。

五、在祭台前盟誓，使用武力的祭奠，在祖先灵位前盟誓去做这件事。

六、拆掉(纣的)庙堂，向天祈祷，抗争攻击。

恒卦第三十二



东

东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对西岐的战略要道渭水河的防务。

恒①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初六 浚〔复〕恒，贞凶，无攸利②。

九二 悔亡。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③，贞吝。

九四 田无禽。

九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 振〔复〕恒，凶④。

注释：

①恒：为担心河道(安全)。

②浚：疏通水道。〔复〕：人站在穴居上。无：引申为去作为管理。

③承：众人托承。羞：争羊肉。

④振：手部“抓”辰，农业害虫，持指纣。凶：不好，引申为辛苦。

【译文】

为担心的水路祭祀。抗争、武力冲突利国家的前途，利于水路交通。

一、担心水路畅通而疏于管理，不利国家前途。武力抗争，利在水路交通。

二、女人走掉。

三、(是)心中没有河道安全,(人家)会一眼看穿。武装保卫国家需众手共托,像争抢美味,国家的前途会喜气临门。

四、(像)到田里抓猎物(那样)。

五、守护好河道安全,看得见情况。妇人要祈祷,每天打扮,不干正事,不好。

六、河道控制在纣的管辖下不好。

乾〔键〕卦第一



西北

西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姬昌在羑里被拘期间,终于认清了纣的残暴统治,但是此时殷纣比西岐周族强大许多,轻举妄动,局面将不能把握。作为一代伟大政治家,姬昌冷静地调整国内政策,加强农业生产强国富民,从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最终牧野一战结束了殷的奴隶制统治,在以“仁”治世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西周王朝并由奴隶制氏族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私田制度的社会。

帛书本“乾”作“键”,键的本意是告诫国内的领导人只有有了经济实力,才能带领族民,民富则国强。

本篇写作年代早于坤卦 15—17 年左右。是《易经》早期写作的篇章之一。

乾〔键〕元亨①,利贞②初九、潜〔浸〕龙勿用③。

九二 见龙在田④,利见大⑤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键键〕⑥,夕惕〔泥〕若⑦,厉⑧,无咎⑨。

九四 或跃〔𪔐〕在渊⑩,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 亢〔抗〕龙有悔⑪。

用九⑫,见群⑬,龙无首,吉⑭。

注释:

①乾:太阳落山的时候祈祷;〔键〕:金,财富;建:掌舵的人,领头人。喻管理国

家的根本在于创造财富。元：仰头向天，单用时有祈祷的含义。亨：祭祀、祭拜上天或祖先。

- ②利：收获、得到有利结果；贞：对国事的推测，其他事情的推测也用“贞”。
- ③潜：隐藏在水下，亦同潜，史记有西伯受潜的记载。该字的改动亦是汉代重编改的特征。〔浸〕：被抓住；龙：本意为，“没有罪确被定罪的人”这里是自称。后文亦指西岐周族全体族民。勿：雾的初文，这里借雾气现象引申为：隐蔽、保密、暗中行动。用：做事情、做事（指示的是未来时）。
- ④见：看见、看到；田：耕种的农田。
- ⑤大：是动词，去劳作、去做事、去行动。
- ⑥君子：部落的头领，姬昌称国内掌舵人。君：发号施令。终：结束；终日：过完一天。
- ⑦夕：夜晚；惕：心情不平静；〔泥〕：背后有人用刀。若：理顺。
- ⑧厉：磨难、磨砺、困难、危险，这里主要表意是磨难。
- ⑨无：抗争、对抗、打鬥、击打等有动作的行为。咎：抵触、冲突。
- ⑩或：武装保卫国家。跃：急速、迅速。渊：山川中有水的地方。
- ⑪亢：刑具，亢龙：带着刑具的龙；〔抗〕：被抓住并戴上刑具；悔：心中想“家”或想女人。
- ⑫用九：照这样去做。坤卦第二中的“用六”与此同，九与六没有意义。
- ⑬群：野兽，这里暗指纣的帮凶北伯侯崇侯虎一班人。
- ⑭无首：打自己的脸面。吉：祈祷。

【译文】

带领族民创造财富，仰头向天祭拜，乞求，利于国家的前途。

一、被人当成猎物的“龙”，做事情都要在保密（隐蔽）下进行。

二、能见到“龙”在于把田种好，要紧的是看到勤奋劳作的族民。

三、作为族长最终要做的事是每天（带领族民）创造财富。夜晚心情不平静，（要）理顺心情，这是磨难！（只有）抗争、冲突。

四、保卫国家要用武装，迅速把军队集中，带进山中有水的地方驻扎，（时刻准备）战争的冲突（突然发生）。

五、“龙”要“腾飞”，须遵从天意，出路在于（国人）勤奋地劳作。

六、被戴上刑具的“龙”（姬昌自称），身边有女人。

七、要按照上面的策略去做。求见那头野兽，就丢掉了脸面。抬头向天祈求护佑吧。

未济卦第六十四



南
北

简要提示：

本篇属军事作战篇，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利用雨天击敌，“辰用伐鬼方”应指的是，姬昌以纣王的名义进行平叛四方诸侯的战争。

未济亨，小，狐汔〔气〕济①，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 濡其尾，吝〔閼〕。

九二 曳〔拽〕其轮〔綸〕，贞〔吉〕。

九三 未济征〔正〕凶。利涉大川。

九四 贞吉。悔亡，震〔辰〕用伐鬼方，三年有赏〔商〕于大国②。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③，有孚〔復〕，吉。

上九 有孚〔復〕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復〕，失是④。

注释：

①狐：狐狸，传为对纣妃妲己贬称。汔：与气同源指飘浮的空气，シ表示雨或水。

②赏：与商同“酒器”，用“酒”表示赏赐。

③君子：尚未称王的姬发，姬昌此时已经以臣子的身份事西周。光：晴天，阳光普照。

④失：跑步前进。是：太阳出来，出行。

【译文】

（为）禾麦吐穗的时候天下雨，大树枝叶繁茂，祭祀。

下雨，狐狸的气味（像）麦禾吐穗。下雨的时候揭掉其毛皮大鼈击打，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一、雷雨天气揭掉狐狸（指监视西岐收获的女人）皮毛大鼈，会很高兴。

二、像闪电一样拽下(敌人)的绶带,为了今后大业祈祷吧。

三、禾麦吐穗的季节出征不好,利渡过河(黄河)。

四、为了今后大业祈祷吧。女人离去了,害虫树起了讨伐反叛的大旗,(替纣)征战邑国会得到更多的谷物、粮食的封赏。

五、为了今后大业祈祷,勇敢作战能得到女人。君子之前程阳光普照。为安居乐业向天祈祷。

六、在居穴中酒足饭饱后(去)冲锋陷阵。雷雨天聚在居穴中,太阳出来了加快脚步出征。



“十年勿用”章二十六篇

南征十二篇

本篇应是姬昌被囚羑里多年后释放归国，并接受纣王之命征伐四方反叛诸侯从而以纣王朝的名义进行了十年的收服四方诸侯的战争，在十年的征伐中增强了国力，提高了西周在众诸侯中的威望，打掉了妲己（狐）的帮凶北伯侯崇侯虎等势力。后因发生了纣王盂杀比干王子及其母后的事件由此拉开了“武王克殷”的序幕。《尚书》与《史记》对这一历史过程都有相关的记载。

小畜卦第九



东南

西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姬昌视察西岐俘虏营地见到的情景从而想到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它提示给我们的是，平时好吃懒做的人，在关键时候不能委以重要工作。

小〔少〕，畜〔蓄〕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茭〕①。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 牵〔坚〕复②，吉。

九三 舆〔车〕说辐〔辂〕，夫妻反目③。

九四 有孚〔复〕，血去惕〔惕〕出，无咎。

九五 有孚〔复〕牵〔◇〕如，富以其邻。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④，君子征凶。

注释：

①小：雨。畜：种田可丰衣足食。密：安处室内这是《说文》注解，本字中从必应与分心而引起的争斗有关。雨：雷雨。自：亲自露面。我：武斗。西：岐

山。郊：城邑巡逻、巡视。〔茭〕：在草丛中站岗。

②牵：从房内拉出牛。〔坚〕：低头臣服地站着。

③说：发出声音。反：手推。

④既：吃饱饭。尚：酒坛。月：肉。

【译文】

为天下雨，(要)种田获得衣食而祭祀。天上有云就会下雨，人没事干就可能发生争端。发生武斗，亲自在岐山城邑内巡视。

一、在引导下出了居穴，(看见)人带着东西正在冲突(吵架)。向天祈祷吧。

二、从居穴中把牛拉出来正在祈祷。

三、车轴与轴套互相撞击，一头饰品的女人瞪着眼睛用手推(男人)。

四、从居穴中愤愤地走出去。(二人)打架冲突。

五、有的居穴(中的孚)，像兄弟相敬如宾，且富足，送粮食给邻居的妇女小孩。

六、吃饱饭在穴中盼着雷雨，吃饱饭在穴中打坐，眼睛盯着酒坛，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他的女人的日子真是不好过。(这种人)是一块肉，这样的人巡逻站岗，对君子出征作战不好。

大过卦第二十八



西

东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西周部族(军队)在征服东南方部族后建造营房(兵站、驿站)的文字。文中提到栋桡，凶。已经有了物尽其用节约资源的思想意识。

大〔泰〕过栋桡〔隆、攀〕①，利有攸往，亨。

初六 籍〔藉〕用白茅②，无咎。

九二 枯〔楷〕杨生稊〔蓂〕，老夫得其女妻③，无不利。

九三 栋桡，凶。

九四 栋隆〔攀〕④，吉，有它，吝〔閤〕。

九五 枯〔栝〕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上六 过涉灭顶〔釘〕⑤，凶，无咎。

注释：

①过：营房，驿站。桡：烧制陶瓦器。

②〔藉〕：执耒种地。

③枯：老树，喻年令大军官士卒。

④隆：高地上建房。

⑤灭：用戈用力拉扯，表示拆房。釘：固定木头的钉子。

【译文】

用树木建造营房，并烧制陶器，有利于（军队）往来，祭祀。

一、执耒开荒种田能得到粮食和草，去劳作吧。

二、老树要攀藤，老头子要打扮，给女人钱并娶为妻，打斗得不到（女人）。

三、用大树干烧陶，不好。

四、用大树干在高地上建造房子，祈祷吧，能防虫（蛇）。开心地笑吧。

五、老树要开花，成年女人给钱于年轻男子，管教呵斥，管教是爱他的信号。

六、营房建好后，如果部队开拔时拆房，不好。要管教训斥。

离卦第三十



南
南

简要提示：

本篇是南征使用的战术。

离〔羅〕，利贞。亨，畜牝牛①，吉。

初九 履错〔禮昔〕然，敬之②，无咎。

六二 黄离〔羅〕，元吉。

九三 日昃〔榘〕之离，不鼓缶〔缶〕而歌，则〔即〕大耋〔经〕之嗟〔咎〕③，凶。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纷〕如。死如，弃如④。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咎〕若⑤，吉。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斩首。获匪其丑〔获不(第三字右从戈左边模糊)〕⑥，无咎。

注释：

- ①离：捕捉。〔羅〕：网捕鸟。畜：农田桑织。牝：宰杀。
- ②履：巡视。〔禮〕：祭祀的礼器。〔昔〕：干肉。然：火烧狗肉。
- ③昃：太阳西下。〔经〕：办丧事的孝带。嗟：双手搓麦。
- ④突：犬进入地穴中。〔纷〕：捆上后用刀砍。死：祭奠死者。弃：抛弃。
- ⑤戚：类似戈的工具。
- ⑥丑：相互争夺。

【译文】

捕捉狩猎(注：指攻打征服弱势部族)，有利于今后。宰杀牛为农田桑织祭祀。祈祷。

一、祭祀的礼器中是干肉和烧狗肉的，强制祭祀的人跪在祭台前，管教训斥。

二、(佩戴着)黄色去捕捉，仰头向天祈祷吧。

三、太阳偏西的时候去捕捉。看不见击鼓，击缶和成年男人唱歌，(而是)身着孝带双手搓麦(干自己的活)，这样的情况不好。

四、犬进入地穴将人赶出，拿走麦子，放火。(最后结果只能是)一片狼藉。抛弃死去的人。

五、(要让对方)惧怕地眼泪鼻涕一起流，驯服地用工具使劲地搓麦(劳作)。祈祷吧。

六、大王出征，抓住和砍死敌人的有功将士要给予庆贺嘉奖，缴获了荆蓬(物品)互相争夺的，要管教训斥。

益卦第四十二



东南
东

简要提示：

本篇有最早的对俘虏进行思想教育的文字记录。有最早在作战人员中宣传鼓动的文字，非常类似今天的政治工作。

益，利有〔用〕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 利用为大作①，元吉。无咎。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享〕违〔回〕，永贞，吉。王用享〔芳〕于帝②，吉。

六三 益之用凶〔工〕，事，无咎。有孚〔复〕中行告，公用圭〔鬲〕③。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家〕迁国④。

九五 有孚〔复〕惠心，勿问，元吉，有孚〔复〕惠我德⑤。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⑥，凶。

注释：

①益：丰富的储备。为：大牲畜。作：人驱使大象。

②克：年轻将领。〔享〕：祭祀。〔回〕：回转。〔芳〕：在草地上竖起聚人的大旗。

③〔工〕：工具。圭：古时的神器。

④依：倚，生活的依靠，生活的必需品。帛书本作“家”更贴切。

⑤惠：心拧在一起。

⑥立：出行。

【译文】

丰富的储备运往（作战前线），有利于渡河（作战）。

一、用大牲畜和大象去干这些活，仰头向天祈祷。要努力地去干。

二、为武装保卫国家，储备丰富的钱和龟甲，捆好后由年轻的将领守护运送，有利长远的前景规划。大王要做的事：高举大旗聚

人后在偶像前结盟。祈祷吧。

三、丰富的储备用于打造狩猎的工具(用于战争),去冲锋陷阵。要到居穴中去,要在营地的中间大道上分配(钱),要在神器前(分配)。

四、在营地的中间大道上分配(钱),依从并跟着走的,用大牲畜和大象装载箱笼举家迁国。

五、到居穴中去,将大家的心拧在一起,要暗中宣传鼓动。仰头向天祈祷。到居穴中去,将大家的心拧在一起,武装作战的时候一心同德地勇往直前。

六、太阳下山的时候钱要将战利品集中到器皿中(不能丢失),武装保卫国家就像在轴套中转,陆路出行心中却想着水路,不好。

萃卦第四十五



西
西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平定西南方对待女性俘虏采取的政策的文章。

萃〔卒〕①亨。王假〔段〕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生〕,吉。利有攸往。

初六 有孚〔復〕不终,乃乱〔乳〕乃萃〔卒〕,若〔其〕号,一握〔屋〕为〔于〕笑②,勿恤〔血〕。往无咎,

六二 引吉,无咎。孚〔復〕乃利用禴〔濯〕③。

六三 萃如〔卒若〕,嗟〔嗟〕如〔若〕,无攸利。往,无咎,小〔少〕,吝。

九四 大吉,无咎。

九五 萃〔卒〕有位〔立〕④,无咎;匪孚〔非復〕,元永贞。悔亡,

上六 齎咨涕洟〔窆涕洟〕⑤,无咎。

易经
周易经到任的易经非

注释：

①萃：同卒，衣服。

②〔乳〕：恭顺的俘虏。

③〔濯〕：本意：下雨时飞。当为下雨时“舞蹈取乐”。

④〔立〕：只身出逃。

⑤賁：打麦。咨：大口出气。渎：挣脱绳索逃跑。泊：满脸泪水。

【译文】

衣服的祭祀。大王离家山高路远要祭拜祖庙，要见到勤奋作为的族人，祭祀为的是国家今后的前途。（祭祀）用活牲，祈祷，有利出行。

一、人（女俘）总在地穴中事情就不算完结。听从吩咐的女人要给予衣服。服从号令随叫随到的要暗中给予体恤。出走的，击打呵斥。

二、用箭射杀。祈祷，要击打（阻止）呵斥。（让）居穴中的女人在下雨天气时舞蹈以娱乐。

三、给予衣服的（女俘）要顺从，要去搓麦子。太严厉（她们）就要逃跑。出走的，击打呵斥。天下雨的时候会喜鹊临门（可以放心）。

四、（孚）祈祷，去做（自己的）事情，击打（阻止）呵斥。

五、给予衣服的（女俘）突然出逃，击打呵斥。要用荆桤把居穴圈起来，（让她们）仰头向天祈祷，这样可防止女俘逃跑，是长远的措施。

六、打麦粒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哭哭啼啼，要管教呵斥。

明夷卦第三十六



西南
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针对被抓获的俘虏在夜晚出逃制定的政策，体现带有严惩和宽松仁厚的两面政策。此篇还记述了分配土地，应是国家承认土地私有的最初

形式,是从奴隶制氏族社会过渡到土地私有的封建社会的雏形和开端。

明夷,利艰〔根〕贞。

初九 明夷于飞〔蜚〕,垂其翼①,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橙〕,马壮〔牀〕②,吉。

九三 明夷于南狩〔守〕,得其大,首不可③,疾,贞。

六四 (明夷),人〔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 不明,晦〔海〕,初登于天,后入〔人〕于地④。

注释:

①明:夜晚。夷:逃脱。〔蜚〕:飞虫。垂:捆双腿把人吊起来。翼:弯腰头朝下俗称“撅着”的体罚。

②拯:拖着奔跑,一种惩罚。〔橙〕:(读如乘)抓住让其敬奉。马:狂、怒。

③〔守〕:官府执法。首:皱眉头。

④晦:女人每日梳洗打扮。

【译文】

夜晚逃脱(的人)要惩罚,这是为了国家的前途。

一、夜晚逃脱,像飞虫一样,把双腿捆上吊起来,按头朝下让他撅着。头领在街道上巡视,多日不见取食吃的(人家),已经走脱了。有灯火的(居穴)有声音。

二、夜晚逃脱,逃脱时带着棍子并打人的,抓住他们,祈祷吧。

三、夜晚逃脱(的人),要抓回来,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做事情,没有表示感激之情的用箭射杀,这么做是为今后。

四、夜晚逃脱,要进入到(他们的)居穴,察看到夜晚逃脱的动向,就将其集中到台阶上。

五、把(她们的)孩子全部留住,制止他们出逃。这样对今后有利。

六、没有夜晚逃脱,每日梳洗打扮,剪开其上衣(让其)手捧豆器敬献在神灵前盟誓归顺。生子之后分给(她)土地。



睽卦第三十八

南
西

简要提示：

本篇是指导南方战场的策略篇。

睽〔乖〕①，小事，吉。

初九 悔亡，丧〔亡〕马，勿爱逐〔遂〕。自复，见恶〔亞〕人②，无咎。

九二 遇〔愚〕主于巷③，无咎。

六三 见舆〔车〕曳〔愬〕其牛，掣〔𢇛〕其人，天且剿，无初有终④。

九四 睽〔乖〕孤〔茆〕遇〔愚〕元夫，交孚〔復〕⑤，历，无咎。

六五 悔亡，厥〔登〕宗，噬〔筮〕肤往⑥，何咎。

上九 睽〔乖〕孤〔茆〕见豕〔豨〕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楮〕，后说之弧〔壺〕，匪〔非〕，寇婚媾〔閭厚〕，往遇〔愚〕，雨，则〔即〕⑦，吉。

注释：

①睽：察看的时候受到暗箭攻击。〔乖〕：分离违背，不一心。

②马：怒。爱：吃饱饭去抓人。恶：〔亞〕，宫殿，庙堂。

③〔愚〕：心中想鬼头。巷：相背而坐。

④曳：像闪电一样。掣：抓住并制止。剿：割去鼻子。

⑤孤：失去父亲的孩子。

⑥厥：投石块。

⑦负：人背钱。涂：从水的上游顺流而下。载：兵车。

【译文】

查看的时候受到攻击，下雨的时候去狩猎（处理这件事）。向天祈祷吧。

一、为女人逃亡发怒（动武）。吃饱饭后暗中去追逐去抓人。从地穴露出脑袋察看宫墙（庭院）内情况的人，击打呵斥。

十年勿用一章二十六篇

二、鬼头(被征服的男性庶人)背对神主(灯、火盆),击打呵斥。

三、看见把牛车赶得飞快,要抓住人并制止,在祖宗的牌位前割去鼻子,击打并剪开衣服才算完结。

四、查看的时候受到攻击,(是因为)失去父亲的孩子想他的亲生父亲。在穴居中寻找,这很危险,要击打呵斥。

五、女人逃亡,向祭台投石块,占筮,打扮准备走,带着东西走的时候制止。

六、查看的时候受到攻击,(是因为)失去父亲的孩子看见猪(原属被征服部族的人)带着钱顺水而下逃离。用武装的兵车押解那些鬼头,用弓弩射大人和孩子,(如果)。哪个女人亦用弓弩对孩子,娶她就是娶一个入室的强盗。让她跟着鬼头走吧,让雷劈,刀刮去吧。向天祈祷。

革〔勒〕卦第四十九



西
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西周族民的妇女生育孩子给予的待遇。文中突出了黄色而显示其高等身份。

革〔勒〕,已日乃孚〔復〕①。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 巩〔共〕用黄牛之革〔勒〕②。

六二 已日乃革〔勒〕之征〔正〕③,吉。无咎。

九三 征凶,贞厉。革〔勒〕言三就④,有孚〔復〕。

九四 悔亡,有孚〔復〕改〔莧〕命⑤,吉。

九五 大人虎变〔便〕,未占,有孚〔復〕⑥。

上六 君子豹变〔便〕,小人革〔勒〕面⑦,征凶。居贞吉。

注释:

①革:用皮革掩盖。勒与革同。

②巩:搭建帐篷。〔共〕:大家一起干。

③已:临产生育。乃:哺乳的女人。

④言：声音，这里指孩子的啼哭声。就：站在高处警戒。复：居穴，引申为产房。

⑤改：挖。命：发号施令。

⑥大人：本意是劳作的人，地位高的族人。虎：守护。变：将武器收起来。未：茂盛；占：用语言祝福。

⑦豹：给予食品。面：女人的下身。

【译文】

用皮革搭建好女人生育的产房。为了以后的前程仰头向天祭祀。男女之事不能有。

一、建好女人生育的产房，用黄牛的皮革建造。

二、女人生育要在皮革造的产房中跟着行进，祈祷。击打呵斥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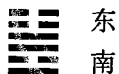
三、（强迫）跟着行走（军）不好，今后是磨难。产房里有孩子的啼哭声，要多派人站岗，（轮班）进入穴居（休息）。

四、（生育）女人离开的时候，下命令（给她）挖凿居穴。祈祷。

五、族人前去看望守护，不能带武器，要给予体贴。祝福（孩子）像小树一样健康成长，要给予居穴。

六、族长要携带食品前去慰问给予体贴，天下雨，（女）人要把下身围上，跟着行走（军）不好，要驻扎下来，祈祷吧。

丰卦第五十五



东
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对被征服的部族征收钱粮赋税的场景和过程。

丰亨，王假〔段〕之①，勿忧。宜日中。

初九 遇〔禹〕其配〔肥〕主，虽〔唯〕旬②，无咎，往有尚。

六二 丰其蔀〔剖〕，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復〕发〔洫〕若③。吉。

九三 丰其沛〔赙〕，日中见沫〔菜〕，折其右肱〔弓〕④，无咎。

二十一年多用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九四 丰其蔀〔剖〕，日中见斗。遇〔禺〕其夷主⑤，吉。

六五 来章，有庆誉〔举〕⑥，吉。

上六 丰其屋，蔀〔剖〕其家。闚〔闚〕其户，阒〔哭〕其无人，三岁不覿〔遂〕⑦，凶。

注释：

①丰：丰收富足了要有进献。

②〔禺〕：鬼头，俘之头目。配：女生子。〔肥〕：不劳而获之人。〔唯〕：说话像鸟叫。旬：每日不停。

③蔀：帛书本作“剖”，一分为二。发：射箭。洫：同恤。

④沛：囤积〔粮食〕。〔蒺〕：脸色难看且欲动武。洙：稻谷的穗被削去。〔莱〕：同沫。右：乞求保护。肱：手臂。

⑤斗：用斗量粮。夷：去。主：灯火，居家的灯火。

⑥庆：鹿、吉祥物。

⑦屋：人进到房中不出来。阒：〔读如去〕犬进屋驱赶屋内人。覿：〔音敌〕拿出东西让人看。

【译文】

丰收富足了要有进献的祭祀。祀大王相距邑国山高路远，内心会有愁绪。在正午插上旗帜。祭祖先。

一、鬼头不劳而获的女人奉为神主，口中的奉承话每日不停，（要）击打训斥。前往要带着头领的命令。

二、丰收富足了要有进献，要一分为二，太阳正午（举行）仪式。前去（了）要有所得。集合了人并发了武器，就用箭射。（不聚众闹事）在居穴中的（人）给予体恤。祈祷吧。

三、丰收富足了要进献时脸色难看而欲动武，正午时已全部收获的（归己），要用斧头砍断他的弓箭不再给予他乞求的保护。击打呵斥。

四、丰收富足了要有进献，要一分为二，太阳正午（举行）仪式。（让）鬼头（被征服的部族的头目）去点燃居家的灯火。祈祷吧。

五、用麦表达敬意的，带着鹿，握手结交，（要）欢呼祝贺。

六、丰收富足了（全部财富）收入房内的到其家中去一分为二。从门缝往里看，让犬进入门户吠人。多年征不到钱粮，看不到（人）

去向,不好。

巽卦第五十七



东南

东南

巽〔筭〕①,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初六 进,退②,利武人之贞。

九二 巽〔筭〕在床下,用史巫纷〔忿〕③,若吉。无咎。

九三 频巽〔编筭〕④,吝〔閼〕。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無〕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⑤,吉。

上九 巽〔筭〕在床下丧,其资〔酒〕斧,贞凶。

注释:

①巽:卑顺。〔筭〕:(读如算),被抓住的竹林中的草头王。

②进:带着箭函巡视。退:日落时返回。

③床:墙拘囚俘虏的地方。史:同事。〔忿〕:分心,心怀异志。

④频:徘徊。

⑤庚:关禁闭。

【译文】

下雨,去抓竹林中的草头王。祭祀。应该前去做这件事,应该让(族民)去劳作。

一、带着箭函巡视,日落时返回,手持戈制止战争是今后该做的事。

二、草头王不在墙下卑顺驯服,利用巫术扰乱(人)心,(向他)祈祷的,(要)击打呵斥。

三、草头王犹豫徘徊,喜事就临门了。(比喻:敌人有了降服的征兆)。

四、女人逃走,到田地里察看捕获,(有人)有嘈杂声。

十年勿用 章二十六篇

五、为今后的前途祈祷。女人出走，用击打强迫得不到。强迫剪开衣服就完结了。带头的禁闭一段时间，生了孩子的禁闭一段时间。祈祷吧。

六、草头王在墙下祭奠死者，大喊要得到钱和斧头，不好。

晋卦第三十五



南

西南

简要提示：

此篇记述的是西南征服胜利，将胜利果实献给纣王身边的女人后。使征战的西周军队上下气愤、离心而走散的情景。对此姬昌采用的是安抚和等待。

晋〔晋〕，康侯用锡〔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接〕①。

初六 晋〔晋〕如，摧〔浚〕②如，贞吉，罔孚裕②，无咎。

六二 晋〔晋〕如，愁〔如〕如，贞吉，受兹介③，福于其王母，

六三 众允④，悔亡。

九四 晋〔晋〕如鼫〔炙〕鼠⑤，贞厉。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 晋〔晋〕其角，维用伐邑⑥，厉，吉，无咎，贞吝〔吝〕。

注释：

①晋：箭装入箭函，罢武息战。康：摇铃奏乐。锡：赏金。蕃：蹄印。庶：山崖下没有族属的下等民。接：抓罪女（庶民身份的女人）。

②摧：手推动高大物，这里指江山。裕：斧砍上颌。

③介：铠甲。

④允：蓬头垢面。

⑤鼫：传说中的大鼠。炙：火烧肉。

⑥角：箭头外露。

【译文】

罢武息战，为歌舞奏乐侯爵赏赐金钱，狂奔于山崖之下圈找庶

易经入门
从经到传的易经是非

民，日出之后抓(找)庶民中的女人并给捆上。

一、征服了辽阔的土地山川，箭装入箭函(罢武息战)，为国事而祈祷。(对)抓住的俘虏劈开上颌(施酷刑)的，管教训斥。

二、箭装入箭函，心情愁绪万千，为国事而祈祷。交出丝绸和铠甲，将盛满美酒的樽敬献给(纣)王身边的女人。

三、(参加征战的)所有将士，失去了心中的女人。

四、箭装入箭函，被老鼠啃了，对今后的事业是磨难。

五、(送)女人走的时候给(她)一点钱，暗中送给东西。走后(她)会祈祷，击打训斥没有好处。

六、箭装入箭函而箭头露在外(会损坏)，将来征战邑国就会着急，祈祷吧，指导他们怎么做。以后会有高兴的时候。

升卦第四十六



西南

东南

简要提示：

本篇主要记述的是公开公正的论功行赏。

升〔登〕元亨。用见大人，勿恤〔血〕。南征吉①。

初六 允升〔登〕，大，吉。

九二 孚〔复〕乃利用禴〔濯〕②，无咎。

九三 升〔登〕虚邑③。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 贞吉，升〔登〕阶④。

上六 冥升〔登〕，利于不息⑤之贞。

注释：

①升：敬献美酒。〔登〕：手捧豆器敬献。南：敲锣打鼓、大张旗鼓。

②禴：吹奏乐。〔濯〕：雨中飞奔的鸟。

③虚：已被攻占的头领住的房子。

④阶：披甲站在高台上。

⑤息：从心里发出的叹息。

【译文】

举觞敬献美酒，仰头向天祭祀。这样做因为见到了辛勤劳作、辛苦于事业的人，要暗中给（他们）体恤（送财物），为大张旗鼓的征伐，祈祷。

一、向将士们献上美酒，（为去）干事业。祈祷。

二、让居穴中的女人下雨时（注：古时下雨不耕田，相当于今天的公休）歌舞的，要管教训斥。

三、举觞敬献上美酒，（庆贺）攻陷了城邑。

四、大王的祖业根基在岐山。为冲锋陷阵。祈祷。

五、为了未来的事业祈祷，要在高台上将美酒敬给身披战甲的勇士。

六、赏罚不明的敬酒，得到的是从心里发出的叹气。



易经揭秘
周易从经到传的
是非非

北征十四篇

咸卦第三十一



西
东北

咸〔欽〕①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 咸〔欽〕其拇〔拇〕。

六二 咸〔欽〕其腓〔腓〕②，凶，居，吉。

九三 咸〔欽〕其股〔股〕，执其随③，往吝。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童童〕往，来、朋〔偏〕尔思④。

九五 咸〔欽〕其脢〔股〕，无悔。

上六 咸〔欽〕其辅〔股〕颊〔陕〕舌⑤。

注释：

①咸：持戈喊杀。〔欽〕：献金予奸佞。取：割耳朵。

②腓：背道而行的行尸走肉。〔腓〕：大腹便便的行尸走肉。

③股：打断大腿。随：背离，不敬奉。

④童：罪犯。尔：占龟钻孔用的矢。

⑤〔股〕：用斧头砍肉、斧刑。颊：挟持老人。〔陕〕：挟持人上高楼。舌：不让说话。

【译文】

献金予奸佞的祭祀，利于国事。为割掉（那个）女人的耳朵祈祷。

一、献金予奸佞，得到的是把母亲治罪。

二、献金予奸佞，得到的是事与愿违，不好。为自己掌管的邑国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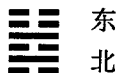
三、献金予奸佞，得到的是大腹便便的行尸走肉随意到处抓人。抓住他撕碎他的肉不再敬奉。只有这样才让人高兴。

四、为今后的国事向天祈祷。（那个）罪犯让女人走动的目的，是在麦子和钱上动脑筋。

五、献金予奸佞，得到的是被打断腿。要击打那个女人。

六、献金予奸佞，得到的是被斧头砍，得到的是被挟持，得到的是不让说话。

解卦第四十



东
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对朝歌和北方军事行动的策略。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宿〕①，吉。

初六 无咎。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②，贞吉。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闾〕③。

九四 解而拇，朋〔侪〕至斯孚〔此復〕④。

六五 君子唯有解，吉。有孚〔復〕于小人。

上六 公用射隼〔復〕⑤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注释：

①解：杀牛，喻杀纣和崇侯虎等敌首。

②黄：黄金、黄玉。

③乘：骑马。〔闾〕：喜鹊临门。

④〔此〕：甲文从脚，从人，会用脚踩住人。

⑤〔復〕：人站在高大的居穴上远眺。

【译文】

杀牛有利于西南(西岐周族邑国)，冲杀，带着斧子去劈开他们的大门，得到(缴获)麦子和房子(穴居)。向天祈祷。前去做这件事，晚上去。祈祷吧。

一、(去)攻击、战斗。





二、在田中捕获三只(多只)狐狸的,奖励黄金制作的箭,为了前途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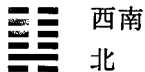
三、带着钱、祖宗的牌位骑上马,抓住到来的强盗。前景会喜事临门。

四、杀牛!抓住那个女人,和成山的钱财,将抓住的敌人踩在脚下。

五、君子(领兵的主帅)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杀牛”。下雨时进入到穴居中。

六、分头用弓弩于宫殿的围墙之上,仔细观察动静。盲目攻击没有收获。

师卦第七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军队北征时的奖惩条例。也可称“能见到的最早的军纪”条例。

师贞,丈人①吉,无咎。

初六 师出以律,否[不]臧②凶。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汤]命③。

六三 师或舆[舆]尸④,凶。

六四 师左次⑤,无,咎。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⑥,贞凶。

上六 大(人)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⑦。

注释:

①师:驻扎军队。丈:持棍的人,指士兵。

②律:行动一致。否:令行不止。臧:古代军中刑罚,用矢刺瞎眼睛。

③中:军旗,令旗。锡:赐金。

④舆:车。[舆]:拉手结帮。尸:躺着,卧着的人。

⑤左：挥手指指挥。次：听令，服从命令。

⑥禽：捕捉。执：跪着戴上手枷。言：讲话。弟：箭捆成一捆。

⑦命：振铎行令。承：众手托举，众志成城。

【译文】

驻扎军队是为了国家。持械的军士要为冲杀克敌祈祷。

一、军队出行妇女小孩同样要遵守纪律，行动一致。令行不止没有刑罚不行。

二、(要)在军队令旗指挥下，祈祷吧。冲锋陷阵，英勇克敌的大王要传令多赐金。

三、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结帮搭伙地躺卧在军车上不干事不行。

四、军令一出就要服从，冲锋陷阵，英勇克敌。

五、到田里捕捉而踩踏农田的，要受军法处罚，事前要讲清楚。冲锋陷阵英勇克敌，长者要为他们挥巾助威。箭打着捆，人在车上卧着，对国事不利。

六、努力作为的领头人振铎行令，开创国家基业须众手托举，众志成城。

没有事(军事行动)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谦卦第十五



西南

东北

简要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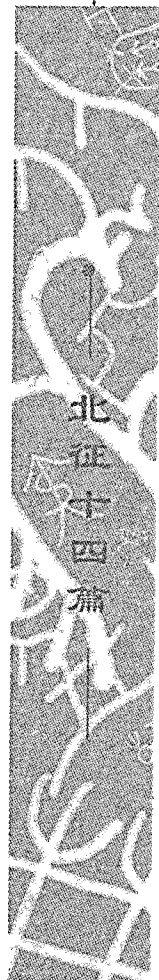
本篇记述的是农田收获，描述了收获时的慰劳场面，和为准备北征而筹军粮在族民中进行动员过程。

谦〔谦〕①享，君子有终。

初六 谦谦，〔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 鸣②谦〔谦〕，贞吉。

九三 劳③谦〔谦〕，君子有终，吉。





六四 无不利，撝④谦〔谦〕。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 鸣谦〔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注释：

①谦：帛书本作〔谦〕，字义相同，用镰刀收割麦子。

②鸣：早晨鸡叫。

③劳：举觞敬酒。

④撝：手牵大象，引申为使用大牲畜。

【译文】

收割庄稼的祭祀。君子(做的事)有了结果。

一、收割，收获的粮食用于渡河征战。求天保佑。

二、鸡叫的时候就开始收割，这样好。

三、用美酒慰问犒劳辛勤收获的人，君子做事要有结果。

四、全部人力不行，使用大牲畜帮助收获。

五、不能让他人得到(这些粮食)，用于武力征伐，只抗争没有收获。

六、鸡叫的时候就开始收割，路口驻扎军队，保卫(正在收获的)邑国。

坎卦第二十九



北

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征伐北方的政策和策略。

习坎〔赣〕有孚〔復〕维〔榘〕心①，亨。行有尚。

初六 习坎〔赣〕，入于窞〔赣閭〕②，凶。

九二 坎有险〔訖〕，求③，小〔少〕得。

六三 来之坎〔赣〕，坎〔赣〕险且枕〔訖〕。入于坎〔赣〕窞

〔閤〕④，勿用。

六四 樽酒簋〔巧〕貳〔詠〕用缶；纳约〔人药〕自牖⑤，终，无咎。

九五 坎〔贲〕不盈，祇〔塤〕，既平⑥，无咎。

上六 系用徽〔諱〕繯〔塤〕，置〔寘〕于丛棘〔親之于勒〕，三岁不〔弗〕得⑦，凶。

注释：

- ①习：飞，快速行走。〔贲〕：复仇、劳动创造财富。维：维护拴住。
- ②窞：地窖子，地下居所。
- ③险：路难行。〔詠〕：挑担边行走边问路。求：裘皮衣，向女人求婚配的礼品。
- ④枕：手持棍子挑担行走。
- ⑤樽：双手举杯。簋：取食。约：捆绑。牖：窗。
- ⑥祇：手持鸟。〔塤〕：给囚徒吃饭，从土，应指制陶用的土。
- ⑦徽：捆上牵着走。〔諱〕：见违。繯：绳索。置：驱赶、弃置。〔親〕：酷刑之下。

【译文】

飞快地向北方进军。对抓住的俘虏要从心理上改变他们（拴住他们的心），祭祀，带着命令去行动。

一、向北方进军，进入到北方的地窖子里去不好。

二、北方的路难行。下雨的时候，分发裘皮，分发给钱。

三、带着麦子向北方进军，北方的路艰险难行，用祖宗的牌位引导前行。进入北边的居住区，要隐蔽行动。

四、双手举杯敬上食物一分为二，装在盆中；进入屋内后将人捆上，从窗上探出头的，攻击制伏。

五、不会制作陶器皿的北方女人，为（制陶）备土才给饭吃，吃饱饭哼小曲的管教呵斥。

六、捆着（俘虏）牵着走，（或）驱赶到酸枣丛生的地方，多年征收不到钱粮，不好。

遁卦第三十三



西北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抓捕北伯侯崇侯虎及手下头目们的战术。

遁〔掇〕亨，小，利贞。

初六 遁〔掇〕尾①，厉，勿用有攸往。

六二 执〔共〕之用黄牛之革〔勒〕，莫之，胜说〔奪〕②。

九三 系〔爲〕遁〔掇〕，有疾，厉。畜臣〔僕〕妾③，吉。

九四 好遁〔掇〕，君子吉，小，人否〔不〕④。

九五 嘉遁〔掇〕，贞吉。

上九 肥遁〔掇〕，无〔先〕不利。

注释：

①遁、掇与遯同源，野猪，敌方人员，从走之：追逐，从手部表示抓。

②〔共〕：双手同时抓一物。〔勒〕：用力捆。莫：太阳快落山。说：同兑。

③臣：臣服。

④否：帛书作“不”本意，看不见。

【译文】

抓住野猪，祭祀。雨天去做这件事有利。

一、要抓的野猪（敌方头目）披上兽皮伪装，（抓时）困难就多，做这件事要隐蔽地行动。

二、抓住后用黄牛皮革捆紧。太阳下山的时候去，将敌人做成一顿肉饭，开心地笑。

三、捆野猪的时候防射来的暗箭，危险。把仆人和女妾先圈畜起来。

四、抓住这头野猪占有的好女子，君子要向天祈祷。天下雨看不见人。

五、抓住野猪要击鼓庆贺，国家前途之大幸，祈祷吧。

六、这头肥得流油的野猪先拔腿跑了，看不到收获。

涣卦第五十九



东南
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攻克东北方、东南方诸侯首府的战略。

涣亨，王假〔段〕有〔于〕庙①，利涉大川，利贞。

初六 用拯〔掇〕，马壮，吉。〔悔亡〕②。

九二 涣奔〔赍〕其机〔階〕③，悔亡。

六三 涣其躬〔脰〕无悔〔无咎〕。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④。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其肝大号〕⑤。涣，王居，无咎。

上九 涣其血去，逖〔湯〕出⑥，无咎。

注释：

①涣：攻取高大的宫殿（穴居）。〔段〕：山高路远。庙：祭祖之庙堂。

②拯：帛书本作“掇”，本意：去抓敬奉（奸佞之人）。壮：帛书本无此字。马：怒。

〔悔亡〕：传本无此二字。

③〔赍〕：花束繁茂。机：用木棍打防守的士兵。〔階〕：宫殿前的台阶。

④丘：旧房、小房。夷：逃跑。所：斧砍。

⑤汗：带血的叉。肝：叉肉的叉。

⑥逖：带着犬往外跑。

【译文】

为攻取宫殿而祭祀，大王离开祖庙山高路远随军远征。有利于渡河征战，有利国家前途。

一、愤怒地去抓敬奉奸佞的人。祈祷吧。

二、宫殿里的人往外跑，用木棍击打，心上想的女人也逃了。

三、宫殿里的有身孕的女人（对她们）击打呵斥。

四、在宫殿要里抓到敌首领，抬头向天祈祷。用宫殿里的小房子关逃跑的人用斧头敲脑壳。

五、持沾满鲜血的叉在宫殿中吼叫，大王要占据宫殿，建立政权，指挥战斗。

六、宫殿里的人拿着器皿带着犬往外跑时，击打呵斥。

困卦第四十七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最终围困史传崇侯虎的历史写实。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①。

初六 臀〔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要浴〕，三岁不覿〔接〕②。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紵〕绂〔發〕，方来，利用享〔芳〕祀③。征凶。无咎，

六三 困于石，据〔號〕于蒺〔疾〕藜〔荊〕，入于其宫④，不见其妻凶。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⑤，吝，有终。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⑥，利用祭祀。

上六 困于葛藟〔褐纆〕，于臲臲〔貳椽〕日动悔〔曰悔夷〕⑦，有悔，征〔贞〕，吉。

注释：

①困：用木棍把门顶住，喻围困。信：说的人话。

②株：大树林。谷：泉水之源头。覿：看见卖东西的人。

③朱：大树。绂：挂上绳子，爬上（大树）。

④据：去抓住割据的头目。

⑤徐：在道路上反复走动。

⑥劓：割鼻子；刖：割肉。

⑦藟：雷声样的大喊；臲：抓住削去头发。

【译文】

围困的祭祀，关系到国家前途。去做这件事的人向天祈祷。
(对他)攻击，(因为)(他)不讲人话。

一、把那些害虫围困在大树林中。敌人逃进山谷中有泉水的地方，多年横征暴敛，看不见，抓捕不到。

二、围困住，切断水、粮食，在大树上挂上绳子，爬上大树去射箭。用麦子引诱敌投降。征剿不好。

三、攻击冲突，围困(敌人)在山崖上。(敌首)据守在山洞中放暗箭，攻入其盘踞的山洞，看不见他抓去的女人不好。

四、运来麦子和钱，在路上反复地走动，会高兴地看见结果了。

五、施用劓刑和割肉的重刑，放火围剿。女人会先跑出来求饶，收容后让她们祭祀。

六、围剿时要用雷一样的声音大声喝止，把藏在树上的敌人抓下来，削去头发跪在山崖上，放他们回去和女人相聚，然后征剿。向天祈祷。

大畜卦第二十六



东北
西北

简要提示：

本篇内容与遁卦相联系，记述的是大军渡河后的如何解决生产和移民问题，应是未渡河前制定的政策。篇中还叙述了处罚北伯侯崇侯虎的方式，很有喜剧味道，显示了西周淳朴的民风。

大〔泰〕畜〔蓄〕利贞。不家食①，吉，利涉大川。

初九 有厉，利已②。

九二 舆说辐③。

九三 良马逐，利艰〔根〕，贞。曰闲〔闾〕舆卫④，利有攸往。

六四 童牛之牯〔鞫〕⑤，元吉。

六五 豶豕〔哭豨〕之牙⑥，吉。

上六 何天之衢〔瞿〕⑦，亨。



注释：

- ①〔蓄〕：同畜，拥有农田和丝织物（桑田）等维系生活的财产。
 ②已：胎儿，后代。
 ③輶：有篷的车。
 ④马：愤怒。
 ⑤鞫：用皮革将嘴兜上。
 ⑥豮：猪披嫁衣。牙：亲嘴。
 ⑦衢：与瞿同，睁大眼看着。

【译文】

跟着军队一起渡河（作战）可以获得农田、桑田等财产，有利（他们的）发展前途。没有家室，没养猪，没有粮食（的人），祈祷吧，（你们的）收获就在渡过大河（渡河作战）。

一、有危险、有艰难，（但）有利生子传宗接代。

二、（让）棚车行走起来有咔咔的声音。

三、到（敌人的）宫殿愤怒地去追逐，棒打那个阴险心术不正的人，为了国家的前途，用棍子击开他的大门，用战车将（他们）团团围住，这样利于从水路出行（进入中原地区）。

四、（那个）有罪之人用牛枷将他枷住，仰头向天祈祷。

五、把猪打扮成新娘，（让那个罪人）与猪亲嘴。

六、走到如今，是老天睁眼看着啊！祭祀（上天）。

比卦第八



北
西南

简要提示：

这是征讨北方诸侯时，针对女俘虏而制定的政策。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①。

初六 有孚〔復〕比之。无咎。有孚〔復〕盈缶②，终〔冬〕来

(或)有它〔池〕,③,吉。

六二 比之自内④,贞吉。

六三 比之匪〔非〕人,

六四 外⑤比之,贞吉。

九五 显⑥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上六 比之无首⑦,凶。

注释:

①比:女俘并排而坐。原:水源,泉水。宁:贮藏,贮备。

②盈:女人制作器皿。

③它:虫。〔池〕:水和虫。

④内:人进房内。

⑤外:与处同源,头目、长官。

⑥显:捆上,一排排吊起来。

⑦首:脸面。

【译文】

(为)女人(女俘)的祈祷。为找水源而作巫,为的是长远的打算。打仗冲锋陷阵没有贮备(不行),用旗帜聚(人)得有麦子。妇女打扮得华丽的不好。

一、女俘在地穴中并排坐着,要呵斥。在地穴中制作陶器,制成的(陶器)装麦子防水、防虫。

二、女俘并排进入房内,为今后祈祷吧。

三、要为女俘们寻找婚配。

四、赏赐女俘给头领,为今后祈祷吧。

五、把女俘一排排地捆着,大王让她们做事的时候强制驱赶多有怒气,会乘邑人没有防备的时候连同船只一同丢掉而逃跑。

六、暴力对待归顺女人击打她们的脸,后果不好。

节卦第六十

北
西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描述营地集体吃饭的文字，通过俘虏吃饭的情绪，做出心理上的判断。

节〔節〕亨，苦〔枯〕①节，不可贞。

初九 不出户庭〔牖〕，无咎。

九二 不出门庭，凶。

六三 不节，若，则，嗟②若，无咎。

六四 安节，亨。

九五 甘③节，吉，往有尚。

上六 苦〔枯〕节，贞凶，悔亡。

注释：

①节：在草坪上吃饭（开饭）。苦：吃不着（饭）；〔枯〕：大树。

②嗟：叹息。

③甘：大口地吃饭。

【译文】

在草坪上开饭的祭祀。开饭时吃不到饭，往后就没有称赞的声音。

一、（人）没有走出居穴，击打呵斥。

二、（人）没有走出大门的台阶，不好。

三、不去草坪上吃饭而梳理头发，用刀砍。叹息的，击打呵斥。

四、房中的女人去草坪上去吃饭，要祭祀先祖。

五、大口大口地在草坪上吃饭，祈祷，走的时候给他带上命令（让他们去做事）。

六、开饭时吃不到饭，对以后的事业不好。女人都跑光了。

损卦第四十一



东北
西

简要提示：

本篇是关于军纪的命令，其中有不允许虐待孕妇、炊具如何分配的规定，违犯军纪处罚的规定。

损有孚〔复〕，元吉，无〔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吝〕之用二簋〔巧〕可用亨〔芳〕①。

初九 已事遄〔端〕往，无咎；酌损之②。

九二 利贞。征〔正〕凶，弗损益之。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③。

六四 损其疾；使〔事〕遄〔端〕有喜，无咎。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回〕，元吉。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僕〕无家。

注释：

①损：手拿着造饭的鼎。〔无〕：消解。曷：喝止。帛本作“吝”恭顺。二：平等。

〔芳〕：同方。

②已：生子。遄：往复奔跑。〔端〕：流产。

③友：友好。

【译文】

把造饭用的鼎送到居穴中，仰头向天祈祷。消解冲突，有赞许，可沿水路行进，恭顺的人平等用饭（平等干活），有赞许的可以一同祭祀加入族籍。

一、妇女临产仍让其去狩猎奔跑的，击打呵斥。要将食品分给（她们）。

二、有利于国之前途。（女人临产）行走，不好。约束后送上食鼎和充足的食物。

三、多人同上路有一人带食鼎，一人上路给人家点好处会结为



好友。

四、为拿到食鼎而放暗箭，狩猎时让孕妇奔跑取乐的，击打呵斥。

五、为保卫国家在器皿中积存的龟甲和钱，清点后由年轻的将领护卫押运。仰头向天祈祷。

六、长时间占用饭鼎的，管教呵斥，对以后有好处，利于行进。给做事恭顺的（人）钱，让他打造（建设）自己的家。

需卦第五



北
西北

简要提示：

需、讼两篇应是北征结束牧野大战的序篇，是记述下雨时军营生活的文字。主要提到的是雨天的军事防务。

需〔襦〕有孚〔復〕，光①享，贞吉。利涉大川。

初九 需〔襦〕于郊〔茭〕，利用恒，无咎②。

九二 需〔襦〕于沙，小〔少〕有言③，终吉。

九三 需〔襦〕于泥，致寇至④。

六四 需〔襦〕于血，出自穴⑤。

九五 需〔襦〕于酒食⑥，贞吉。

上六 入〔人〕于穴，有不速〔楚〕之。客，三人来，敬之⑦，终吉。

注释：

①需：雷雨。〔襦〕：（北方）雨天要穿上衣服。孚：俘虏。〔復〕：街道两侧的居穴。光：晴天。

②郊：在邑城边站岗。无咎：无是动词有打仗、攻击的含义，引申为操看。咎：纠正。纠正冲突已在其中。

③小：下雨。〔少〕：下雨后地上形成水沟。沙：风雨交加，地上形成水沟。言：声音。

④泥：雨天背后袭击。致：击打到来的人。至：到、到来。

⑤血：往器皿中盛东西。自：鼻子，这里指探出实。穴：居穴。

⑥酒：盛水的容器。食：吃饭。

⑦速：捆上后走。〔楚〕：从树林中走来。客：进到屋里说话（报告）。敬：捉住，并按跪在地。

【译文】

雷雨天气披上衣服到街上视察有人居住的地穴。为晴天祭祀，为以后渡过大河祈祷。

一、雷雨天，城邑要有人站岗巡逻。用心察看河道情况，实地操作。

二、雷雨天，风雨交加，地上有水沟，下雨和水沟会发出声音，（为）雨停祈祷。

三、雷雨天，（敌人）会借助风雨从背后攻击，抓住、击打到来的人入室强盗。

四、用器皿接盛雨水，把头探出地穴就能办到。

五、把雨水存放在水缶中，用它做饭，备以后用。祈祷吧。

六、人在穴中，看不见树林里的情况，人多因为麦子发生口角，抓起来，捆上跪在那里，完结了（要）祈祷。

讼卦第六



西北
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年轻军官争论的文字，提到了商纣统治下的“国人”生活困苦的情景。体现了周上层集思广益，听取不同意见，敬天、不靠天，相信依靠人力顺应客观，改变环境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讼有孚〔復〕。窒惕中〔泄寧克〕，吉终凶，利（用）见大人，不利涉大川①。

初六 不永所事，小〔少〕有言，终②吉。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省〕③。

六三 食旧德④，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俞〕⑤。安贞吉。

九五 讼，元吉。

上九 或锡〔赐〕鞶〔般〕带，终朝三褫〔掭〕之⑥。

注释：

①讼：争论。窒：到穴居中。〔洫〕：用器皿接雨水。〔宁〕：贮存。〔克〕：青年军官。用：种田。

②永：长远。所：斧劈门表示战斗。事：古人把战争狩猎等同是主要活动。

③三：多。百：用尺量米表示“没有米”。眚：眼前发生。〔省〕：眼前无路。

④食：吃饭，食品。旧：盯着看。德：眼睛不偏地看。

⑤〔俞〕：行舟。

⑥锡：赐金。〔赐〕：赐贝（钱）。鞶：用革把舟拴住。〔般〕：往舟上般东西。〔掭〕：被削爵。

【译文】

在穴居中争论。青年军官接雨水贮藏。靠祈祷，最终不行，要实实在在的行动，秘密渡河（作战准备）。

一、没有长久不散的战事。雨水（哗哗）有声音。为雨停而祈祷。

二、青年军官的争论停止了，执帚的女人与老者一同去苗圃走动。城邑里的人家多数缺粮，灾殃就在眼前。

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能吃的东西，真是以后的磨难，为年景祈祷。武装保卫国家需要众人追随才能成就帝王的大业。抗争，战斗是为了盟约和平。

四、青年军官的争论停止了，在地穴中吃饱饭领到命令驾舟出行，家中的女人要为他们祈祷。

五、争论。抬头向天祈祷吧。

六、（为纣王）征战得到的赏赐可用舟装载，完结的时候多被削爵，财产没收。

克殷章(牧野大战章)十二篇

蛊〔箇〕卦第十八



东北
东南

简要提示:

本篇列为克殷章第一篇的依据是《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关于纣王蛊杀比干王子的事件。

蛊〔箇〕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①。

初六 干父之蛊有子考〔巧〕②,无咎,厉,终,吉。

九二 干母之蛊,不可贞。

六三 干父之蛊,小〔少〕有悔③,无,大咎。

六四 裕〔浴〕父之蛊④,往见吝〔閤〕。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輿〕⑤。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德〕。

注释:

①蛊:毒虫食人的刑法。甲:人头。后:干的母后。

②父:斧头。考:老。〔巧〕:拿起武器。

③小:下雨。〔少〕:雨后地上的水沟。

④裕:砍开口腔上颌(俗称兔嘴)。

⑤誉:喝彩。

【译文】

(为纣)施用蛊刑,仰头向天祈祷,利于渡河。男儿(干)头颅被蛊刑三天,(干母)头颅被蛊刑三天。

一、干被斧头砍后被施蛊刑,(我们)要拿起武器。抗争、冲突、使用暴力是最终的结果。向天祈祷吧。

二、干母亲被施蛊刑,没有赞成这样做的(人),不赞成这样的国法。

易经揭秘
周易从经到传的疑是非

三、干被斧头砍后施盍刑，天上下雨地上成河，都是因为那个贵妇人（应指妲己），抗争、去作，去对着干。

四、用斧砍开上颌后施盍刑，看见的人要赞成。

五、干被斧头砍后施盍刑，目的是要博得喝彩。

六、看不见做王侯该做的事。在高台上饮酒是（纣）每天的事。

震卦第五十一



东

东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纣王在朝歌主政的荒淫暴戾场面的描述。按照文中记述的内容应是尚书所载牧誓（克殷宣言）中纣王罪状的一部分。在记述中将纣比喻成农田中的害虫。

震〔辰〕亨，震〔辰〕，来虩虩〔朔朔〕，笑〔笑〕言哑哑〔亚亚〕①，震〔辰〕惊〔敬〕百里不，丧〔亡〕匕鬯〔钺、觴〕②。

初九 震〔辰〕来虩虩③〔朔朔〕，后笑〔笑〕言哑哑，吉。

六二 震〔辰〕！来厉，亿〔意〕。丧〔亡〕贝，跻〔齐〕于九陵，勿逐，七日得④。

六三 震〔辰〕，苏苏〔疏疏〕，震〔辰〕行无〔無〕咎〔省〕⑤。

九四 震〔辰〕遂泥⑥。

六五 震〔辰〕往，来厉，亿〔意〕无丧〔亡〕，有事⑦。

上六 震〔辰〕索索〔昔昔〕，视矍矍〔矍矍〕，征〔正〕凶。震〔辰〕不于其躬〔躬〕于其邻，无咎。婚媾〔閼詬〕⑧有言。

注释：

①〔辰〕：农田害虫。来：麦子。虩：在地缝中称王。〔朔〕：每晚（天天）夜晚。

〔亚〕：宫殿建筑群。

②鬯：(chang)香酒、美酒。

③虩：(xi)地缝中的霸王。

④亿：心中的声音。意：同亿。跻：谷穗、麦穗。

⑤苏：虫子爬。〔疏〕：淫乱的性欲，到处发泄。

⑥遂：逃窜。泥：背后刺人。

⑦事：狩猎、围剿。

⑧僇：(jue)惊慌逃跑。僇与僇同。

【译文】

害虫的祭祀。害虫吃了麦子每天晚上在后宫和女人们带着犬嬉笑玩乐，害虫随意抢粮食抓人去做奴隶，里人（百姓）看不见自己劳动（得来的）金钱美酒。

一、害虫为了麦子在地缝中横行霸道。后宫的女人们在宫殿中带着犬嬉笑玩乐，向天祈祷吧。

二、害虫！麦子受磨难啊，这是心底发出的声音。被敛去的谷穗、麦穗聚集在高大宫殿的后边。（要）暗中围困，切断每日的供给。

三、害虫出来爬，爬。害虫在街道上抓人，灾祸立在眼前。

四、害虫四处乱窜并且背后刺人。

五、害虫走动，麦子遭难，人的心声在抗争，在流泪，只有（对他）围剿。

六、害虫成灾，成灾，鸟看见它都会惊慌地逃命，走到哪儿，哪儿遭殃。害虫不把有身孕的女人养在自己宫中，却送到属国供养，要反抗，对抗。（我现在）房中的女人都有这样的声音。

颐卦第二十七



东北
东

简要提示：

姬昌敬天不靠天的思想在本篇体现得极为突出，文中提到“用占卜断定战争的结果不好”，正是这种重视客观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被后人尊为圣人。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①。

初九 舍尔〔而〕灵龟，观我朵〔掇〕颐②，凶。

六二 颠颐，拂〔拂〕经于，丘〔北〕颐③，征凶。



六三 拂〔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沈沈〕，其欲〔容〕逐逐〔笛笛〕④，无咎。

六五 拂〔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 由⑤颐，厉，吉，利涉大川。

注释：

①颐：开怀大笑。自：脸面。口：一块地。实：房、田、贝家征有财富。

②我：武力、战争。朵：树上的花，喻结果。

③颠：地方头领，地方政权。〔拂〕：把木棍和箭捆起来。经：简书。于：筮。

④欲：贪。〔容〕：盛纳。〔笛〕：见由。

⑤由：把东西收起来。

【译文】

开怀大笑，为今后而祈祷。有体面，有婚配，有一块地，有房子和钱，看着开怀大笑。

一、在亭舍占龟卜，观看（断定）战争的结果，不好。

二、得到一块地方就开怀大笑，把箭束之高阁，读书赏乐，相悖的那个人（就会）开怀大笑去征剿，结果不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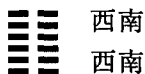
三、把箭和武器捆起来，只看眼前的成果高兴，对国家前途不好。十年的暗中准备，抗争攻击，为的是在河道上自由进出。

四、得到一块地方就开怀大笑，向天祈祷。（身后的）老虎（指的应是崇侯虎）却看着你的每一步行动，贪欲索取的本性见到肥猪就要据为己有。（只有）武力反抗。

五、把箭和武器捆起来束之高阁，是割据一方的政权，对渡河（作战）没有起到好的舆论。

六、把笑容收起来，（继续经受）磨难，向天祈祷。利于渡河（作战）。

坤卦第二



简要提示：

本篇大约写于公元前 1045 年的夏秋之季(年份根据《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5 年第一版)，记述的内容是牧野大战前的动员准备的情况，篇中记述的是，武王师渡孟津后在牧野与纣决战的行动策略。出兵的季节是严冬，与《尚书》记述完全一致，牧野一战结束了殷纣的奴隶制统治。本篇帛书本作“川”在古文中川与河是同一字易经中特指黄河。本篇的译文将三四爻，六五爻根据文义合并为一句。其中“龙”在易经中是姬昌的自称，因此可以确定，姬昌的确参加并指挥了牧野大战。

坤〔川〕元亨，利牝马之贞①。君子有攸往②，先迷后得主③，利。西南得朋④，东北丧〔亡〕朋⑤。安⑥贞吉。

初六 履〔禮〕霜⑦，坚冰至⑧。

六二 直方大⑨，不习⑩，无，不利。

六三 含〔合〕章可⑪，贞。或从王事⑫，无成⑬有终。

三四 括囊⑭，无咎，无，誉⑮。

六五 黄裳〔常〕⑯。元吉。

上六 龙战于野⑰，其血玄黄⑱。

用六 利永⑲贞。

注释：

- ①坤：同申，申是神的初文。〔川〕：河，古时特指黄河。牝：杀牲；马：怒，愤怒。
②攸：从水路出行；往：去，这里指出兵。
③先：男儿先行，这里指由男族民组成的先头部队。迷：利用行军方向迷惑敌人。后：女人生小孩。得：给贝（钱），这里指“给养”给生小孩的女人增加给养。主：本意为灯或火盆，本处指生火取暖。
④西南：姬昌父子领导的西岐周族邑国，今陕西省南部。得朋：国力富足能让士兵得到物质利益。朋：古代的货币单位，两串为一朋，这里表示的是钱多。
⑤东北：指殷纣政权，今河南省淇县周边地区。丧：本意为“哭”；丧朋：为钱而哭丧，引申为“国力衰微，人民穷困”。亡：失去。





- ⑥安：本意为“房子中的女人”，这里引申为“后方的族民”。氏族社会男性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狩猎、保卫部族，女性老人在后方。
- ⑦履：从居住的地穴中走出，这里指的是，军队集合出发。〔禮〕：送上衣服和食品。霜本意为：水汽凝结在草木上形成的冰花，这里引申指严冬季节。
- ⑧坚：坚硬；冰：河水结冰。至：像箭一样迅速到达目的地，这里指大军跃过冰冻的河。
- ⑨直：眼睛看着前方。方：旗帜；大：本意是劳作，这里把行军看做辛苦的劳作。
- ⑩不：没有或表面上看不见，本处从后解。习：“鸟飞翔”，引申为快速。
- ⑪含：把该说的话宜讲出去。〔合〕：与含同源。章：凿刻玉器，引申为“要做的大事”。可：歌的初文，歌颂、颂扬。
- ⑫从：众人追随。王：执法的人，喻创建国家成就大业，有动词成分。事：本意是狩猎，这里指战争。
- ⑬成：和平、定盟讲和。
- ⑭括：手握住弩、箭。囊：箭袋。
- ⑮誉：提拔、表彰、奖励。
- ⑯黄裳：黄色为西周国色，这里指的是军服的颜色；裳：军服，头领穿的军服表示对作战勇敢的军士奖励和提升。常：意与裳基本同，下从巾，表意是“巾”，亦是奖励的物品。
- ⑰战：与野兽搏击；野：牧野，今河南淇县境内。
- ⑱血：用器皿盛满东西。这里指盛血其他战利品。玄：用绳子系上挂起来。
- ⑲水：水路畅通。本处特指，由西岐到中原的水路畅通。

【译文】

（为）大河（黄河）；抬头向天祈祷。杀牲犒赏三军愤怒出征，对国事的前途会有收获。君子（帅军出征的首长指周武王）此去渡河（作战），成年男人的先头部队要迷惑敌人，女人生了小孩要保证给养，允许用火取暖；（我们）西岐邑国富足，殷纣财富挥霍殆尽。为了国家和族民的安定，国家今后的前途，仰头向天乞求保佑吧。

一、严冬季节军队出征，待大河封冰，快速涉过冰河。

二、眼睛看着前方的大旗行军，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行动），像长翅膀一样快速到达（前线），（内部）争辩没有好的后果。

三、宣布将要使用武力进行的战斗，并鼓动赞誉。为的是国家今后的前途。武装保卫家，要有民众追随，创建王事大业，只有战斗抗争通过盟约最后得到和平安定。

四、挂着箭囊手握弓箭勇敢作战冲锋在前的，要奖励、表彰。

五、奖励黄色的军服（巾饰）仰起头向天乞求吧！原本无罪却被定罪的人与野兽激战在牧野，要让鲜血挂满征衣。

六、这样做，通过水路进出中原，有利于国家今后的前途发展。

中孚〔復〕卦第六十一



东南

西

简要提示：

本篇写作时间应是公元前 1046 年夏秋之季，记述的是武王师渡孟津出师前的祭祀和歌舞宴会的情景。盛况之下不忘叮嘱此次军事活动应注意的策略：日落行军，不搞祭天仪式。体现了姬昌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范。

本篇帛书本作“復”，而传本作“孚”一字之差体现了改编者内心深处的痛苦。

中孚〔復〕豚鱼吉①。利〔和〕，涉大川，利贞。

初九 虞〔杆〕，吉，有它不燕〔寧〕②。

九二 鸣鹤在阴③，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羸〕之④。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皮〕，或泣〔汲〕，或歌⑤。

六四 月几〔即〕望，马匹〔必〕亡，无咎。

九五 月孚〔有復〕挛如，无咎。

上九 翰〔驿〕音登于天⑥，贞凶。

注释：

①中孚：中军大帐，军队中从事重要活动的场所。豚：祭祀用的整猪。〔和〕：吹乐。

②虞：娱乐。它：虫子，害虫同“辰”“震”。

③阴：站在高台飞向云端。

④好：美女。爵：美酒。





⑤敌：军队集合。罢：眼睛看熊（野兽）。皮：爬坡、爬山。

⑥音：日落后行军。

【译文】

中军大帐内的祭台上供摆着乳猪和鱼。雄浑的吹乐为大军出征渡河（克殷）壮行。这是于国有利的大事。

一、高兴、娱乐、祈祷。有害虫就没有宴会，有害虫就没有贮存（不能富裕）。

二、东方欲晓，雄鸡三唱。鹤在高台，志在云端。其子应声，乃续华章。武有美女，武有美酒。同心协力，共赢共享。

三、一声令下军队集合，先发给军饷。武装卫国要擂起战鼓，武装卫国要跋山涉水。武装卫国壮怀激动，武装卫国要高奏凯歌。

四、吃饱饭不干事的人站岗放哨，其有怒气必分心而逃亡。管教呵斥。

五、在居穴中卿卿我我的人，管教呵斥。

六、太阳下山后急速行军，吹奏乐器向天神邀宠，出行前举行祭天仪式（靠天保佑）不好。

泰卦第十一



西
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内容是继坤卦决策的师渡孟津实施牧野决战的战略意图之后，后方准备粮草支援前线的真实写照，其中第六爻辞记叙的是运用火攻的战术，非常精彩。

泰小往大来，①吉，亨。

初九 拔[发]茅茹以其汇[萑]②，征吉。

九二 包[庖]荒[妄]用冯河。不遐[暇]遗朋亡[弗忘]，得尚于中行③。

九三 无平，不陂[波]无，往不復，艰[根]贞，无咎。勿恤其孚

〔復〕于食有福④。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⑤。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齿〕⑥，元吉。

上六 城复于隍〔湟〕，勿用师。自邑告命⑦，贞吝〔閼〕。

注释：

①泰：挥师渡河（师渡孟津）。

②以：妇女生小孩。茹：草制成蓑衣（御寒）。汇：猪棚里有猪。〔曹〕：女人生孩子或流产。

③包：包裹。荒：将草运走。冯河：冰冻黄河时出兵。遐：山高路远。遗：边走边丢。弗：纠正。尚：头领的命令。

④平：奏乐。陂：坡。根：用棒击打。福：敬酒，慰问。

⑤翩：快速行走。

⑥祉：到祭台前祭拜。

⑦隍：在高处点燃大火。湟：在水边燃起大火。

【译文】

（为）挥师渡河。下雨前往田里种麦。祈祷，祭祀。

一、拔草，用矛将草捋顺，制成蓑衣御寒和临产时使用。为了出征而祈祷。

二、将草包裹好冰冻黄河时出兵。征途山高路远艰辛难当（粮草）会边走边丢失。要随时纠正逃亡的念想，凡跟着队伍走的要给予钱财命令要出自中军大帐。

三、攻击的时候要吹乐。（在）没有坡地和水沟时攻击，到不容易被发现的居穴出口用木棍击打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攻击冲突。（要）暗中到的居穴（营房里）给予体恤，送粮食并敬酒慰问。

四、快速行走，不能让他人得到（贮运的粮草），没有警戒，女人和孩子就会被抓去成为俘虏。

五、妇女和女子要祭拜神灵，生育的女人要在祭台前仰头向天祈祷。

六、攻取城镇，在出入道口上燃起大火，暗中调集军队，城邑的头目就会求告听命。这是让人高兴的事（到时候就偷着乐吧！）。

否〔婦〕卦第十二



西北

西南

简要提示：

本篇与泰卦是相关联的文字，记述的都是后方备战。

否〔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①。

初六 拔〔发〕茅茹以其汇〔萑〕，贞吉，亨。

六二 包〔庖〕承，小，人吉，大人否〔不〕，享。

六三 包〔庖〕羞〔憂〕②。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梲羅齿〕③。

九五 休否〔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擊〕于苞桑④。

上九 倾否〔婦〕先，否〔不〕后喜⑤。

注释：

①否：帛书在作“婦”。第一句中帛书本“否”作“不”，不是笔误而是将易经改为卦书的痕迹。

②羞：争抢羊肉。憂：满面愁容。

③畴：种过的田。离：捕捉。祉：在祭台前祭拜。

④桑：桑树，古人用桑枝为死人招魂。

⑤倾：分别。喜：高兴。

【译文】

把女人养在帐篷中，不利于执行命令。（妇女）去劳作，下雨后去麦田。

一、拔草，用矛将草捋顺，制成蓑衣御寒和女人临产时使用，祭祀吧。

二、对将要生孩子的女人，众人要给予帮助。下雨，劳作的人要祈祷。祭祀。

三、怀孕的女人会争抢羊肉（食品）。

四、（要）宣布命令击打呵斥。（罚）到田里捕捉，并设祭坛

祭拜。

五、休息的时候要为所做的事祈求顺利，男人多次逃亡，是为死去的孩子招魂。

六、男人先行与女人分别，女人就没有生育后的喜悦。

同人卦第十三



西北

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武王于牧野会盟天下诸侯的历史事件。

同人于野①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吝〔閤〕。

九三 伏〔服〕戎〔容〕于莽②，升〔登〕其高陵，三岁不兴③。

九四 乘其墉〔庸〕，弗克攻④，吉。

九五 同人先号咷〔桃〕，后笑，大师克相遇⑤。

上九 同人于郊〔茭〕，无悔。

注释：

①同：同心协力，共举重物。野：地名，牧野。

②伏：人牵犬。服：手持梯类的工具去操作。容：把物品装进口袋。莽：犬在草丛中。

③升：举觞饮酒。登：敬献。高陵：高台上的楼阁，传说为妲己的寝宫。岁：横征暴敛。兴与“同”同源。

④弗：纠正，引申为训练有素。克：青年军士。攻：持械攻打。

⑤号：吼叫着冲锋。桃：用棍击四散的逃人。笑：犬入竹林（树林）。相：在林中察着。

【译文】

天下同人会聚于牧野祭祀。有利渡河（征战），有利于诸君的



易经揭秘
周易从经到传的疑案是非

大业前途。

一、天下同人会聚在(军营)门前,(只有)打仗冲突。

二、天下同人会聚在祭台前,喜事临门,心情愉悦。

三、军士们全副武装于草丛中追逐恶犬(纣的护卫)。(纣)在高台上饮酒行乐,多年横征暴敛,没有体恤民之艰辛。

四、爬到宫殿的顶上,训练有素的青年将领协器械冲上去。祈祷吧。

五、天下同仁们吼叫着冲上前击打四散的逃跑的敌人。女人、小孩和狗(会)逃进树林。军队中的年轻将领注意察看,捉拿走脱的敌头目。

六、天下同仁在城邑巡逻站岗,拼杀格斗,为的是那个女人(指妲己)。

复〔復〕卦第二十四



西南
东

复亨。出入〔人〕无疾。朋〔朋〕来无咎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②,利有攸往。

初九 不远复,无,祇〔提〕悔③,元吉。

六二 休复,吉。

六三 频〔编〕复④,厉,无,咎。

六四 中行独复⑤。

六五 敦复⑥,无悔。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兹省〕;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正〕⑦。

注释:

①复:有两个出入口的地穴。帛书本作“復”强调了街道。入帛书作“人”。

“朋”帛本作“朋”意在用土掩埋。

②七:切的本字。

③祇:捕获。

④频：满面愁容的走。帛书本作“编”：人排成队。

⑤中：旗帜。独：四周有保护。

⑥敦：打碎庙堂。

⑦败：打碎神鼎。征：同正。

【译文】

穴居的祭祀。(敌)人出穴就攻击、射箭。把钱和麦子控制起来，破坏地穴的出入口，切断每天供给的粮食，敌人就会自动跑出来。

一、(对)没离进入穴居的(敌人)攻击、捕获漂亮的女人仰头向天祈福吧。

二、军士们在地穴中休息时要祈祷。

三、排着队都进入地穴不行，还要去冲杀、冲突。

四、街道上有徽帜的居穴四周要有保护。

五、攻击、捣毁高大的庙堂，抓捕头戴饰品的女人。

六、进入地穴后辨不清方向，不好，灾难就在眼前。在街道上驻扎军队最后终能捣毁敌人的神器。女人生小孩后见到原来的男人不好。逃走后长年看不见，长大成人后还要征剿。

渐卦第五十三



东南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是针对在被征服的自东北至东南广大地区内，追捕出逃的殷纣王朝宫廷中的被认为是助纣为虐的女人，主要指妲己的命令。文中记述了寻找、处决妲己的过程，记下了攻陷了纣王的宫殿后姬昌将其用于祭奠祖先太庙的历史事件。

渐女归①，吉，利贞。

初六 鸿[鸛]渐于干(渊)，小子厉有言②，无咎。





六二 鸿渐于磐[坂],饮(酒)食衎衎[衍衍]③,吉。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绳]不育④,凶,利御[所]寇。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或直其寇,戢,)⑤,无咎。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绳]。终,莫之胜⑥,吉。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宜]⑦,吉。

注释:

①渐:载有武士的兵车。

②鸿:带着杵棒追捕姐己。言:声音。

③磐:石板垒成的台。坂:山崖下的山洞。衎:街道站满持叉的军士。衍:街道上流满了水,借喻山洞中有水。

④陆:两层的楼阁。绳:孕妇缠腰用的带子。

⑤木:树。桷:用木棍打头。戢:除掉,灭掉。

⑥陵:高大的宫殿。胜:做成肉饭。

⑦羽:飞的本字。可:歌颂、赞许。仪:用牛羊祭祀。宜:祭祖的灵位。

【译文】

乘兵车带着持斧武士冒雨去追捕少女和那些女人。为了国事的前途祈祷。

一、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音 ji)。乘兵车去山里有水的地方追捕,雨天年轻的士兵要经受磨难,有怨言的,击打呵斥。

二、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乘兵车去山崖下的山洞。(山洞中储藏酒、水、粮食。祈祷。

三、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乘兵车去高大的楼台、宫殿。征战的将领没有居住的居穴(房屋)。女人捆着腰不能生育,这样不好。砍死楼台、宫殿里的敌人。

四、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乘兵车在树下砍伐木棍,为了保卫国家用木棍击(寇、女人)的头,抗争、冲突。

五、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乘兵车到高台上的楼阁。(那里的)女人多年征收钱粮,始终没有缠过腰带,太阳下山的时候剁成肉饭。向天祈祷吧。

六、带着杵棒追捕姐己(鸟)。乘兵车去高大的宫殿,驱赶掉

(宫殿)里的人,要奖赏。置祖宗牌位在此祭奠。向天祈祷吧。

大壮卦第三十四



东
西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克殷胜利后关于下层军士性行为的文字。

大〔泰〕壮,利贞。

初九 壮于趾〔止〕,征〔正〕凶,有孚〔复〕①,

九二 贞,吉。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亡〕,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②。

九四 贞吉,悔亡。藩〔璫〕决〔块〕不羸,壮于大舆〔泰車〕之輹〔輹〕③,

六五 丧〔亡〕羊于易,无悔④。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根〕则⑤,吉。

注释:

①壮:男性的性行为。

②小人:年轻的后生。罔:同网。

③决:冰中射箭,喻性交的环境冰冷。輹:有篷的车。

④丧:哭,借喻杀羊。易:赐给。

⑤退:日落返回。

【译文】

大军渡河(之后),军士们的性行为,是于国前途有利的事。

一、男性房事以后腿脚无力,对出征不好,要到居穴去(休息),

二、为前途祈祷吧。

三、(下雨休战的时候)年轻的后生做“壮”,头领去抓获、禁止,后果危险。羊低着头在羊圈中用角争顶,为的是配种留下后代。

四、为了国家的前途祈祷吧,心中想女人的时候会逃亡。太冷



的环境(交配)母羊不做胎,“壮”可以在有篷的车上,

五、送羊赏赐给他们。(鼓励)勇敢作战(的士兵)得到女人。

六、为了做“壮”日落时不返回的,逃离部队的,要惩办,要用“艰”刑(当做“人性”)杀一儆百,祈祷吧。

归妹卦第五十四



东
西南

归妹①,征〔正〕凶,无,攸利。

初九 归妹以娣〔弟〕,跛能履〔利〕②,征〔正〕,吉。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③。

六三 归妹以须〔孀〕,反归以娣〔弟〕④。

九四 归妹愆〔衍〕期⑤,迟归有时⑥。

六五 帝乙归妹⑦,其君之袂,不如,其娣〔弟〕之袂〔快〕,良,月几望,吉⑧。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⑨。

注释:

①归:已有过男人的妇女。妹:闺中女孩。

②娣:紧紧地束上腰。履:走路。

③眇:眼睛注意雨后水沟。能:熊,泛指野兽。

④须:发愁。孀:雷雨。

⑤愆:当心街道上的水。衍:路面上有积水。期:时间长。

⑥迟:双人结伴而行。时:晴好天气赶路。

⑦帝:偶像。乙:拜。

⑧袂:把弓箭藏在衣下。快:痛快。良:带出入廊的房子。

⑨承:众手托起。实:家有财、田。刲:骗。

【译文】

妇女和女孩出征远路不好。虐待(她们)都逃走了是最后结果。

一、怀孕的妇女和女孩要束紧腰。走山路遇到熊瞎子能跑，能走长路。向天祈祷吧。

二、眼睛看着雨后的水沟、野兽，看着天气变化。（要）在山谷中巢丝（从事劳作）。

三、女人会因怀孕分娩发愁，用手推动（助产）胎儿，束上腰。

四、路上的泥水会耽误女人路途归期，结伴而行天气好时赶路。

五、妇女和女孩要拜偶像，管理她们的人要把弩弓藏在衣服下。束好腰的女人，行进的速度就会加快。晚上宿营要在出入的要道上细心警戒。

六、女人劳动的时候要互相帮助，参加战斗，分田富家。交给女人的羊群，要骑公羊。干活卖力的要多分食品，虐待会走脱。



易经
从经到传
的是非

“三年有赏于大国章十二篇”(行政章)

即济卦第六十三



北
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武王克殷获得全面胜利后开始筹划平定南北方战争的文章,这场战争史记记述的是三年。

即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乳〕①。

初九 曳〔拽〕其轮〔綸〕,濡其尾②,无咎。

六二 妇丧〔亡〕其弗〔發〕,勿逐〔遂〕,七日得。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③之,小人勿用。

六四 繻有衣袽〔茹〕④,终日戒。

九五 东邻杀牛〔以祭〕,不如西邻之禴〔濯〕祭⑤,实受其福。

上六 濡其首,厉。

注释:

①济:禾麦吐穗的时候天下雨。初:解开衣服。乱:双手理丝。

②曳:闪电一样快。拽:同曳。轮:车轮。綸:官用青丝绶带。濡:雷雨。尾:皮毛大氅。

③年:谷物、粮食。

④袽:厚衣服。茹:草捆。

⑤禴:吹奏乐。濯:雨中飞翔的鸟。

【译文】

(为)禾麦吐穗的时候天下雨人有饱饭吃,祭祀。下雨有利于国之前途。脱掉衣服向天祈祷。一切都要理顺。

一、像闪电一样拽下(敌人)的绶带,雷雨天气揭掉(敌人)皮毛大氅,击打冲突。

二、干活的女人逃跑用弓弩射,追赶野兽(敌人)切断每日

三年有赏于大国章十二篇一行政章

供给。

三、在宫殿里没上祭台，树起讨伐敌人的大旗，多多收获谷物交给年轻的将领，没有战事的时候在隐蔽中做这件事。

四、雷雨天要穿厚衣服，从早至晚要有戒备。

五、东邻（殷纣）杀牛为了女人生子祭祀，不如西邻（西岐）为雨中高高飞翔的大鸟而祭祀，家中有女人、土地、富裕，是通过双手得到的，要向祭台献上美酒。

六、雷雨淋湿了头发和颜面，历经了千辛万苦。

鼎卦第五十



南
东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建设东南地方政权的政策和策略。商周时期鼎是政权的象征。

鼎，元吉。亨。

初六 鼎颠〔填〕趾〔止〕，利出否〔不〕。得妾。以其子①，无咎。

九二 鼎有实，我仇〔戕〕有疾，不我能即〔節〕②。吉。

九三 鼎耳革〔勒〕，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③，悔终，吉。

九四 鼎折足，覆〔復〕，公餗〔苙〕，其形〔刑〕渥〔屋〕④，凶。

六五 鼎黄耳，金铉⑤，利贞。

上九 鼎玉铉⑥，大吉，无不利。

注释：

①鼎：神器，代表政权，所以也译作政权。填：填埋。出：移动。妾：有罪之女。

②仇：帛书本作“戕”通过武力达到婚配目的。

③耳：本意耳朵，这指“听”。耳革：把耳朵用皮革捂上。亏：同竿。

④餗：储备粮。刑：拘囚。屋：人进屋内。

⑤铉：安放鼎的仪式。

⑥玉：美玉，财富权力的象征。

【译文】

神器“鼎”。仰头向天祭祀。

一、把神鼎的足用土填埋平稳，这样不会移动。对那些罪女要给一点钱，已有了孩子的，管教呵斥。

二、有政权，家中就有女人和钱财，凭武力获得婚配会得到暗中射来的箭。没有武力野兽就抢食我们的饭。祈祷吧。

三、行政（的人）把耳朵捂上，就像把房屋的门窗堵上，雉鸡没有食，旗帜在雷雨中没有号召力，最后像个女人跪在那。祈祷吧。

四、神鼎被砍断足，就像政权被颠覆。储备粮被分掉，人被拘囚，房子也被人抢占。这样的结果很坏。

五、神鼎的耳上挂上黄玉，与金钱穿成一串，要举行安放仪式，有利于国家今后前途。

六、神鼎上挂满穿成串的玉，举行安放仪式，（供）劳作（有作为）的人祈祷，打猎没有收获。

姤〔狗〕卦第四十四



西北

东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对待上层女俘的文字。

姤〔狗〕女，壮，勿用取女①。

初六 系〔繫〕于金柅〔梯〕，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豨〕孚〔復〕蹢躅〔適屬〕②。

九二 包〔庖〕③有鱼，无咎，不利宾。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四 包〔庖〕无鱼，起〔正〕④凶。

九五 以杞〔忌〕⑤，包〔庖〕瓜含章，有陨〔或陨〕⑥自天。

上九 姤〔狗〕其角，吝〔閼〕，无咎。

注释：

- ①姤：社会上层的未婚女与已育子的女人。
 ②擊：持棍击打。梃：对背后下手的人用棍击打。梯：捆起来用棍打。豨：猪圈。蹢躅：停步不乱跑。
 ③梃：用木棍打生子的女人。
 ④起：带孩子一起走。
 ⑤杞：用棍子约束。忌：从心里约束。
 ⑥瓜：没父亲的孤儿。陨：台阶上放有饭鼎。

【译文】

咬人的狗女人，上床的时候割掉她的耳朵。

一、身上系着金饰的（女人）要用棍子打，要捆起来，这样做为的今后。祈祷吧。

如果溜掉了是头领的责任。已怀了猪羊胎（已经怀了孕的女俘），集中在居穴中不能乱跑。

二、给生育了小孩的女俘送鱼的（人），击打训斥。（鱼汤）不能给（生产的女俘）喝。

三、对肥胖戴头饰的人击打，到街上虐待（她），面有难色地击打，不允许做事。

四、生育了小孩后去（自己）打鱼。与小孩一同去，不好。

五、生育了孩子后，要从心理上改变（她们），讲出孩子的（下落）给玉佩，可在土台上造饭，这是顺从天意。

六，咬人的女人要揪下她的脑袋，（会）喜事临门。要击打呵斥。

大有卦第十四



南

西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克殷后南征移民的策略的文字。

大有元亨。

初九 无交害〔觫〕，匪〔非〕咎；艰〔根〕则①，无咎。

九二 大〔泰〕，车以载。有攸往②，无咎。

九三 公用亨〔芳〕于天子，小人弗克③。

九四 匪其彭④，无咎。

六五 厥〔闕〕孚交如，威如⑤，吉。

上九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注释：

①交：巡视。匪：遮风挡雨的荆桤。艰：古时人牲。根：用棍击打。则：刀割鼎肉。

②载：兵车。攸：水路。

③芳：同“方”。弗：纠正、训导。小人：后辈人、青年人。

④彭：敲击发出响声。

⑤厥：在山崖下受射。闕：在门内受射。威：女人持戈。

【译文】

劳作就能拥有，仰头向天，祭祀。

一、击打和管住在房内发生的斗殴伤害。争夺荆桤的（孚）要严厉惩罚，用作人牲，用刀割（他的）肉，击打呵斥。

二、随大军渡河，用兵车拉着有婴儿的妇女。从水路逃回的，击打呵斥。

三、分头去做，以上天子民的旗帜聚揽民众。青年人经训导用为将军。

四、（对）在荆桤棚里闹腾的（孚），击打呵斥。

五、在弓弩下行走如常表现和顺的（孚）让有威的女人管理，祈祷吧。

六、仰头向天求天护佑，祈祷，单凭武力不行。

旅卦第五十六



南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是指导南北方战场取得军事胜利后进行移民垦荒政策的文字。

旅，小〔少〕亨，旅，贞吉。

初六 旅琐，琐斯〔此〕其所取灾〔火〕①。

六二 旅即〔既〕，次怀〔坏〕其资〔茨〕，得童仆〔剥〕②，贞。

九三 旅焚〔焚〕③其次，丧其童仆〔剥〕，贞厉。

九四 旅于处④，得其资〔酒〕斧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一矢亡⑤。终〔冬〕，以誉〔举〕命。

上九 鸟焚〔焚〕其巢⑥，旅人先，笑后号〔掇〕眇〔桃〕，丧牛于易，凶。

注释：

①琐：身负王命……

②怀：怀揣钱财。坏：土中求财。茨：在草地（荒地）上呐喊。

③焚：分片砍伐山林。

④处：同居。比居所指的对象地位低。

⑤雉：用箭射飞鸟。矢：舞蹈或干活。一：平等。亡：逃。

⑥鸟：鸡，指被打败的部族的流浪难民。

【译文】

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下雨的时候要祭祀；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为今后（大业）祈祷。

一、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身负王命不辞风雨为的是财富。要跟着前面的人走，用斧砍开（敌人的）门户，割取敌人的耳朵（立战功），放火烧掉（敌人的）房子。

二、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为）吃饭，要呐喊着从土地中获得财富。要驱使奴仆（战争俘虏）开荒干活，并让他们得到财富为的是





以后(生存)。

三、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为了得到(财富)，呐喊(奴仆)多砍山林累死了奴仆，对以后是磨难。

四、众人会聚在大旗之下，为的是能安定地住下去。为了得到财富，驱使(奴仆)动斧头武斗，(他们)心里会像射出的箭一样(想离去)。

五、怀孕的女人要射飞鸟给她吃(补充营养)，让她们舞蹈(或干活)就会跑掉，临产的时候，大家要帮助她，要颁布这样的命令。

六、对敌方部族流窜难民搭建的棚帐住所要烧掉。男人与犬在林中先行，女人孩子跟着喊叫，把耕牛给(他们)不好。

蹇卦第三十九



北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西周征服北方诸侯后随之将种麦技术带进华北地区的文字史料。(本篇应归北征)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①。利见大人，贞吉。

初六 往蹇，来誉[舆]②。

六二 王臣蹇，蹇匪[非]躬(今)之故③。

九三 往蹇，来反④。

六四 往蹇，来连⑤。

九五 大蹇，朋[侑]⑥来。

上六 往蹇，来硕[石]吉，利见大人。

注释：

①蹇：往寒冷的地方走(向北方进军)，今大约河北山东的大片地方。

②誉：宣扬。舆：车。

③非：同匪。婚配时用的帐篷。躬：同“躬”。故：因讲歪话而受击打。

④反：在山崖下用手推挖。来反：把麦子藏在山崖下。

⑤来连：用车运麦。

⑥徇：从人，同胸。

【译文】

向北方寒冷的地方进军有收获的是西南（西岐），得不到好处的是东北方（崇侯虎的封地），能看到劳作的人到那去收获。对国家今后有好处，向天告祷。

一、到北方去，号召去种麦子。（用车拉麦子。）

二、大王去臣服北方，是因为北方当年婚配有身孕的女人，是因为口出坏话才受到今天的打击。

三、到北方去，要带上麦种并藏好。

四、到北方去，用车运麦子。

五、到北方去生产劳作，财富就是麦子。

六、到北方去，麦子种在山崖下，祈祷吧。看着劳作的人到那去收获。

小过卦第六十二



东

东北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过”是最早的对兵站、驿站使用的文字记录。（本篇应归牧野大战）

小〔少〕过①，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泰〕②，吉。

初六 飞鸟以凶。

六二 过其祖，遇〔愚〕其妣〔比〕，不及其君，遇〔愚〕其臣〔僕〕③，无咎。

九三 弗过防〔仿〕之，从，或戕〔臧〕之④，凶。

九四 无咎，弗过遇〔愚〕之，往厉，必戒〔革〕勿用⑤永贞。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焚〕，公弋〔射〕取彼〔皮〕在穴⑥。

上六 弗遇〔愚〕过之，飞鸟离〔羅〕之，凶，是谓灾〔兹〕眚〔省〕⑦。

注释：

- ①过：同“過”。罍：岗楼或驿站的营房。小过：下雨的时候进入营房。
 ②可：同歌，赞许。上：天上。下：地下。泰：大军过河。
 ③祖：祭祀祖先。及：从后面抓女人。
 ④弗：矫正，纠正。防：同方。仿：同方，防、仿有细微差别，主意相同。戕：（读如枪）刺杀。
 ⑤必：分心、两个心眼。戒：警戒。
 ⑥彼：山路。
 ⑦谓：女人分娩，因身份低下用月（肉）表示。

【译文】

下雨的时候军士们要进入营房避雨，祭祀，对今后国事有利，会得到赞许。下雨去狩猎没有赞许。做事情，要（人过留名）雁（鸟）过留声。看不见的祖先在天上，在地下。大军渡河要乞求祖先护佑。

一、没有家庭的女人（失去男人的女人）带着孩子逃离，不好。

二、进入营房是得到先人的护佑，鬼头（在兵站）能迷惑顺服的女人，看不见抓到的女人已经有了男人。得到（女人）侍奉的鬼头，要击打呵斥。

三、纠正行为之后顺从悔过的（仍然）聚在旗下，（对鬼头、俘虏头）刺杀或施以臧刑这样做不好。

四、经管教呵斥，纠正行为后的鬼头差遣他们就会有危险，要暗中戒备他们两个心眼，要长时间考察。这是以后要注意的事。

五、天上有云就会下雨，人没事做就可能发生事端，发生争斗，头目要亲自在岐山族人的营地内巡视。弓弩手分散，由山路攻上，在居穴中，割取（闹事人）的耳朵。

六、管束闹事人的行为之后进入营房，把逃跑的没有家庭的女人抓起来不好。日出行走（军）如生孩子（流产）灾难就在眼前。

家人卦第三十七



东南
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关于家庭的文字，从本篇可以看到西周军队在征服了东南方大片土地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并与当地的族民通婚组成家庭，由此引发了各种家庭矛盾。教育族民家庭成员勤劳和睦是富家之道。是顺利地在西南行政，保持社会安定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从家庭开始安定国家政权对于今天仍有重大意义。

家人利女，贞。

初九 闲〔門〕有家①，悔亡。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贵〕②，贞，吉。

九三 家人嗃嗃〔爨爨〕，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③。

六四 富家，大；吉。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注释：

①闲：把门用木棍顶住。門：大门洞开。

②馈：粮食供给。贵：种田。

③嗃：说话的声音很大，吵嘴。爨：从白（米）从丝；为衣食大打出手，大动肝火。

嘻：亲昵的笑声。

【译文】

在家中养猪，是家中女人应做事，利于今后（生活）。

一、门大开，家中无人，女人会走掉。

二、动粗打（女人）会闹分家不辞而别。一起种田，一起劳作收获利于今后生活。祈祷。

三、在一起生活常常（为衣食）吵嘴，是女人的磨难。祈祷吧，让家中主妇和孩子高高兴兴，结果会是喜事临门。





四、劳作(能使)家庭富足。祈祷吧。

五、大王离开家很远,要暗中给(家人)以体恤。祈祷吧。

六、抓住的俘虏可以让有能力的女人去管教,会有结果。祈祷吧。

井卦第四十八



北
东南

简要提示:

这是一篇记述三千年前氏族社会末期关于水井的故事。

井改〔莝〕,邑不改〔莝〕井,无丧〔亡〕①,无得往来井。井汔〔駸〕至亦,未繙〔汲〕,井,羸〔夬〕其瓶〔刑埴〕②,凶。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③。

九二 井谷〔瀆〕射鲋〔付〕瓮敝漏〔唯敝句〕④。

九三 井渫〔楚〕,不食为,我心,恻〔塞〕,可用汲⑤,王明并〔並〕受其福。

六四 井甃〔椒〕⑥,无咎。

九五 井冽〔戾〕⑦,寒泉〔淥〕食。

上六 井收勿幕⑧,有孚〔復〕,元吉。

注释:

①改:挖。

②未:茂盛,表示水多。至:到来。亦:走去。汲:为水相互拉扯。夬:大绳索。

瓶:人人背着陶罐。刑埴:把人拘囚并带走。

③旧:暗中看着。

④谷:泉眼。瀆:看得见的水。射:怀孕的人打水。

⑤渫:禁止靠近水源。为:牲畜。恻:心怀割肉鼎食。塞:填埋。

⑥甃:井壁的砖瓦。椒:掘取井壁。

⑦戾:犬看护。

⑧幕:遮盖。

【译文】

挖井，城邑没有挖井，(族民)会争斗逃亡，争斗为的是能得到种麦的井水。为了能得到水，人人都背着陶罐而相互拉扯，将这样的人拘囚押走不好。

一、为了井水，总有人在背后捣乱，(大家)没水吃。要看住水井，捣乱的抓起来。

二、(汲取)井中的泉水要相互谦让优先给怀孕的人，争抢会将瓦罐碰出裂纹，水会滴漏。

三、牲畜禁止靠近水井饮水。心怀争斗的人会用土将井填埋。赞许的人可以汲水，大王晚上与人同去，接受献上的祝福。

四、有掘取井壁的，击打呵斥。

五、井由犬看护，(保证)清澈的泉水食用。

六、夜晚水井要有人看护，要把井口盖上。回到居穴，仰头向天祈祷。

履〔禮〕卦第十



西北
西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西周军队营地的夜间巡逻。

帛书本“履”作“禮”，“咥”作“真”等字与传本表意侧重点有所不同。

履〔禮〕虎尾，不咥〔真〕①人，亨。

初九 素〔錯〕履〔禮〕②往，无咎。

九二 履〔禮〕道坦坦〔亶亶〕，幽人贞吉③。

六三 眇〔小〕能视，跛能履〔利〕，履〔禮〕虎尾，咥〔真〕！人凶。武人为于大君④。

九四 履〔禮〕虎尾，愬〔朔〕，愬〔朔〕⑤终吉。

九五 夬⑥履〔禮〕，贞厉。

上九 视履〔禮〕考〔巧〕祥〔翔〕，其旋〔晷〕⑦，元吉。

注释：

- ①履：行走，巡逻。虎：护卫。尾：人披野兽毛皮。咥：（读如蝶，）边行走边吼叫。真：在鼎中取食。
- ②素：不穿衣服。错：金钱和干肉。
- ③坦：日出，天亮。幽：在山泉中漂洗丝。
- ④眇：注意水沟。能：熊。视：向上看，注意观察。武：持戒行走。
- ⑤愬：从月初到月末每一个夜晚。
- ⑥夬：放箭。
- ⑦考：老。祥：用衣包上羊肉。旋：跟在旗下巡转。

【译文】

巡逻的护卫披上毛皮大氅。要隐蔽，巡逻时不要出声音。

一、不穿装备前去巡逻的，管教呵斥。

二、巡逻要有人带领，一直到日出，对漂洗蚕丝的妇人有好处。

三、眼睛看着雨后的水沟，坡地上有熊（野兽）出没，巡逻的护卫披上毛皮大氅，大声吼叫，对人有危险。手持戈的武士守卫长官。

四、巡逻时披上毛皮大氅。从月初到月末，要始终不间断。仰头向天祈祷吧。

五、一边巡逻，一边放箭不好。

六、年长者要察看巡逻的情况，用衣服包上羊肉（慰劳他们），把人招呼到旗下。向天祈祷吧。

夬卦第四十三



西

西北

夬，扬〔阳〕于王庭，孚〔复〕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节〕戎
①，利有攸往。

初九 壮〔牀〕于前趾〔止〕往，不胜，为②咎。

九二 惕〔惕〕号，莫〔莫〕夜有戎，勿恤〔血〕③。

九三 壮〔牀〕于頄〔頄〕，有凶，君子夬〔缺〕，夬〔缺〕独行遇

〔愚〕，雨若儒〔濡〕，有愠〔温〕④，无咎。

九四 臀〔脤〕无肤，其行，次〔鄴〕且牵羊，悔亡⑤。闻言不信。

九五 苋陆〔勤〕⑥夬〔缺〕，夬〔缺〕中行，无咎。

上六 无号，终〔冬〕有凶。

注释：

①夬：射箭。扬：重体力劳动。陽：建造高楼。告：枷头的刑具。

②壮：男女交欢。为：牲畜。

③夜：借着月色逃跑。

④愠：帛书本作〔颀〕，暴力婚配。温：给囚犯送饭。

⑤臀：大屁股。脤：肉虫，指肥胖的囚犯。

⑥苋：在草丛中观察的人。陆：梯的楼阁。帛书本作铲草放火。

【译文】

在弓弩之下，（孚）从事繁重的劳动，为大王建造高大的宫殿（而）大声吼叫暴躁，会发生危险。在城邑里脖子铐着刑具，没有饱饭吃，又受到看管，得到的是暗中逃跑。

一、与女人交欢之后要乘舟前行。没有肉饭，（像）牲畜一样（的待遇）就会抵触反抗。

二、人心不稳定（会）持杖造反，傍晚、入夜人会逃跑要有警戒，要暗中给予体恤。

三、与女人交欢使用暴力会有灾祸，头领要随身带弓箭，带着弓箭和犬在街道上察看鬼头（男性俘虏）的行踪，雷雨的天气会有人冒雨给囚犯送饭，（要）击打呵斥。

四、对不劳而获的害虫走在街道上要击打呵斥，与牛羊关在一起。女人逃走掉，大门（住所）里听不到人说话。

五、在草丛中铲草放火的要射箭射，向街道上插旗的住所箭射的（要）击打呵斥。

六、击打杖责最终的后果会有灾祸。

兑〔奪〕卦第五十八



西
西

简要提示：

本篇记述的是西岐周族富足与对待俘虏的宽容，和周族领袖对前途的踌躇满志的愉快心情。

兑〔奪〕①亨，(小)利贞。

初九 和〔休〕兑〔奪〕，吉。

九二 孚〔潏〕(兑)吉。悔亡。

六三 来兑〔奪〕，凶。

九四 商兑〔奪〕，未宁②，介，疾，有喜。

九五 孚于剥，有厉，

上六 引〔景〕③兑〔奪〕。

注释：

①兑：喜笑颜开。帛书本九二爻无“兑”字。奪：展翅欲飞、展翅高飞。

②商：法令见“尚”。未：盛，多。

③引：开弓欲射。景：高楼，光明。

【译文】

喜笑颜开的祭祀，有利国事前途。

一、吹着龠喜笑颜开，向天祈祷。

二、(男)俘虏像虫子一样在雨中蜷曲着祈祷，女人会逃亡。

三、麦子喜笑颜开(发芽、发霉)，不好。

四、颁布受欢迎的法令，丰富储备。就像将士穿上铠甲，不怕受到来自暗中的攻击。

五、对俘虏盘剥有危险，有磨难。

六、手持弓箭站在高处警戒，心情会舒畅。

易经用字详解

A

安：甲文作：𡩺从女，坐在房子中。本意：女人在房中（在家中）。

B

不：甲文作：丌上面一横表示地面，下边的三根曲线表示根系，因种芽没有露出地面所以表意为：没有、看不见。《说文·不部》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也有看不见的意思。

冰：甲文作：𣎵金文大同，像初凝的冰花形，在汉字中凡“冫”都有冻冰的含义如泰卦第十一“包荒，用冯河”说的是出兵时把捆好的草运过结冰的河，马的本意是怒，代表出兵。冰字除有冰的含义之外“水”的表意是大河，在坤卦第二中指的是黄河。

包：甲文作：𠂔人在肚中之形，本意表示女人怀孕，在姤卦中使用的是本意，在蒙卦中借喻为“包裹”即，不挑明事实真相。

班：金文作：𠂔从珎（二玉），中从刀，会分割瑞玉，瑞玉为古代信物，一分为二各持一半，相当于后来军事上用的虎符。

百：甲文作：𠂔会意字，上边是尺，古代计算长度用米粒，一百粒黍米排的长度为一尺，但是文意表示的是粮食屈指可数，表示粮少。

鞶：甲文未见认定，《说文》：鞶：革制成的腰带。

比：甲文作：𠂔从二匕（妇女成排跪拜形）本意：女人（女俘）并排而坐（站立）。

跛：（读如半）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足（脚）从皮。《说文·土部》坡：阪也。从土，皮声，很显然坡是汉以后造的新字，坡的本字应是“皮”皮从厂（山崖），而表示皮革的字在甲文中有两个“毛”（整张的带毛的兽皮），“革”（分割开的兽皮，见革）因此皮是坡的本字，跛的全字释意为：走在山坡上。

陂：甲文金文未见认定，从邑（城镇）从皮（见跛字），本意：城邑边的坡地。





彼：从彳(道路)，本意：山路。

拔：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手部》：拔，擢也。本意是：用手拽出。

八：甲文作：𠂇(指事字。用两画相背指示将一物分开之意，临卦是指分(人)肉。

宾：甲文作：𡩶金文作：𡩶从宝盖(房子)，从人，从止。金文又加义符双贝，会凡进到房中的人(聚到西岐邑国的人才)要多给好处。

鼻：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鼻部》：鼻，引气自界也。本意应是：用鼻子呼吸。

白：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象形字。像一粒白米，本意：大米或粮食。

贲：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贝，从卉。《说文·贝部》贲，饰也。贲卦记述的是姬昌接受“寇婚媾”办婚事的场面。记述的应是从朝歌至羑里的路上的场面，因此贲释为：所有的器物上都插满了花。帛书本作“繁”与贲表意基本相同而侧重于对女人的描述。

辨：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刀部》：辨，判也。判，分也。本意：分开。

剥：金文作：𠂇从铲刀，从手。本意：手持铲刀(挖洞等)。兑卦“孚于剥”则被引申为对人(俘虏)的盘剥虐待。

帛：甲文作：𦃟金文作：𦃟从巾(织物)从白(米)。《说文·帛部》：帛，缁也。缁，织物的总称，泛指未染色的织物。本意：粮食和丝绸。

败：甲文作：𠂇左从鼎或从贝，右从支(手持棍)。《说文·支部》：败，毁也。释义不完整，本意：攻击(击打)后摧毁。

背：帛书本作“北”，在甲骨文中为同一字。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从二人相背，会背离之意。

剖：帛书本作“剖”。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象形指事字。像将一物中分之形，本意：分二取其一。

奔：金文作：𠂇会意字。上为奔跑之人，下为三趾(脚)，会奔跑之意。帛书本作：贲见“贲”。

罢：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网部》：罷，遣有罪也。古文从四“眼”释义应是“眼睛看着野兽”。帛书本作：皮，见跛。

敝：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冂(倒过来的器皿)，从丨(棍子)，四个外射的点表炸裂，左边从支(手持棍)表示打架。本意：争斗会打破器皿。

并：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指事字。甲骨文像二人在井边，金文像二人一起出发(上路)。本意：同时、共同享有。

变：帛书本作“便”，金文作：𠂔从人，从宝盖(房子)，从支(手持棍、械)，会将棍、械收藏进房内。本意：体贴不动粗。

豹：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豸部》：豹，似虎图文从豸勺声。这是东汉时期的定义。豸，甲骨文作：𠂔像突出头部的人形，前去看望(见“就”字)，从勺(取食)。本意：前去看望并给予食品。

匕：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恭顺的人的形象，本意：恭顺的人。帛书本作“钚”左边从金，本意应是：恭顺的人(百姓)手捧黄金敬献。

发：帛书本作“發”。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弓部》，發，射发也。上从双脚，本意：爬上大树(朱)射箭。

劓：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自(鼻子)，从刀，会用刀割去鼻子。是古代的刑罚。

C

成：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像用斧劈戈，表示斩物为誓以定盟约。犹如“折箭为誓”。成的本意是：定盟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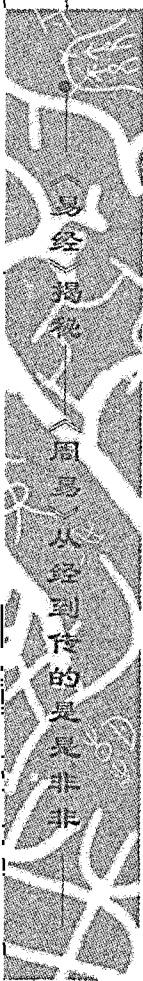
乘：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人，从木，会人两脚叉开骑在树上，这里指骑马。

初：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衣，从刀，会用刀割衣。隶化后作“初”字义发生了变化。本意用刀割开衣服。

川：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像大河的流水形，是河的本字，本意为“河”。

出：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止(脚)，从口(古人穴居的门口)会人走出。

承：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升(双手)从卩(跪人)会众手朝上托着一个虔诚祈祷的人的形象。本意为：众志成城。



城:金文作:𨛵左边从高(城郭)右边从成(斧戈保卫)。本意:有军队防卫的城郭。

畴:甲文作:𪛗金文作:𪛗象形字。像耕耙过的田地的纹路,表示耕作农田。

车:甲文作:𨍵金文作:𨍵象形字,通今意。

次: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人张口大声喊叫的样子(小点表示出气或喊叫)。本意:喊叫。

迟: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彳(道路)从双人,会两人以上在一起行走。豫卦中表示的是:两人在一起巡逻。

宠:金文作:𡩉从宝盖(房子),从龙(头上顶着刑刀的人,见龙),本意:龙关在房子里。

床:(读如墙)甲文作:𦉳金文作:𦉳象形字。像有支撑的墙的断面。《说文·片部》说文无𦉳字,片下有李阳冰释义,“木右为片左为𦉳音墙,且《说文》无𦉳字,其书亦异,故知其妄,仕莊切。”经谷衍奎先生认定收入《汉字源流字典》。本意:木制的墙。

丛: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艸部》:叢,聚也。本意:聚集。

牖:(读如窗)古文作:𡩉象形字。像简易的窗棂形,是牖、窗、窻等字的初文。

错: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帛书本作“昔”,干肉。

丑: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指事字。从又(手),像手指钩曲用力揪物形。表示揪扭之意,是扭的本字。本意:争夺揪扭。

憧: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憧,意不定也。本意:因“童”(罪犯)的所作所为而心神不定。注意:与惕的区别。

搓: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无此字,“搓”当为“差(读 cuo)”字之变字,差,金文作:𠂔从来(麦),从左(两手相搓)。本意:搓麦粒。

触:古文作:𡩉从牛,从角(有角的头),会用角相抵。食草动物为争配偶的天性。

臣: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竖着的眼睛形。人低头屈服时才有的样子。古代将战争中抓获的俘虏捆绑起来并命其低头牵着走。本意:屈服。

摧: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手部》:摧,敲击也。本意应是:

用手推高大强壮的人或物(从山,表示高大伟岸)。晋卦指的应是辽阔的山川土地。

愁: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愁,憂也。本意:忧愁。

垂: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指事字。甲骨文像倒垂的人形,金文像草木的花叶倒垂之形。本意:捆住双腿把人吊起来。

遄:金文作:𨔵象形指事字,下从双足,上从长发人奔跑形(风把头发吹起)。《说文·辵部》:遄,往来数也,从走,耑声,易曰:已事遄往。本意:由人带着疾速奔跑使之流产。又:耑,甲文作:𦍋像女人的大腿根部流血,通过一个带子连着一月(肉),其最初表意应是妇女流产。金文出现了字形的变化。

萃:帛书本作“卒”。卒,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衣服形,有两袖和古时的斜襟。本意:衣服。

赤: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大(见大,这里是指敌方的骨干),从火,会用火烧(火攻),金文上有↑表示逃跑或出走。

侧:《说文·心部》:侧,痛也。本意当为心想割肉鼎食。帛书本作“塞”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宝盖(房屋),从二工(杵),从双手,会将房屋(地穴)填埋。

鬯:(读如畅)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一只酒器里盛着泡有香草的美酒,用来祭神,赐予,敬客。本意:敬献美酒。帛书本作“觴”,甲文作:𠂔象形字。古代的酒器。

巢: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树上的鸟巢。“鸟焚其巢”喻:烧掉流浪族民在树林中搭建的临时住所。

从: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前后二人,会跟随之意。



D



大:甲文作:𡗗是一个站立的大人形,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对“大”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好表示,故借助一个成人的形象。但是根据《易经》使用的语言环境分析,“大”并不含有今语中的含义。大表示的是劳动、做事、劳作等,是动词如“利见大人”的本意是:最有利,最需要的是看到去行动(劳作)的人,“大君”有作为之君。


在《易经》中大人的成分是成年的男性族民,殷代部落的男性族民的主要任务是狩猎和保卫部落安全,西岐周族部落是以农桑



为主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农业部族，所以族民中的男性平时种田，遇有外族入侵就要参加保卫部族的战争。



得：甲文作：金文作：从又(手)持贝(钱)本意是“给他人钱财”；汉字隶化后引为；有所得，义符彳(街道)表示在街道上或路途中。


德：甲文作：金文作：从彳(街道)从直。会视正行直。

渎：甲文金文未见认定，但“賣”有认定，甲文作：从貝(货物)，从省(查看)，会意将货物展示给人看，按造字原则左边加三点水，应释为往货物上泼水，根据描述的场面释意为“泼水给人看”。


覷：(读如敌)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见部》：覷，见也，本意：能做贸易。参见“渎”。易帛书作“揄”，手部的用法参见“据”，说文无此字。

带：从巾，腰带。

弟：甲文作：金文作：会意字，从弋，从己(表示用绳子缠绕)，本意：把箭捆上或捆住某件东西或部位。

道：金文作：会意字。从行(街道)从又(手)从首(头)会手在前面指路引导下前行。是导的本意。

啮：(读如蝶，)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辞书认为本意是：咬，但根据履卦的语言环境，从口，从至(见至)。本意应是：一边快走一边口喊出声。帛书本作“真”甲文的本意：鼎中取食。

敦：甲文作：左边从享(高大台基上建造的宫殿)前面是羊(表示敬献的美味)，左边从殳(手持棍，表示击打)。本意：攻击高大的宫殿(应指纣的宫殿)。

毒：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中部》：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中，从毒。本意是：害人的毒草。

独：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犬，从蜀。《说文·犬部》：独，犬相得而斗也。本意应是：带着犬察看守护(从犬从横目)。

朵：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木部》：朵，树木垂朵朵也。本意：树木结实后下垂的样子。颐卦：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引申为事情的结果。

颠：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页部》：颠，顶也。从页(头)，从真(鼎)，本意：国家或地区的头领。帛书本鼎卦作“填”。甲文

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填，塞也。从填解。而真的甲骨文意为鼎中取食，用土填埋鼎因其本意：填埋符合造字原则。

顶：与颠同源，见颠。

眈：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尢，金文作：𠂔从沈，像人挑担出门形。

《说文·门部》：尢，淫淫行兒，从人出门。目与尢会本意：眼睛看着对方的行动。

栋：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木部》：栋，极也。本意：房屋的脊檩。指建造房屋。

秭：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无秭字，有版本作秭。应是传印中“秭”字之讹。秭：金文作：𥝌从禾(谷子)，姊声，是古代计量谷子的单位，二百把禾为一秭。《说文·禾部》：秭，数亿至万曰秭。本意：谷子很多。大过卦是借喻用法，喻“要有很多子孙”。

弟：帛书本作“第”是古文字，上从𠂔(双手)，从弟，会把双手捆在一起。

窞：(读如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穴部》：窞，坎中小坎也。此字从穴本意当为：居住人的地下洞穴。即地窖子。

遁：甲文作：𪔐金文作：𪔐象形字。与彖、遁同源，像一头野猪。从之(走)，会逃跑的野猪。遁卦是比喻用法，喻战略上对敌人的藐视称对方是野猪。

羝：同牴、氐，甲文作：𪔐金文作：𪔐像种子萌芽长根形，本意是：根。与羊会，“羊要留下自己的后代”。

登：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会意字。是双手捧豆(礼器)之形，上边两足向上，表示升阶进献，在神主面前表示归顺。本意：敬献殷勤表示归顺。

地：土是地的本字。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甲骨文像一块土地的形，当是原始的祭社(宗社、土地神、周族以农耕神圣)，金文有一些简化。本意：宗社和土地。

耄：甲文作：𡳿象形字。老者扶杖的形。《说文·老部》：耄，年八十曰耄。本意：年老者。

帝：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象形字。像扎结柴草的草人被立为众人崇拜的偶像，被奉为神灵。周改制称“王”本意：执法的人。



澡：澡，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澡，除去也。其意不明。帛书本作“𣪠”。从世，从止，世，金文作：𣪠像把脚趾切断之形，本意应是“禁止走近”。

斗：甲文作：𣪠金文作：𣪠 1. 象形字。带把的大勺，后演变为量具。丰卦是动词用法。2.《说文·鬥部》：鬥，像两个人相对交臂形，像在举行交割仪式。二士相对，兵仗在后。后讹为打鬥之释意。

兑：甲文作：兌金文作：兌开口笑。帛书本作“奪”，金文作：兌从隹（鸟），上面被物（衣物，隶变后讹为大）罩住之状，会鸟欲振翅挣脱飞起，是奋与夺的本字。

逃：甲文作：𣪠金文作：𣪠从犬，从人。从↑，表示人和犬一起逃走。帛书本作：湯。《说文·水部》汤，热水也。涣卦的表意应是：往敌居穴中灌水（左シ右易）采用水攻。

东：甲文作：𣪠象形字，像竹木编的簾笼，当是灯笼之笼的初文《说文》释：从日在木中表示日出的方向。传本易经中“东”指示的已是方向。

敌：金文作：𣪠从人，从音（口一发令人集结成队），金文的本意：集合听令。

鼎：甲文作：𣪠金文作：𣪠象形字。像一只鼎形，是古人的食器，也是神器，象征政权。鼎卦中指政权。

E

而：甲文作：𣪠金文作：𣪠象形字。像颌下有长胡须之形。

耳：甲文作：𣪠金文作：𣪠象形字。本意是耳朵。

爰：金文作：爰从无（吃饱饭的样子），从心（心有所想），从又（手），表示吃饱饭想着去“抓人”。

恶：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恶，过也。是汉字释意。帛书本作“亞”，指事字本意指宫殿的建筑群落。下从“心”按照古文的释义，“心”中想着原来的宫殿。

曷：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日部》：曷，何也。从日（开口说话），从勺从止，本意当为：大声喝止。帛本作“𣪠”上从各（应声而至），下从肉（入室伏地而跪），本意当为：卑微恭顺。

尔：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指事字，中间箭头像个锥子，下边像羽毛，金文像个手把，本意应是工具锥子，尔字后来演变成第二人称。本意：锥子，占龟用的工具。

二：甲文作：二金文作：二两横平行，本意：平等。

貳：金文作：貳从斧断戈（表示和平）从贝（钱），从式（表示两份）。本意：不用武力和平相处钱财两分。

F

飞：飛，象形字，像鸟展翅高飞。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本意是飞的鸟，明夷卦是比喻用法。喻义：不知去向。

方：甲文作：𠂔辞书认为甲文“方”的含义是“叉”或是“刀”或指的与圆相对的形状；这些解释在古文中有疑问。“方”在甲骨文中的字义是“旗”方是旗的本字，是旗的初文，方字的演变可以通过族、旅、旂、旗、旋等字的演变得出结论，以族为例族甲文作：𠂔从方（旗）从二矢，旗下聚众状，矢用以战斗，在同一旗下亦表示同宗派（族）。《易传·系辞》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是古文原文其表意亦是旗帜。

孚：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爪，从子（小人）会用手爪小人之意，与“乳”同源。《易经》中的“孚”主要是指在军事活动中抓到的敌方俘虏，与“俘”同义，但比俘所指范围要大，不管是否抓到，对敌方所有将士包括敌部落的“男女老少”都称为“孚”。殷周时期，“孚”是奴隶的来源，因此孚与“奴隶”同义。西周政权对“孚”采取了不同于殷的政策，主要通过对孚“仁”的待遇，达到转化其思想的目的，由庶民进而得到族民的待遇。

匪：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匚部》：匪，（竹）器。类似竹筐之类的物件，笔者以为说文只是根据汉时使用情况而解。根据易经的写作年代，和使用的语言环境，匪应是用荆条或竹条编的各种形状的排，用于搭建帐篷之类的避风雨的场所，也用于编筐类的容器，春秋以前未发明锯，所以匪是主要代替木板的材料。帛书本作“非”。

妇：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扫帚形与的帚、婦、掃同源，表示，女人在打

扫房间,也指已婚的妇女。

发:帛书本作“廢”金文作:𠂔左边是戈斧一类的器械,右边像人披长发在火盆之上低头认罪之形。本意是酷刑下认罪。发在古文中有两个来源见困卦“紱”字解。

夫: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像头上插簪子(头饰)的人形。金夫:头上插满金属头饰的人。

复: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有两个出入口的地穴形,下边从文(脚)表示进出往来。

否:金文作:𠂔从不(没有,或看不见)从口,本意:看不见应声或不能说出真实意图。帛书本作“妇”。

辐: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𠂔”甲文作:𠂔𠂔与福同源,像双手举起祭品(酒或肉)向祭台上供的形状,会求福之意,𠂔亦表示祭台或祭品,𠂔与车会,本意是:把祭台和祭品装在车上。

反: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厂(山崖),从又(手)。《说文又部》:反,覆也,是汉字意。本意:在山崖下掩盖、藏(东西)或盘转。

富: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部》:富,备也。本意为富有。与“偕”同意,见引言《周礼》一节。

福:敬神求福。


冯:(读如平)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马部》:冯,马行疾也。释为快马奔跑,但是𠂔在甲文中本意为“冰”,汉字中驰是马疾行的本字,所以泰卦中的“冯”应有结冰季节出兵的含义。(“用冯河”)。“马”古意为“怒”表示出兵,见“马”。



伏:金文作:𠂔从人,从犬,会人带着猎伏。帛书本作“服”字源为手持工具(工具)操作。



弗: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像捆束之状,本意:捆(捆束)。


伐: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戈,从人,戈置于人颈之上,会砍杀之意。

父: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兼指事字,是手持石斧之形,表示手持斧头砍东西。与今语父(父亲)大相径庭,通过父字在秦汉文字改革后的定义多少能看出一点,秦汉的统治者对纣所施暴行的肯定。


肤：金文作：同膚，下从月（肉）上从虍（虎头帽）中间田（面部）本意指“人的面相”。

拂：甲文作：金文作：象形指事字，像把箭杆捆在一起，表示息兵罢武。在甲骨文 𠄎 与弗同源，根据易经居和据的区别，弗与拂是同样的使用规则。本意：手中的箭都捆上了。

缶：甲文作：金文作：以午（杵），从凵（器、盆），会用杵制作陶瓦器。缶也用做乐器，离卦：“不鼓缶而歌”。

焚：甲文作：指事字。上为树林，下手持火把。会点火烧林木。本意：纵火烧林。帛书本作“𣎵”。从刀（工具），从八（分），从林，会将山林分成片后开垦。

腓：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肉部》：腓，脛臑也，从肉非声。指胫骨的肉，帛书本作“肥”。《说文·肉部》：肥，多肉也。本意：人胖脂肪多。“咸其腓”从非，《说文·非部》：非，违也，从飞，取其相背。同样表示飞但“非”与“飞”有差别。是相违背，事与愿违。腓，从月（肉）是对文中所指心术不正之人的贬称。

辅：金文作：指事字。从車，从倒用（车厢），从坐人，表示人乘车上路。《说文·车部》：辅，人颊车也。本意：人把握车的方向行车。帛书本作“𠂔”属古字，从月（肉），从父（斧），本意应是用斧砍肉（人）。

輶：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车部》：輶，车轴缚也。这正是汉朝统治者为封杀易经做的文字游戏。复，本意是有出入口的房子，与车会，本意应指具有房子同样功能的有棚的车。《左传·僖公十五年》：“车说其輶”。译文：在有棚的车上说笑。如果释为“缚上车轮子真让人高兴”这启不啼笑皆非。“輶”的本意：有棚的车。（参见复）

腹：见复。肉（月）部指的是人的肉身，因明夷卦所指的对象是刚被征服的南方部族在身份的等级上不能与周族军士平等，用肉部以示差别。


覆：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覆：𩇑（音：板）也，本意翻转（底朝上）。帛书本作（復）。

豮：甲文金文均未见认。《说文·豕部》豮，羴豕也。羴，驂羊也。




均非本意。本意：猪披红挂彩打扮成结婚的样子。（见贲）


藩：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艸部》：藩，屏也。指的是篱笆。

番，古文作：象形字。兽蹄印，因此藩的本意应是：牲畜在圈中留下的蹄印。

肥：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肉部》：肥，肉多也。本意：粗壮肥大。


蕃：（读如凡）金文作：从草，从采（枝叶茂盛），从田，本意：繁茂的草丛。

负：古文作：从人，从贝，会人有钱。《说文·贝部》：负，恃也，本意：依仗财富有恃无恐。



鲋：帛书本作“付”是本字，改成鲋是迷惑后人。付，金文作：从手持物，从人，会将物品给别人。井卦指的是取水时相互兼让。


防：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帛书本作“仿”见“方”人部的使用表示的是己方人员。



纷：帛书本作“忿”。按古字拆解，表意是：分心、心里不踏实。

丰：金文作：会意字。从豆（古代容器），从丰（穗），会豆器中谷物丰满表示粮食多。



G

媾：甲文作：金文作：与媾、构同源，像两鱼相遇接吻形，或两嘴接吻形。这里主要表示的是性爱。

膏：甲文作：上面是宫殿，下面从月（肉）从口，会在高大的宫殿中，有丰富的食物。

告：甲文作：金文作：从口，从牛，会用牛羊祭祀祷告求福的本意。《说文·牛部》：告，牛觸人角簪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这是汉早期传本“初筮告”的原句。告在易经中的表意指的是刑具。大畜卦有：“童牛之告”僮与童在古文中的表意有很大差别，“僮”把好人当成罪犯。“童”净指罪犯。

桎：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帛书本有隶书“桎”指木制锁头和双手的刑具。

躬：甲文金文中均未见认定，身，甲文作：金文作：像个肚中有小孩的人形，弓表示的是：像弓一样弯着身子的身躯。帛书本作

“𦍋”：属古字《说文》没有收入，应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已不使用，根据字的结构其本意应是“有了身孕养在深宫”。

光：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从火在人上，会光明之意，需卦中表意是：晴天。

归：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从帚，吕声，金文加义符彳（街道）和止（脚）从突出行动，会妇女行走、走路。

国：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国与或同源，国表示的是统一的大片疆土。

高：甲文作：𦍋金文大同，表示高大的楼阁。

攻：金文作：𦍋与功同源，从支（手持棍表示击打），从工（表示物体）。本意：击打。

功：与攻同源，攻侧重于武器，功侧重于劳作，干活。

公：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从八（分），从口（器皿），会平均分配器皿中的东西。解卦的表意是：人员分散开。

蛊：甲文作：𦍋会意字。从虫（二虫表示多），从皿。传说纣曾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咬杀，最后不死的是蛊，然后放入坑中毒杀奴隶传说为殷纣独创的一种酷刑。

干：传说纣的太子的名讳是比干，因劝说其父行仁政与纣发生冲突，又因太子位与妲己结怨，在妲己挑唆下被纣施以斧刑。干在甲骨文中是带叉的木棍形，是原始的狩猎工具。在蛊卦中“干”很难确定其意，本书从“比干”解。渐卦第五十三“鸿渐于干”帛书本作“渊”见“渊”。

观：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会意兼形声字。借瞞（瞪着眼睛的猫头鹰形）表示观看，本意：仔细地暗中观察。


盥：（读如冠）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会意字。从皿（盆），从手水，从双手，会用盆洗手。



贯：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母部》：贯，钱贝之贯，从母、贝。按古意折解应是女人很有钱。



宫：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会意字。从宝盖（房子），从两口（两个进出口），表示房子很大。剥卦指拘囚姬昌的房子很大。



果：甲文作：𦍋金文作：𦍋象形字。树上结有果食形，通今意：果实。

耕：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篆文从耒（犁），从井（井田）。本意：耕田。


过：金文作：从𠂔，𠂔从𠂔，辞书释意拿着尺连续量度形，从走(之)，本意是丈量。但是根据文义分析“過”从之(行走)从𠂔(两层的楼房)字形也很像现在的碉堡。应是上古时期官方最初为各地联络方便而设的用于屯兵和联络的驿站，是为(军事)行动而建造的房子，因此应是供军队行动时用的兵营或驿站可用于住人储物。


龟：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像乌龟形，本意：占卜用的龟板(壳)。古时财富的一部分，主要用途：占卜与书写。


簋：(读如轨)甲文作：金文作：会意字。手持匙以圆形食具取食之形，本意：从食具中取食品。


鼓：甲文作：金文作：从豆(鼓)，从支(有箭头，表示鼓槌)，本意：敲鼓表示欢迎。请注意与彭的区别。

歌：同可，见可。



股：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肉部》：股，髀也。指大腿的肉。但甲骨文“殳”作：是手持器械击打的形。因此股的本意含有击打腿部之意。释意逻辑见“腓”。



故：金文作：会意字。从古(口出乱言或过去曾说的话)，从支(手持棍)。《说文·支部》：故，使为之也。释义很隐讳，本意：因过去的胡言乱语而对其打击。

圭：金文作：从二土(雄性生殖器)，是用玉制成的礼器。帛书本“圭”作“工”(杵类工具)，逻辑上更贴切，故从工释，本意：做工、干活。

瓜：甲文作：象形字。像藤蔓上结有瓜形，姤卦四十四“以杞包瓜”是比喻用法，喻义：女人要生下后代。

孤：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子部》：孤，无父也。本意：失去父亲的孩子。

衍：帛书本作“衍”《说文·水部》：衍，水朝宗于海也。是东汉定义。衍，甲文作：金文作：本意当为：街道上流满了水。

庚：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像铃铛、拨浪鼓一类的乐器。但是根据对字形的分析，像人的脖颈上带着东西，是一种小刑具，能限制身体自由。因此庚的本意：关禁闭。

甘：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口，中间一小横表示口中有食物。根据节卦文字释：大口吃饭。

艮：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突出眼睛扭头瞪视朝后看的人。
本意：目光阴险心术不正。帛书本作“根”，其本意应为：用木棍打这个目光阴险心术不正的人。或释为目光阴险的人手持木棍。

革：帛书本作“勒”。勒，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革，从手，会手用力刮制皮革之意。本意：制作皮革。用制作好的皮革遮挡。帛书本作“勒”从力，在甲骨文时代是“手”部后讹威力。

巩：(鞏)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𠂔(双手同时撑起片状物)，从工(工具、筑杵)，本意：搭建帐篷。帛书本作“共”，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双手同时取一物，会共同去做一件事。

葛：帛书本作“褐”。葛同曷，见曷。上从草，表示环境是草地、草丛。

改：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右边从已(与表示胎儿的巳不同，下面带勾是挖土的工具)，右边从手持勺表示掏土，小点表示水。本意是：掏土或挖土。帛书本作“𠂔”，从艸，从匚(筐)从己，其意应与古时掏井的作业形式有关。革卦第四十九指的是挖居穴。

谷：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指事字。像山涧的泉水口，会有水的山沟。注意与裕不同。困卦第四十七，帛书本作“浴”。

H

亨：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亨与享同源，是象形字，像高大台阶上建的殿堂，象征祭祖的宗庙，本意是“祭祀神、祖”。

或：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口(城池)从戈，(武器)表示用武装保卫国家(城池)。古代的邦国指的就是一座城池及周围的地域，或与国在古汉语中有区别。

悔：从心，从每，甲文中的“每”作：𠂔金文作：𠂔指头上插有饰品的女人形象，会心本意为“心中想着女人”引申为“想家”，在易经中根据所指对象人的身份不同译为“想家”或想女人。



后：甲文作：𠂔从女(母)从倒子，会母生子之意。皇后之称由此，是育的本字。帛书本作“後”与后同源。

含：甲文作：𠂔从口，从今。辞书认为是将东西放在口中之意，但是根据字形向外的箭头方向和文意，断定含的本意应是“把想说的说出来”。《尚书》记载武王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正与坤卦之“含”字相印证。帛书本作“合”与含在甲骨文中同源。

侯：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左上像敞开门的厅或帐篷，下从至，人到厅中去，表示行权的人，古时贵族爵位有公、侯、伯、子、男，共五等。

桓：古体作“𣏲”甲文作：𣏲与回、旋、亘同源，像水回旋形，上面一横表示河岸。此形应是单独表示桓的右半部，左半部从木，本意是用木桩加固河岸，或植树加固河岸。

恒：见桓；左边从心，表意为：“用心守住河岸堤坝”。

婚：甲文作：𠂔与昏、昏同源于，从日，从氏(低下)从女，日落之后与女人相会，这应是古人表示婚姻的最初的含义。

户：甲文作：𠂔像一扇门的样子，表示的是一户人家。

何：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像一个人肩扛工具或肩挑东西走路的样子。被释为有负荷之意，但根据小畜卦与噬嗑卦的语言环境，“何”的本意是：扛着东西出走，主要表意是：出走。

虎：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辞书认为是象形字，但是根据履卦和革卦的用法，虎当是“护”的原字。《说文·虎部》：虎，兽之君也。当为后人重校的释义，古文虎作：𠂔是一个头顶高冠双手展开的形象其表意明显。

汇：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汇是由彙与匯两个字简化而来，彙，篆文：彙(棚中一只豪猪)，匯从匚(柜一类的器物)，因此汇的本意应是：棚中的猪。帛书本作“𣎵”见“谓”。

荒：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艸(草)从亡(亡在甲文中是无睛的目，是盲的本字，但是汉以后已有了“逃亡”即“走”的用法)，从川(水)因此荒释为：将草运过河。



河：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本意为：涉水过河。

隍：甲文金文未见认定，从邑(城镇)从皇，甲文作：𠂔上从火(火焰)

- 下面像灯碗或是木柴，会大火。本意：在城镇边高处点起大火。
- 号：古文作：𠂔从口，从丁（拐杖），会持械高喊像虎一样冲向前。根据文义释：吼叫着持棍杖冲上前。帛书本作“𠂔”从手部，表示抓，参见据。
- 害：金文作：𠂔从宝盖（房子），从丰（割伤），本意：在房内争斗并有伤害。
- 盍：金文作：𠂔下从皿（盆），中有物，上为盖，会把东西放进器皿中并盖好。
- 获：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萑（猫头鹰）从手，手持鹰。会发现猎物并捕获。帛书本作两点水旁加萑。
- 翰：古文作：𠂔从（太阳西下之时），从飞（走得很快）。“翰”表述的本意是：走得很快，太阳西下的时候到了。
- 华：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草木盛开繁茂的花。与花同意，更为繁茂。
- 徽：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系部》：徽，裹（穿）幅也。一日三纠也。（说文：纠，绳三合也。）本意：用帛缠裹上人的面部，再把手脚等部位捆上。此字左从彳（路），右从文（手抓），因此，还有捆上之后当奴隶一样被人牵着走路含义。
- 好：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从女，从子，会女子才貌双全。
- 嗃：（读如贺）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口部》：嗃，嗃嗃严酷兒。本意应是：对待家中妻儿太严厉。帛书本作“𠂔”本意应是为衣食瞪眼发火参见“灭”。
- 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日部》：晦，月尽也。不是晦字的最初本意。从日（白天），从每（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意：白天女人梳妆打扮。帛书本作“海”，表示女人用水梳洗打扮。
- 狐：甲文作：𠂔形声字。右边小头大尾像狐狸之形，左为声部。本意：狐狸。解卦指的是妲己类的人。
- 惠：金文作：𠂔从叀（纺锤），从心，会把人心像纺线拧绳一样结在一起。
- 弧：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弓部》：弧，木弓也。说文释意与睽卦的文字逻辑脱节，“弧”字的释义应从“孤”字。表意是：




用弓射杀孤儿。



肱：手臂。帛书本作“弓”。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弓箭。

汗：帛书本作：肝，从肉，从干（叉），会用叉叉肉（敌方的人肉）。

涣：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奂，《说文·斗部》：奂，取奂也。一曰大也。



从升（双手），本意是：攻取高大的穴居。从シ（雨）在雨攻取。

怀：金文作：从衣，从眾，表示怀揣之义。帛书本作“壞（坏）”，从土，会在土地中得到资财。



和：甲文作：金文作：从龠（口吹排箫）禾声，本意：和谐。帛书本作“休”见休。

鹤：《说文·鸟部》：霍，高至也，从佳上欲出门。本意：大鸟高高飞翔。


鸿：帛书本作“鸡”从工（工具、棒子），从鸟（鸡），会用棒子打鸡（应指“姐己”）。



寒：甲文作：金文作：会意字。见寒，寒，下从欠（冰）表示冰冷。

姤：同后。帛本作：狗，从犬。应是对东南部族上层女人的贬称。



柅：帛书本作：“梯”与“弟”同源，甲文作：金文作：用绳捆束之状，本意：捆束，又从木，捆上之后用木棍打。若从“柅”解参见“泥”。



J


几：金文作：从丝，从戍（武装守备），丝表示细微、仔细，本意：细心守备。

即：甲文作：金文作：从卪（盛满食物的器具）从卩（跪坐的人）会人正在吃饭，或跪坐准备吃饭。帛书本作“節”见“節”字从竹（竹林），从即（吃饭），会在树林或竹林中吃饭。



节：帛书本作“節”，从即，人吃饭（见即）。从竹或从草，在竹林或草坪上吃饭，根据节卦所记述的文字应是集体吃饭的场面，所以后来被引申为“过节”。



既：甲文作：金文作：从卪（盛满食物的器具）从无（人吃饱饭后张口打嗝儿的形象）表示吃完饱饭，或有饱饭吃。

见：甲文作：金文作：从跪人，从目，突出人的眼睛会意看到。

建：甲文作：像一人立船头持蒿撑船形。本意是持篙撑船舵手，借


喻为“掌握国家行政的人”。帛书本作：律，左彳为街道，右聿同事、吏、会在街道上捉拿、查问(可疑人)。

吉：甲文作：金文作：从口，从士(男性生殖器，古人崇尚男性生殖器)本意为“祭祖求福”。本书译为“乞求保佑”。



君：甲文作：金文作：从尹(治理)，从口(发令)，本意为发号施令的人。“君子”是殷周时期地方长官的谦称，乾卦君子是姬昌称呼西岐国内的最高长官，具体人应是其子姬发。坤卦中的君子是指带兵出征的长官。


咎：甲文作：金文作：从人，从各表示冲突，行动有阻。



坚：甲文未见认定，篆文从土，从𠂔(牢固)会土地坚硬之意。


居：金文作：是由两个字形演化而来，一个是尻，在金文中与處(处)为同一字，是一头戴虎皮冠据几而坐的形象，是个头领形象，居的本意后引为“割据”今语多用于居住的居，本书解为“主管地方行政”。


据：困卦记述的是围剿地方非法割据，左半部从手表示要抓住非法割据的头领。



家：甲文作：金文作：从门(房)从豕(猪)最初的本意为“猪舍”，因家庭养会为农业生产带来好处，使家庭富余而稳定故引申后为“家”的概念。


金：金文作：指事字，指金属，也象征财富。

交：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像人头戴斗笠或宽边帽侧面走路形，根据交、郊、校的使用环境“交”的表意为军士在“巡逻站岗”。

郊：甲文作：从交(巡逻站岗)从邑(城镇)，表意为：“在城镇的四外巡逻站岗”。

击：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异体作：本意是车轴进入了轴套，蒙卦中示意为：“蒙”是“圈套”。

敬：甲文作：金文作：与苟为同一字，从羊头(西北羌人古时头顶上插饰品)，从跪人，(殷以前抓住其他部族成员都用为奴隶)，金文加支(手持棍)完整了敬的表意。

酒：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像一个尖底的水罐形，上面一横表



示盖子,里面的一小横表示水平面,是古代盛水的罐子。左边
シ表示把水装进水罐(参见与“尚”的区别)。

旧: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象形字。像一只瞪圆眼的猫头鹰形,表意
为:像猫头鹰一样。

诫:戒甲文作:𠄎双手持戈表示警戒,与言(声音)会,表意为:警戒的
时候要发出声音。

戒:见诫。

𠄎:甲文作:𠄎会意字。是从手,上从𠄎(𠄎:弓弩的钩弦器)会扣动
𠄎射箭,是动词。

艰:(读如勤)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会意字。甲骨文像把一个双臂交
缚,头颈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烧之形,是上古时期用于祭天
通神的仪式,金文下面已经不从火,说明西周以后这种祭天通
神的仪式已不那么残酷,人文状况已有很大的进步。

介:甲文作:𠄎从人,两侧短画象征由甲片联成的甲衣,表示人披
铠甲。

疾: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从人,从矢,表示人腋下受箭。比喻受到暗
中攻击。

蒺:帛书本作“疾”,见疾。上从艸(草),表意为:在草丛中射暗箭。

拘: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父·句部》:拘止也。右从句,甲骨文和
金文与勾为同一字。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从口,从勺(表示弯
曲),会言不直,即“谗言”。手部用法同据。

甲: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象形字。其形像植物果实成熟时外壳裂纹
形,又像鬼(猩猩)的头,其本意指敌人(鬼头、死人头),凡易经
中从甲的字均作此解,如“遇”等。

嘉: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左边从𠄎(鼓),右从力,金文下加口,突出
欢笑。

进: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进与晋同源。会意字,从双矢(表示多支箭),
从曰(箭袋),会把箭装入箭袋。

荐:金文作:𠄎从廌(犍牛),从𠄎(草地),会兽畜在草地上吃草。帛
书本作“尊”:甲骨文作:𠄎从酉,酒杯,从升(双手)会双手高举
酒杯。

戈：甲文作：𠄎从两戈。本意：多名持戈的军士。

经：金文作：𠄎象形字。像打开的简书，本意：简书、公文。

籍：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象形指事字。是一个人执耒耕作的样子。

本意：开垦荒地。

棘：金文作：𠄎从二束（带刺的树）相并，会低矮丛生。《说文·束部》：棘，小枣丛生者。本意：荆棘丛林。

颊：籀文作：𠄎从夹（两个小人挟持一个大人）右边页（长发愁容）。

本意：挟持老人。

浚：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浚，杼（读如柱）也。杼在古文中同予（织布的梭子），因此浚的本意：通畅的水路交通。

角：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高高扬起的角，牲畜的头也用“角”字表示。姤卦是借喻，指有罪的人头。

楸：用棍子击打头部。帛书本作“寇”。见“寇”。

决：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决，行流也。与决有差别。丿表示冰（寒冷），夊（矢枯），这是比喻用法，将男性的性交和射精用发射矢枯来形象地表示，显示了三千年前中华民族的语言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本意：在寒冷的环境里性交。

晋：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会意字。从矢（箭）从曰（箭囊），会箭入箭囊表示进，也表示息战。本意：罢武息战。

接：见妾。手部用法同据、拇。

解：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指事字。从双手，从牛，从角（头，长角的头），小点表示血肉的碎屑。本意：杀牛。解卦是比喻用法，将对峙的战争比喻成“杀牛”。

假：见遐。假字从人，本意：人离家山高路远。帛书本作：段。通“遐”见遐。

蹇：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足部》：蹇，跛也。从足，寒省声。辞书释为“行动迟缓”或“跛脚”，但根据字的构造和八卦符号所代表的东北方和北方其本意应是：行进的方向寒冷。

厥：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与𠄎、夊同源，大有卦用厥而不用夊应含有另一层表意，从厂（山崖），会在山崖下用弩箭射。

就：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京部》：就，就高也。籀文作：从



京(高大的楼台),从突出头部面朝外的人(表示警戒),本意:站在高处警戒。

惊:帛书本作“敬”,见“敬”。

跻:帛书本作“齊”。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象形字。像一棵棵吐穗的庄稼与足(脚)会,本意:收获粮食。

济:从齐,见“跻”,本意:禾麦整齐地吐穗,左加シ表示下雨。

齋:(读如机)有版本作“资”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会意字。一人持来(麦)一人手持棍打麦,本意:打麦粒。帛书本作“𡳿”,说文无此字。从禾亦与庄稼有关。

九: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指事字。字形是在兽类的尾巴根处加一ノ表示尾巴根处,指出屁股的所在,这里用的是引申意指的是“后边”或“后面”。

渐: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渐,水出丹阳黟南蛮中东入海从水斩声。应是东汉时期的定义。渐,从水(雨),从车,从斤(斧)。古文的本意应是“有持斧武士的车(兵车)行在雨中(风雨无阻)”。

祭: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会意字。从手,从肉,从示(祭台),本意:手持肉放在祭台上祭祀。

井: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象形字。像用木条交叉构成的井口形,本意:水井。

汲: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汲,引水于井也。本意:从井里打水。

繻: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帛书本作“汲”,及,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从人,从手,用手从身后去拉人,本意:拉扯别人或相互拉扯,从水,为水而相互拉扯。

机:见“几”木部为用本棍击打。帛书本作:階。本意:宫殿之台阶。

爵:酒器。

及:见“繻”字。

阶:甲文作:𡳿金文作:𡳿《说文·阜部》:阶,陞也。高大的宫殿。

K

闕: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門部》闕,閃也。本意:在门缝中

看见人影闪动。

可：甲文作：𠄎 歌的初文，本意为唱歌。

括：甲文作：𠄎 金文作：𠄎 与𠄎、𠄎（读如决）同源像矢栝之形。矢栝是弩箭的钩弦器，左边与手会表示用手扣机关发箭。

亢：甲文作：𠄎 金文作：𠄎 指事字，从大（劳作的人），一横象征两腿之间加着桎（刑具）金文大同。亢龙：带着刑具的龙。亢同桎。帛书本作“抗”多出的手部参阅据。

坤：坤即申，在文王八卦中指示的是西南方位，西岐周族邑国的根据地，申在甲文中作：𠄎 是闪电的形象。上古之人对雷鸣闪电不能做出科学解释，认为闪电是“上神”的化身，体现的是神的意志。八卦符号被认为是神的初文。坤卦记述的是公元前1066年“牧野大战”前，周族军队决策出征的经过，寓意代表的是天意，是上神的意志。

另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易经》和《系辞》凡“坤”字皆作“川”，有学者认为是笔误，其实非也，川，在甲文中是象形字，是河的本字也含有顺流而下的意思。而河则特指黄河。因此“川”是坤的原字是因占卜需要而改动的字中最主要的几个字之一。

寇：金文作：𠄎 从宝盖（房子），从攴（手持棍）会手持棍在房中行凶之意。寇字的本意是“入室的强盗”。

克：甲文作：𠄎 金文作：𠄎 像戴盔持戈的壮年武士，本意：年轻武士。

困：甲文作：𠄎 指事字，本意是木棍把门顶住，蒙卦的用法是“顶住”。

诬陷，而困卦的用法为“把包围圈的路堵死，不让敌人逃窜”。

客：金文作：𠄎 从宝盖（房内），从弯腰的人，（行礼）从口（说话、报告），本意是“有人进到房中报告”。

开：甲文作：𠄎 金文作：𠄎 会意字。从双手打开门的门𠄎，师卦引申为“开创”。

考：甲文作：𠄎 金文作：𠄎 象形字。像长发老人扶杖之形，与老为同一字，本意是老。

嘘：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右从盍，见盍，左从口，会所说的话掩盖真实意图。



口：甲文作：金文作：象形字。像人的口。本意：口。

坎：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土部》：坎，陷也（低洼地）。坎卦在文王八卦中处正北位置，因此坎指的是，北方（今河北、山西等地区）大片低洼荒地，和这一地区生活的庶民。

帛书本作“𠄎”，从章（见章字），从支（手持棍），从工（工具），从贝（钱），按古字解法包含的意思有：为冤死在刑刀下的人报仇，拿起工具创造财富的双层含义。

枯：古文作：𣎵从十（长远）从口，会年龄长，又与木会，本意：年令长的大树。

康：甲文作：𣎵金文作：𣎵指事字。象形字，像个摇铃，表示演奏的乐器，小点表示发出的声音。本意：摇铃奏乐。

馈：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食部》：馈，饷也。指的是能得到粮食供给。贵，甲文作：𣎵上从双手，中从耒（农具），下从土（土地），表意是“种田”。因此“馈”的本意应是：种田能得到粮食供给。后下半部演变成表示双手取钱财。

睽：金文作：𣎵（土父鬲）上从睽大的双目（表示注意察看），从双足（走路），从射过来的双箭。会察看的时候受到敌人袭击（有人放箭）。帛书本作“乖”，本意：背离，不一心。

刖：甲文作：𣎵金文作：𣎵会意字。像砍去人的足形，是古代的刑罚。

亏：（虧）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方部》：虧，气损也。本意：底气不足。

快：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快，喜也。是引申意，根据字的结构从“夬”（钩弦射箭），从心，本意应为：心里想就像箭一样飞出去。

筐：甲文作：𣎵金文作：𣎵象形字。竹筐形，筐中有物。本意：竹筐。

刳：（读如奎）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圭，金文作：𣎵从二土（表示多雄性生殖器），从刀，会用刀割掉所有的雄性生殖器。刳羊，本意：骗公羊。

闕：帛书本作“闕”按古解法从圭（二土，加高的土堆），从门，会用土堆把门堵上。

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古，金文作：𣎵从十（尺），从口。会口与食物还有一段距离，吃不到东西。帛书本作“枯”，见“枯”字。

頔:(读如亏)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无此字。頔,帛本作:頔
说文有异体字:頔,音:推,该字的构造左上从爪(孚的上半),下
从升(双手,表示反抗),因此该字的表意是不顺从。

L

龙:甲文作:𪛗金文作:𪛗是传说中的神物,但是这种说法是在汉朝
以后逐渐兴起的,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龙的形象最早出现于
汉朝的玉佩上,而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没有龙的形象。

龙在甲文中上从辛(刑刀),下从申(闪电),篆文后讹变成
月(肉)在甲文中申是神的本字,把刑刀放在神的头上神就变成
了龙,这是龙字的最初本意。按照《易经》使用的语言环境理解
龙字应是:原本无罪却被加罪之人,但是《汉书·五行志》记载,
西汉末期时算卦师京房对“潜龙勿用”的解释是“众逆同志,至
德乃潜”(汉书卷三十六),姬昌不会认为自己是叛逆,所以龙最
初是有不同的解释。“龙”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已经升华为
中华民族的图腾,人们崇拜龙是因为龙的形象代表是一种自强
不息,勇往之前的精神。

利:甲文作:𪛗金文作:𪛗从禾从刀,表示用镰刀收割禾谷之意,并引
申为,“收获”,“形势有利”的意思。

厉:金文作:𪛗从厂(山石)表示磨石,从𪛗,𪛗省声。本意为粗糙的
磨石,引申为危险、磨难、磨砺。

履:甲文未见认定,篆文从尸(人)从彳(道路)从夊(脚)从舟(方鞋)
会行走之意。坤卦第二为行军,履卦第十为巡逻。帛书本作
“禮”,甲骨文作:𪛗会意字,豆器中盛满物,与丰同源。

林:甲文作:𪛗从二木,会树多成片。

鹿:甲文作:𪛗象形字,金文大同,隶变后楷书作鹿。

涟: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根据文义和字形释为:乘车一路风雨
兼程。

来:甲文作:𪛗金文作:𪛗象形字。像一棵小麦的形状,本意:小麦(粮
食)。

律:甲文作:𪛗与建同源,建从彳街道,本意与建有所区别律与事、

吏、史意近。

挛：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手部》：𦞮，係也。从手声，根据字形和小畜卦的文义释为：和声细语亲如手足。

邻：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邑部》：鄰，五家为邻也。古时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离：甲文作：𡇗 本意：捕捉。

陵：甲文作：𡵓 从阜（多层台阶），从夨（地穴上的亭台、高台）。本意：高台。传说纣曾在朝歌造鹿台每日与妲己饮酒于上。

劳：金文作：𡵓 下从升（双手）上从爵（酒器），小点像盛满酒，会双手举爵对劳动者慰问。

临：金文作：𡵓 像人俯身低头泣泪状，突出了眼睛（表示眼睛因泪肿大）左下为泪珠。

腊：腊同昔。昔：甲文作：𡵓 金文作：𡵓 从日（太阳）上为物，《说文·日部》：昔，干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说文》无腊字。

庐：甲文作：𡵓 金文作：𡵓 异体字为“𡵓”（读如路），像古人盖的茅庐状。

良：甲文作：𡵓 象形字。像古代穴居或大宫殿两侧有进出廊道之形。本意：前后有出口的大房子。

灵：金文作：𡵓 从示（祭台），从雨，会祭天求雨（雨在金文中本意为雷）。本意：祭天。

隆：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生部》：隆，丰大也。本意为高地。古意为“在高地上建房”。



老：甲文作：𡵓 金文作：𡵓 同考，见考。

立：见位。陆路出行、出走。


连：金文作：𡵓 象形字。二夫拉车形，是辇、连的初文。“来连”的本意：用车运麦（粮食）。



藁：帛书本作“𡵓”。𡵓，甲文作：𡵓 金文作：𡵓 指事字，表意是雷声很大，上从草，表意是在草丛中如雷地喊叫声。


漏：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本意：古代计的滴漏，井卦是比喻有了裂纹的盛水器皿会像滴漏一样漏一屋子水。帛书本作“句”，见拘。

陆：甲文作：金文作：左从阜(楼梯)，右边重叠廌形表示楼房，金文下边加土强调了楼房建在土台上是楼的初文。本意：高大的楼阁。

轮：帛书本作“綸”，古代官吏使用的绶带。


乱：甲文作：会意字。上下从手，中间是丝，会双手理丝。本意是：梳理。帛书本作“乳、亂”说文无乳字。是古字的隶化字，其表意从“孚”，右从乙(乞求或表示服从)，本意：俘虏听从吩咐。

旅：甲文作：金文作：从方(旗)，从众。本意：众人聚会在旗下组成军旅。古时军政民政不分《易经》旅卦记述的是开垦荒地。

里：金文作：会意字。从田，从土，拥有田地，会人所聚居之地。古代五邻为里。

藜：帛书本作“莉”说文无此字。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艸部》：藜，艸也。本意：从禾，从草，从刀，以草(野菜)当粮充饥。


冽：帛书本作“戾”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户(半扇门)，从犬，会门半开犬在门旁看护。本意：有犬看护。

列：帛书本作“戾”，见冽。列，古文作：从鼎，从刀，会用刀劈开鼎，表示分列国家或在政权内部制造分裂。

M

牝：牝在易经中只出现了两次，坤卦第二，“利牝马之贞”，离卦第三十“畜，牝牛，吉”。在所有的辞书中“牝”字都释为“雌”，并用《尚书》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用于佐证。“牝”就像一根索把《易经》带进了“阴阳占卜”。为什么有此讹变？请参见《易经》与“八卦”和《易经》与“易传”章节。

根据汉字造字原则“牝”字，从牛从匕。本意为“杀牛”是军队出征前杀牲祭旗犒赏三军，鼓舞士气的誓师仪式，这种仪式流传至今。

“匕”在甲文作：匕有两个来源：一是一个跪拜的人形，是柔顺妇女的形象。二是匕匙一类食器是取大块肉的叉子，因短而锋利，古人又用它作为短剑称为“匕首”。“坤”卦记述的是公元前1046年西周周族邑国组织“牧野大战”的情况，因此从本解。

迷：古文作：𨔵从走，米声。本意为迷路，坤卦第二“先迷”是说由男儿组成的先头部队的行军路线要曲折隐蔽迷惑敌人。

马：甲文作：𠂔《说文·马部》：马，怒也，武也，像马头髦尾四足之形。

“马”在汉代之前并非单指马，指“动武”和“震怒”。这与坤卦所述事件正吻合。

蒙：甲文作：𡩊金文作：𡩊从佳(鸟)，以物覆鸟表示蒙盖，蒙卦的使用是借喻，表示“掩盖事实真相”。

命：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与令同源，从亼(木铎形，即铃)从卩(跪人，会振铎施令)。

密：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密与宓同，《说文》宓：安也，从宝盖(房子)，必声，是汉字释意，根据小畜卦和小过卦所述山上营地中有内部分列、纷争后施用武力平息的内容，可断定其本意是：“山上营地内有内乱。”参见“必”字。

目：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象形字。本意：竖起来的眼睛，即“瞪圆的眼睛”。

眇：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目从少(见沙)，本意应是：下雨的时候眼睛要注意地面上形成的水沟。

茅：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上从艸(草)，矛、甲文作：𠂔象形字，古兵器顶尖处带钩类似镰头。茅的本意：用矛割草。

恤：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恤，忧也收也。本意是：因为有担忧而收拢人心。

姝：甲文作：𡩊从女，从未(枝叶繁茂的树苗)，本意：花季年轻女孩。

门：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本意与今意同，这里指在军营门口会战。

莽：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四草，从犬，像在草丛中追逐猎物。《说文·犮部》莽，南昌谓犬，善逐菟艸中为莽。本意：在旷野的草丛中狩猎。同人卦中所追逐的猎物特指“紂”。

鸣：甲文作：𠂔象形字。从鸡，从口，公鸡打鸣状。指鸡鸣和凌晨。

冥：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冂(表示蒙盖)，里边是星或月，下从𠂔(双手)，会双手拉着一大块布把光明盖住。本意是：昏暗。暗喻纣的朝政昏暗。

明：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月照窗棂，因此明的本意最初是指有月的

夜晚。

灭：古文作：𤇗从戌(武器)从“火”人瞪着两眼，会人使用戈严厉地阻止。《说文·火部》：威，从火，从戌。火死于戌，阳气至戌而尽。这里显然把五形学说引进，并非本意。

蔑：甲文作：𦍋从苜(草下的眼，表示暗中看着)从伐(用戈刺腿部)，会暗中看守随时会打断腿。

母：甲文作：𠂔象形字。甲骨文为妇女跪形，金文进化成直立妇女形。两点为妇女两乳表示已婚妇女。

拇：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辞书认定同母，见母。《说文·手部》：拇，将指也。拇已是大拇指的专用字。但是蛊卦有“干母之蛊”句，可见被纣施以蛊刑的人中有一位女性。按神话小说《封神榜》的传说该女姓姜，与姬昌祖母同姓。《诗经·王风·葛藟》记述的就是蛊卦所记事件后西岐国内祭奠亡灵的场景；“绵绵葛藟(山林间的吼叫声绵绵不断)，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亦莫我有。……”拇的手部用法与居和据同，是母亲“姑母”被人抓住的意思。

膺：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肉部》：膺，背肉也，从肉每声，易曰：咸其膺。每，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妇女头上盛饰形，表示盛美。咸卦指的应是妲己。膺的表意应是：割那个高贵女人(妲己)肉部是对妲己的贬称。

莫：甲文作：𠂔从日，从草，会日落草中中下从双手。本意：指黄昏时段行动(动手)。

纆：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无此字，古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01版)认定，释义：绳索。与说文“纆”(右为黑)字同。

覓：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艸部》：覓，覓菜也。不是最初本意。从艸(草)，从见，本意：在草中察看寻找。

庙：金文作：𡩇从广(敞屋)，从帝(偶像)，从二人鞠躬(众人朝拜)。本意：朝拜祖庙。

面：甲文作：𡩇辞书认为是脸上最传神的眼睛，用来代表面部，但是甲骨文中表示头面的字有頁、首、見等字。而该字结构更像女性生殖器的外观，根据文字使用环境其本意应是：女性的下身。因此字专指女性所以“人革(勒)面”的人字不用“女”或“母”。



靡：帛书本作“羸”本意：钱袋子满满的。参见“羸”。

幕：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会意字。从莫（日落草中），从巾，《说文·巾部》：幕，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本意应是：日落时用巾布将物覆盖上，井卦指的是将井口盖上。

末：金文作：𣎵指事字。从木，上面一小横表示切断。本意：折断小树梢（折一根小棍）。

木：甲文作：𣎵象形字。树。

袂：（读如没）帛书本前为“袂”后为“快”，袂，从衣，从夬（弩弓），会把弓弩藏在衣服中用衣服盖住。快，见快。

沫：帛书本作“菜”。从艸（草丛），从末（把植物的末梢抹去，丰卦应指的是稻谷的穗），会庄稼收完地里只有荒草。沫字应指的是南方水田。

木：甲文作：𣎵象形字。本意：树。困卦“株木”指“大树林”。

N

乃：甲文作：𠂔是由甲骨文：（妇人双手抱子于胸前喂奶形）简化而来，将子手臂省去，留下人身和突出的奶头。是奶的本字。

女：甲文作：𡚦金文作：𡚦象形字，中间的扁口表示成熟女性的乳房。跪女人形体体现了殷之前女人的社会地位，金文中演化成直立腿稍弯形，表示女人彬彬有礼。

年：甲文作：𠂔从人，从禾，人背禾会谷物成熟进行收获之意。本意是：谷物成熟进行收获。

囊：金文作：𧰨象形字。像扎口有底的袋子，本意是：袋子。易经中指箭袋。

纳：甲文作：𠂔从门（表示房或地穴）从人，会人进入房中。

泥：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古文作：𦍋大人身后有小人用刀之状，隶化后作“尼”《说文·尸部》：尼，从后近之。尼的本意最初应是：“背后有人用刀”，左边シ表示下雨的天气。

宁：甲文作：𡩺从宝盖，从皿，从丁（隔板或支架），会房中储存有食物。金文加义符“心”，突出了人心与食物的紧密关系。

舆：甲文作：𨋖像四只手前后推的一辆车，这应是战车初期由四人操

控的动力形式。本意指：战车或乘人的车。

熊：甲文作：𧠆象形字，大耳短尾的熊形，是熊的本字。

牛：甲文作：𧐄象形字。本意为牛。

挠：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手部》：挠，扰也。本意是搅动。

尧(堯)，甲文作：𤄎上从二土陶坯，下从跪人，会烧窑制陶器。挠本意应是：动手烧窑制陶器。

南：甲文作：𡗗象形字。像一个敲击的乐器，上为悬结，下为器体。本意：敲击乐器。

臲：(读如聂)说文不见此字。帛书本作“貳”。根据字义，从自(鼻子、头部)从木(树)，从危(人在高而恐惧)，分析臲的表意应是人躲藏在树上而恐惧。

鸟：鸡的本字，见“鸣”。在易经中与鸟有关联的字还有“鸣”和“鸿”其本意均指的是鸡，从易经的文字中可以分析出“鸟”是对妲己一类女人的贬称，己、鸡(鸟)同音而“己”字在甲文中是捆束的意思，纣王的宠妃妲己的本名应是妲(像日出一样美丽的女人)而非妲己。

P

朋：甲文作：𡔁是两串贝连在一起之形，是古代的货币单位，两串为一朋。

磐：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般”甲文作：𠂔从凡(盘)制盘旋转，从攴(表示动作，手持棍)，会旋转之意，下从石(山崖；见石字)，全字的表意：手持武器到山上转(巡逻)。

帛书本作“坂”，《说文》无此字。从土，从厂(山崖)，从手(用手操持)，表示的含义当为：在山崖下挖山洞(用于防务)。

甫：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甫：甲文作：𠂔像田中长有菜苗形，本意：农田；从走之，会到农田走动察看。

平：《说文·亏部》：平，语平舒也。是引申意。金文作：𠂔从于(乐器)表示吹奏乐曲。

翩：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羽部》：翩，疾飞也。本意是：急速，快速地行进，左边扁应有含义，应与“行政文件”有关(应指户籍册或文字)。



彭:甲文作:𠂔右边从豈(架起的鼓)右从乡(象征敲鼓的声音),表示敲击并发出声音。根据“大有”卦文字环境分析,本意是:敲击抗议。

幡:金文作:𠂔同繁,从每(妇女头上有饰物形),从系(漂亮的衣服)会女人衣饰华丽。

频:金文作:𠂔从页(愁容的脸),从双止(双脚,连续行远路),从水(河流)。会为走脱而心情焦急、发愁。帛书本作“编”甲文金文未见认定。从系(绳)从户(门户),从册,本意当为用绳索拴上自家的门户。册的含义应与行政公文有关,见“翩”。

配:甲文作:𠂔从女,从已,会婚配生子。帛书本作“肥”。从肉,从巴(张嘴巴的虫子),比喻不劳而获的人。

沛: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市”(读如福)《说文·市部》市,韡也,上古衣蔽前而已。但根据甲骨文的写法:𠂔和文中的表意,参照帛书,甲文下面像山包的笔画指的应是堆积的粮食或其他物品,上面插一旗类的标志,本意当为囤积粮食或物资。帛书本作“赧”。从火(举起两臂的人),从页(脸),会举双臂有所动怒。

仆:帛书本作“剥”。见“剥”。

匹:帛书本作“必”本意:分心。

妣:同比,见比。

品:甲文作:𠂔从众口,会人多嘴杂。

瓶: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二人,从缶(陶器)会人人背着陶罐。帛书本作“刑埴”刑,金文作:𠂔从井(囚笼)会拘囚。埴,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二人并立,从↑(出发形)。

Q

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兼,说文归秝部,金文作:𠂔是用手收禾之形,说文释为“并也”但甲骨文的本意是:收获庄稼。从甲文解。

乾:乾在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卦第一和噬嗑卦第二十一卦中出现,共使用了五次,《易传》对乾字的解释是:乾为天,为键(这里道出了古本乾卦的来历),为圆,为君,为父,为玉等。按照《周易

·说卦》的解释,几乎无所不包,凡世上属阳刚、美好的皆可由乾字包办,因此“乾”应在“文王八卦图”中占有最尊贵的正南的位置。但是却被安排在西北的方位上,这样的安排是演《易》者姬昌精心设计的结果,有着实际的应用价值和内在的含义在“易经与八卦”一节中已有论述,因此只有对乾字的本意追根寻源,才能释译出原本含义。“乾”在现有的甲骨文典籍中并没有被认定,但是与乾字字形相近的“朝”字却有认定。“朝”甲文作:𠄎右半部从月,左半部从𠄎辞书对该字的全字释意为“日出草中而月未落下”表示早晨,但,如果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认为“日落入草中,月已升起”而释为黄昏,也完全符合汉字的造字原则,释真“朝”字的本意关键在于左半部。根据姬昌在八卦图中“乾”字的方位正是落日的方位推断表示的是“日落草中”——傍晚。殷都为“朝歌”亦应指为太阳落山以后才会进行歌舞娱乐。那么乾字的左半部“乞”怎样解才是正确的呢?在甲文中“乞”与“气”同源,甲文乞作:𠄎金文基本相同,上面一笔很像人俯卧在地,乞求上天保佑的形态,这种形态直至今今天在虔诚的佛教徒中还有见到。上古时期的初民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笃信上神,崇拜太阳是他们每天都要作的事,因此“乾”字的本意是:“日落前虔诚地祈祷”。

帛书作“键”按古文解,从建:人掌舵,喻领头人,从金,金钱,全字的意思应是:领头人应带领大家创造财富。

潜:在甲文中未见认定。在篆文中是形声兼会意字。从水,𠄎声,𠄎也兼表插入之意,本意是“在水面下行走”。另“潜”通“潜”,史有西伯受潜的典故。

帛书本作“浸”从字的结构上,有表示被人当成猎物被抓住的含义(见侵)。

群:甲文未见认定,《诗经·小雅·吉日》有“儻儻(bao 包)俟俟(si 似),或群或友”《古代汉语字典》释“群”的本意是“野兽”。乾卦第一“见群,龙无首”。“群”暗指的是殷纣王帝辛和它的帮凶崇侯虎等一班人。

其: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簸箕形,动词使用,表意为:要或接受。

泣:甲文作:𠄎与哭同字,从众口,从桑,会众口哭于桑枝下,古代丧



事用桑枝作标志。泣字的甲文认定应予商鹤,立的甲文本意是出行。因此,泣在屯卦中的表意应为冒雨出行。

求: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一裘毛朝外的皮大褰形。金文加一手(又)表示手提皮衣,是裘的本字。从屯卦和蒙卦对“求”的用法可以看出早在三千年前,男方向女方求婚就有了送彩礼的风俗。

取:甲文作:𠂔从手,从耳,古代抓到战俘或野兽割下左耳从示战功,本意是“割下左耳”。

驱: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马部》:驱,马驰也已。是汉字意。甲文区“𠂔”从众口(人多口杂)从亡(逃亡)从马:怒。驱的本意应是:众多人愤怒地一起逃亡。

禽:甲文作:𠂔象形兼会意字,像一把长柄捕鸟网,表示捕捉。金文加上“今”为声符。本意:捕捉,通今语擒。

前:金文作:𠂔从刀具,从舟,《说文·刀部》:前,齐断也。前在汉时亦从“断”是剪的本字。因此“前”的金文本意应是:用刀具割断舟的缆绳乘舟出行。

牵: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牛部》:牵,引前也。根据牵的字形,甲骨文时代牵字的本意应为:把牛牵出户外。

妻:甲文作:𠂔从女,从又(手)会女人用手理长发,最初的本意:女人用手整理头发或抓住女人做妻。妻室。西周之前男子的婚姻主要是虏取其他部族的女性为妻。

去:甲文作:𠂔从大(有动作的人),从口从,会一面行动一面说话。《说文·去部》:去,人相违也。本意应是:因矛盾吵嘴而离去。

倾: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匕部》:顷,头不正也。本意:女人摇头。非古文意,从人,从匕(刀表示割断),从页(人脸)。本意:二人分别。

侵:金文作:𠂔从离(捕捉的网),从𠂔(古代攻城用的梯子),从手,会拿起武器攻击。本意:使用武力获取对方。

丘: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穴居的窑包形,即表示房子或地穴。

七:甲文作:十指事字,同切。一横加一竖,表示将棍棒(某事)切断之意。金文一竖上宽下尖此意表示得更为明显。《说文·七部》:七,阳之正也。显然是根据后兴的阴阳理论为其释义的。七是切的本字。



且:(读如祖)甲文作:𠄎象形字。男性生殖器,古人崇尚生殖器立牌位祭拜,是祖的初文。且的本意:祖宗的牌位。与士和壮既有同义又有区别。

弃:甲文作:𠄎下从升(双手),中从凶(簸箕类物件)上从子(死人或小孩)。会双手持簸箕将死去的人抛弃之意。

戚:金文作:𠄎从戈,从未,古代的兵器钺。

衢: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中从瞿,甲文作:𠄎表示睁大眼看着,从行(街道)会在街道上观看。

妾: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从辛(刑刀),从女,会有罪的女人。遁卦指敌阵营中的女性。

箕:与其为同一字。其为动词用法,箕为名动兼用。箕除指传统的簸箕,也指矮边的筐。

迁:金文作:𠄎指事字。左边像同的甲骨文构造,从四于共举箱笼等重物,右边从邑,篆文从足。本意:举家迁移。

起:帛书本作“正”,见正。

杞:帛书本作“忌”,金文作:𠄎会意字。从己(约束),从心,会从思想上约束、改变。

岐: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在易经中岐与西通用指的是地名“岐山”。

汔:帛书本作“𠄎”左从“曷”,见曷,左从“气”见“乾”字解。汔,三点水部表示水。本意:乞求得到水。未济卦第六十四,帛书本作“气”,汔、气同源,本意:气味。

泉:帛书本作“𠄎”。甲文作:𠄎象形字。水从泉眼中流出形。本意:泉水。

仇:帛书本作“𠄎”;说文无此字,说明东汉初年此字已不使用,根据该字结构,从求(见求字解),从戈。本意应为:使用武力得到婚配。

庆: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一只鹿类动物形,古人把鹿视为吉祥物来表示吉庆。

期:甲文金文未见认定,按古文释义,从其(得到、收到),月(肉,人的肉体),会得到的是失去能力的废人。

戕:(读如枪)甲文作:𠄎本意为刺杀。帛书本作“𠄎”见𠄎。



R

日：甲文作：☉象形字。太阳的形状，本意指太阳，也表示白天。

若：甲文作：𠂔象形字𠂔是若的初文，甲文像一跪坐之人双手理发，（跪下举双手投降）表示服从和归顺，金文大同，另加义符口，强调顺从应诺。

如：甲文作：𠂔从跪女，从口会顺从指令之意。

茹：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从艸（草），从如。本意：女人用草制成蓑衣（御寒）。

裯：顺从的女人要给衣服穿。帛书本作茹，见茹。

繻：雷雨天用的衣服，参见“需”。

濡：雷雨，参见需。

入：甲文作：𠂔像地穴的入口形，表示可以进入。

人：甲文作：𠂔会意字，人。

戎：甲文作：𠂔从戈（长兵器），从十（短兵器、盾牌）。本意：全副武装。帛书本作“容”字源的表意为把物装进口袋。

肉：金文作：𠂔像切下的一大块肉。本意为“一块肉”。

然：金文作：𠂔从火，从𠂔（狗肉）。本意：用火烧烤狗肉。

S

裳：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上从尚本意为盛酒的容器（见尚字解）下从衣，甲文作：𠂔是象形字，像带大襟的衣服形，本意：衣服。全字的表意为酒和衣服。

十：甲文作：𠂔甲文与丨(gun)为同一字，是一根树棍形，金文增加了刻度而表示其长度。本意应作：长或长久、长时间。

筮：金文作：𠂔《说文》筮：易卦用蓍也，从竹，古文巫字。巫与筮为同一字，巫是名词指的是上古时所谓人神相通时的一种礼仪，今天民间还有这样的活动俗称“跳大神”，筮是动词，蒙卦“初筮告”应从古解。

霜：甲文金文未见认定，从雨，相声，本意为露水附着在草木等物体上结成的冰，坤卦第二指的是出兵的季节为隆冬。

舍：甲文作：𠂔舍表示的是建在高台上的高级房舍（应是一个高大的



亭子),这种高级房舍是专用于祭天、求神、占卜的场所。颐卦“舍尔灵龟”说的就是在“舍”内进行占卜活动。

三:甲文作:𠄎 辞书认为甲骨文和金文用三画表示三,笔者认为有误,根据王家台秦简的判断,先秦之前表示数字另有符号(请参阅“易经与连山、归藏”篇),三在易经中数次使用,分析其语言环境应表示的是复数应比甲文“多”(两块肉)还要多的复数。其本意是:多。但是 1973 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蛊卦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作“先甲晶日,后甲晶日,”因此蛊卦之“三”的本意为三。

说:甲文作:𠄎 与兑为同一字,蒙卦中左边加“言”强调了声音,表意应为大笑或狂笑态。

涉:甲文作:𠄎 从水(河)两脚跨过,会涉水过河之意。从现在绘制的殷商时期的地画看,从西岐(周族邑国)至殷都朝歌如行汉路需数渡渭河与黄河,而大军行动汉路比水路要方便。故“利涉大川”在易经中多次出现。

沙:甲文作:𠄎 辞书认为在甲文中沙与小为同一字,但根据易经对小、沙、眇的使用,小与少有区别,小表示雨,而ノ表示的是因下雨形成的大小水沟。

食:甲文作:𠄎 会意字,上面像张开的口,又像斗笠一样的盖子,下面是食具盛满了饭,会张口吃饭,或已经做熟的饭。

速:甲文作:𠄎 左边彳表示的是街道或道路,右为束(表示捆绑),本意是:在街道或交通要道上捆上人或物。

所:金文作:𠄎 从斤(斧)从户,本意是砍树本搭建辟风雨的住所。

事:甲文作:𠄎 史、吏、事三字同源,是手持猎叉、弓箭打猎之形,因上古时期狩猎是头等大事,沿袭到后来部族战争亦用此字表示,以致分化出史、吏。

讼:甲文作:𠄎 会意字,会两人张口大声争论。

褫:(读如撕)甲文未见认定,从虎,本意为剥去虎皮,讼卦中借喻为削掉爵位。

师:甲文作:𠄎 左边为弓形,表示军队的武器,右边巾为倒之形,表示止息,本意是:军队驻扎。

尸:甲文作:𠄎 像屈膝而坐或屈膝而卧的人。本意是:躺着(睡觉)



的人。

眚:甲文作:𠄎从目,从视线和进入视线的箭头,表意为:在眼前都看得到。帛书本作“省”,表意为:“眼前都是水沟(不好的事物)”。

帅:甲文作:𠄎会意字,左边双手展开,右边是“巾”(令旗)。本意是:挥令旗指挥。

失:金文作:𠄎像有物从手中滑落之状,表示丢失了东西。但是根据比卦的语言环境失应是“跑”的本字,尤其是金文的形象很像人在跑动。与文意也相符。

尚:甲文作:𠄎与商同源,是酒器形。本意:盛酒的坛子,这是现有辞书的解释,但是经过反复斟酌文意发现,尚与商并不是指的酒器。尚的本意应是发号施令的人,如姜太公亦称姜尚,指又如“尚书”其内容记述的是帝王的言行,作为,亦与命令有关。商字,甲骨文的上面从辛表示的是刑法,而商代以重刑治理国家所以称“商”此说是否有道理,还需学者探究。

视:甲文作:𠄎上从示,下从目,会眼睛巡看观察目标。

素: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字形从系,最初应与衣服有关,根据文义释为:不穿防身的服装。

愬:与诉同源。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言部》:诉,告也。本意为诉说。帛书本作“朔”可断定说文释意非“朔”延伸的古意。《说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苏也。指的是从月末到月初。其古意应是“每天夜晚”。

桑:甲文作:𠄎象形字。本意指桑树。古人用桑枝为死去的人招魂。

升:甲文作:𠄎象形字。从斗(觥,酒器)小点象征酒浆,表示举觥饮酒。

岁:甲文作:𠄎歲,从二止,从戊(镰刀与戈);本意,迈步收割。同人卦借喻为:横征暴敛。


石:甲文作:𠄎象形字。从厂(山崖)从口(说活);本意,到山崖下隐蔽的地方说话。


死:甲文作:𠄎从歹(枯骨),从前弓身的人(表示祭奠),会祭奠死去的人。

随:古文作:𠄎会意字,右边从手,中间从士(表示被手打翻的祭台)下从月(祭肉),小点(碎肉屑)从祭台上坠下,右边则表示敬奉





的神主。会不再敬奉神主。《说文·肉部》隋，裂肉也。本意为：撕碎祭台上的肉。


山：甲文作：象形字。金文大同。本意：山。


生：甲文作：下面一横表示地面，上为生出的草木。本意：草长在土地上，引申为生长、生存。


噬：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右从𩚑，见𩚑，左从口，会口说巫术。

矢：甲文作：像一支箭形，本意是箭。

硕：金文作：从页（一脸皱纹的人）从口（表示开口）。《说文·页部》：硕，头大也。并非最初本意（参见须）。硕的最初本意是：人对着山发愁。


束：甲文作：会意字。从木，从口（表示捆缚）。会捆缚之意或指成捆的物品。

实：金文作：从宝盖（房子），从田，从贝（钱）会有耕地，有钱。

士：甲文作：象形字。雄性生殖器形，大过卦指靓男。


鼯：（读如石）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鼠部》：鼯，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绿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从鼠石声。明李时珍将此物收入了《本草纲目·兽部》：似鼠而大……是一种比鼠大的动物，不见其他书目有记述。帛书本作“炙”。本意“用火烧肉”。

鼠：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鼠部》：鼠，穴虫之总名也。与今意同。

舌：甲文作：象形指事字。像嘴张着东西进入口中，其形与甲骨文“含”正好相反。本意：不声张。

思：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篆文从心，从囟（囟门），表示用头脑思考。《说文·思部》：思，睿也。本意：深思。

胜：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力部》：勝，任也。本意：胜任，有力量的人胜任。这是东汉时的释义，帛书本亦作“勝”，因此勝的释义应从古文，从肉，从，（挹饭）双手取饭。因此本意应是：做成肉饭。

遂：甲文作：象形字。野猪的形象，从走之表示走动。追逐、逃窜。本书译为敌人逃窜。

丧：异体字很多，喪、噩、𣦵等。本意是“哭”。丧的字形在甲文和金



文中变化甚多,因此其表意应很宽,每一字形都应有细微差别。如甲文之一作:金文之一作:𠂔前者像众人在桑枝下哭祭,后者则像一只家畜(羊、牛类)在叫。根据大壮卦和旅卦的文字环境,丧在此处的本意是:宰杀。羊在宰杀前虽不流泪但很痛苦,牛流泪。

损: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手部》:损,减也。这不是最初的本意。手部用法与据拇同,员,甲文作:𠂔从鼎,(古时炊饭的主要用具)从口(圆形表示鼎里的饭多,也表示吃饭的人多)所以损的古解本意应是:手拿着造饭的鼎。

狩: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单(猎叉),从犬,会狩猎。本意:狩猎。明夷卦是引申用法,指的是去捉捕逃跑的人。帛书本作“守”,本意:官府执法。

夙:甲文作:𠂔会意字。上为月,下为一跪人双手合实在祈祷。本意:每天每月都在祈祷。

所:金文作:𠂔从斤(斧头),《说文·斤部》:所,伐木声也。本意:砍伐砍破门户。非指声音。

畚: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田部》:畚,三岁治田也。易曰:不菑畚田(传本作:不菑畚则)。本意应是:长年坚持耕作。

豕: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一只大耳朵的猪。本意:猪。

受:甲文作:𠂔指事字。上下两手,中是一物,表示交出和接受。

隼: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隹(鹰类大鸟),从人。本意:人架着猎鹰。帛书本作:𠂔,人站在高大的穴居、宫殿上远眺。

杀: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长毛野兽被击杀后悬挂的形。本意:击杀。

是:金文作:𠂔从日,从正。本意:在太阳下走路(晴天时行军)。

赏:帛书本作“商”,与赏在甲骨文中为同一字作:𠂔是酒器形。古代赏赐多为酒宴,故以酒器表示赏赐。

上:甲文作:𠂔指事字。一横象征地或向征天,一小横表示在其之上。本意:天上。

思:甲文金文未见认定,篆文从囟(脑门)从心。会心中有所想。

射:射箭。字源从身,从寸(手持物)本意当为“怀孕的女人手持家什去打水”。

收: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左边从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藤蔓纠结

之形，又像将二构件相扣住，其表意应是“锁”或“门闩”，右边从文（即支，手持棍）。《说文》释义为“捕也”是引申意，其在古文时代的本意应是：将护栏的门扣上并有人持械把守。

餼：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不见此字。从食（粮食），从束：两头扎紧的袋子，本意：储备粮。帛书本作“𦵏”。

塞：金文作：𡗗从宝盖（房屋），从二工（工具杵）从双手，会双手将门窗堵住。

苏：《说文·艸部》：苏，桂荑也。指的是一种草名是汉意。帛书本作“疏”，说文作：𧈧是一条毛虫形，是虫爬动的形状。谷衍奎先生认定为是小孩（子）出生时的形象，用孩子顺利出生，表示顺畅，按照“易经·震卦”的表意应指纣走到哪儿就把孩子生到哪儿，揭露的是纣的生活极度淫乱。

遂：金文作：𨔵会意字。从止（走），从豕（像猪中箭），因此本意是“逃亡、逃窜”。

索：甲文作：𦉰指事字。甲文像双手搓绳形，金文加上了房子表示在房下搓绳。震卦是比喻用法，喻绳索多，施刑随意。帛书本作“昔”。见“腊”。

身：甲文作：𡗗象形字，像一个大肚子怀孕的人形。本意：有身孕的女人。

时：甲文作：𡗗会意字。从止（脚走路），从日（日在下），会日落时赶路与是相对。

虽：帛书本作“唯”。从口，从佳（鸟），比喻说的话好听。

琐：甲文金文未见认定，按古文，从王（身负王命），从贝（钱），从小（雨）会身负王命不辞风雨为财富而行动。

斯：帛书本作“此”。从脚，从人。本意：跟着前面的人行走。

商：甲文作：𠂔象形字。帛书本作“章”见尚与章。

史：帛书本作“使”。甲骨文和金文史、吏、事三字同源。都是手持猎叉狩猎之意。

牲：甲文作：𡗗会意字。从捆绑的羊，会祭祀用活牛羊。

升：甲文作：𧈧会意字。从斗，小点象征酒浆，会用大勺（俗称水舀）舀酒浆。本意：取出美酒。帛书本作“登”，见登。



祀：同巳。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胎儿(婴儿)形。本意：胎儿或婴儿。
使：与吏、事同源，见事。使字从人，部首使用方法与“据”大同，即由人带着从事狩猎或军事行动。

T

田：甲文作：𠄎本意为耕种的土地。

惕：金文作：𠄎从心，从易(把一个容器里的酒水倒进另一个容器)，会小的谨慎之意。本意为恐惧，谨慎。帛书本作“泥”见泥。

屯：甲文作：𠄎像豆类植物发芽时艰难屈曲地拱出地面之形，表示的是成长艰难或前途很艰难，这一解意在东汉时一直使用。

童：金文作：𠄎中间从人，头上有辛(刑)刀，身上背着东西，会男子有罪受髡(读如昆)刑为奴的形象。《说文·辛部》：童，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童的本意：有罪之人。

它：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一条三角头的蛇形，金文形象化，被认为是蛇的本字。但是根据比卦的语言环境，它字最早的表意应是“虫”、“蛀虫”。

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按说文解释为：安。但根据文义说的是巡逻，因此解意应从“旦”，旦在甲文中的本意是：太阳升出地面。所以坦的主要含义是巡逻到“太阳升出地面”，即早晨。然后才引申出确保“平安”的意思。

泰：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泰，滑也。但是无如何也不能从“泰”的演变中得到滑的结论，直到查到《尚书·泰誓》说文释泰为滑才被解开。泰誓记述的是武王师渡孟津帅军与纣决战于牧野的历史事件：“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一月戊午记述的是渡河的季节是严冬，军队是踏冰越过黄河的，这与坤卦中记述的出兵季节“履霜，坚冰至”的季节完全吻合，从这点看《说文》亦为后人打开易经留下了痕迹。分析“泰”的结构，从三(多)从人，从水，亦与师渡孟津的历史情景相吻合即“大队人马涉过冰河。”即：挥师渡河。

同：金文作：𠄎从四手共举，从口，从井(井盘)，会四手共举一声号令把重物抬起。本意：同心协力共举大业。

咷: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口部》:咷,楚谓,兒泣不止曰噉咷。

根据文义释为:哭叫。

天:金文作:𠂔象形字,甲文像突了头部的正面人形,意在表示人的头顶。《说文·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

徒:金文作:徒从彳(街道、路),从走。会走在路上。

涕: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水部》:涕,目液也。本意:伤心或恐惧地流出眼泪。

沱:同池。金文作:沱从水,从虫(它,示意水流小),《说文·水部》:沱,江别流也。本意是江河的支流。离卦使用的是形容借喻,出涕沱若:眼泪流得像小河。

突:甲文作:𠂔从犬,从穴(古人居穴),会狗进入居穴。

退:古文作:𨾏会意字。从走,从日,从朝下的脚(表示日落返回)。本意:返回。

庭:金文作:𡩉指事字。从人站在台阶或宽敞之处。本意:人站在庭院中。帛书本作“廷”。

涂:甲文作:𣶒从水,从↓,𣶒(水流的上游),会顺流而下。

𦘔:帛书本作:𦘔。𦘔,《说文·肉部》:𦘔,“口𦘔也”。本意:舌头,这里是借喻用法,喻说话无信用。

𨾏: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足部》:𨾏,驻足也。本意:停步。

涕:从弟,见“弟”,三点水部表示眼泪,见“泣”。

豚:甲文作:𧣾象形字。像猪形,从月,表示可用作祭牲。本意:供祭祀的整头乳猪。

𦘔: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中华大字典 178 页注:“五忽”切音,释义:危也。帛书本脱此字。根据字义,从兀(削掉发的人),本意:削掉头发的惩罚。

W

勿:甲文作:𠂔辞书认为,像云层中射出的阳光形,表示的是云的形色,但这一解释并不全面。根据《易经》中十八处“勿”字的用法“勿”实际上是“雾”的初文,“勿”在《易经》的使用证明了甲骨文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汉字功能的实例;由于雾这种气候现象

可以使人看不见周围的环境，因此被引申为隐藏、隐蔽。乾卦第一“潜龙勿用”就是要在隐蔽中去作一切事情（见正文解）。

无：甲文作：𠄎 甲骨文中無（无），舞为同一字，像一个人手持舞具舞蹈之形。但是根据《易经》中“无”字 131 字次的用法，甲文字符的含义应是：一个大人为两个吵架的人拉开而表示评理、劝解，使用武力（厮打）由此引申出“抗争”“格斗”的意思。坤卦：“括囊，无咎，无，誉，黄裳。”句还含有“勇敢杀敌”的含义。

往：甲文作：𠄎 从之（脚行走）王声，金文另加义符彳（街道）突出前往之意。

惟：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惟同维《说文·糸部》车盖维也。本意为：捆车篷的大绳。

我：甲文作：𠄎 甲骨文像带齿的刀锯形，也用作刑具。我是武的本字，《荀子·王制篇》：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必恶我甚矣；人之民恶我甚……现传本的主要先秦典籍应均为汉文帝至汉成帝期间由古文（金文、古文、籀文）对译而成文的，所以“我”字在西汉时期的释义仍是武。古汉语中“吾”是第一人称。

武：甲文作：𠄎 从戈，从止（脚），会持戈走动的本意。《说文·戈部》：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戡兵。故止戈为武。因此武的最初本意是“止武”。携带武器（戈）防止武装冲突。

为：甲文作：𠄎 手牵牲畜（象）形，会役使牲畜劳役。帛书本作“于”，见于。

外：金文作：𠄎 会意字，与居同源。从几从虎（读如户）。是一个头戴皮帽的人据几而坐的形象。本意：坐着。

望：甲文作：𠄎 从臣（眼），从人，从壬（高处），会人站在高处举目远望。

尾：甲文作：𠄎 会意字，从尸（人），从毛。辞书认为这是人臀后有毛尾的饰物，但是根据履卦所述，其中有防寒的内容所以其表意应是：人披着野兽的毛皮。

亡：（读王，与亡音盲有别）。本意：逃亡。

威：金文作：𠄎 从女，从戌（斧类武器），表示女人掌握权力。本意：能力，女人管理。

揭：甲文金文未见认定，為见为。揭同为。本意：用手牵着大牲畜。

维：同帷，见帷。

妄：金文作：𡗗从女，从亡（盲义）会没有看见乱猜疑。《说文·女部》：妄，乱也。按照金文的构造。本意应是：女人会有猜疑。

帛书本作“孟”：金文从子，从皿，会妇女临盆生子。

卫：金文作：𡗗从口（城池），从两止（脚），会众人环绕一城池，即包围。

罔：甲文作：𦉳象形字。像一张网形。比喻用法，本意：像抓鱼一样去抓获。

闻：甲文作：𦉳会意字。从跪人，从耳。本意：恭敬地聆听。

违：帛书本作“回”。本意：回转。

位：帛书本作“立”立，甲文作：𡗗指事字。从正面人形（大），从一（地面），上从↑，会人突然快速出走。

未：甲文作：𡗗象形字。像小树的枝叶繁茂的树形。

巫：甲文作：𡗗象形指事字。像二玉交错之形，一说是以舞降神的巫女。古代巫术和医术不分。

谓：金文作：𡗗上像装食物的胃（肚子）下从肉。本意“从肚子里掉出一块肉”，指的是女人生孩子，因女人身份低下所以使用的语言带有歧视。

吾：第一人称。

屋：古文作：𡗗从高屋顶的大房，从至（到来），会人进入房子。

握：帛书本作“屋”，见“屋”。手部参见据等。

瓮：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瓦部》：瓮，罍也，公声。本意：盛水的罐子。帛书本作“唯”，在用词上更佳，从口（说话、使用语言），从佳（往人群里挤），参见“帷”。

渥：通“沔”，本意：浸泡。帛书本作“屋”，见屋。

X

小：甲文作：𡗗辞书认为小表示的是尘沙微小，此解并不完全，甲文的“小”字表示的是下雨时的“雨线”，是指事象形字本意是下雨，需卦第五，“小有言”是说，“雨下得很大听得到声音”。在《易经》中小常与人组成“小人”一词，这是怎么回事呢？古人完



全靠天吃饭,天气好出去劳作,下雨就在自家的地穴中休息,部分男性懒于下地干活,即把好天当成雨天,所以把懒人不劳作之人称为“小人”。帛书本作“少”。参见沙、眇。

夕: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象形字,夕与月同形,都是初月之状本意为夜晚。

先:甲文作:𠄎从之(脚前行)在儿(人)前会在前引导之意,这里的“儿”特指“男儿”即男性,与“后”生小孩的女性相对。

玄:甲文作:𠄎与兹、絲同源,甲文都是在河水中漂洗之形表示染色。金文省去河水,表示悬卦晾晒,本书从甲文解。

凶:甲文作:凶与兇为同字,字形象一个人掉进陷坑,不吉利、不好之意。

血:甲文作:𠄎从皿(盆一类器皿)上面小圆表示水滴或血滴,根据坤卦的语言环境表意为“盛水”或“盛血”。

需:甲文作:𠄎辞书认为:甲文从人,从水滴,会人洗浴之意。但根据甲文雨的写法与震字的释意笔者认为雨在甲骨文时代有雷的含义,指的应是雷雨,因只有夏天的雨才能供人洗浴,春秋之雨因寒冷而不能洗浴。故释为“雷”。在需卦中有:“需于沙”沙字表意为:“因下雨形成的河沟”,见“小”“沙”“眇”。

刑:金文作:𠄎从井(囚笼),从刀,会意:拘囚、处罚。见形。

校: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从交(巡逻站岗)从木(棍)。表意为:“手持木棍(武器)巡逻站岗”。“校”作为军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说文木部》校、木囚也,应释为用要木棍看守犯人。

穴: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字形象古人居住的地窖形《说文·穴部》:穴,土室也。本意为:古人居住的地穴。

锡:金文作:𠄎从金,从贝,表示赏赐给财物。

显:甲文作:𠄎甲骨文右边是在架子上晾晒的两把丝,右边是滴下的水,金文号加日,表示在太阳下暴晒。根据比卦的语言环境,其表意是,把“孚”捆起来在太阳下暴晒。

西:甲文作:𠄎象形字。像个竹条木编筐形。《说文·西部》:西,鸟在巢上(指篆文形),日在西方而鸟栖。“西”在易经当中共使用了六次,坤、小畜、蹇、小过、既济五卦是指示方位,而随卦:王用亨于西山。与升卦:王用亨于岐山。只差一字应是汉代改造易



经的结果。西与岐在方言中发音相同,因此没有理由不认为“西山”与“岐山”不是同一地方,况且这句文字讲述的又是关于敬奉先人的宗庙,因此可以认定西山与岐山同。其中小畜、小过卦“自我西郊”亦是“自我岐郊”之误。西字按照甲文的释义还有这样认定:表示的是旗帜,表示坑(地下),将旗帜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东西南北四字就统一了,在甲骨文时代,甚至到先秦时代,并不是用这四个字指示方位,用这四个字指示方位是汉以后。

羞:甲文作:𦍋从羊(美味),从手。会进献,本意:手拿羊肉。

休:甲文作:𠂔人在树下表示休息。

行: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十字路口形。本意:交通要道。

畜: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田,从丝,表示种田能得到粮食,有丝织品(有衣食)。

祥:甲文作:𠂔甲文中同羊是一个字,履卦用祥而未用羊也有含义:这里的羊指的是熟的羊(肉),因此用衣(布)包着。

旋:甲文作:𠂔从方(旗)从足。本意:人聚到旗下。

遐: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尔雅·释诂上》:遐,远也。本意是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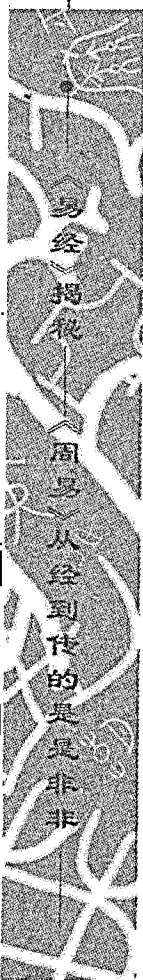
段金文作:𠂔左上从厂(山崖)右边上下两只手,会攀爬山崖,再会之(走),本意应是:攀山越岭路途遥远。

兴:甲骨文中与兴同为一字,见同。

笑: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竹部》,宋朝徐铉在校定说文时对“笑”作了特别说明:此字本阙(损伤或挖掉),臣铉等案:孙愐、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义,今俗皆从犬。又案:李阳冰刊定《说文》,从竹,从夭,义云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审。由此可以断定笑字在宋唐以前写法并不确定,而最初笑字从竹从犬应是定论。在易经中笑字在同人卦和旅卦中使用,两卦都有“离”的符号,指示的方向包含南方,南方有竹所以从竹而没有从林或草,这应是从竹的来历。在甲文中表示笑容的字有“吝”,表示欢喜的字有“嘻”。因此笑在甲文或金文中如有认定应是从竹从犬本意应是:犬进入了竹林。

帛书本作“笑”。

相:甲文作:𠂔从目(观看)从木(树)会用眼睛观察树木。根据同人



卦的语言环境释为：查看树上或搜寻树林。

系：甲文作：𣪠会意字。甲骨文一形，从手，从二系，会用手悬结二丝之意，金文大同。甲骨文另形，从人，从系，会用绳索缚人颈之意。根据随卦文意从二形释义。

咸：甲文作：𣪠从戌（表示防卫和征战）从口（表示喊杀声）是喊的本字。但在甲骨文中表示的是“手持武器的喊杀”。帛书本作“钦”，金文作：𣪠从金（钱），从欠（张口承诺）。本意：用金钱买承诺，即行贿。

须：甲文作：𣪠象形字。从页（人的面部一脸皱纹）从彡（胡须），从艸（头上戴有饰物）。本意：愁眉苦脸的老人。

濡：同需，雷雨，见需。

喜：甲文作：𣪠从亼（鼓），从口，表示击鼓欢笑。

闲：金文作：𣪠从门，从木。本意：门栅栏。

嘻：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未收此字，从口，从喜。本意当为：亲昵的笑声。

险：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阜部》险，阻难也。本意：路崎岖难行。帛书本作：沈。

心：甲文作：𣪠象形字。人的心脏形。本意：人的思想。

巷：甲文作：𣪠会意字。像两个背对而坐的人。本意：背对而坐。

信：甲文作：𣪠从人，从口，会人所言真实。

系：帛书本作“繫”从手，含有持棍击打的含义。

虚：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丘部》：虚，大丘也。本意：从虍（虎头、头领，见“居”），头领住的大房子。

息：金文作：𣪠从自，（鼻子，表示通气），从心。本意：心气，指的是作战的激情。

徐：通涂，见“涂”。左从彳（道路），表意：在道路上走动。徐徐：反复走动。

限：见“艮”，从左耳部（高台、楼梯）会险阴、心术不正的人站在高台上。

薰：金文作：𣪠会意字，上边是一个烘笼形，下边加火突出烘烤之意，是熏的本字，薰上边加艸（草），表示用柴草掩盖下的利欲熏心，

而这种利欲薰心是掩盖不住的。

序：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广部》：序，东西墙也从广敞门的大厅予穿梭。本意：大厅内走掉只有人都东西两侧的墙。

旬：甲文作：𠂇指事字：从十，下是回环之形，表示循环往复。

下：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指事字。一横象征地或向征天，一小横表示在其之下。本意：地下。

闕：帛书本作“哭”是古字，上从明，下从大，会有明月的晚上从事劳作有所行动（见大，明）。

巽：甲文作：𠂇会意写。像两人跪伏在地，等候差遣形。会卑顺之意。帛书本作“算”按古字拆解，从竹（竹林）从王，从𠂇（双手）。会在竹林里捕抓外部族头领。本意应是：去协助抓逃进竹林里的部族头目（草头王）。

形：帛书本作“刑”，甲文作：𠂇从井（囚笼），从刀，本意：见瓶字形。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彡部》：形，象形也。非本意，左从井右从彡（见彭字）。其本意应为：犯人敲打囚笼。

铉：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金部》：铉，举鼎也，易谓之铉礼，谓之鬯。本意：举行安放鼎的仪式。

𦣻：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帛书本作“朔”见愬。

Y

元：甲骨文作：𠂇元与兀同源，从一从兀，一表示天，兀则突出了人的头部是，“仰面朝天的本意”。

用：甲文作：𠂇是会意字，从卜从𠂇（占卜用的骨板）表示骨板已有卜兆可按之行事，所以本意是“要这样做”、“可按此这样去做”。

永：甲文作：𠂇是人在水中游泳之状。本文之意应指从西岐到中原的水路畅通。

跃：甲文金文未见认定，篆文从足，翟声，本意为迅疾，快速，乾卦第一“或跃在渊”；迅速地将保卫国家的武装集中起来隐蔽在深山中有水的地方。

有：甲文作：𠂇金文作：𠂇甲文像牛头状，用牛头表示财富，从手从牛，手牵着牛表示拥有。

攴：甲文作：𠂇从人，从攴（手拿戈或棍）金文另加义符水，以突出水



的意义,专指走水路出行。主要是指从西岐至中原各地以渭水、黄河为主的水路交通,从《易经》中看,少数人(包括信使、差吏、少数保卫国家的军队)往来中原各地,主要以便捷迅速的水路为主,大部队行动为“涉大川”。

誉: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篆文上从“與”下从“言”,金文與作:𠂔中间两手相拉之形,表示握手结交,外有四手共举又从口,表示高举和喝彩,口后转化成言;誉的本意是:提拔和表彰。帛书木作“举”。与“興”、“與”同源,见與(与)、同。

渊:金文作:𡿨指山谷中有水的地方。

以:甲文作:𠂔与已同源,已是胎儿的倒文,即头朝下表示婴儿要降生,或已经降生,“以”还指妇女和孩子,而“已”、“巳”单指婴儿。

虞:金文作:𠂔吴、娱、虞同源,其形像边歌边舞的人,本意是:歌舞娱乐。

御:甲文作:𠂔与禦、卸同源,像一个人跪在鞭下之形。本意为“奴役下跪着求生”。帛书本作“所”,参见所。

于:帛书本作“𠂔”,金文作:𠂔于在甲、金文中有两个来源“于”,同等;“於”后也简化为“于”。两个字在甲文和金文时代表意完全不同;于是的本字,是一种吹奏的乐器部族社会时期用吹“𠂔”作为部落成员集合的信号,如豫卦“介于石,不终日”。“於”(读如乌)的最初本意是指鸟(乌鸦),西汉时已用做叹词表示感叹或赞叹如西汉时期整理的传本《尚书·尧典》:“於! 鯀哉!”《诗经·秦风》:“於! 我呼,夏屋渠渠”等,根据需卦的语言环境,“需于郊”等各句均按叹词释义。

言:金文作:𠂔言与音同源,从口,上像螺号、管号之形。本意:口吹乐器,需卦“小有言”是形容词,形容下雨的声音。

邑:甲文作:𠂔从口(城镇)从跪人,会人居住的地方。

渝:俞:甲文作:𠂔左边从舟,右边表示水流,箭头则表示行舟之意,因本文记述的是雨天(小有言),故加シ表示风雨兼程立即出发。帛书本作:俞。

原:金文作:𠂔从厂(山崖)从泉,会山崖下有泉水流出。本意:水源或泉水。

盈:甲文金文未见认定,篆与𠂔同解,辞书释为“女人奶多而自动流

出之意”，但根据比卦“有孚盈缶，终来有它。”的语言环境，应是让女俘制作陶器盆和罐子。“又”在甲文中是手的符号。

云：甲文作：𩇔象形字。像天空中舒卷的云形。本意：天上的云。

雨：甲文作：𩇔象形字，像天上的落雨形，被认为表示天上下雨。但是根据易经文字的判断“小”表示的是雨，而雨字表示的应是“雷”，甲文的上面的倒山是甲文“申”的一半，下面三点表示的是声音，金文表示的更清楚，上面一横表示“天”倒山表示闪电，小点表示声音。《说文·雨部》：雨……水霤其间也。霤是霤的变体。

幽：甲文作：𩇔与糸、兹、玄、幺同源，是在河里漂洗染丝之形，本意是：在山间的溪水里漂洗蚕丝。

遗：与贵、溃等为同一字。甲文作：𩇔从双手，从𠂔（草筐）从贝，会贝从手中的草筐中落下。金文加义符彳（街道）隶化后讹为之（走），因此全字的表意是：贝（钱）边走边丢。

墉：甲文作：𩇔像穴居宫殿的口，两边有台阶。本意：用于军事防卫高大的工事。

遇：甲文金文未见认定，“禺”金文作：𩇔上从甲（鬼头、死人头）下从内（用兵器叉住蛇的形或用双手抓住鬼的形），《说文·部》：禺，母猴属，头似鬼。东汉初年对禺的解释已有延伸但是还是强调了鬼的原意，同人卦“遇”禺与之（脚）会，本意应是：抓住逃窜的鬼（敌方将士）。帛书本作“禺”。

豫：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豫与预通，《说文·页部》：预，安也，案，经典通用豫，从页（头），未详。说文对预的解释是有避讳的，所谓经典当然包括易经。《说文·象部》预，象之大者，贾侍中说：“不害於物。”从象予声。一个通字在一本辞书中却有两解是很少见的，按照造字原则对予进行寻源，予，古文作：𩇔像一个梭子带着一根绳穿刺另一物，使人联想到，人们为了使牲畜人指挥用索穿上其鼻的形象。这样的设想正与易经中所述事件吻合，也吻合《说文》对预和豫的两个解。豫的本意：大象被穿了鼻子（喻姬昌遭陷后被人控制）。而今河南简称为豫，正是当年姬昌被拘囚的地方。是否与此有关，当然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甲文作：𩇔象形字。像用竹荆条编制的盛物器，并把一件东西



放置其中。

疑:金文作:𠄎上面是一个人形,左手提着物,右手持叉戈类的武器,下从止(脚)表出行,本意:带着东西和武器转移。

佑:甲文作:𠄎本字是右,右同祐,佑是祐的简化字,《说文》没有佑字。在甲骨文中是手捧着祭品置于示(祭台)之上的形象下从口。表示敬服并求神主保佑。

盱:金文作:𠄎从目(眼睛),从干(高台),会举目观察。

裕: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右边谷甲文作:𠄎像水流出泉口,与本文逻辑不符应是谷(jue)的讹变,在古文中表示人的上颚,今语中谷已不使用。与衣会为裕,羊与衣会为祥,反映出来意思相同,即用布类物包着。被斧辟开的人头。

月:(读如肉)甲文作:𠄎月在文字演化中有两个来源“月”和“肉”。临卦从肉。

忧:甲文作:𠄎象形字。憂与𦵏是演化前的本字。甲骨文和金文均像一只长着大嘴脸的猿类动物,上从页表示愁容。下面从“之”脚。

宜:金文作:𠄎会意字。宜与俎、祖同源。从且(男性生殖器,古人崇尚为神物)上面有夕(肉)置于且前,从宝盖(房子)。在房中进行祭祀。本意是:在房中祭祖。

颞:(读如永)甲文文作未见认定,《说文·页部》:颞,大头也。根据甲文的演化规律本意应是:鬼头(蒙卦中的“童”派来的看守)。

狱:金文作:𠄎从二犬,从言,会两犬相咬,《说文·狢部》:狱,确也。从狢,从言,所以守也。并非本意,本意为“争讼不下”与讼不同是贬义。

魚:金文作:𠄎象形字。本意:鱼。

远:金文作:𠄎下从止(脚,表出行),从辵,(表示出行方向,一去不返。)从日或圆月,(表示白天或有明月的晚上),从必(分),本意:远行。

园:甲文金文均未见认。从口(表示一块地方、院子)从袁,《说文·衣部》:袁,长衣貌。根据文义释:院子和房子装饰得很漂亮。

药:金文作:𠄎形声字。从艸,从乐,本意:治病草。

已：甲文作：𠄎已、已在甲骨文中同源，像一个未成形的胎儿的倒形，表示胎儿已经成熟将要降生。

曰：金文作：𠂔张开口说话。大畜卦中是借用，曰闲：把栅栏打开一个口子。

牙：金文作：𠂔象形指事字。像两个张开的口对咬，是咬的本字。大畜卦借喻指“亲嘴儿”。

颐：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竖起的宽下巴形，是咧开嘴大笑时的下巴。本意：开怀大笑。

欲：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欠部》：欲，贪欲也。

杨：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木部》：杨，木也。不是最初字意。易，金文作：𠂔从勿，从日，表示雾散日出。与木会表示，树的阳光雨露。

羸：（读如雷）金文作：𠂔上从已（胎），从欠（表示出），下从羊，从月、凡（肉），表示母羊肚子怀孕。本意：母羊作胎。

帛书本姤卦作“豨”，从豕，从希（篱笆），本意：猪圈。

帛书本井卦作：𠂔，粗的绳索。

约：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系部》：约，缠束也。本意是：捆绑。

易：甲文作：𠂔会意字。是把一个容器里的酒水倒进另一个容器的样子。本意：给予。是赐的初文。

翼：与翼同源冀是河北省简称，西周时是北伯侯崇侯虎的地盘，金文作：𠂔上从非（表示背道而驰），中从甲（鬼头，头朝下），下从共（多只手往下按头），指的是一种体罚，按住头使之成九十度或一百八十度低头，俗称“偻着”。

允：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一个突出头面的人形，金文表示出头发很长且立着，应是蓬头垢面形象。古代称北方少数民族为“猥狁”出于此。本意：蓬头垢面像野人。升卦的含义是：部队中层以下的头目因征战辛苦而蓬头垢面。

羊：甲文作：𠂔象形字。本意：羊。

夷：金文作：𠂔从人，从𠂔（表示出走），从已（用绳捆住）被捆住（抓住、捕获）的人逃脱。本意：人逃脱。《说文》释为平，以是汉字意。



洟:从夷,见“夷”,三点水部表示眼泪或雨,见“泣”。

曳:(读如叶)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申部》:曳,曳曳也。

释义:闪电一样的快。帛书本作“拙”,世,甲文作:𠂔从止,当为抓住后断其脚趾的本意。

益:甲文作:𩚑象形指事字。从皿(盆),盆中物满溢出之形。本意:有充足的食物。

友:甲文作:𠄎会意字。是方向相同的两右手握在一起,表示友好,志同道合。

依:帛书本作“家”,逻辑更贴切,故从“家”释,见家。

已:甲文作:𠄎与巳同源,《说文》无此字。《广韵》:已,止也。本意是终止妊娠。

扬:金文作:𠂔指事字,双手举物之状,隶化后讹为“日”。本意:从事繁重的劳役。帛书本作:阳,表意更贴切,是原本文字,手部侧重于劳役的描述,左耳部(高台阶建筑物)侧重于劳役对象的描述。

夜:甲文作:𠂔从人带𠂔(人逃跑),左边的一点表示有人跟随。从夕(月),会没有月光的夜晚聚众逃跑。与“明腴”表意接近,但细节上有别。

温: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𩚑:给囚徒吃饭。帛书本作“温”,在雨中给囚徒送饭。

引:甲文作:𠂔会意字。从弓,从人(金文像个军士),本意:开弓射箭。帛书本作“景”,古文作:𠂔从京(高台),从日,会光明、阳光明媚。

檐:帛书本作“濯”。本意:在雨中快跑。但文中针对的都是女性,所以表意应是“下雨时用于舞蹈取乐”。《诗经·小雅》描述的就是这类歌舞场面。

亦:甲文作:𠂔象形指事字。与至的表意相反,表示走去。从𠂔,从人,两边小点表示汗水或发火。

孕:帛书本作“繩(绳)”甲文金文未见认定,𪚩:甲文中是象形字,是龟一类的动物形,从系(绳)本意当为“被捆上的龟”。喻女人怀孕的腹部或许是对身份低下女人的贬喻。

育:甲文作:𠂔从每(带头饰的贵妇、女人),从倒子,妇女会生孩



之意。

羽：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鸟的双翅。本意：鸟的翅膀。

仪：帛书本作“宜”。见“宜”。

愆：帛书本作“衍”。见“衍”，中三点水表示水。

乙：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会意字。辞书释为像植物破萌芽形，但是根据归妹卦的文字其意应指恭顺的妇女在偶像前鞠躬拜祝形，因此确定其本意为：拜祝祈福。

天：甲文作：𠂔像人舞蹈的样子。本意应是：歌舞的女人。

右：同佑见佑。

燕：同“宴”。帛书本作：“寧”见：宁。

阴：帛书本作“陰”按古文解，从阜（楼梯高台），从云（彩云），从今（表示高远），会自楼台飞上彩云天。

与：见“同”。

弋：帛书本作“射”。

饮：甲文作：𠂔会意字。像一人张口伸舌就坛饮酒形，金文字形有所变化，突出了人与酒坛。说文释为“啜”也。本意应为饮酒吃饭。形声字。

音：从立，出行，从日，日在下，日落时出发。

啞：帛书本作亞，甲文作：亞象形字。像古时大型建筑的平面图形。殷代的庙堂、宫殿皆为此形。本意：庙堂或宫殿。帛书本初九爻作啞，从口，本意：在宫殿中发布命令。在卦辞中因前有言字，故没有使用口部。

亿：帛书本作“意”。甲文金文未见认定，《说文·心部》：意，志也。篆文从心，从音汉字意，本意应是：从心里发出的声音。“億”亦应从此解如从古字解请见“音”和“心”字。

幽：帛书本作“要”金文作：𠂔从女，从白（双手），会用手搂女人的脖子或腰，本意：挟持女人。困卦与履卦不同。

玉：甲文作：𠂔甲骨文像一串玉形，本意：磨制好的美玉。

寅：甲文金文未见认定，寅，金文作：𠂔从矢，从口（箭函的口），会从箭函中取出箭，寅上从夕（黑暗），会暗中从箭函中取出箭。

Z

贞：甲文作：𠄎是一只鼎形，殷周时期是礼器，象征着国家权力，也称为“神器”。鼎是传国之宝，上面加卜字有推测“国事”、“国家”未来的含义。在易经中多用于此意但有时也用于“民事”。

战：金文作：𠄎右从戈，左面是兽，表示用武器搏击野兽。

字：金文作：𠄎以宝盖(房间)从子，会房中有子，指女人生过孩子。

终：甲文作：𠄎像纺织结束打上结，表示结束。中间加一个日表示一年的结束，一指冬天。《易经》中基本都是结束、完结的本意。

中：甲文作：𠄎字形与方接近，指事字是氏族社会的徽帜，在易经中多次作用其表意为“军事要所”和周族族民的住所。

在：甲文作：𠄎在与才同形，借草木生长表示存在，金文加了土，强调了存在于地上。

主：古文作：𠄎上从一点(像火焰)下像灯碗灯座，本意是灯头火焰，后引申为目标、中心、主心等。

至：指事字是箭落到地上之状，本意是箭飞来，在《易经》中比喻人突然来或突然去。如坤卦第二，“履霜，坚冰至”是说：天气寒冷结冰的时候突然渡过冰河。需卦第五，“致寇至”，是说：抓住突然到来的强盗。

雉：甲文作：𠄎会意字。从矢，从隹(鸟)，会用箭射取鸟。

直：甲文作：𠄎从目从丨(标杆)会目直视目标。

章：金文作：𠄎上从辛(刀，篆刻)，下为玉璧，本意：用刀制作玉璧。引申为“用武力去作要做的事”。

廩：(读如粘)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甲文𠄎(音胆)作，本意指粮仓，加义符之(走)，表示把粮食运走。

再：甲文作：𠄎辞书认为甲骨文“再”上下横合起来为二，当中为一鱼形，会提二鱼之意，《说文》释为：再，一举而二也。但是根据蒙卦中描述的场面中间当不是鱼而是一个带着刑具“亢”的人，上面一横表示的是房梁一类的东西，在房梁上一而再地把人吊起来。

则：金文作：𠄎从鼎，从刀，会宰割鼎(煮)之意。用刀割肉放在鼎中煮。



𠂔:与亢为同一字,见亢。

子:甲文作:𠂔像有头发的初生婴儿,指晚辈。在先秦时代“子”还作为人的谦称或对人的尊称。

致:甲文作:𠂔从至(飞快到达)从跪人(人的手臂已被捆住),会把到来的人捆住(捉住)。

自:甲文作:𠂔象形字,鼻头形,当是鼻的初文,因动物降生先露出鼻子故被引申为“开始”,但根据需卦的语言环境,应释为“头”。

之:甲文作:𠂔从止(脚)本意:走。

室:甲文金文未见认定,根据字形演变原则应是:人来到房间(地穴)内。

丈:古文作:𠂔古文是手持棍形,本意是:拿着武器的军士。

臧:甲文作:𠂔从戈,从臣(侧目),表是用戈刺目,臧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上古时期部族战争抓到俘虏便刺瞎一目罚为奴隶,对不服从命令的也施用此刑。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有施臧刑的青铜器面具。

左:金文作:𠂔从ナ(左手)从言或从口,有的从工(工具或武器),表示:手持械。

执:甲文作:𠂔甲文从戴刑具(手铐)的跪人,本意:把人捆上双手。

长: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一长发老人拄杖之形,本意:年长者。

朝:甲文作:𠂔太阳下山的时候(见乾字释义)。

载:金文作:𠂔从车,《说文·哉(下无口)部》:载,乘也。从车载声。

这是汉字的释义,载,从车,从戈,本意:用车载着鳖兵器。

征:金文作:𠂔会意字。从止(脚),从口(城),会朝着目标进发。

祉:甲文作:𠂔从示(祭祀用的祭台)从之(走向祭台前)。本意:到祭台前祭祀。

宗:甲文作:𠂔从宝盖(房子)从示(祭台)立盟对神主盟誓的场所。


簪: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妇女头上对插两簪之形。豫卦是比喻用法,比喻将装有朋(大串钱)的器皿上面用草树枝等作上伪装。


知:甲文作:𠂔中间从口,左边从干(祭台),右从矢(箭),会在祭台前发誓使用武力。


趾:甲文作:𠂔与止同源。象形字,从双止(脚)会走动。帛书本作

“止”本意同“趾”。

肺：甲文金文均未见认，《说文·肉部》有肺的异体字，一般释为：带骨的肉。但根据文义是用此肉作为敬献给上天肉，本意应是用于祭祀的“带骨的大块鲜肉”。


祗：同只、隻。甲文作：从又(手)从隹(鸟)，手持鸟。应与隼同源。


折：甲文作：从斤(斧)，从断木，会用斧砍断。


灾：同异体字災、𩇑等，甲文作：象形字。像洪水泛滥横流成灾之形。

正：同征，见征。

逐：帛书本作“遂”，见遂。

枕：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尢，甲骨文作：挑担行走的形象。从木会持棍走路之，参见“眈”。


置：有版本作“寘”，置，赦也。从网(法网)，直声。赦，金文作：从支(手持棍)，左边像人哭丧脸跑掉的形象。本意：驱赶、弃置。帛书本作“親”从辛(刑刀)，从见，会看着刑刀(酷刑之下)。


樽：甲文作：会意字，从酉(盛水具)，从卅(双手)，会双手捧水具。


振：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振同震，《帛书本》作辰。辰的本意：害虫。见辰。手部用法参见“据”。


众：金文作：从三人(众人)，从日(烈日)，会众人在烈日下暴晒。

壮：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篆文从士(男性生殖器)，从反片(墙、床)，本意：男性主动与妇女性交。《说文》：壮，大也。

庶：甲文作：山崖下居无室所，非本族属的人。

拯：甲文作：象形指事字。甲骨文的拯字实际上是“丞”的本字。字形像一个人在坑里双手上伸的形，似乎要求他人拯救，但是根据明夷卦的文义“用拯马”实际的表意是“把人抓回来的本意”，手部用法同据、拇。

昼：金文作：从日(日出)，从聿(手持棍狩猎)。会日出的时候持械去捕捉。

甃：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瓦部》：甃，井壁也。本意：井壁用的砖、石块。帛书本作“椒”。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叔：金文作：指事字。从尗(用镢头等尖器掘取地下的东西)，从又

(手),会用手掘取。椒从木故其本意应是:掘取(井口上的)木桩或护栏等物。

张: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弓部》:张,施弓弦也。本意:拉开弓弩,箭在弦上。

作:甲文作:𠂔象形会意字。像一个大象的头部;在头部之上有护栏表示物。根据史载,武王克殷前进行了十年征服四方诸侯的战争到过南方,故利用训象用于克殷的决战应是史实。

掣: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无此字。根据字形分析其本意应是:抓住并制止。帛书本作“𢇛”从言,从世刳断脚趾,从止。本意应是用语言(宣布刑罚)制止。

菑: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艸部》:菑,不耕田也。但从字构造本意应是:耕种的田中荒草成灾。

兹:与丝同源金文作:𠂔象形字,像悬挂的两串丝形。本意:丝织物。

昃:甲文作:𠂔从日,从箭头(表示方向)。本意:日西斜。表示的时间是下午。

足:甲文作:𠂔从口(城市),从脚(足),本意应是朝城市前进,但是鼎卦之“鼎折足”是汉字义“腿”。

酌:同勺。金文作:𠂔象形指事字。勺中有物。本意:用勺盛食物。

祖:同且。甲文作:𠂔从示(祭台),从且(男性生殖器的牌位)会祭祀祖先。

资:帛书本作“茨”。九四爻作“潛”。本意是呼喊,为得到财物呼喊,见、次、贝。

躅: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足部》:躅,踣躅也。本意:不乱跑。

株:甲文作:𠂔金文作:𠂔指事字,从木,圆点表示树很粗壮,本意:大树。《说文》释为松柏树。与枯字意近。

咨:帛书本作“𠂔”,说文无此字,解应从秝从欠。咨,甲文金文均未见认定。《说文·口部》:咨,谋事曰咨。本意:闹事。

震:帛书本作“辰”甲文作:𠂔象形字。像藏在地下躯体卷曲有环节的农田地下害虫,上边一横象征地表,下边蛰虫苏醒蠢蠢欲动的样子。本意:农田害虫。

瞿:帛书本作“𠂔”《说文·瞿部》:瞿,佳欲逸走也。本意为:瞪着大

眼惊慌地逃跑。见“夔”。

朱：帛书本作“紼”本意：在大树上挂上丝带或绳子。困卦的表意是：借助绳子爬上大树。

占：甲文作：𠄎金文作：𠄎从卜（人直立恭敬而站），从口，辞书认为从卜从口，指的是占卜，但是根据革卦“未占，有复”的使用 应带有祝愿的含义。易经中用于龟占的字是“舍”、“尔”。因此占的古意应是：口中说恭谁的话。后来的占卜，多是口出恭谁话来欺骗事主。这兴许是卜龟一词，演变成占卜的缘故。

诗经·王风

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提示：黍离与《易经·贲卦》记述的为同一事件。姬昌在朝歌接受了纣王为其选定的婚配，此诗描述的是姬昌当时的心情，其中多数字应按甲骨文、金文释义（下同）。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曷至哉？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鸡栖于桀。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提示：君子于役描述的是姬昌初拘囚在美里时的生活写照和思想变化。

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
右招我由房，其乐又且！
君子陶陶，左执簧，
右招言我由敖，其乐又且！

提示：君子阳阳描述的应是姬昌被拘囚在羑里时的生活写实。

扬杨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其干矣。
有女仳离，嘅其叹矣。
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中谷有蓷，叹其修矣。
有女仳离，条其斁矣。
条其斁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叹其湿矣。
有女仳离，啜其泣矣。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兔爰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吽。
有兔爰爰，雉离于置。
我生之初，尚无造；

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置。
我生之初，尚无庸；
我生之后，逢此百凶。
尚寐无聪。

葛藟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
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爱，在河之藟。
终远兄弟，谓他人母。
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滑。
终远兄弟，谓他人昆。
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提示：葛藟描述的是祭奠的场景，地点应是在西岐渭水河边祭奠比干王子和传说中的伯夷考，与易经战卦记述的是同一事件。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大车

大车槛槛，毳衣如赭。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哼哼，毳衣如璫，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谷则共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参考资料

本书参考的参考资料与书目：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 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约公元前 115? — 前 77? 年

《尚书》西汉前期整理

《诗经》西汉中后期整理

《汉书》东汉班固公元 32—92 年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著于公元 100—121 年

《周礼》成文于西周前期(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一部分)重编年代应在东汉以后

《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6 余敦康著

《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论》学苑出版社 2005.7 周原良著

《西周金文语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5 潘玉坤著

《汉字演变 500 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第二版 李乐毅著

《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05.1 总监制：程孟辉 责编：周斌

《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 2002.1 谷衍奎编

《中华大字典》中华书局 1978.10 版

《当代中国易经研究反思录》王先胜 <http://zgxsqs.org/wzsf/wzsf> 2004002

论文

《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作者：连劭名

《从帛书〈易传〉析述孔子晚年学术思想》作者：登立光(中国香港)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研究》作者：池田知久 [日]

《〈归藏〉、〈乾坤〉源流考》任俊华、梁敢雄等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

马王堆 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帛书原卷已断裂,接通后在每行之末用阿拉伯字码标明行数。
 写定释文时,以口标出残字或笔画不易辨认之字;以口表示帛已缺损,计算位置按通行本补入之字;以()注出假借字、异体字之本字,以< >表示改正明显的误字。

䷀ 键(乾),元享<亨>,利贞。初九,浸(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键(乾)键(乾),夕泥(惕)若厉,无咎。九四,或𪔐(跃)在渊,无咎。九五,𪔐(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尚(上)九,抗(亢)龙有悔。迺(用)九,见群龙无首,吉。^{1行}

䷋ 妇(否)之非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初六,发(拔)茅茹以其曹(汇),贞吉,亨。六二,苞(包)承,小人吉,大人不(否),亨。六三,苞(包)忧(羞)。九四,有命,无咎,橐(畴)罗(离)齿(祉)。九五,休妇(否),大人吉。其亡其亡,击(系)于苞(苞)桑。尚(上)九,顷(倾)妇(否),先不(否)后喜。^{2行}

䷌ 掾(遁),亨,小利贞。初六,掾(遁)尾厉,勿用有攸往。六二,共之用黄牛之勒(革),莫之胜夺(说)。九三,为掾(遁),有疾,厉。畜仆妾吉。九四,好掾(遁),君子吉,小人不(否)。九五,嘉掾(遁)贞吉。尚(上)九,肥掾(遁)先(无)不利。^{3行}

䷐ 礼(履)虎尾,不真(啞)人,亨。初九,错(素)礼(履),往无咎。九二,礼(履)道亶(坦)亶(坦),幽人贞吉。六三,眇(眇)能视,跛能利,礼(履)虎尾,真(啞)人,凶。武人迺于大君。九四,礼(履)虎尾,朔(愬)朔(愬),终吉。九五,夬礼(履),贞厉。尚(上)九,视礼(履),巧(考)翔(祥),其畏(旋),元吉。^{4行}

䷌ 讼,有复(孚),洫(窒)宁(惕),克<中>吉,冬(终)凶。利用



见人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少（小）有言，冬（终）吉。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眚）。六三，食旧德，贞厉。或从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讼，复即命，俞（渝）安，贞吉。九五，^{5行}讼，元吉。尚（上）九，或赐之般（犴）带，终朝三褫（褫）之。^{6行}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初九，同人于门，无咎。六二，同人于宗，阍（吝）。九三，服（伏）容（戎）〔于〕莽，登（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九四，乘其〕庸（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号咷（咷）后笑，大师克相遇。尚（上）九，同人于郊（郊），无悔。^{7行}

䷌ 无孟（妄），元亨，利贞。非正有省（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孟（妄），往吉。六二，不耕获，不菑馀（畲），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灾〕，或击（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兹（灾）。九四，可贞，无咎。九五，无孟（妄）之疾，勿药（药）有喜。尚（上）九，无孟（妄）之行，有省（眚），无攸利。^{8行}

䷌ 〔狗〕（姤），女壮，勿用取女。初六，击（系）于金梯（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豨（豕）复（孚）适（臤）属（蹢）。九二，包（包）有鱼，无咎，不利宾。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九四，包（包）无鱼，正凶。五（九）五，以忌（杞）抱（包）蒺（瓜），含章，或（有）陨（陨）自天。尚（上）九，狗（姤）其角，阍（吝），无咎。^{9行}

䷌ 根（艮）其北（背），不穫（获）其身，行其廷，不见其人，无咎。初六，根（艮）其止（趾），无咎，利永贞。六二，根（艮）其肥（腓），不登（拯）其随，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戾（列）其脰（贲），厉熏心。六四，根（艮）其躬（躬）。六五，根（艮）其股（辅），言有序，悔亡。尚（上）九，敦根（艮）吉。^{10行}

䷌ 泰（大）蓄（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厉，利已。九二，车说辐（輶）。九三，良马逐，利根（艰）贞。日阒（闲）车〔卫〕，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鞫（牯），元吉。六五，哭（吠）豨（豕）之牙，吉。尚（上）九，何天之瞿

(衢),亨。^{11行}



剥,不利有攸往。初六,剥臧(床)以足,蔑(蔑)贞,凶。六二,剥臧(床)以辩(辨),蔑(蔑)贞,凶。六三,剥无咎。六四,剥臧(床)以肤,凶。六五,贯鱼,食(以)官人笼(宠),无不利。尚(上)九,石(硕)果不食,君子得车,小人剥芦(庐)。^{12行}



损,有復(孚)。元吉,无(无)咎。可贞,〔利〕有攸往。禽(曷)之用,二巧(簋)可用芳(享)。初九,已事端(遄)往,无咎,酌损之。九二,利贞,正(征)凶。弗损,益之。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六四,损其疾,事(使)端(遄)有喜,无咎。六五,益之,十朋(朋)之龟弗克^{13行}回(违),元吉。尚(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有攸往。得仆无家。^{14行}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参(三)桡(渎),桡(渎)即(则)不吉。利贞。初六,废(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已(以)往阖(吝)。九二,桡(包)蒙吉,入(纳)妇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躬),无攸利。(六四,困)蒙,阖(吝)。六五,童蒙,(吉。上九,击蒙,^{15行}不利为寇),利所寇。^{16行}



〔震(贲),亨,小利〕有攸往。〔初九,震(贲)其趾〕,舍车而徒。六二,震(贲)其〔须〕。九三,震(贲)茹(如)濡茹(如),永贞吉。六四,震(贲)茹(如)蓍(皤)茹(如),白马翰(翰)茹(如),非寇阖(婚)诟(媾)。六五,震(贲)于〔丘园,束〕白(帛)戈戈,阖(吝),终〔吉。上九,白贲,无〕咎。^{17行}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初九,舍而(尔)灵龟,〔观〕我捫(朵)颐,凶。六二,曰颠颐,拂(拂)经,于北〔丘〕颐。正(征)凶。六三,拂(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眈(眈),其容(欲)笛(逐),笛(逐),无咎。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18行}〔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19行}



箇(蛊),〔元〕吉,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榦父之箇（盍），有子巧（考），无咎，厉终吉。〔九二〕，榦母之箇（盍），不可贞。九三，榦父之箇（盍），少（小）有悔，无大咎。六四，浴（裕）父之箇（盍），往见闾（吝）。六五，榦父之个（盍），用舆（誉）。尚（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20行}



习贲（坎），有复（孚），赍（维）心，亨，行有尚。初六，习贲（坎），人（入）贲（坎）闾（吝），凶。九二，贲（坎）有訖（险），求少（小）得。六三，来之贲（坎）；贲（坎），咍（险）且訖（枕）。人（入）于贲（坎）闾（吝），勿用。六四，奠（樽）酒，巧（簋）诌（貳），用缶，人（入）药（约）自牖，终无咎。九五，贲（坎）不盈，塈（堤）既平，无咎。尚（上）六，系（系）用诌（徽）纆（纆），亲（真）之于纆（丛）勒（棘），三岁弗得，凶。^{21行}



需（需），有復（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需）于茭（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需）于沙，少（小）有言，冬（终）吉。（九）三，需（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需）于血，出自穴。六（九）五，需（需）于酒食，贞吉。尚（上）六，人（入）于穴，有不楚（速）客三人来，敬之，终吉。^{22行}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初六，有復（孚），比之，无咎。有復（孚）盈缶，冬（终）来或（有）池（它），吉。六二，比之〔自内〕，贞吉。六三，比之非人。六四，外比之，贞吉。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戒（诫），吉。尚（上）六，比无首，凶。^{23行}



蹇（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初六，往蹇（蹇）来舆（誉）。六二，王仆蹇（蹇）蹇（蹇），非〔今〕之故。〔九三，往蹇来反。六四〕，往蹇（蹇）来连。九五，大蹇（蹇）恂（朋）来。尚（上）六，往蹇（蹇）来石（硕），吉，利见大人。^{24行}



节，亨。枯（苦）节，不可贞。初九，不出户牖，无咎。九二，不出门廷，凶。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六四，〔安节，亨。九五，甘节〕，吉，往得尚。尚（上）六，枯（苦）节，贞凶。悔亡。^{25行}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冬(终)乳(乱)。初六(九)，拙(曳)其纶(轮)，濡其尾，无咎。六二，妇亡(丧)其发(弗)，勿遂(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濡有衣茹(袂)，冬(终)日戒。九五，东邻杀牛以祭，不若西邻之濯(禴)祭，实受其福，吉。尚(上)六，濡其首，厉。^{26行}

䷂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律(建)侯。初九，半(磐)远(桓)，利居贞，利建侯。六二，屯如坛(遭)如，乘马(班)如，非寇闽(婚)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毋(无)华(虞)，唯人(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受(吝)。^{27行} 六四，乘马〔班〕如，求闽(婚)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尚(上)六，乘马烦(班)如，汲(泣)血连(涟)如。^{28行}

䷯ 井，荄(改)邑不荄(改)井，无亡(丧)无得。往来井井，甃(汽)至亦未汲井，羸(羸)其刑埴(瓶)，凶。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九二，井渫(谷)射付(鲋)，唯敝句。九三，井甃(渫)不食，为我心塞(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29行}井渫(甃)，无咎。九五，井戾(洌)寒渫(泉)，食。尚(上)六，井收，勿幕，有復(孚)，元吉。^{30行}

䷲ 辰(震)，亨。辰(震)来朔(𨾏)朔(𨾏)，笑言亚(哑)亚(哑)，辰(震)敬(惊)百里，不亡(丧)钚(匕)觶(鬯)。初九，辰(震)来朔(𨾏)朔(𨾏)，後笑(言)哑哑，吉。六二，辰(震)来厉，意(亿)亡(丧)贝，齐(跻)于九陵，勿遂(逐)七日得。六三，辰(震)疏(苏)疏(苏)，辰(震)行无(无)省(眚)。九四，辰(震)遂泥。六五，辰(震)往来厉，意(亿)无亡(丧)，有。^{31行} 事。尚(上)六，辰(震)昔(索)昔(索)，视懼(矍)懼(矍)，正(征)凶。辰(震)不于其躬(躬)，于其邻，往无咎。闽(婚)诟(媾)有言，^{32行}

䷊(䷊) 泰(大)壮，利贞。初九，壮于止(趾)，正(征)凶，有復(孚)。九二，贞吉。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亡(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九四，贞吉，悔亡。藩(藩)决(决)不羸，壮于泰(大)车之复(輶)。六五，亡(丧)羊于

易，无悔。尚(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根(艰)则吉。^{33行}



馀(豫)，利建侯，行师。初六，鸣馀(豫)，凶。六二，疥(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六三，杆(盱)馀(豫)，悔，迟有悔。九四，允(宥)馀(豫)，大有得，勿疑，朋(朋)甲(盍)谗(簪)、五，贞疾，恒不死。尚(上)六，冥馀(豫)成，或(有)渝(渝)，无咎。^{34行}



少(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翬(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泰(大)吉。初六，翬(飞)鸟以凶。六二，过其祖，愚(遇)其比(妣)，不及其君，愚(遇)其仆，无咎。九三，弗过防(防)之，从或臧(戕)之，凶。九四，无咎，弗过愚(遇)之，往厉^{35行}必革(戒)，勿用永贞。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茭(郊)，公射取皮(彼)在穴。尚(上)六，弗愚(遇)过之，翬(飞)鸟罗(离)之，凶。是谓兹(灾)省(眚)。^{36行}



归妹，正(征)凶，无攸利。初九，归妹以弟(娣)，跛能利(履)，正(征)吉。九二，眇能视，利幽人贞。六三，归妹以媵(须)，[反]归以第(娣)。六四，归妹衍(愆)期，迟归有时。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若其第(娣)；之袂(袂)良。日月既(几)^{37行}圣，吉。尚(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38行}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宿(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六三，负[且]且乘，致寇至，贞吝(吝)。九四，解其拇(拇)，朋(朋)至此复(孚)。六五，君子唯有解，吉。有复(孚)于小^{39行}人。尚(上)六，公用射复(隼)于高墉(墉)之上，获之，无不利。^{40行}



丰，亨，王假(假)之，勿忧，宜日中。初九，禺(遇)其肥(配)主，唯(虽)旬，无咎，往有尚。六二，丰其剖(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复(孚)，洫(发)若。九三，丰其蔀(沛)，日中见莱(沫)，折其右弓(肱)，无咎。九四，丰其剖(蔀)，日中见斗，禺(遇)其夷主，吉。六^{41行}五，来章有庆举(誉)，吉。尚(上)六，丰其屋，剖(蔀)其家，闾(闾)其

户，哭(闕)其无人，三岁不遂，凶。^{42行}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初六，憂(浚)恒，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闕(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尚(上)六，憂(振)恒，凶。^{43行}



川(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亡(丧)朋，安贞吉。初六，礼(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合(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44行}无咎无誉。六五，黄裳(裳)元吉。尚(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迴(用)六，利永贞。^{45行}



(泰，小往大来，吉亨。初九)，发(拔)茅茹，以其胃(汇)，(贞)吉。九二，抱(包)娒(荒)，用冯河，不遐(遐)遗弗忘，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波(陂)，无往不復，根(艰)贞，无咎。勿恤其復(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46行}孚。六五，帝乙归妹，以齿(祉)，(元吉)。尚(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闕(吝)。^{47行}



〔謙(謙)，亨，君〕子有终。初六，謙(謙)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謙(謙)，贞吉。九三，劳謙(謙)君子有终，吉。六四，无不利，诒(撝)謙(謙)。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尚(上)六，鸣(謙，利用行师，征邑国)。^{48行}



(林(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初九，禁(咸)林(临)，贞吉。九二，禁(咸)林(临)，吉，无不利。六三，甘林(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六四，至林(临)，无咎。(六)五，知林(临)，大(君之宜，吉。上六，)敦林(临)，吉，无咎。^{49行}



(师，贞，丈)人吉，无咎。初六，师出以律，不(否)臧凶。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湯(锡)命。六三，师或与(與)尸(尸)，凶。六四，师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率师，弟子與尸(尸)，贞凶。尚(上)六，大人君有命，啟国承家，小人勿(用)。^{50行}



明夷，利艰（艰）贞。初九，明夷于蜚（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拯）马牀（壮），吉。九三，明夷，夷于南狩（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六四，明夷，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_{51行}门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尚（上）六，不明晦（晦），初登于天，后人（人）于地。_{52行}



復，亨。出人（人）无疾，朋（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初九，不远復，无提（祗）悔，元吉。六二，休復，亡吉。六三，编（频）復，厉，无咎。六四，中行独復。六五，敦復，无悔。尚（上）六，迷復，凶。有兹（灾）省（眚），用行师，终有_{53行}大败。以其国君，凶。至十年弗克正（征）。_{54行}



登（升），元亨。利见大人，勿血（恤）。南正（征），吉。初六，允登（升），大吉。九二，復（孚）乃利用濯（禴），无咎。（九三），登（升）虚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贞吉，登（升）阶。尚（上）六，冥登（升），利于不息之贞。_{55行}



夺（兑）亨，小利贞。初九，休夺（兑）吉。九二，渚（孚）吉，悔亡。九（六）三，来夺（兑），凶。九四，章（商）夺（兑）未宁，（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剥，有厉。）尚（上）六，景夺（兑）。_{56行}



夬，阳（扬）于王廷。復（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节（即）戎。利有攸往。初九，牀（壮）于前止（趾），往不胜，为咎。九二，惕（惕）号，萋（莫）夜有戎，勿血（恤）。（九）三，牀（壮）于頄（頄），有凶。君子夬（夬）夬（夬）独行，愚（遇）雨如濡。有愠（愠），无咎。九四，臀（臀）无肤，其行_{58行}郤（次）胥（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九五，苋（陆）夬（夬）夬（夬），中行，无咎。尚（上）六，无号，冬（终）有凶。_{58行}



卒（萃），王假（假）于（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牲），吉。利有攸往。初六，有復（孚）不终，乃乳（乱）乃卒（萃），若其号。一屋（握）于（为）笑，勿血（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復(孚)乃利用濯(禴)。六三，卒(萃)若𦵏(嗟)若，无攸利往无咎，少(小)閼(吝)。九四，大^{59行}



吉，无咎。九五，卒(萃)有立(位)，无咎，非復(孚)。元永贞，悔亡。尚(上)六，桀(赍)。欬(咨)涕洟(洟)，无咎。^{60行}欬(咸)，亨，利贞。取女吉。初六，钦(咸)其拇，(拇)。六二，钦(咸)其𦵏(腓)，凶。居吉。九三，钦(咸)其𦵏(股)，执其随，閼(吝)。九四，贞吉，悔亡。童(憧)童(憧)往来，棚(朋)从𦵏(尔)思。九五，钦(咸)其股(脢)，无悔。尚(上)六，钦(咸)其股(辅)陟(颊)舌。^{61行}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辰(臀)困于株木，入于要(幽)浴(谷)，三岁不接(覲)，凶。九二，困于酒食，絛(朱)发(绂)利用芳(享)祀。正(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号(据)于疾(蒺)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九四，来徐，困于^{62行}



(金车)。閼(吝)，有终。九五，貳(臲)掇(臲)，困于赤发(绂)，乃徐有说。利用芳：(享)祀。尚(上)六，困于褐(葛)纆(藟)，于貳(臲)掇(臲)，曰悔夷有悔，贞(征)吉。^{63行}〔勒(革)，巳日乃〕復(孚)。元亨，利贞，悔亡。初九，共(巩)用黄牛：之勒(革)。六二，(巳日)乃勒(革)之，正(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復(孚)。九四，悔(亡)。有復(孚)莛(改)命，吉。九五，大人虎便(变)，未占有復(孚)。尚(上)六，君子豹便(变)，小人勒(革)^{64行}(面，征凶)居，贞吉。^{65行}



隋(随)，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或(有)谕(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系小子，失丈夫。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隋(随)有求，得。利居贞。九四，隋(随)有获，贞凶。有復(孚)在道，巳(以)明，何咎。九五，復(孚)于嘉，吉。尚(上)九(六)，枸(拘)系之，乃从^{66行}藿(维)之，王用芳(享)于西山。^{67行}



泰(大)过，栋𦵏(隆)，利有攸往。亨。初六，籍(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桮(枯)杨生萇(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栋桡，凶。九四，栋𦵏(隆)，吉。有它，閼(吝)。

六〈九〉五，楷（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尚（上）九〈六〉，过涉灭顶（顶），凶，无咎。^{68行}

䷗

罗（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初九，礼（履）昔（错）然，敬之，无咎。六二，黄罗（离），元吉。九三，日昃（昊）之罗（离），不鼓缶（缶）而歌，即（则）大经（臺）之眚（嗟），凶。九四，出（突）如来如，纷（焚）如，死如，弃如。六五，出涕沱若，回眚（嗟）若，吉。尚（上）九，王出正（征），有嘉斩首，获不战，无咎。^{69行}

䷗

大有，元亨。初九，无交害（害），非咎，根（艰）则无咎。九二，泰（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芳（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阙（厥）复（孚）交如，委（威）如，终吉。尚（上）九，自天右（祐）之，吉，无不利。^{70行}

䷗

晋（晋），康侯用锡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接）。初九〈六〉，晋（晋）如浚（摧）如，贞吉。悔亡，复（孚）浴（裕），无咎。六二，晋（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六三，众允，悔亡。九四，晋（晋）如炙（鼫）鼠，贞厉。六五，悔亡，矢得勿血（恤）。^{71行}往吉，无不利。尚（上）九，晋（晋）其角，唯用伐邑，厉吉，无咎，贞阍（吝）。^{72行}

䷗

行旅，少（小）亨。旅，贞吉。初六，旅琐琐，此（斯）其所，取火。六二，旅既（即）次，坏（怀）其茨（资），得窜剥（仆），贞。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章仆，贞厉。九四，旅于处，得）其晋（賁）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冬（终）以举（誉）命。尚（上）九，鸟焚（焚）其巢，旅人先笑後掇（号）桃（咷），亡（丧）。^{73行}牛于易，凶。^{74行}

䷗

乖（睽），小事吉。初九，悔亡。亡（丧）马勿逐（逐），自复。见亚（恶）人，无咎。九二无咎。九二，愚（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见车恧，其牛蹇，其（人天且剿）。无初，有终。九四，乖（睽）虺（孤），愚（遇）元夫，交复（孚），厉无咎。六五，悔亡。登宗筮（噬）肤，往何咎。尚（上）九，乖（睽）虺（孤），见稀（豕）负，^{75行}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弧），后说之壶（弧），非寇，鬲（婚）厚（媾）。往愚（遇）雨即

(则)吉。^{76行}



未济，亨。小狐气(汔)涉，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濡(吝)。九二，捽(曳)其纶(轮)，贞。六三，未济，正(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商(赏)于大国。(六)五，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復(孚)，吉。尚(上)九，有復(孚)，于饮酒，无咎。濡其^{77行}首，有復(孚)，失是。^{78行}



(噬嗑，亨)，利用狱。初九，句(屨)(校灭)止(趾)，无咎。六二，筮(噬)肤灭鼻，无咎。六三，筮(噬)腊肉，愚(遇)毒，少(小)濡(吝)，无咎。九四，筮(噬)乾瓊(肺)，得金矢，根(艰)贞吉。六五，筮(噬)乾肉，愚(遇)毒，贞厉，无咎。尚(上)九，荷(何)校灭耳，凶。^{79行}



鼎，元吉，亨。初六，鼎填(颠)止(趾)，利(出)不(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实，我栽(仇)有疾，不我能节(即)，吉。九三，鼎耳勒(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復(覆)公苴(餗)，其刑(形)屋(渥)，口。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80行}玉铉，大吉，无不利。^{81行}



〔筮(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初六，进内(退)，利武人之贞。九二，筮(巽)在牀下，用使(史)巫，忿(纷)若，吉，无咎。九三，编(频)筮(巽)，濡(吝)。六四，悔亡，田获三品。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尚(上)九，筮(巽)牀下，^{82行}亡(丧)其湑(资)斧，贞凶。^{83行}



少(小)蓺(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茭(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坚(牵)复，吉。九三，车说輹(輶)，夫妻反目。六四，有復(孚)，血去湯(惕)(出)了，无咎。九五，有復(孚)變(孛)如，富以其邻。尚(上)九，既雨既处尚得(德)载，女贞厉。月几望，君子正(征)，凶。^{84行}



观，盥而不尊(薦)，有復口若。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濡(吝)。六二，覲(闕)观，利女贞。六三，观我生，进退。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九五，观我生，君子无



咎。尚(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85行}



渐,女归吉,利贞。初六,鸿(鸿)渐于渊,小子厉(厉),有言,无咎。六二,鸿(鸿)渐于坂(磬),酒食衍(衍)衍(衍),吉。九三,鸿(鸿)渐于陆(夫征不)復,妇绳(孕)不口,凶。利所寇。六四,鸿(鸿)渐于木,或直其寇,戟,无咎。九五,鸿(鸿)渐于陵,妇三岁不^{86行}绳(孕),终莫之胜,吉。尚(上)九,鸿(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仪),吉。^{87行}



中復(孚),豚鱼吉。和(利)涉大川。利贞。初九,杆(虞)吉,有它不宁。九二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靡)(之)。六三,得敌,(或鼓或皮(罢),或汲(泣)或歌。六四,月既(几)望,马必亡,无咎。九五,有復(孚)论(牵)如,无咎。尚(上)九,^{88行}鼫(翰)音登于天,贞凶。^{89行}



涣,亨,王段(假)于(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初六,掇(掇)马,吉。悔亡。九二,涣赍(奔)其阶(机),悔亡。六三,涣其躬(躬),无咎。九(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娣(夷)所思。九五,涣其肝大号。涣王居,无咎。尚(上)九,涣其血去,湯(逖)出。^{90行}



家人,利女贞。初九,门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贵(馈),贞吉。九三,家人夔(嗃)夔(嗃),悔厉吉。妇子裹(嘻)裹(嘻),终闾(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段(假)有家,勿血(恤),往吉。尚(上)九,有復(孚),委(威)如,终吉。^{91行}



益,利用攸往。利涉大川。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九(六)二,或益之十備(朋)之龟,弗亨(克)回(违),永贞吉。王用芳(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工事,无咎。有復(孚)中行,告公用圭(圭)。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92行}

家迁国。九五,有復(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復(孚)惠我德。尚(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93行}

《周易·系辞》

上传

第一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第三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第四章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





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士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第五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第六章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第八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近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借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借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义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第十章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有行也，间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第十一章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主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下传

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确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第二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第三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着也。

第四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

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第六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干，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第八章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帅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第九章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第十章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第十二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